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一八册

中華書局影印
中國書店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一八册）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國防科工委印刷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40.625 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42）

上三國志注表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賾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繢事以衆色成文蜜蠭以兼采為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奮勵分絕藻繢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三國志目錄

魏書

一卷
武帝操

二卷
文帝丕

三卷
明帝叡

四卷 三少帝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陳留王奐

五卷 后妃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六卷 列傳
董卓 李傕 郭汜　袁紹 子譚 尚
袁術　劉表

七卷
呂布　張邈 陳登
臧洪 陳容

八卷
公孫瓚　陶謙
張楊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淵 康弟恭
張燕
張繡　張魯

九卷
夏侯惇 韓浩 史渙　夏侯淵
曹仁 弟純　曹洪
曹休 子肇　曹真 子爽 弟羲 訓 何晏 鄧颺 丁謐 畢軌 李勝 桓範
夏侯尚 子玄

十卷
荀彧 子惲 孫甝 霬　荀攸
賈詡

十一卷
袁渙　張範 弟承
涼茂　國淵
田疇　王脩
邴原　管寧 胡昭 張臶 王烈 焦先

十二卷
崔琰 孔融 許攸 婁圭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顒　鮑勛
司馬芝

十三卷
鍾繇 子毓　華歆
王朗 子肅 董遇 周生烈 隗禧

十四卷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 孫資

十五卷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張旣
溫恢 賈逵 李孚 楊沛
十六卷
任峻 蘇則
杜畿 子恕 孫預 鄭渾
倉慈
十七卷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十八卷
李典 李通
臧霸 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悳
龐淯 母娥親 閻溫 張恭 恭子就
十九卷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二十卷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鄧哀王沖 相殤王鑠 彭城王據
燕王宇 中山恭王袞 沛穆王林 濟陽懷王玹
陳留恭王峻 趙王幹 范陽閔王矩 臨邑殤公子上
楚王彪 穀城殤公子乘 剛殤公子勤 鄲戴公子整
靈殤公子京 廣宗殤公子棘 樊安公均 東平靈王徽
樂陵王茂 北海悼王蕤 贊哀王協 東武陽懷王鑒
東海定王霖 邯鄲哀王邕 元城哀王禮 清河悼王貢
廣平哀王儼
二十一卷
王粲 徐幹 劉楨 陳琳 邯鄲淳 阮瑀 繁欽 應瑒 路粹
丁儀 應貞 丁廙 阮籍 楊修 嵇康 荀緯 桓威 應璩 吳質
衛覬 潘勗 王象 劉廙
劉劭 繆襲 孫該 仲長統 夏侯惠 蘇林 杜摯 韋誕
傅嘏
二十二卷
桓階 陳羣
陳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二十三卷
和洽 常林
楊俊 杜襲
趙儼 裴潛 子秀
二十四卷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二十五卷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棧潛
二十六卷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二十七卷
徐邈 胡質 子威
王昶 王基
二十八卷
王淩 令狐愚 毌丘儉
諸葛誕 唐咨 鄧艾 州泰
鍾會 王弼
二十九卷 方伎
華佗 吳普 樊阿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三十卷
烏丸 鮮卑
東夷 夫餘 高句麗 東沃沮 挹婁 濊 馬韓 辰韓 弁辰 倭人

蜀書

三十一卷 二牧
劉焉 劉璋
三十二卷
先主備
三十三卷
後主禪
三十四卷 二主妃子
先主甘后 先主穆后
後主敬哀后 後主張后
先主子永 先主子理
後主太子璿
三十五卷
諸葛亮 子喬 瞻 董厥 樊建
三十六卷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三十七卷
龐統 法正
三十八卷
許靖 麋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三十九卷
董和 劉巴
馬良 弟謖 陳震
董允 陳祗 黃皓 呂乂
四十卷
劉封 彭羕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四十一卷
霍峻 王連
向朗 兄子寵 張裔

楊洪　費詩
四十二卷
杜微　周羣 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四十三卷
黄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四十四卷
蔣琬 子斌 劉敏 斌弟顯　費禕
姜維
四十五卷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王嗣 衛繼 常播
吳書
四十六卷
孫堅　孫策
四十七卷
吳主權
四十八卷 三嗣主
孫亮　孫休
孫皓
四十九卷
劉繇 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徽 燮弟壹 匡
五十卷 妃嬪
孫破虜吳夫人 吳夫人弟景　吳主權謝夫人
吳主權徐夫人 祖父真 真子琨　吳主權步夫人
吳主權王夫人　吳主權王夫人
吳主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五十一卷 宗室
孫靜 子瑜 奐 皎　孫賁 子鄰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五十二卷
張昭 子承 休 弟子奮　顧雍 子邵 承 邵子譚
諸葛瑾 少子融　步騭 少子闡
五十三卷
張紘 子玄 玄子尚　嚴畯 裴玄
程秉 徵崇　闞澤 唐固
薛綜 子珝 瑩
五十四卷
周瑜　魯肅
呂蒙
五十五卷
程普　黄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子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五十六卷
朱治　朱然子績
呂範子據　朱桓子異
五十七卷
虞翻子汜忠聳昺　陸績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五十八卷
陸遜子抗
五十九卷吳主五子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六十卷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六十一卷
潘濬　陸凱弟胤
六十二卷
是儀　胡綜徐詳
六十三卷
吳範　劉惇
趙達
六十四卷
諸葛恪　滕胤
孫峻留贊　孫綝
濮陽興
六十五卷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三國志目錄考證

武帝操○臣照按史家之例帝曰本紀臣曰列傳始自馬遷述於班固晉書則以十六國爲載紀歷代未之有改也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并無列傳之目不别異吴蜀以他稱統名之曰三國志然則陳壽之意亦可見矣紫陽生於南宋其遇比於蜀漢故諄諄以正統與蜀作詩曰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然豈真揶揄陳壽哉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

管寧附胡昭王烈張臶焦先○臣浩按管寧傳似應先王烈次張臶次胡昭至焦先乃裴松之注中之人非本傳正文也不應附見

龐淯附母娥親○臣浩按本傳作母娥無親字其或以注所引烈女傳作娥親而後人加之耶抑本名娥親而傳偶脫之耶

裴潛附子秀○臣龍官按裴潛之子秀其事實詳於裴注於潛本傳無所攷不應附見宜衍

三國志目錄考證

魏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武帝 操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

曹瞞傳曰：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王沈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為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於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

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

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素以仁厚稱。鄰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豕主人大慚，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由是鄉黨貴歎焉。長子伯興，次子仲興，次子叔興。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官。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與眾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闥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為，請免官治罪。帝曰：「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暠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暠，以為暠得事上之節。暠後為司徒，語人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桓帝即位，以騰先帝舊臣，忠孝彰著，封費亭侯，加位特進。太和三年，追尊騰曰高皇帝。

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

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質性敦慎，所在忠孝。為司隸校尉，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為太尉。黃初元年，追尊嵩曰太皇帝。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

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

曹瞞傳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

惟梁國橋玄、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魏書曰：太尉橋玄，世名知人，覩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為託。」由是聲名益重。續漢書曰：玄字公祖，嚴明有才略，長於人物。張璠漢紀曰：玄歷位中外，以剛斷稱，謙儉下士，不以王爵私親。光和中為太尉，以久病策罷，拜太中大夫，卒，家貧乏產業，柩無所殯。當世以此稱為名臣。世語曰：玄謂太祖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由是知名。孫盛異同雜語云：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

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

曹瞞傳曰：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黃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斂跡，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為頓丘令。

徵拜議郎。

魏書曰：太祖從妹夫濦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先是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謀誅閹官，反為所害。太祖上書陳武等正直而見陷害，姦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靈帝不能用。是後詔書敕三府：舉奏州縣政理無效，民為作謠言者免罷之。三公傾邪，皆希世見用，貨賂並行，彊者為怨，不見舉奏，弱者守道，多被陷毀。太祖疾之。是歲以災異博問得失，因此復上書切諫，說三公所舉奏專回避貴戚之意。奏上，天子感寤，以示三府責讓之，諸以謠言徵者皆拜議郎。是後政教日亂，豪猾益熾，多所摧毀；太祖知不可匡正，遂不復獻言。

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汙狼藉，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

魏書曰：長吏受取貪饕，依倚貴勢，歷前相不見舉；聞太祖至，咸皆舉免，小大震怖，姦宄遁逃，竄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初，城陽景王劉章以有功於漢，故其國為立祠，青州諸郡轉相倣效，濟南尤盛，至六百餘祠。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奢侈日甚，民坐貧窮，歷世長吏無敢禁絕者。太祖到，皆毀壞祠屋，止絕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姦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絕。

久之，徵還為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

魏書曰：於是權臣專朝，貴戚橫恣。太祖不能違道取容。數數干忤，恐為家禍，遂乞留宿衞。拜議郎，常託疾病，輒告歸鄉里；築室城外，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

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

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于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許攸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勅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魏書載太祖拒芬辭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勢昌邑即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讜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爲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 魏書曰太祖聞而笑之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 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出關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爲請得解 世語曰中牟疑是亡人見拘於縣時掾亦已被卓書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儁因白令釋之 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 世語曰陳留孝廉衞茲以家財資太祖使起兵衆有五千人 是歲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 英雄記曰馥字文節潁川人爲御史中丞董卓舉爲冀州牧于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勃海馥恐其興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爲國何謂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豫州刺史孔伷 英雄記曰伷字公緒陳留人張璠漢紀載鄭泰說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兗州刺史劉岱 岱劉繇之兄事見吳志 河內太守王匡 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於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起家拜河內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匡少與蔡邕善其年爲卓軍所敗走還泰山收集勁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合匡先殺執金吾胡母班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勢共殺匡 勃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 英雄記曰瑁字元偉玄族子先爲兗州刺史甚有威惠 山陽太守袁遺 遺字伯業紹從兄爲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於太尉朱儁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事在超集英雄記曰紹後用遺爲揚州刺史爲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 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 信事見子勛傳 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伷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皋邈遣將衞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

也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皐據敖倉塞轘轅大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魏書曰兵謀叛夜燒太祖帳太祖手劍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太祖拒之魏書載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復使人說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彊二子已長天下羣英孰踰於此太祖不應由是益不直紹圖誅滅之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為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眭申隨反十餘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魏書曰諸將皆以為當還自救太祖曰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乃行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之魏書曰於夫羅者南單于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將其衆留中國因天下撓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略諸郡為寇夏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傕等擅朝政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世語曰岱既死陳宮謂太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鬬死僅而破之魏書曰太祖將步騎千餘人行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黃巾為賊久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舊兵少新兵不習練舉軍皆懼太祖被甲嬰冑親巡將士明勸賞罰衆乃復奮承間討擊賊稍折退乃移書太祖曰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乙同若知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太祖見檄書呵罵之數開示降路遂設奇伏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乃退走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四年春軍鄄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

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
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衆
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
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
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
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
讐東伐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
掩捕嵩家以爲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逃于廁
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冀州劭時已死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
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咎於陶謙故伐之
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
東海還過郯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要太祖太祖
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孫盛曰夫伐罪弔民古之令軌
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
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
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
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
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
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陳亂馳突火出墜馬燒
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袁暐獻帝春秋曰太祖圍
濮陽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間太祖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太祖而不知是問曰曹
操何在太祖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太祖而追黃馬者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未至營
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
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
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太祖還鄄城布

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
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
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
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
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
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
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
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魏書曰於
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
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太祖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
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獲其鼓車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太
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
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
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
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兗州平遂東略陳地是
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
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
曹洪將兵西迎衞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
不得進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
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
辟邵等儀及其衆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
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
還洛陽獻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使張楊繕治宮室名殿曰楊安殿八月帝
乃還居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衞京都暹遁走天

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獻帝紀曰又領司隸校尉）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轘轅而東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張璠漢紀曰初天子敗于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為太尉紹恥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羣賊克平天下）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眾。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為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世語曰昂不能騎進馬於公公故免而昂遇害）公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于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初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

袁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為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許。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為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為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魏書曰臨淯水祠亡將士歔欷流涕眾皆感慟）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公圍張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獻帝春秋曰袁紹叛卒詣公云田豐使紹早襲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公乃解繡圍）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眾破繡必矣。到安眾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為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為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聚眾。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公厚

納待遂劉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公爲兖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衆爲諶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魏書曰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並起輔相君長人懷怏怏各有自爲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爲庸人之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讎而群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爲公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臣松之以爲楊彪亦嘗爲魏武所困幾至于死孔融竟不免於誅戮豈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哉非知之難其在行之信矣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又殺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尙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尙率衆降封爲列侯還軍敖倉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公擧种孝廉兖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既幷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冑擧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獻帝春秋曰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其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魏略曰王忠扶風人少爲亭長三輔亂忠飢乏啖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爲荊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伍逆擊之奪其兵聚衆千餘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啖人因從駕出行令俳取冢間髑髏繫著忠馬鞍以爲歡笑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爲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孫盛魏氏春秋云荅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臣松之以爲史之記言既多潤色故前載所述有非實者矣後之作者又生意改之於失實也不亦彌遠乎凡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後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豨叛爲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

圍從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埵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圍取之攸怒

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

臣松之以為魏武初起兵已有眾五千自後百戰百勝敗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黃巾受降卒三十餘萬餘所吞并不可悉紀雖征戰損傷未應如此之少也夫結營相守異於摧鋒決戰本紀云紹眾十餘萬屯營東西數十里魏太祖雖機變無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數千之兵而得逾時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竊謂不然紹為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眾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閡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眾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眾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按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為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為安在哉

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眾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為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為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眾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

曹瞞傳曰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遠卿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怛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為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為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旦鑒於鏡此益不忘人乃殺之

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眾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眾

獻帝起居注曰公上言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

謀立故大司馬劉虞刻作金璽遣故任長畢瑜詣虞為說命錄之數又紹與臣書曰可都鄄城當有所立擅鑄金銀印孝廉計吏皆往詣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云今海內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紹宗族累世受國重恩而凶逆無道乃至於此輒勒兵馬與戰官渡乘聖朝之威得斬紹大將淳于瓊等八人首遂大破潰紹與子譚輕身迸走凡斬首七萬餘級輜重財物巨億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馗古逵字見三蒼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為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褒賞令載公祀文曰故太尉橋公誕敷明德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靈幽體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匪謂靈忿能詒己疾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饗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己酉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魏書曰綏卻也有前一尺無卻一寸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魏書載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鬬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秋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公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為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魏書曰公云我攻呂布表不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為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乃許之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為子整與譚結婚臣松之案紹死至此過周五月耳譚雖出後其伯不為紹服三年而於再朞之內以行吉禮悖矣魏武或以權宜與之約言今云結婚未必便以此年成禮尚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翔叛尚屯陽平率其衆降封為列侯魏書曰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曠受印送之公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尚得以其閒略民聚衆比尚之破可得自彊以乘我弊也尚破我盛何弊之乘乎

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鄴為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

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
鵠守邯鄲沮音菹河朔間今猶有此姓鵠沮授子也又擊拔之易陽令韓
範涉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五月毀土山地道
作圍塹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
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公曰
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
循西山來臨滏水為營曹瞞傳曰遣候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
公大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公曰諸君方見不久也夜遣兵犯
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懼故豫州刺史
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為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
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顗等臨陣降衆大潰尚走中山
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
崩沮八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兵配逆
戰敗生禽配斬之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
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孫盛云昔者先王之為誅
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彰鑒戒紹因世艱危遂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薦社汙宅古之制也而乃盡
哀於逆臣之冢加恩於饕餮之室為政之道於斯躓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恥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
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失之於項氏魏武遵謬於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初紹與公共
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
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
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
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傅子曰太祖又云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為資則
不能應機而變化也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
年租賦重豪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悅魏書載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
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彊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
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

絹二匹緜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天子
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公之圍鄴也譚略取甘
陵安平勃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
并其衆公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
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諸
縣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魏書曰公
攻譚旦及日中不決公乃自執桴鼓士卒咸奮應時破陷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
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皆一之於法
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
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為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冰
臣松之以為討譚時川渠水凍使民椎冰以通船民憚役而亡令不得降頃之亡民
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
自藏無為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夏四月黑
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為列侯故安趙犢霍
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
獷平續漢書郡國志曰獷平縣名屬漁陽郡秋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
渡潞河救獷平烏丸奔走出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
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
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謂之撾
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
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
四者不除吾以為羞冬十月公還鄴初袁紹以甥高
幹領并州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為刺史幹聞公討
烏丸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
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城

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賁郯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魏書載十月乙亥令曰夫治世御眾建立輔弼誡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將覽焉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為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沲入泒水泒音孤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泃音句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魏書載公令曰昔趙奢竇嬰之為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為人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疇答眾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入將大與眾人悉共饗之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眾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曹瞞傳曰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眾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丸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肄以四反三蒼曰肄習也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為丞相獻帝起居注曰使太常徐璆即授印綬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先賢行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少履清爽立朝正色歷任城汝南東海三郡所在化行被徵當還為袁術所劫術僭號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終不為屈術死後璆得術璽致之漢朝拜衛尉太常公為丞相以位讓璆焉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荊

州名士韓嵩、鄧義等。衞恆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爲洛陽令，鵠以爲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書自效。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黃，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皇甫謐逸士傳曰：汝南王儁，字子文，少爲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晊善。公之爲布衣，特愛儁；儁亦稱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公會之，會者三萬人。公於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爲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儁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許，復徵爲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彊，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儁年六十四，以壽終于武陵，公聞而哀傷。及平荊州，自臨江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爲先賢也。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爲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山陽公載記曰：公船艦爲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塡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軍既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孫盛異同評曰：按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爲是。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卹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雀臺。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與彊敵爭，倘更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于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後孤討禽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姦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當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過於三世矣。

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爲也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歎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子，植爲平原侯，據爲范陽侯，豹爲饒陽侯，食邑各五千戶。）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勑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曹瞞傳曰：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床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北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爲小賊所困乎！」）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凍。臣松之案魏書：公軍八月至潼關，閏月北渡河，則其年閏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耶！）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僞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魏書曰：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爲木行馬以爲防遏。」公然之。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汝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爲十重陣，精光耀日，賊益震懼。）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臣松之按漢高祖二年，與楚戰滎陽京索之間，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築垣牆，但連車樹柵以扞兩面。）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

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人魏略曰楊秋黃初中遷討寇將軍位特進封臨涇侯以壽終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

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衞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廮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十月公征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爲九州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於鄭玄建安初爲侍中虞溥江表傳曰獻帝嘗特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也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致不睦公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爲大夫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衞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何休云旒旂旒也以旒爲喻者言爲下所執持東西也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鄭玄云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其孰能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臣釋位以謀王室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服虔曰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轅將返張楊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詩曰天之屆于牧之野鄭玄云屆極也鴻範曰鯀則殛死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縣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衞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

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盤庚曰綏爰有衆鄭康成曰爰於也安隱於其衆也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功高于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恧焉朕以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冰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盤庚曰墮農自安不昏作勞鄭玄云昏勉也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糾虔天刑語出國語韋昭注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於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後漢尚書左丞潘勗之辭也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魏書載公令曰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刱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前後三讓於是中軍師王陵樹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勳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侯夏侯惇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鄉侯賈詡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董蒙關內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藩杜襲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謝奐袁霸等勸進曰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所以褒功賞德爲國藩衞也往者天下崩亂羣凶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躬其難誅二袁篡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芟撥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羣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並爲侯伯白牡騂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於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代令典漢帝明制今比勞則周呂逾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於舊賞猶懷玉而微獨也且列侯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懷黃蓋以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於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違聖朝歟心下失冠帶至望忘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於是公勸外爲之章但受魏郡攸等復曰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稽謀羣寮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指不仰大禮今既虔奉詔命懇順衆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漢朝之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東海疆域井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以立功故能成翼戴之勳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減於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以藩衞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也且聖上覽亡秦無輔之禍懲曩日震蕩之艱既建忠賢廢墜是爲顧明公恭承帝命無或拒違公乃受命魏略載公上書謝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衆遂値千載之運奉役目

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貺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豈敢自私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娉公三女為貴人少者待年於國獻帝起居注曰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齎璧帛玄纁絹五萬匹之鄴納聘介者五人皆以議郎行大夫事副介一人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為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魏氏春秋曰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為侍中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為害氐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獻帝起居注曰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者五人齎束帛駟馬及給事黃門侍郎掖庭丞中常侍二人迎二貴人于魏公國二月癸亥又於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綬甲子詣魏公宮延秋門迎貴人升車魏遣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黃廄令丞相掾屬侍送貴人癸酉二貴人至洧倉中遣侍中丹將冗從虎賁前後駱驛往迎之乙亥二貴人入宮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大夫議郎會殿中魏國二卿及侍中中郎二人與漢公卿並升殿宴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遊冠獻帝起居注曰使左中郎將楊宣亭侯裴茂持節印綬之秋七月公征孫權九州春秋曰參軍傅幹諫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後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為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然後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於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今舉十萬之眾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軍遂無功幹字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玄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罕斬建涼州平公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曹瞞傳曰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乎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頭宮殿設鍾虡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為皇后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為新興郡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

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典略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爲督軍從事遂奉計詣京師何進宿聞其名特與相見遂說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宋揚北宮玉等反舉章遂爲主章尋病卒遂爲揚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爲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劉艾靈帝紀曰章一名元秋七月公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㯳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魏書曰軍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險阻軍人勞苦公於是大饗莫不忘其勞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爲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孫盛曰朴音浮濩音戶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孔衍漢魏春秋曰天子以公典任於外臨事之賞或宜速疾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逾日者欲民速覩爲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爲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爲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達損益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其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專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況君秉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失得在於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義得相獎勵勿有疑焉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臣松之以爲今之虛封蓋自此始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振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山嶽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饒飫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魏書曰辛未有司以太牢告至策勳于廟甲午始春祠令曰議者以爲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敬未聞擬向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袖以授侍中此爲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于袖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衆吾從下誠哉斯言也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魏書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車馬幸長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自今已後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爲魏王獻帝傳載詔曰自古帝王雖號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乎褒崇元勳建立功德光啓氏姓延于子孫庶姓之與親豈有殊焉昔我聖祖受命創業肇基造我區夏鑒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並列土地據國而王所以保乂天命安固萬嗣歷世承平臣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曠年數百無異姓諸侯王之位朕以不德繼序弘業遭率土分崩羣兇縱毒自西徂東辛苦卑約當此之際唯恐溺入于難以羞先帝之聖德賴皇天之靈俾君秉義奮身震迅神武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含氣之倫莫不蒙焉君勤過稷禹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國錫君土宇懼君之違命慮君之固辭故且懷志屈意封君爲上公欲以欽順高義須俟勳績韓遂宋建南結巴蜀羣逆合從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梟其元首屠其窟栖暨至西征陽平之役親擐甲胄深入險阻芟夷蝥賊殄其凶醜盪定西陲懸旌萬里聲教遠振寧我區夏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文武之興旦奭作輔二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爲己任猶錫土班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寡德仗君以濟而賞典不豐將何以答神祇慰萬民哉今進君爵爲魏王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璽玄土之社苴以白茅金

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璽綬符策敬服朕命簡恤爾衆克綏庶績以揚我祖宗之休命魏王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又手詔曰大聖以功德爲高美以忠和爲典訓故創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道制義使力行可效是以勳烈無窮休光茂著稷契載元首之聰明周卲因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仰歎俯思其對豈有若君者哉朕惟古人之功美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將鐘符析瑞陳禮命固寵寐慨然自忘守文之不以德焉今君重違朕命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其抑志損節勿復固辭四體書勢序曰梁鵠以公爲北部尉曹瞞傳曰爲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爲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馬宣王之父臣松之案司馬彪序傳建公不爲右丞疑此不然而王隱晉書云趙王篡位欲尊祖爲帝博士馬平議稱京兆府君昔舉魏武帝爲北部尉賊不犯界如此則爲有徵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王女爲公主，食湯沐邑。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爲相國。魏書曰始置奉常宗正官冬十月，治兵，魏書曰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魏書曰初置衛尉官秋八月令曰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爲魏太子。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魏武故事載令曰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荊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蹉跌久未辟之捨騏驥而弗乘焉遑遑而更求哉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三輔決錄注曰時有京兆金禕字德禕自以世爲漢臣自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謂可季興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爲丞相掾王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又與王必善因以閒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羽彊盛而王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燒門攻必禕遣人爲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與禕善走投禕夜喚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爲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或曰必欲投禕其帳下督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文然等衆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獻帝春秋曰收紀晃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爲羣兒所誤耳晃頓首搏頰以至於死山陽公載記曰王聞王必死盛怒召漢百官詣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衆人以爲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王以爲不救火者非助亂救火乃實賊也皆殺之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三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氐強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氐等叛，遣鄢陵侯彰討破之。魏書載王令曰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無夫子若年十二已下無父母兄弟及目無所見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廩食終身幼者至十二止貧窮不能自贍者隨口給貸老耄須待養者年九十已上復不事家一人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劫略民吏，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曹瞞傳曰：是時南陽間苦繇役，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衰，與吏民共反，與關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往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勠力，比曹公軍來，關羽兵亦至矣。音從之，即釋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亡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滅之。

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為備所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

夏五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世語曰：諷字子京，沛人，有惑眾才，傾動鄴都，鍾繇由是辟焉。大軍未反，諷潛結徒黨，又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未及期，禕懼，告之太子，誅諷，坐死者數十人。王昶家誡曰濟陰魏諷，而此云沛人，未詳。

冬十月，軍還洛陽。曹瞞傳曰：王更修治北部尉廨，令過於舊。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魏略曰：孫權上書稱臣，稱說天命。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尚書桓階奏曰：漢自安帝已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於今者，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期運久已盡，曆數久已終，非適今日也。是以桓、靈之間，諸明圖緯者，皆言漢行氣盡，黃家當興。殿下應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漢，羣生注望，遐邇怨歎，是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臣愚以為虞、夏不以謙辭，殷、周不吝誅放，畏天知命，無所與讓也。魏氏春秋曰：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代方起。自古已來，能除民害為百姓所歸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餘年，功德著於黎庶，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為政。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曹瞞傳及世語並云桓階勸王正位，夏侯惇以為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發病卒。孫盛評曰：夏侯惇恥為漢官，求受魏印，桓階方惇，有義直之節；考其傳記，世語為妄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世語曰：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出。曹瞞傳曰：王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王躬自視而惡之，以為不祥，還遂寢疾。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魏書曰：太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萬餘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幸勝。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於行陳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及造作宮室，繕治器械，無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美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常以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預自制終亡衣服，四篋而已。傅子曰：太祖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適人，皆以皁帳，從婢不過十人。張華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棋，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郤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傅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合於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曹瞞傳曰：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為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及覺，太祖

臥安未卸寢及自覺撲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眎四州彊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擥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魏志卷一

魏志卷一考證

太祖武皇帝○臣清植按此書於曹操始稱太祖及漢帝遷許以操為大將軍則改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既進爵為王則改稱王卽曹丕未纂之先亦稱王而已明其為漢王公也為漢王公而卒乃帝其為纂也章矣陳壽仕晉而晉繼魏故微其辭以寓其旨若孫權則雖纂後猶權之耳惟先主始終皆稱先主無易辭以此知陳壽意中闇以正統予蜀如綱目之指故隋王通曰使陳壽不美於春秋遷固之罪言其體雖襲史漢之舊而書法則容有合於春秋也

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注太祖一名吉利○太平御覽太祖上有曹瞞傳曰四字臣龍官按裴注所引皆有書名此為脫落無疑

封費亭侯注騰父節字元偉○臣明楷按宦官有曹節曹騰之父亦名節名同耳

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注嵩夏侯氏之子○前學士臣何焯曰夏侯惇之子楙尚清河公主淵子衡亦娶曹氏則謂嵩夏侯氏子者敵國傳聞蓋不足信

其在君乎注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臣明楷按似應作節或以祖名節而諱之與

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臣清植按魏武故事所載十二月己亥令操先在濟南後徵為都尉此拜騎都尉乃在濟南相之先似當以操自敘為正

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汙狼籍於是奏免其八○太平御覽八下有九字

河內太守王匡注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勢共殺匡○臣清植按後文所列諸人屯兵處獨缺王匡鮑信名位微又其傳曰協規太祖其統屬於操無疑匡所以闕如必是見并於操如謝承之說

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所破○宋本作季進

太祖軍臨武平○太平御覽無平字

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

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
等○臣龍官按建安五年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
紹則此時未得斬也又于禁傳亦云斬辟邵等疑
有誤何焯校本衍辟字良是
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太平御覽來下有
追字
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繆文選
作繆
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注令俳取冢間髑髏繫著忠
馬鞍○元修本無著字
為子整與譚結婚注未必便以此年成禮○臣清植
按明年九月明記女還而後進兵則其成禮於此
時必矣操譚惡得與論禮哉
東平呂曠呂翔叛尚○袁紹傳俱作翔監本誤作詳
今改正
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尚懼下當有
遣字
夏六月以公為丞相注璆字孟平○後漢書作孟玉
和給傳注中又作孟本
冬作銅爵臺注以及子植兄弟○何焯曰文類作子
桓植字乃桓字傳寫之訛對臣下不以稱子之字
為據觀陳思王傳注中諸令屢稱子建則此為子
桓決也
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監本作李埔
後云斬成宜李堪等又馬超張魯傳皆作堪則作
李埔誤也今改正
九月進軍渡渭注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
成○可一夜而成五字太平御覽作須臾冰堅如
鐵石功不違晷百堵皆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
二十四字
策命公為魏公○何焯曰魏公之命及丞禪授之際
但錄冊書而不著其僞讓承祚之微詞所以殊於
它史也
對揚我高祖之休命注於是中軍師王凌謝亭侯荀
攸○何焯曰王字衍文凌謝當為陵樹荀攸本傳
冀州平太祖表封為陵樹亭侯也
但更事多耳注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侯王邑○
安陽下疑脫亭字
兄弟皆伏法注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何焯曰完
字衍完死在十四年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注此為敬恭不終實也○
文類作終不實也
漢太醫令吉本○後漢書作吉平
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注或曰必欲投
禕○或曰諸本誤作王曰以上下文考之當是兩
說傳疑作或曰為是
執南陽太守劫略民吏保宛○宋本民吏作吏民
仁屠宛斬音注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袞○通鑑作東
里袞
二月丁卯葬高陵注是以袁紹崔豹之徒○臣良裘
按豹當作鈎宋書禮志可據鈎與袁紹起兵山東
見後漢書崔駰傳

魏志卷一考證

魏志卷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文帝 丕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於譙。魏書曰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舉茂才不行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司徒趙溫辟太祖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使侍中守光祿勳郗慮持節奉策免溫官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魏略曰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時有高元呂者善相人乃呼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而立爲皇太子至年四十而薨太祖崩，嗣位爲丞相、魏王。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除羣凶拓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用垂拱負扆二十有餘載天不憖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傷切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熙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猶在邊境干戈不得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脩諒闇之禮究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旁祗厥緒時亮庶功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與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魏書曰庚戌令曰關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禦災荒設禁重稅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輕關津之稅皆復什一辛亥賜諸侯王將相已下大將粟萬斛帛千匹金銀各有差等遣使者循行郡國有違理掊克暴虐者舉其罪二月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恆象，此其應也。」內黃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魏書曰王召見登謂之曰昔成風聞楚丘之繇而敬事季友鄧晨信少公之言而自納光武登以篤老服膺占術記識天道豈有是乎賜登穀三百斛遣歸家己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爲大將軍。濊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魏書曰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職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時臣松之案魏書有是言而不聞其職也丁亥令曰故尚書僕射毛玠奉常王修涼茂郎中令袁渙少府謝奐萬潛中尉徐弈國淵等皆忠直在朝履蹈仁義並早即世而子孫陵遲惻然愍之其皆拜子男爲郎中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魏書曰賜饒安田租勃海郡百戶牛酒大酺三日太常以太牢祠宗廟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魏書曰王素服幸鄴東城門發哀孫盛曰在禮天子哭同姓於宗廟門之外哭於城門失其所也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叡爲武德侯。魏略曰以侍中鄭稱爲武德侯傅令曰龍淵太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礱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爲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稱篤學大儒勉以經學輔侯宜旦夕入侍曜明其志也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衆降，皆封列侯。魏書曰初鄭甘王照及盧水胡率其屬來降王得降書以示朝曰前欲有令吾討鮮卑者吾不從而降又有欲使吾及今秋討盧水胡者吾不聽今又降昔魏武侯一謀而當有自得之色見譏李悝吾今說此非自是也徒以爲坐而降之其功大於動兵革也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華後爲兗州刺史見王淩傳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魏書曰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覩金鼓之節庚午，遂南征。魏略曰王將出征度支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曰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囊無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今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聰使賢愚各建所規伏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之類不稱爲德故聖人曰得百姓之歡心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彊秦承弊豳王不爭周道用興愚謂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臥功業可成而今創基便復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於累卵昔夏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偉改誠願大王揆古察今深謀遠慮與三事大夫算其長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復受重任雖知言觸龍鱗阿諛近福竊感所誦危而不持奏通帝怒遣刺奸就考竟殺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秋七月庚辰，令曰：「軒

轅有明臺之議放勳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囿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魏略載王自手筆令曰吾前遣使宣國威靈而達即來吾惟春秋褒儀父即封拜達使還領新城太守近復有扶老攜幼首向王化者吾聞夙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豳國之衆襁負其子而入豐鎬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將萬里無外權備將與誰守死乎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魏書曰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丙申親祠譙陵孫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惇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鄶人著庶見之譏宰予降朞仲尼發不仁之歎子頹忘戚君子以為樂禍魯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弊猶未有廢縗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於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縗素奪於至尊四海散其遏密義感闕於羣后大化墜於君親雖心存貶約應在經綸至于樹德垂聲崇化變俗固以道薄于當年風頹于百代矣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陣晉襄墨縗而三帥為俘應務齊功服其焉害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廢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八月石邑縣言鳳凰集冬十月癸卯下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槥櫝殯斂送致其家官為設祭槥音衛漢書高祖八年令曰士卒從軍死為槥應劭曰槥小棺也今謂之櫝應璩百一詩曰槥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陸機大墓賦曰覩細木而悶遲觀洪櫝而念槥丙午行至曲蠡漢帝以衆望在魏乃

召羣公卿士袁宏漢紀載漢帝詔曰朕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曜明德以應其期是歷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羨而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冊曰咨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羣凶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祗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獻帝傳載禪代衆事曰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昔先王初建魏國在境外者聞之未審皆以為拜王武都李庶姜合羈旅漢中謂臣曰必為魏公未便王也定天下者魏公子桓神之所命當合符讖以應天人之位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魯亦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歷數雖百世可知是後月餘有亡人來寫得冊文卒如合辭合長於內學關右知名魯雖有懷國之心沈溺異道變化不果寤合之言後密與臣議策質國人不協或欲西通魯即怒曰寧為魏公奴不為劉備上客也言發惻痛誠有由然合先迎王師往歲病亡於鄴自臣在朝每為所親宜說此意時未有宜弗敢顯言殿下即位初年禎祥衆瑞日月而至有命自天昭然著見然聖德洞達符表豫明實乾坤挺慶萬國作孚臣每慶賀欲言合驗事君盡禮人以為諂況臣名行穢賤入朝日淺言為罪尤自抑而已今洪澤被四表靈恩格天地海內翕習殊方歸服兆應並集以揚休命始終允臧臣不勝喜舞謹具表通王令曰以示外薄德之人何能致此未敢當也斯誠先王至德通于神明固非人力也魏王侍中劉廙辛毗劉曄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黃門侍郎王毖董遏等言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事考圖緯之言以效神明之應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故堯稱歷數在躬璇璣以明天道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漢祖未兆而神母告符孝宣仄微字成木葉光武布衣名已勒讖是天之所命以著聖哲非有言語之聲芬芳之臭可得而知也徒懸

象以示人徵物以效意耳自漢德之衰漸染數世桓靈之末皇極不建暨于大亂二十餘年天之不泯誕生明聖以濟其難是以符讖先著以彰至德殿下踐阼未朞而靈象變于上羣瑞應于下四方不羈之民歸心向義唯懼在後雖典籍所傳未若今之盛也臣妾遠近莫不鳧藻王令曰犂牛之駮似虎莠之幼似禾事有似是而非者今日是矣觀斯言事良重吾不德于是尚書僕射宣告官寮咸使聞知辛亥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於魏王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己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有積蟲大穴天子之宮厥咎然今蝗蟲見應之也又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厥應麒麟以戊己日至厥應聖人受命又曰聖人清淨行中正賢人福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漢含孳曰漢以魏魏以徵春秋玉版讖曰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魏當代漢今魏基昌於許漢徵絕於許乃今效見如李雲之言許昌相應也佐助期又曰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昏以弱亡或以雜文為蒙其孫當失天下以為漢帝非正嗣少時為董侯名不正蒙亂之荒惑其子孫以弱亡孝經中黃讖曰日載東絕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太平居八甲共禮樂正萬民嘉樂家和雜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讖易運期讖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為主反為輔五八四十黃氣受真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百二十年為一軌有德者過之至於八百無德者不及至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歲又高祖受命數雖起乙未然其兆徵始於獲麟獲麟以來七百餘年天之歷數將以盡終帝王之興不常一姓太微中黃帝坐常明而赤帝坐常不見以為黃家興而赤家衰凶亡之漸自是以來四十餘年又熒惑失色不明十有餘年建安十年彗星先除紫微二十三年復掃太微新天子氣見東南以來二十三年白虹貫日月蝕熒惑比年己亥壬子丙午日蝕皆水滅火之象也殿下即位初踐阼德配天地行合神明恩澤盈溢廣被四表格于上下是以黃龍數見鳳皇仍翔麒麟皆臻白虎效仁前後獻見於郊甸甘露醴泉奇獸神物眾瑞並出斯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也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有天下鳳皇翔洛出書湯之王白鳥為符文王為西伯赤鳥銜丹書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始起白蛇為徵巨跡瑞應皆為聖人興觀漢前後之大災今茲之符瑞察圖讖之期運揆河洛之所甄未若今大魏之最美也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

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並集來臻四方歸附襁負而至兆民欣戴咸樂嘉慶春秋大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為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為孔子非之以為周公不聖不為兆民也京房作易傳曰凡為王者惡者去之弱者奪之易姓改代天命應常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圖讖所載昭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臣職在史官考符察徵圖讖效見際會之期謹以上聞王令曰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歎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終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吾雖德不及二聖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若夫唐堯舜禹之蹟皆以聖質茂德處之故能上和靈祇下寧萬姓流稱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際會幸承先王餘業恩未被四海澤未及天下雖傾倉竭府以振魏國百姓猶寒者未盡煖饑者未盡飽夙夜憂懼弗敢遑寧庶欲保全髮齒長守今日以沒于地以全魏國下見先王以塞負荷之責望狹志局守此而已雖屢蒙祥瑞當之戰慴五色無主若芝之言豈所聞乎心慄手悼書不成字辭不宣口吾間作詩曰喪亂悠悠過紀白骨從橫萬里哀哀下民靡特吾將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宜宣示遠近使昭赤心於是侍中辛毗劉曄散騎常侍傅巽衛臻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中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等奏曰伏見太史丞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令書懇切允執謙讓雖舜禹湯文義無以過然古先哲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辭者誠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且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以為天文因人而變至于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是以由德應錄者代興於前失道數盡者迭廢於後傳譏萇弘欲支天之所壞而說蔡墨雷乘乾之說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建也今漢室衰替帝綱墮墜天子之詔歎誠無閒皇天將捨舊而命新百姓既去漢而為魏昭然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撥亂平世將建洪基至於殿下以至德當歷數之運即位以來天應人事粲然大備神靈圖籍兼仍往古休徵嘉兆跨越前代是芝所取中黃運期姓緯之讖斯文乃著於前世與漢並見由是言之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候望禋享兆民顒顒咸注嘉願惟殿下覽圖籍之明文急天下之公義輒宣令外內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謙虛之意令曰下四方以明孤款心是也至於覽餘辭豈余所謂哉寧所堪哉諸卿指論未若孤自料之審也夫虛談謬稱鄙謗所弗當也且聞比來東征經郡縣歷屯田百姓面有饑色衣或短褐不完罪皆在孤是以上慚眾瑞下愧士民由斯言之德尚未堪偏王何言帝者也宜止息此議無重吾不德使逝之後不愧後之君子癸丑宣告羣寮督軍御史中丞司馬懿侍御史鄭渾羊祕鮑勛武周等言令如左伏讀太

史丞許芝上符命事臣等聞有唐世衰天命在虞虞氏世衰天命在夏然則天地之靈歷數之運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漢室衰自安和冲質以來國統屢絕桓靈荒淫祿去公室此乃天命去就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久矣殿下踐阼至德廣被格于上下天人咸應符瑞並臻考之書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已至而猶謙讓者舜禹所不為也故生民蒙救濟之惠羣類受育長之施今八方顒顒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謀十分而九以委質義過周文所謂過恭也臣妾上下伏所不安令曰世之所不足者道義也所有餘者苟妄也常人之性賤所不足貴所有餘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孤雖寡德庶自免於常人之貴夫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而不可奪赤丹石微物尚保斯實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會受教於君子哉且於陵子仲以仁為富柏成子高以義為貴鮑焦感子貢之言棄其蔬而槁死薪者譏季札失辭皆委重而弗視吾獨何人昔周武大聖也使叔旦盟膠鬲於四內使召公約微子於共頭故伯夷叔齊相與笑之曰昔神農氏之有天下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以為周之伐殷以暴也吾德非周武而義慕夷齊庶欲遠苟望之失道立丹石之不奪邁於陵之所富蹈柏成之所貴執鮑焦之貞至遵薪者之清節故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吾之斯志豈可奪哉乙卯冊詔魏王禪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爾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尚矣漢道陵遲為日已久安順已降世失其序冲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肇亂帝典頹沮暨于朕躬天降之災遭無妄厄運之會值炎精幽昧之期變興輦轂禍由閹宦董卓乘釁惡甚澆豷劫遷省御太僕宮廟遂使九州幅裂彊徼虎爭華夏鼎沸蝮蛇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復漢有一夫豈復朕民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兇暴清定區夏保乂皇家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四方效珍人神響應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承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敬之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漢氏以天子位禪之陛下陛下以聖明之德歷數之序承漢之禪允當天心夫天命弗可得辭兆民之望弗可得違臣請會列侯諸將羣臣陪隸發璽書順天命具禮儀列奏令曰當議孤終不當承之意而已猶獵還方有令尚書令等又奏曰昔堯舜禪於文祖至漢氏以師征受命畏天之威不敢怠遑便即位行在所之地今當受禪代之命宜會百寮羣司六軍之士皆在行位使咸觀天命營中促狹可於平敞之處設壇場奉答休命臣輒與侍中常侍會議禮儀太史官擇吉日訖復奏令曰吾殊不敢當之外亦何豫事也侍中劉

廙常侍衛臻等奏議曰漢氏遵唐堯公天下之議陛下以聖德膺歷數之運天人同忻靡不得所宜順靈符速踐皇阼問太史丞許芝今月十七日己未宜成可受禪命輒治壇場之處所當施行別奏令曰屬出見外便設壇場斯何謂乎今當辭讓不受詔也但於帳前發璽書威儀如常且天寒罷作壇士使歸既發璽書王令曰當奉還璽綬為讓章吾豈奉此詔承此貺邪昔堯讓天下於許由子州支甫舜亦讓於善卷石戶之農北人無擇或退而耕潁之陽或辭以幽憂之疾或遁入山林莫知其處或攜子入海終身不反或以為辱自投深淵且顏闔懼大璞之不完守知足之明分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薰而不出柳下惠不以三公之貴易其介曾參不以晉楚之富易其仁斯九士者咸高節而尚義輕富而賤貴故書名千載于今稱焉求仁得仁仁豈在遠孤獨何為不如哉義有蹈東海而逝不奉漢朝之詔也亟為上章還璽綬宣之天下使咸聞焉己未宣告羣寮下魏又下天下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等百二十人上書曰伏讀令書深執克讓聖意懇惻至誠外昭臣等有所不安何者石戶北人匹夫狂猖行不合義事不經見者是以史遷謂之不然誠非聖明所當稱慕且有虞不逆放勳之禪夏禹亦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逆歷數弗可辭也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發聞升昭于天是三靈降瑞人神以和休徵雜沓萬國嚮應雖欲勿用將焉避之而固執謙虛違天逆衆慕匹夫之微分背上聖之所蹈違經讖之明文信百氏之穿鑿非所以奉答天命光慰衆望也臣等昧死以請輒整頓壇場至吉日受命如前奏分別寫令宣下王令曰昔柏成子高辭夏禹而匿野顏闔辭魯幣而遠跡夫以王者之重諸侯之貴而二子忽之何則其節高也故列士徇榮名義夫高貞介雖疏食瓢飲樂在其中是以仲尼師王駘而子產嘉申徒今諸卿皆孤股肱腹心足以明孤而今咸若斯則諸卿遊於形骸之內而孤求為形骸之外其不相知未足多怪亟為上章還璽綬勿復紛紛也輔國將軍等一百二十人又奏曰臣聞符命不虛見衆心弗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為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是以舜嚮天下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氣盡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晳受命既固光天之下神人同應雖有虞儀鳳成周躍魚方今之事未足以喻而陛下違天命以飾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忤皇穹眷命之旨中忘聖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之望非所以揚聖道之高衛乘無窮之懽勸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奉上有逆鱗固爭之義臣等敢以死請令曰太古聖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澤均造化禮教優乎昆蟲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氣有生之類靡不歌服清風沐浴玄德是以金革不起苟慝不作風雨應節禎祥觸類而見今百姓寒者未煖飢者未飽鰥者未室寡者未嫁權備尚存未可舞以干戚方將整以齊斧戎役未息於外士民未安於內耳未聞康哉之歌目未覩擊壤之戲嬰兒未可託於高巢餘

植未可以宿於田畝人事未備至於此也夜未曙景星洽未遂真人河未出龍馬山未出象車黃英未植階庭萐莆未生庖廚王母未獻白環渠搜未見珍裘靈瑞未效又未如彼也昔東戶季子容成大庭軒轅赫胥之君咸得以此就功勒名今諸賢獨不可少假孤精心竭慮以和天人以格至理使彼衆事備羣瑞效然後安乃議此乎何遽相迫之如是也速爲讓章上還璽綬無重吾不德也侍中劉廙等奏曰伏惟陛下以大聖之純懿當天命之歷數觀天象則符瑞著明考圖緯則文義煥炳察人事則四海齊心稽前代則異世同歸而固拒禪命未踐尊位聖意懇惻臣等敢不奉詔輒具章遣使者奉令曰泰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得而稱焉仲尼歎其至德孤獨何人庚申魏王上書曰皇帝陛下奉今月乙卯璽書伏聽冊命五內驚震精爽散越不知所處臣前上還相位退守藩國聖恩聽許臣雖無古人量德度身自定之志保己存性實其私願不寤陛下猥損過謬之命發不世之詔以加無德之臣且聞堯禪重華舉其克諧之德舜授文命採其齊聖之美猶下咨四嶽上觀璿璣今臣德非虞夏行非二君而承歷數之咨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且許由匹夫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逆虞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以當大命不勝至願謹拜章陳情使行相國永壽少府糞土臣毛宗奏并上璽綬辛酉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爲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星行歷十二次國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即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時討黃巾是歲改年爲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子治成於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治天下布德于民也魏以改制天下與時協矣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衛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見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會於堯舜授受之次臣聞天之去就固有常分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堯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慍色舜發壟畝而君天下若固有之其相授受間不替漏天下已傳矣所以急天命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今漢期運已終妖異絕之已審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寧詳悉反覆備至雖言辭相讓無以代此今既發詔書璽綬未御固執謙讓上逆天命下違民望臣謹按古之典籍參以圖緯魏之行運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驗在於今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陛下遲思易慮以時即位顯告天帝而告天下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令曰凡斯皆宜聖德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瑞雖彰須德

而光吾德薄之人胡足以當之今議實見孤許外內咸使聞知壬戌冊詔曰皇帝問魏王言遣宗奉庚申書到所稱引聞之朕惟漢家世踰二十年過四百運周數終行祚已訖天心已移兆民望絕天之所廢有自來矣今大命有所底止神器當歸聖德違天不順逆衆不祥王其體有虞之盛德應歷數之嘉會是以禎祥告符圖讖表錄神人同應受命咸宜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不可違衆不可拒且重華不逆堯命大禹不辭舜位若夫由卷匹夫不載聖籍固非皇材帝器所當稱慕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陟帝位無逆朕命以祗奉天心焉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使音奉璽書到臣等以爲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瀆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師期而大號已建舜受大麓桑陰未移而已陟帝位皆所以祗承天命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爲貴必道信於神靈符合於天地而已易曰其受命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今陛下應期運之數爲皇天所子而復稽滯於辭讓低回於大號非所以則天地之道副萬國之望臣等敢以死請輒敕有司脩治壇場擇吉日受禪命發璽綬令曰冀三讓而不見聽何汲汲於斯乎甲子魏王上書曰奉今月戊戌璽書重被聖命伏聽冊告肝膽戰悸不知所措天下神器禪代重事故堯將禪舜納于大麓舜之命禹玄圭告功烈風不迷九州攸平詢事考言然後乃命而舜執謙讓于德不嗣況臣頑固質非二聖乃應天統受終明詔敢守微節歸志箕山不勝大願謹拜表陳情使并奉上璽綬侍中劉廙等奏曰臣等聞聖帝不違時明主不逆人故易稱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伏惟陛下體有虞之上聖承土德之行運當亢陽明夷之會應漢氏祚終之數合契皇極同符兩儀是以聖瑞表徵天下同應歷運去就深切著明論之天命無所與讓比之時宜無所與爭故受命之期時淸日晏曜靈施光休氣雲蒸是乃天道悅懌民心欣戴而仍見閉拒於禮何居且羣生不可一日無主神器不可以斯須無統故臣有違君以成業下有觸上以立事臣等敢不重以死請王令曰天下重器王者正統以聖德當之猶有懼心吾何人哉且公卿未至乏主斯豈小事且宜以待固讓之後乃當更議其可耳丁卯冊詔魏王曰天訖漢祚辰象著明朕祗天命致位于王仍陳歷數於詔冊喻符運於翰墨神器不可以辭拒皇位不可以謙讓稽於天命至於再三且四海不可一日曠主萬幾不可以斯須無統故建大業者不拘小節知天命者不繫細物是以舜受大業之命而無遜讓之辭聖人達節不亦遠乎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欽承以答天下嚮應之望焉相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臣等被召到伏見太史丞許芝左中郎將李伏所上圖讖符命侍中劉廙等宜敘衆心人靈同謀又漢朝知陛下聖化通于神明聖德參于虞夏因瑞應之備至聽歷數之所在遂獻璽綬固讓尊號能言之倫莫不抃舞河圖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于天時民言協于天敘而陛下性秉勞謙體尚克讓明詔懇切未肯

職許臣妾小人莫不伊邑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當在乎一姓考以德勢則盛衰在乎彊弱論以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歷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羣后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謳謠而詠之故其守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不可得而久避是以或遜位而不恡或受禪而不辭不恡者未必厭皇寵不辭者未必竭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以已既禪之後則唐氏之子為賓于有虞虞氏之胄為客于夏代然則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漢自章和之後世多變故稍以陵遲洎乎孝靈不極其心虐賢害仁聚斂無度政在嬖豎視民如讎遂令上天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鼎沸既沒則禍發宮庭寵勢並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節猶擇聖代而授之荊人抱玉璞猶思良工而刊之況漢國既往莫之能匡推器移君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既願禪禮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必歸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為比考功無推讓矣天命不可久稽民望不可久違臣等慺慺不勝大願伏請陛下割撝謙之志修受禪之禮副人神之意慰外內之願令曰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戎虜未滅若以羣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於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己巳魏王上書曰臣聞舜有賓于四門之勳乃受禪于陶唐禹有存國七百之功乃承祿於有虞臣以蒙蔽德非二聖猥當天統不敢聞命敢屢抗疏略陳私願庶章通紫庭得全微節情達宸極永守本志而音重復銜命申制詔臣臣實戰惕不發璽書而音迫於嚴詔不敢復命願陛下馳傳騁驛召音還臺不勝至誠謹使宗奉書相國歆太尉詡御史大夫朗及九卿奏曰臣等伏讀詔書於悒益甚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論語云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在爾躬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己故不得不禪舜舜知歷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則堯之道是以願禪帝位而歸二女而陛下正於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延陵之讓退而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猶為陛下陋之沒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於蒼梧之神墓大禹必鬱悒於會稽之山陵武王必不悅於商陵之玄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閹宦祿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宮殿而二京為之丘墟當是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武王親衣甲而冠胄沐雨而櫛風為民請命則活萬國為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而立長築宮而置吏元元無過周于前業而始有造於華夏陛下卽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寧之勞者息之寒者以暖饑者以充遠人以恩復寇敵以恩降遺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篤睦茂于放勳網漏呑舟弘乎周文是以布政未期人神協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挻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兔皆素其色雉鳩燕雀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沓於其閒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交橫于曠野矣伏省羣臣外內前後章奏所以陳敘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據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數識者宜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省矣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於魏政三十有餘年矣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一遇之秋達節廣度宜昭於斯際拘牽小節不施於此時仰稽天命罪在臣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羣神之禮須禋祭畢會羣寮於朝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施行上復令曰昔者大舜飯糗茹草將終身焉斯則孤之前志也及至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斯則順天命也羣公卿士誠以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違孤亦曷以辭焉庚午冊詔魏王曰昔堯以配天之德秉大合之重猶覩歷運之數移於有虞委讓帝位忽如遺跡今天既訖我漢命乃眷北顧帝皇之業實在大魏朕守空名以竊古義願視前事猶有慙德而王遜讓至於三四朕用懼焉夫不辭萬乘之位者知命達節之數也虞夏之君處之不疑故勳烈垂于萬載美名傳於無窮今遣守尚書令侍中顗喻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於是尚書令桓階等奏曰今漢氏之命已四至而陛下前後固辭臣等伏以為上帝之臨聖德期運之隆大魏斯登數載傳稱周之有天下非甲子之朝殷之去帝位非牧野之日也故詩序商湯追本玄王之至述姬周上錄后稷之生是以受命既固厥德不同漢氏衰廢行次已絕三辰垂其徵史官著其驗耆老記先古之占百姓協謌謳之聲陛下應天受禪當速卽壇場柴燎上帝誠不宜久停神器拒億兆之願臣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請詔王公羣卿具條禮儀別奏令曰可

乃為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卽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為黃初，大赦。

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數萬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竝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為天之歷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主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于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不可以無主萬幾不可以無統丕祗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華兆謹擇元日與羣寮登壇受帝璽綬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吉兆民之望祚于有魏世享遂制詔三公上古之始有君也必崇恩化以美風俗然百姓順教而刑辟厝焉今朕承帝王之緒其以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同律度量承土行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諸不當得赦皆赦

除之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干寶搜神記曰宋大夫邢史子臣明於天道周敬王之三十七年景公問曰天道其何祥對曰後五十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亡後五年君將終終後四百年邾王天下俄而皆如其言所云邾王天下者謂魏之興也邾曹姓魏亦曹姓皆邾之後其年數則錯未知邢史失其數邪將年代久遠注記者傳而有謬也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有事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為列侯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為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以潁陰之繁陽亭為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奉常為太常郎中令為光祿勳大理為廷尉大農為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劍玉玦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臣松之案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羣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曰謁帝承明廬是也至明帝時始於漢南宮崇德殿處起太極昭陽諸殿魏書曰以夏數為得天故即用夏正而服色尚黃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為洛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臣松之以為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尋比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亥朝日則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案魏明帝朝日夕月皆如禮文故知此紀為脫者也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為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魏書載詔曰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義丁壯荷戈老弱負糧昔漢祖以秦中為國本光武特河內為王基今朕復於此登壇受禪天以此郡翼成大魏改許縣為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為陽平郡西部為廣平郡魏略曰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郯為中都之地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後又增其復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為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為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魏書甲辰以京師宗廟未成帝親祀武皇帝于建始殿躬執饋奠如家人之禮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幷遣于禁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為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魏書曰己亥公卿朝朔旦幷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

受茲嘉錫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續漢書曰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為三公恥為魏臣遂稱足攣不復行積十餘年帝即王位欲以為太尉令近臣宣旨答辭曰嘗以漢朝為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帝不奪其意黃初四年詔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為門施行馬置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以六年卒子修事見陳思王傳以穀貴罷五銖錢魏書曰十一月辛未鎮西將軍曹真命眾將及州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盧水封賞等斬首五萬餘級獲生口十萬羊一百一十一萬口牛八萬河西遂平帝初聞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諸將曰昔隗囂灌略陽而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今胡決水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旬日破胡告檄到上大笑曰吾策之於帷幕之內諸將奮擊於萬里之外其相應若合符節前後戰克獲虜未有如此也己卯以大將軍曹仁為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巡是歲築陵雲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庚午行幸許昌宮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魏書曰癸亥孫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三千匹出秭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為效帝報曰昔隗囂之弊禍發栒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即敘氏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內附應劭漢書注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三月乙丑立齊公叡為平原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亭侯公之庶子為亭伯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甲午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為鄄城王癸亥行還許昌宮五月以荊揚江表八郡為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江北諸郡為郢州閏月孫權破劉備于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黃權率衆降魏書曰權及領南郡太守史郃等三百一十八人詣荊州刺史奉上所假印綬棨戟幢麾牙門鼓車權等詣行在所帝置酒設樂引見於承光殿權郃等人人前自陳帝為論說軍旅成敗去就之分諸將無不喜悅賜權金帛車馬衣裘帷帳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拜權為侍中鎮南將軍封列侯即日召使驂乘及封史郃等四十二人皆為列侯為將軍郎將百餘人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孫盛曰夫經國營治必憑俊喆之輔賢達令德必居參亂之任故雖周室之盛有婦人與焉然則坤道承天南面罔二三從之禮謂之至順至於號令自天子出奏事專行非古義也昔在申呂實匡有周苟以天下為心惟德是杖則親疏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哉二漢之季世王道陵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為亂階於此自時昏道喪運祚將移纂無王呂之難豈乏田趙之禍乎而後世觀其若此深鑒覆車之戒也至於魏文遂發一概之詔可謂有識之與言非帝者之宏謨庚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忘亡也椑音扶歷反臣松之按禮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親身者曰椑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呂氏春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墓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

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為荊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築南巡臺于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魏書曰：丙午，詔曰：「孫權殘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長，故分命猛將三道並征。今征東諸軍與權黨呂範等水戰，則斬首四萬，獲船萬艘。大司馬據守濡須，其所擒獲亦以萬數。中軍、征南，攻圍江陵，左將軍張郃等舳艫直渡，擊其南渚，賊赴水溺死者數千人。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染污。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漢祖征隗囂，還軍高平，皆知天時而度賊情也。且成湯解三面之網，天下歸仁。今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罷省繇戍，畜養士民，咸使安息。」丁未，大司馬曹仁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汙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太皇帝廟，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為魏太祖，萬載不毀也。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太白晝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魏書曰：十月乙未，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于郊。臣松之按：魏郊祀奏中，尚書盧毓議祀厲殷事云：「具犧牲祭器，如前後師出告郊之禮。」如此，則魏氏出師，皆告郊也。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為太尉。魏書曰：有司奏改漢氏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昭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大武舞。辛未，校獵于滎陽，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魏書曰：十二月丙寅，賜山陽公夫人湯沐邑，公女曼為長樂郡公主，食邑各五百戶。是冬，甘露降芳林園。臣松之按：芳林園即今華林園，齊王芳即位，改為華林。

五年春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為水軍，親御

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
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
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行還許昌宮魏書載癸酉詔
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爲苛政
甚於猛虎吾備儒者之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違其誡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十
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戊申晦日
有食之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
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
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
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
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是歲穿天淵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
疾苦貧者振貸之魏略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周武稱予有亂臣十人斯蓋先聖
所以體國君民亮成天工多賢爲貴也今內有公卿以鎮京師外設牧伯以監四方至於元戎出征則軍
中宜有柱石之賢帥輜重所在又宜有鎮守之重臣然後車駕可以周行天下無內外之慮吾今當征賊
欲守之積年其以尚書令潁鄉侯陳羣爲鎮軍大將軍尚書僕射西鄉侯司馬懿爲撫軍大將軍若吾臨
江授諸將方略則撫軍當留許昌督後諸軍錄後臺文書事鎮軍隨車駕當董督眾軍錄行尚書事皆假
節鼓吹給中軍兵騎六百人吾欲去江數里築宮室往來其中見賊可擊之形便出奇兵擊之若或未可
則當舒六軍以遊獵饗賜軍士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
昌宮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辛未帝
爲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譙壬戌熒惑入太微六月
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
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略
及亡命者皆赦其罪秋七月立皇子鑒爲東武陽王
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
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
餘萬旌旗數百里魏書載帝於馬上爲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
甲耀日光猛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
始翦殷商孟獻營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殖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間築室都徐方量宜運權略六
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悠悠多憂傷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
引還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十二月行自譙過梁遣
使以太牢祀故漢太尉橋玄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
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三月築九華臺夏五
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
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
詔輔嗣主遣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
于嘉福殿時年四十魏書曰殯於崇華殿前六月戊寅葬首陽
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魏書春秋曰明帝將送葬曹真陳羣王朗等以
暑熱固諫乃止孫盛曰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於斯莫重故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夫
以義感之情猶盡臨隆之心況乎天性發中敦禮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以
爲棄君於惡羣等之諫棄孰甚焉鄄城侯植爲誄曰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嗚呼哀哉于時
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呼嗟萬國悲傷若喪考妣思慕過唐擗踊郊野仰想穹蒼
僉曰何辜早世殞喪嗚呼哀哉悲夫大行忽焉光滅永棄萬國雲往雨絕承問荒忽惛懵哽咽袖鋒抽刃
歎自僵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惟南風惟以鬱滯終於偕沒指景自誓考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
惟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所存皇雖一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旗何以詠功宣之管絃乃作誄曰
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寔秉道真降逮五帝繼以懿純三代制作踵武立勳
季嗣不維網漏于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殲漢氏乃因弗求古訓嬴政是遵王綱帝典闃爾無聞
求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廻曆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啓祚合契上玄五行定紀改號革年
明明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德以禮宣祥惟聖質嶷在幼妍庶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罔亢志青冥
才秀藻朗如玉之瑩聽察無嚮瞻觀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爵公無私戮違無輕
心鏡萬機攬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代禹拔才巖穴取士蓬戶惟德是繁弗拘禰祖

宅土之表道義是圖弗營厥險大合是虞齊契共遼下以純民恢拓規矩克紹前人科條品制褒賢以因秉殷之軫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蓋龍鱗繡冕崇麗衡紀維新尊肅禮容屬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鄰朱旗所勦九壤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旌海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徹鳥殪江岷權若涵魚乾腸鱗鱗肅慎納貢越裳效珍條支絕域侍子內賓德濟先皇功侔大古上靈降瑞黃初叔祜河龍洛龜陵波遊下平鈞應繩神鸞翔舞數莢階除系鳳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神鍾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嘉塗被宇靈芝冒沼朱華陰渚同冏凱風祁祁甘雨稼穡豐登我稷我黍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太和浴德全義將登介山先皇作儷鐫石紀勳兼錄衆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禮百靈勳命視規望祭四嶽燎封奉柴肅于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侯佐祭獻璧奉璋鸞輿幽藹龍旂太常爰迄太廟鍾鼓鍠鍠頌德詠功八佾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震蕩大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紘絕維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沈大行揚之潛龍隱鳳大行翔之疏狄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承太和絕跡三五宜作物御長為神主壽齡金石等算東父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我煢煢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鑒吉凶體遠存亡深垂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刱玄宇基為首陽擬迹穀林追堯慕唐合山同陵不樹不墳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禽田獸望魂之翔於是俟大隧之致功兮練元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兮馮正殿以居靈顧望嗣之號咷兮存臨者之悲聲悼晏駕之既疾兮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輕霄兮就黃壚以滅形背三光之昭斷兮歸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不反兮痛閟闥之長扃客遠臣之眇眇兮感凶諱以怛驚心孤絕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頸思恩榮以橫奔兮閟闥塞之曉崢顧衰經以輕舉兮迫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遙逝兮憚天網之遺經遙投骨於山足兮報恩養於下庭慨拊心而自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微驅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役籍兮先黃髮而隕零天盖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之我聽獨鬱伊而莫愬兮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以寫思兮結翰墨以敷誠嗚呼哀哉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魏書曰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常嘉漢文帝之為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有賢聖之風時文學諸儒或以為孝文雖賢其於聽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變時累息之民得闕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資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孫權不服復班太宗論于天下明示不顧征伐也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於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為帳帷以為漢文儉而無法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犯法又不得不害矣其欲秉持中道以為帝王儀表者如此胡沖吳歷曰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

典論帝自敘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幷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觀壓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時余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能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長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觀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或拊手曰善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竿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為深進展果尋前余卻腳鄣正截其額坐中驚視余復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己長余少曉持復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

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曰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少爲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撇棊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魏志卷二

魏志卷二考證

文帝丕生於譙注建安十五年為司徒趙溫所辟○
臣浩按後漢書獻帝紀及溫本傳俱作十三年

庚午遂南征注南王不爭周道用興○監本作曲王
臣良夔按南王謂太王也作曲王非文類宋本俱
作南今改正

居漢陽郡注吾前遣使宣國威靈○宋本作日前遣
使

冬十月癸卯○諸本作十一月癸卯臣龍官按後云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一月中有癸卯不得又有
癸酉且注中明云十月乙卯又云今月十七日己
未又云今十月斗之建則癸卯乃十月朔也作十
一月誤

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注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
宋本作赤烏

又注春秋玉版讖曰代赤眉者魏公子○宋本無
眉字

又注曰載東絕火光不橫一聖聰明○宋書絕作
紀臣清植按火光者炎也炎漢之運至是而絕宋
書絕作紀非是不橫一者丕也故下文曰魏王姓
諱見於圖讖也

又注其為主反為輔○宋書反作及臣清植按主
反為輔者言漢反臣於魏也作及非是

又注心慄手悼○悼疑作掉

又注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違也○監本違
誤作建今改正

又注周之伐殷以恭也○恭疑作暴

又注劫遷省御太僕宮廟○臣良夔按太僕二字
於義無處其或火撲二字之譌與

又注今月十七日己未宜成可受禪命○臣明楷
按三少帝紀高貴鄉公注自敘始生禎祥曰乙未
直成予生又曰厥日直成應嘉名也漢書王莽傳
以戊辰直定卯直天子位師古云以建除之次其
日當定直成之義大抵如是作宜成似誤

又注王子搜樂丹穴之潛處被燻而不出○臣龍
官按諸本俱作被重非據莊子讓王篇改正

又注奉今月戊戌璽書○臣明楷按十月中無戊
戌前云壬戌冊詔疑戊戌乃壬戌之譌

杏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文類杏作
哉

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為車騎將軍○臣浩按
前已有春正月此處春字宜衍

壞盧宅注尚書盧毓議祀厲殃事云○臣明楷按祀
厲宋本作厲殃何焯曰殃字是殃字之誤作祀厲
殃事於本文義較顯

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監本訛作召陸今改正

皆以墓制從事注恩過慕唐○藝文作恩慕過唐

又注數自僵斃○本集作欲自僵斃

又注感惟南風○文類作感恨南風

又注求光幽昧○宋本作末光幽昧

又注正行定紀○文類作五行定紀

又注金根黃屋○監本誤作黃根金屋今改正

又注權若細魚○監本誤作土若細魚今改正

又注黃初叔祜○臣浩按叔祜似當作俶祜俶始
也祜福也言黃初受禪始受福也

又注追顧景而慚形○宋本追作迫

號曰皇覽注集諸儒於肅城門內○太平御覽作肅
成門內

才藝兼該注以時之多故每征余常從○太平御覽
作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伐余乘馬常從

又注鑲楯為蔽木戶○太平御覽作兩鑲為蔽木
戶

魏志卷二考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　裴松之注

明帝　叡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

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

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二年，為齊公，三年，為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

魏略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養帝。帝以母不以道終，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長御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帝不悅，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為嗣，故久不拜太子。魏末傳曰：帝常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

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

世語曰：帝與朝士素不接，即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衆人側聽，曄既出，問「何如」？曄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

癸未，追謚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蕤為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守勢倍，終不可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辛巳，立皇子冏為清河王。吳將諸葛瑾、張霸等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霸，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論功行賞各有差。冬十月，清河王冏薨。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為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為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真為大將軍，司徒華歆為太尉，司空王朗為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羣為司空，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為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麴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磐討斬之。二月辛未，帝耕于藉田。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於鄴。丁亥，朝日于東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甲申，初營宗廟。秋八月，夕月于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于東郊。焉耆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十二月，封后父毛嘉為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

三輔決錄曰：伯郎，涼州人，名不令休。其注曰：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家事。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為之破盡。衆奴皆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衆人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達，少入蜀。其處蜀事迹在劉封傳。魏略曰：達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時初即王位，既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欽達。逆與達書曰：「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鴟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纓清流，甚相嘉樂，虞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觀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闊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疏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達既至譙，進見閑雅，才辯過人，衆莫不屬目。又王近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為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又加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時衆臣或以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聞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箭射

嵩中耳達既爲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崩時階尚皆卒達自以羇旅久在疆埸心自不
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
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干寶晉紀曰達初入新城登白馬塞歎曰劉封
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魏略曰宣王誘達將
李輔及達甥鄧賢賢等開門納軍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衢分新城之
上庸、武陵、巫縣爲上庸郡，錫縣爲錫郡。蜀大將諸葛
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魏書曰是時朝臣未
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來既合兵書致人之術且亮貪三郡知進而不知退今因此時破亮
必也乃部勒兵馬步騎五萬拒亮遣大將軍曹眞都督關右，並進兵。
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三郡平。丁
未，行幸長安。魏略載帝露布天下幷班告益州曰劉備背恩自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
阿殘賊之黨神人被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劉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亮又侮
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宕渠高定青羌莫不瓦解爲亮讎敵而亮反裘負薪裏盡毛殫刖趾適屨刻
肌傷骨反更稱說自以爲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自朕即位三邊無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
養四海之耆老長後生之孤幼先移風於禮樂次講武於農隙置亮畫外未以爲虞而亮懷李熊愚勇之
智不思荊邯度德之戒驅略吏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破氣奪馬謖高祥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
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猛銳踊躍咸思長驅朕惟率土莫非王臣師之所處荊棘生焉不欲使千室之邑
忠信貞良與夫淫昏之黨共受塗炭故先開示以昭國誠勉恩變化無滯亂邦巴蜀將吏士民諸爲亮所
劫迫公卿已下皆聽束手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魏略曰是時譌言云帝已崩從
駕羣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卞太后羣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
下皆言將何所推赦繫囚非殊死以下。乙巳，論討亮功，封爵
增邑各有差。五月，大旱。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
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
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勑郡國，貢士以經學爲先。」
秋九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

續。乙酉，立皇子穆爲繁陽王。庚子，大司馬曹休薨。冬
十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
薨。十二月，諸葛亮圍陳倉，曹眞遣將軍費曜等拒之。
魏略曰先是使將軍郝昭築陳倉城會亮至圍昭不能拔昭字伯道太原人爲人雄壯少入軍爲部曲督
數有戰功爲雜號將軍遂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之昭於樓
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
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
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
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
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
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
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爲將灼如此朕復何憂乎仍欲大用之會病亡遺令戒
其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發冢取其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
服且人生有處所耳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遼東太守公孫恭
兄子淵劫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禮薨。六月癸卯，繁陽王穆薨。戊
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
秋七月，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
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
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
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
信，敍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
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
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
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
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

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
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
廟著于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
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初洛陽
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曁
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十二月
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廟[臣松之按黄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廟太皇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毀今此無高祖神主以親盡毀也此則魏初唯立親廟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孫盛曰事亡猶存祭如神在迎遷神主正斯宜矣]癸卯大月
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爲親魏大月氏王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
來經學廢絶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
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
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
之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于廟門之
外癸巳以大將軍曹真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
王爲大將軍遼東太守公孫淵爲車騎將軍夏四月
太傅鍾繇薨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
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于高陵詔大司馬曹真大將
軍司馬宣王伐蜀八月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
祠中嶽[魏書曰行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臣松之按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詔高邑縣祠即位壇五成陌北臘祠門戶此雖前代已行故事然爲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此事於上帝而致祀於虛壇求之義典未詳所據]乙未幸許昌宮九月大雨伊
洛河漢水溢詔真等班師冬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
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十一月太白犯歲星
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陽陵丙寅詔公卿

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藉田三月大司馬曹真薨諸葛
亮寇天水詔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
此月不雨辛巳大雩夏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
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
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
[魏書曰初亮出議者以爲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爲勞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麥以奪賊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宣王軍又勑使護麥宣王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爲軍糧]乙酉皇子
殷生大赦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
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
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
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
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
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
戊戌晦日有蝕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戊午太尉
華歆薨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
室也詩不云乎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彊
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
定制非所以永爲後法也其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
國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
帛乙亥月犯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許昌宮甲
子初進新果于廟五月皇子殷薨追封謚安平哀王
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爲司徒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
宮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夷將軍田豫帥衆討吳
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

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庚寅陳思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宮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爲龍陂賜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子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於大烝故漢氏功臣祀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以惇等配享之戊寅北海王蕤薨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皆爲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保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爲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爲一何所威鎮乎促勑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已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魏氏春秋曰朗字元明新興人獻帝傳曰朗父名宜祿爲呂布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爲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祿歸降以爲銍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謂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爲之長乃蚩蚩若是邪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朗隨母氏畜於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世有人愛假子如孤者乎魏略曰朗遊遨諸侯間歷武文之世而無尤也及明帝即位授以內官爲驍騎將軍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數加賞賜爲起大第於京城中四方雖知朗無能爲益猶以附近至尊多賂遺之富均公侯世語曰朗子秀勁厲能直言爲晉武帝博士魏略以朗與孔桂俱在佞倖篇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數爲將軍楊秋使詣太祖太祖表拜騎都尉桂性便辟曉博弈蹴鞠故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喜樂之時因言次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人多饋遺桂由此侯服玉食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其後桂見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於臨菑侯因更親附臨菑侯而簡於五官將將甚銜之及太祖薨文帝即王位末及致其罪黃初元年隨例轉拜駙馬都尉而桂私受西域貨賂許爲人事事發有詔收問遂殺之魚豢曰爲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內無尸素之刺雍熙之美著太平之律顯矣而佞倖之徒但姑息人主至乃無德而榮無功而祿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陵傾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慎賞明皇帝之持法而猶有若此等人而況下斯者乎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爲大司馬樂浪公世語曰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博物志曰時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徙送彼縣令故義傳供食之一二年中一鄉中輒爲之儉傳子曰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歘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癸酉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三月庚寅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己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華殿災丙寅詔有司以太牢告祠文帝廟追謚山陽公爲漢孝獻皇帝葬以漢禮獻帝傳曰帝變服率羣臣哭之使使持節行司徒太常和洽弔祭又使持節行大司空大司農崔林監護喪事詔曰蓋五帝之事尚矣仲尼盛稱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者以爲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以順天命先帝命公行漢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禮

言事不稱臣此舜事堯之義也昔放勳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遏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今有司奏喪禮比諸侯王此豈古之遺制而先帝之至意哉今諡公漢孝獻皇帝使太尉具以一太牢告祠文帝廟曰叡聞夫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厥初是以先代之君尊尊親親咸有尚焉今山陽公寢疾棄國有司建言喪紀之禮視諸侯王叡惟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於己深觀曆數允在聖躬傳祚禪位尊我民主斯乃陶唐虞夏之事也黃初受終命公于國行漢正朔郊天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斯亦舜禹明堂之義也上考遵初皇極攸建允熙克讓莫明于茲蓋子以繼志嗣訓爲孝臣以配命欽述爲忠故詩稱匪棘其猶聿追來孝書曰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叡敢不奉承徽典以昭皇考之神靈今追謚山陽公曰孝獻皇帝冊贈璽綬命司徒司空持節弔祭護喪光祿大鴻臚爲副將作大匠復土將軍營成陵墓及置百官羣吏車旗服章喪葬禮儀一如漢氏故事喪葬所供羣官之費皆仰大司農立其後嗣爲山陽公以通三統永爲魏賓於是贈冊曰嗚呼昔皇天降戾於漢俾逆臣董卓播厥凶虐焚滅京都劫遷大駕于時六合雲擾姦雄釁起帝自西京徂唯求定臻茲洛邑疇咨聖賢聿發乘輿又還許昌武皇帝是依歲在玄枵皇御肇征迄于鶉尾十有八載羣寇殲殄九域咸乂惟帝念功祚茲魏國大啓土宇爰及文皇帝齊聖廣淵仁澤旁流柔遠能邇殊俗向義乾精承祚坤靈吐曜稽極玉衡允膺曆數度于軌儀克厭帝心乃仰欽七政俯察五典弗采四嶽之謀不俟御錫之舉幽贊神明承天禪位祚建朕躬統承洪業蓋聞昔帝堯元愷既舉凶族未流登舜百揆然後百揆時序內平外成故位明堂退謀天祿故能冠德百王表功濬后自往迄今彌歷七代歲暨三千而大運來復庸命底績纂我民主作建皇極念重光紹咸熙繼韶夏超羣后之遐曜魏商周之懿德可謂高明令茲昭明洪烈之懿盛者矣非夫漢魏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信勳和民神格于上下其孰能至於此乎朕惟孝獻享年不永欽若顧命考之典謨恭述皇考先靈遺意闡崇弘謚奉成聖美以章希世同符之隆以傳億載不朽之榮魂而有靈嘉茲弘休嗚呼哀哉八月壬申葬于山陽國陵曰禪陵置園邑葬之日帝制錫衰弁絰哭之慟適孫桂氏鄉侯康嗣立爲山陽公

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

魏氏春秋曰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奉詔勒宣王及軍吏以下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過數升宣王曰亮體斃矣其能久乎

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縣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議韶等亦退羣臣以為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幸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辛巳行還許昌宮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冬十月乙丑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南來隱隱有聲搖動屋瓦十二月詔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為太尉己亥復置朔方郡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石于壽光縣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營陵于首陽陵澗西如終制

顧愷之啓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

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直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帝優容之

魏略曰是年起太極諸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於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帝常游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

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自貴人以下至尚保及給掖庭灑埽習伎歌者各有千數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閶闔諸門闕外罘罳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為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懽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創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彊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燿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幾之事有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飢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下可無勞神思於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羣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瞽言者臣昔上要言散騎奏臣書以聽諫篇為善詔曰是也擢臣為太子舍人且臣作書譏為人臣不能諫諍今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為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身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茂字彥林沛人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丁巳行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殿冬十月己酉中山王衮薨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丁酉行幸許昌宮

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凰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吉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孛彗之象焉世語曰又有一鷄象搜神記曰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曰大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蒼質素章龍馬麟鹿鳳凰仙人之象粲然咸著此一事者魏晉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郡本國圖校今石文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幘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成其字有金有中有大司馬有王有大吉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漢晉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為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室之宿昔而白石爛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

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星入太微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五月乙卯司徒董昭薨丁巳肅慎氏獻楛矢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為之陷穽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秋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衞等首詣幽州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冬十月己卯行還洛陽宮甲

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羣薨乙未行幸許昌宮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茌音仕狸反於是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三月定歷改年為孟夏四月魏書曰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禪于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宮著論以為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即位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為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為正月考之群藝厥義章矣其改青龍五年三月為景初元年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旗朝會建大白之旗臣松之按魏為土行故服色尚黃行殷之時以建丑為正故犧牲旂旗一用殷禮禮記云夏后氏尚黑故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騵牲用騂鄭玄云夏后氏以建寅為正物生色黑殷以建丑為正物牙色白周以建子為正物萌色赤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以朝先代之旗即戎今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即戎改太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為歷數之序五月己巳行還洛陽宮己丑大赦六月戊申京都地震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為司徒尚書左僕射衛臻為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為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

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孫盛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沒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群司於是乎失正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薨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荊州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走初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討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衆隨儉內附己卯詔遼東將吏士民為淵所脅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晝見淵自儉還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詔青兗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冀兗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賑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癸丑葬悼毛后于愍陵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魏書載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畤神祇兆位多不經見并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至晉泰始二年幷圜丘方丘二至之祀於南北郊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旍陽邔邔音其己反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己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分襄陽郡之鄀葉縣屬義陽郡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

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于霸城魏略載司徒軍議掾河東董尋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凰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參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群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爲陛下盡言事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爲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後爲貝丘令清省得民心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眾討遼東 干寶晉紀曰帝問宣王淵將何計以待君宣王對曰淵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爲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審量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縣遠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後守也帝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魏名臣奏載散騎常侍何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於全愼故建官設任則置假節陳御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之不預則手足相代其爲固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步騎數萬道路迴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爲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主有儲則無患矣毌丘儉志記云時以儉爲宣王副也 二月癸卯以太中大夫韓暨爲司徒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夏四月庚子司徒韓暨薨壬寅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蘄銍龍亢山桑洨虹 洨音胡交反虹音絳 十縣爲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譙郡以沛杼秋公丘彭城豐國廣戚并五縣爲沛王國庚戌大赦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 魏書載戊子詔曰昔漢高祖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頹童兒牧豎踐蹈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 六月省漁陽郡之狐奴縣復置安樂縣秋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詣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攻討斬注詣首癸丑有彗星見張宿 漢晉春秋曰史官言於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惡之於是大修禳禱之術以厭焉魏書曰九月蜀陰平太守廖惇反攻守善羌侯宕蕈營雍州刺史郭淮遣廣魏太守王贇南安太守游奕將兵討惇淮上書贇奕等分兵夾山東西圍落賊表破在旦夕帝曰兵勢惡離促詔淮勅奕諸別營非要處者還令據便地詔勅未到奕軍爲惇所破贇爲流矢所中死 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都海東諸郡平冬十一月錄討淵功太尉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以爲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日待也卒皆如所策壬午以司空衛臻爲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爲司空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帝寢疾不豫辛巳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穀以燕王宇爲大將軍甲申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 漢晉春秋曰帝以燕王宇爲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爲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陰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間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勅籓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

統政外有強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己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泣涕固諫帝使肇勅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乃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爽相與泣而歸第

初，青龍三年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為天神所下，命為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瘡，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臥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宣王頓首流涕。

魏略曰帝既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力為詔既封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故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先是燕王為帝畫計以為關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已施行宣王得前詔斯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變乃馳到入見帝勞問訖乃召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頸魏氏春秋曰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

即日，帝崩于嘉福殿，

魏書曰殯于九龍前殿

時年三十六。

臣松之案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可彊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癸丑，葬高平陵。

魏書曰帝容止可觀望之儼然自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即位之後褒禮大臣料簡功能真偽不得相貿務絕浮華譖毀之路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含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孫盛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評曰：明帝沈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槩焉。于時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顯祖，闡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格之遠猷，其殆疾乎。

魏志卷三

魏志卷三考證

明帝敕詔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注保官空虛初無責任○何焯曰魏志凡鎭守部曲將及外州長吏並納質任有家口應從坐者收繫保官此責當作質

又注時階尚皆卒○諸本俱作桓尚皆卒臣龍官按上云眞桓階夏侯尚親善則作階尚爲是

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爲上庸郡○何焯曰靈當作陵又按宋刻一本無巫字

曹眞遣將軍費曜等拒之注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土瓦宋本通鑑俱作土丸

申明著于令○監本令譌作今今改正

帝優容之注過九龍殿前○各本無殿字據通鑑增

又注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杜夔傳注馬均作馬鈞此均字疑誤司南車監本譌作司馬車今改正

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蔽宋本作斃

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太平御覽作太山茌縣

爲義陽郡注九龍承露盤○何焯曰何平叔景福殿賦云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清露瀼瀼椽水浩浩以此書參證則魏人又自作承露仙人掌也李善注凌雲盤名蓋魏有凌雲臺又有凌雲盤

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注隕缺不預則手足相代○臣良裘按晉書何曾傳作則才足相代以上句文義譜之似當作才

復置安樂縣○置監本訛作致今改正

魏志卷三考證

魏志卷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陳留王奐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青龍三年，立爲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帝病甚，乃立爲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洪業，煢煢在疚，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輔總率百寮，以寧社稷，其與羣卿大夫勉勖乃心，稱朕意焉。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爲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土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僞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燁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搜神記曰：崐崘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爲不然。又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爲布。]丁丑，詔曰：「太尉體道正直，盡忠三世，南擒孟達，西破蜀虜，東滅公孫淵，功蓋海內。昔周成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崇寵鄧禹，所以優隆雋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爲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爲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黃權爲車騎將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爲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爲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菑、昌國縣界爲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爲？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衆拒之。[干寶晉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柤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柤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挫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

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為縻軍不能而任之此為覆軍今疆埸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出津陽門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然等聞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

六月辛丑退己酉以征東將軍王淩為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冬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蝕之既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俾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衆征蜀夏四月朔日有蝕之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臣松之以為故魏氏配饗不及荀彧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至於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忠義之至遠同於日磾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己酉復秦國為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為司空夏六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為司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放為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為衛將軍冬十一月祫祭太祖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羣臣其令太傅乘輿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毌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癃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臣松之案帝初即位有詔官奴婢六十以上免為良人既有此詔則宜遂為永制七八年閒而復貨年七十者且七十奴婢及癃疾殘病竝非可售之物而鬻之於市此皆事之難解己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撾捶老小務崇脩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勑之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朱然入柤中斬獲數千柤中民吏萬餘家渡沔司馬宣王謂曹爽曰若便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脩守沔南留民沔北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鈔柤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襲破之袁淮言於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為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自十數年以來大畋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

（文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疆當今宜捐淮漢以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脩民一陵其國不足爲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爲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業何鳴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愼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愼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乂奏曰禮天子之宮有斲礱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乂咸因闕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爲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淩爲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孫盛魏世譜曰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太傅司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司馬宣王爲丞相固讓乃止（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爲丞相增邑萬戶羣臣奏事不得稱名如漢霍光故事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憑賴天威摧弊姦凶罪爲己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先典革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正況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書十餘上詔乃許之復加九錫之禮太傅又言太祖有大功大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王淩爲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爲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爲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爲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爲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爲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淩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淩五月甲寅淩

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為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為次，太傅司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祿勳鄭沖為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為大將軍。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于武庫屋上。漢晉春秋曰：初，孫權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征淮南，壞不復修。是歲諸葛恪帥軍更於隄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諸葛誕言於司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者，此之謂也。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景王從之。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漢晉春秋曰：毌丘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為監軍，統諸軍，唯削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為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己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夫民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御國，則朝無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況於再乎！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毌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秋七月，恪退還。是時張特守新城。魏略曰：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鎮東諸葛誕，誕不以為能也，欲遣還護軍。會毌丘儉代誕，遂使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為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鬭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維寇鈔脩郡，為所執略。往歲偽大將軍費禕驅率羣衆，陰圖闚闟，道經漢壽，請會衆賓，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襃寵，所以表揚忠義；祚及後胤，所以獎勸將來。其追封脩為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謚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鉼，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焉。」魏氏春秋曰：脩字孝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劫之，脩不為屈。劉禪以為左將軍，脩欲刺禪而不得親近，每因慶賀，且拜且前，為禪左右所遏，事輒不克，故殺禕焉。臣松之以為古之舍生取義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懷德，投命無悔，或利害有機，奮發以應會，詔所稱聶政、介子是也。事非斯類，則陷乎妄作矣。魏之與蜀，雖為敵國，非有趙襄滅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且劉禪凡下之主，費禕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無闕於興喪。郭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於蜀，既不能抗節不辱，於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為時主所使，而無故規規然糜身於非所，義無所加，功無所立，可謂「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謂也。

自帝即位至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毌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

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勑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刃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為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揚執楚，有隕無貳，齊路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能不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為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為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進，妻田氏為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眾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許允此年春與李豐事相連豐既誅即出允為鎮北將軍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追殺之允此秋不得故為領軍而建此謀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謔，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褻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魏書曰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羣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諸君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羣臣共為奏永寧宮曰守尚書令太尉長社侯臣孚大將軍武陽侯臣師司徒萬歲亭侯臣柔司空文陽亭侯臣沖行征西安東將軍新城侯臣昭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嶷廷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褒永寧衛尉臣禎永寧太僕臣閎大長秋臣模司隸校尉潁昌侯臣曾河南尹蘭陵侯臣肅城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嶷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臨晉侯臣建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同臣顗臣酆博平侯臣表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常侍臣瓌臣儀關內侯臣芝尚書僕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尚書關內侯臣觀臣嘏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中丞臣鈴博士臣範臣峻等稽首言臣等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三祖勳烈光被六合皇帝即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色廢捐講學棄辱儒士日延小優郭懷袁信等於建始芙蓉殿前裸袒遊戲使與保林女尚等為亂親將後宮瞻觀又於廣望觀上使懷信等於觀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為讌笑於陵雲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觀呼懷信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保林李華劉勳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令狐景呵華勳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勳數讒毀景帝常喜以彈彈人以此恚景彈景不避首目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妃后遊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袒為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為陛下計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耶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燒鐵灼景身體皆爛甄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為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恚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疏薄太后遣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龐熙諫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及禺婉帝恚望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復人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帝哭私使暴室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

與從官擕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左右曰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不欲使行來帝徑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黃門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復止更共諂媚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彌顛凶德浸盛臣等憂懼恐覆天下危墜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于齊使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以聞奏可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為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羣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於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為明皇帝嗣魏書曰景王復與羣臣共奏永寧宮曰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率土有賴萬邦幸甚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褒尚書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公于元城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陵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諡曰厲公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郯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儐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延納宰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于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祗畏懼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兢兢如臨于谷今羣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乂皇家俾朕蒙闇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於上兆民聽於下朕雖不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冤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于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世語曰大將軍奉天子征儉至項儉既破天子先還

臣松之按諸書都無此事至諸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詔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爲前比知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案張璠虞溥郭頒皆晉之令史璠頒出爲官長溥鄱陽內史璠撰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溥著江表傳亦粗有條貫惟頒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宮商最爲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干寶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爲晉書其中虛錯如此者往往而有之

壬子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爲儉欽所詿誤者以鎮南將軍諸葛誕爲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于許昌二月丁巳以衞將軍司馬文王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甲子吳大將孫峻等衆號十萬至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都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爲列侯甲戌以征南大將軍王昶爲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遵爲衞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征東大將軍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爲後繼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沒命戰場冤魂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爲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戰亡或沉溺洮水骸骨不收棄於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將軍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林薨

魏氏春秋曰二月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俊芟夷秦項包舉宇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顗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者難因之者易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縣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啟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餘降爲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囚繫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衞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顗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傑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爲大雅明矣少康爲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於民澆豷無親外內棄之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勳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高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勳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鑽與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論議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于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懼於所論未獲其宜據

有可采儀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覽嚮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文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沒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為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眾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眾而禽獸寡是以作為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為天而復為金為玉為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為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汩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為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己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眾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

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脩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

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曰：昔帝王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謬爲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前喆，聊記錄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黃氣，烟熅於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爲土氣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熅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弟，顛覆厥度，羣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承奉烝嘗。傅暢晉諸公贊曰：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爲儒林丈人，沈爲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五月，鄴及上谷並言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爲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己卯，衛將軍胡遵薨。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於上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爲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爲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冲爲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爲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温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夏四月癸卯，詔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爲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爲忠義都尉，以旌殊行。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逌等。主者宜勑自今以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脩明經典，稱朕意焉。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吏士民爲誕所詿誤者。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爲凶亂，盪覆揚州。昔黥布逆叛，漢祖親戎；隗囂違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蜀：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定醜虜，時寧東夏。己卯，詔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平寇將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突出，忠壯勇烈，所宜加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六月乙巳，詔：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鎭軍將軍沙羡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爲上將，畏天知命，深鑒禍福，翻然舉衆，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以加之。其以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袞冕赤舄，事從豐厚。

臣松之以爲壹畏逼歸命，事無可嘉，格以古義，欲蓋而彌彰者也。當時之宜，未得遠遵式典，固應量才受賞，足以醻其來情而已。至乃光錫八命，禮同台鼎，不亦過乎！於招攜致遠，又無取焉。何者？若使彼之將守，與時無嫌，終不悅於殊寵，坐生叛心，以叛而愧，辱孰甚焉？如其憂危將及，非奔不免，則必逃死苟存，無希榮利矣，然則高位厚祿何爲者哉？魏初有孟達、黃權，在晉有孫秀、孫楷；達、權爵賞，比壹爲輕，秀、楷禮秩優異，尤甚。及至吳平，而降黜數等，不承權輿，豈不緣在始失中乎？

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

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
秀給事黄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秋八月詔
曰昔燕剌王謀反韓誼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
葛誕創造凶亂主簿宣隆部曲督秦絜秉節守義臨
事固爭爲誕所殺所謂無比干之親而受其戮者其
以隆絜子爲騎都尉加以贈賜光示遠近以殊忠義
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衆降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
三月詔曰古者克敵收其屍以爲京觀所以懲昏逆
而章武功也漢孝武元鼎中改桐鄉爲聞喜新鄉爲
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揔六戎營據丘頭內
夷群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
有令名其改丘頭爲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
京觀二邑之義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爲相
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
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劫質故太守
東里衮功曹應余獨身捍衮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
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楚國
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姿方毅志尚仁義建安二十三年爲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宛將侯音
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衮當擾攘之際迸竄得出音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衮
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狡造爲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
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爲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以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
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衮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絶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狀并脩祭醊太祖
聞之嗟歎良久下荆州復表門閭賜穀千斛衮後爲于禁司馬見魏略游說傳辛卯大論淮
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
王昶爲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
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
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
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
同温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
車駕親率群司躬行古禮焉漢晉春秋曰帝乞言於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
業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況於人乎祥事別見呂虔傳
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爲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爲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
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章班祿敍爵莫美於
驗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
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爲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
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跡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
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
視聽謹具以聞魏氏春秋曰小同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
否文王猶疑而鴆之卒鄭玄注文王世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曰皆老人
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爲更嫂字女傍叟
今亦以爲更以此驗知應爲叟也臣松之以爲邕謂更爲叟誠爲有似而諸儒莫之從未知孰是是
歲青龍黄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黄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
咸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
文王見而惡之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冬
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
將軍孫壹爲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
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
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
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

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為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伷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劒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臣松之以為習鑿齒書雖最後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載習語以其餘所言微異者次其後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干寶晉紀曰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為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將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鎧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雨有司奏却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太后遂拔劍升輦帥殿中宿衛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劍奮擊衆莫敢逼充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霆晦冥魏末傳曰賈充呼帳下督成濟謂曰司馬家事若敗汝等豈復有種乎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顧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放仗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

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髦以為明帝嗣見其好書疏文章冀可成濟而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宮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天地所覆載吾即密有令語大將軍不可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軍以其尚幼謂當改心為善殷勤執據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舉弩遙射吾宮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次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為弒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行酖毒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

入西宮殺吾出取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世語曰業武陵人後為晉中護軍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之危殆過於累卵吾老寡豈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帝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為痛耳賴宗廟之靈沈業即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陣間為前鋒所害此兒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尚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軍文王太尉柔司徒沖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為可加恩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臣松之以為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旐何以為王禮葬乎斯蓋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羣公奏太后曰殿下聖德光隆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令書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太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

聽所執出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勑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即駱驛申勑不得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勑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魏氏春秋曰成濟兄弟不即伏罪袒而升屋醜言悖慢自下射之方殪）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夫人有子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得便為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惻愴故聽如所奏當班下遠近使知本末也（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鬻鐵於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後權為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中盡日文王遣人要令過文王問苞何淹留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發至滎陽數日而難作）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為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甘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甲寅入於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諸羣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己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謚夫人為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為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況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奏以為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大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為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覿之族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羣后上遵正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蝕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

各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於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庭。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蕞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唯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爲易。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蹹討。若擒維，便當東西並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酉，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冲爲太保。壬子，分益州爲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戌，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於蜀，爲衆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顗爲司空。己卯，進晉公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爲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也。初，自平蜀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荊、豫諸軍掎角赴救。七月，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桀逆，逼脅衆人，皆使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懾。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會姦逆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衆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勢，感激衆心。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爲鄉侯，琇、撫爵關內侯。起宣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爲

部曲將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爲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馬炎爲撫軍大將軍辛未詔曰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休遣使鄧句勑交阯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爲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卽糾合豪傑誅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眞日南郡聞興去逆卽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又交阯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爲督交阯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邊荒乃心欵誠形於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懷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懷忠感悅遠人聞之必皆競勸其以興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興爲下人所殺冬十月丁亥詔曰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勳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先脩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顚覆劉備孫權乘閒作禍三祖綏寧中夏日不暇給遂使遺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方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闇巴漢平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阯僞將呂興已帥三郡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縣請爲臣妾豫章廬陵山民舉衆叛吳以助北將軍爲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各有心僞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衆叛親離莫有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震曜南臨江漢吳會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衆猶有勞費宜告喻威德開示仁信始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曹掾孫彧昔在壽春並見虜獲紹本僞南陵督才質開壯彧孫權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彧爲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諸所示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筭自古之道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彧兼給事黃門侍郎賜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以明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䏰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府庚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脩弟倚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燿武功則威蓋殊荒流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卹江表務存濟育戢武崇仁示以威德文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

方寶纖珍歡以效意，而王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晧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總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爲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勳。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魏世譜曰：封帝爲陳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謚曰元皇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爲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己南面，宰輔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魏志卷四

魏志卷四考證

齊王芳六月辛丑退己酉以征東將軍王淩爲車騎將軍○己酉監本作己卯臣龍官按本月有辛丑不得有己卯據王淩傳芍陂之戰淩率諸軍爭塘力戰連日賊退乃封南鄉侯遷車騎將軍其非他月可知是以從作己酉本

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眞曹休○眞監本誤作直今改正

詔祀故尚書令荀攸于太祖廟庭注先鍾繇而後荀攸○文類作先鍾華華蓋謂歆也

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乂奏曰○臣浩按孔乂字元儁見後倉慈傳注中下文晏乂咸因闕以進規諫謂何晏及乂也此晏字疑衍

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臣明楷按陳泰正始中爲幷州刺史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史未嘗與新城何有與王基同破吳之事或作州泰鄧艾傳中州泰注云宣王擢爲新城太守是其人與

不利而還注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勑幷州幷力討胡○臣浩按東軍之敗與幷州無涉注中所引恪是二事宋本作幷力討胡則恪字爲胡字之譌也

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注廷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臣芝大司農臣祥少府臣褒○何焯曰繁當作毓鍾毓也本傳可攷褒當作袤鄭袤也時爲少府

高貴鄉公髦乙丑鎭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何焯曰按乙丑癸未之中不應有戊戌當是戊辰之譌

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幷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爲後繼○何焯曰戊辰不應在辛未後殆傳錄者倒其文耳

乙巳沛王林薨注后相殆滅○太平御覽殆作殄又注舊章不愆○各本作不行臣良棻按此蓋本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之意作不行于文義未順何焯校本亦曰行疑作愆今改正

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太平御覽作似山出內雲氣

至于折中裁之聖思○太平御覽折中上有文質二字

高貴鄉公卒年二十注文王弟屯騎校尉伷入還帝於東止車門○弟監本訛作第今改正

散騎常侍王業注國語曰業武陵人○何焯曰國語當作世語

陳留王奐準之義類則晏觀之族也○何焯曰禮文王世子篇曰與族燕則公與父兄齒又曰公族朝于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所謂燕觀之族按此則宴當作燕後世宴燕字通用故耳

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鎭西將軍鍾會爲司徒○各本俱誤以五年爲紀年之五年臣明楷按景元四年十一月巴蜀平十二月加鄧艾鍾會等爵並非隔年之事蓋此復除租賦之半五年即如文帝黃初二年注中令天下聽內徙復五年之意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戌檻車徵鄧艾○監本作壬辰臣龍官按前乙卯後甲子中間不應有壬辰作壬戌爲是今據何焯校本改正

陳留王恭己南面輔宰統政○元本作宰輔統政太平御覽文類同

魏志卷四考證

魏志卷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嬀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恆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婕妤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旦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為妾後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為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魏略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脩及清河長公主劉早終丁養子脩子脩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卻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為嫡加有子脩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上坐而己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脩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得名璫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故取其中者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為難二十四年拜為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群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永壽宮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為言臣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魏書又曰太后每隨軍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絹帛對之涕泣曰恨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

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廚，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

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謚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為昭烈將軍。魏略曰：初，卞后弟秉，當建安時得為別部司馬，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為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為足邪？故訖太祖世，秉官不移，財亦不益。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為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宮室，常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從，猶納其誠款。後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為變色，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又分秉爵，封蘭弟琳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為高貴鄉公皇后，隆以后父為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為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為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為陳留王皇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為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堯，舉孝廉；長女姜，次脫，次道，次榮，次即后。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怪問之，后答言：此豈女人之所觀邪？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女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己誡。不知書，何由見之？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為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謙敬，事處其勞，拊養儼子，慈愛甚篤。后母性嚴，待諸婦有常，后數諫母：兄不幸早終，嫂年少守節，顧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后言流涕，便令后與嫂共止，寢息坐起常相隨，恩愛益密。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擥髮髻，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納，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宮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眾多，乃獲斯祚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於帝曰：任既鄉黨名族，德、色，妾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狷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遇之恩，眾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專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出之。十六年七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驟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此欲慰我意耳！憂愈甚。

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懽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動左右
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吾時小小耳十餘日即差不當視我顏
色乎嘆嗟曰此真孝婦也二十一年十月太祖東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
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
爲念而后顏色更盛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延康
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
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
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
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璽書迎后詣行在所后上表
曰妾聞先代之興所以饗國久長垂祚後嗣無不由后妃焉故必審選其人以興內教今踐阼之初誠宜
登進賢淑統理六宮妾自省愚陋不任粢盛之事加以寢疾敢守微志璽書三至而后三讓言甚懇切時
盛暑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會后疾遂篤夏六月丁卯崩於鄴帝哀痛咨嗟策贈皇后璽綬臣松之以爲
春秋之義內大惡諱小惡不書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殺害事有明審魏史若以爲大惡邪則宜隱而不
言若謂爲小惡邪則不應假爲之辭而崇飾虛文乃至於是異乎所聞於舊史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后
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陳氏刪落良有以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使
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別立寢廟
魏書載三公奏曰蓋孝敬之道篤乎其親乃四海所以成化天地所以明察是謂生則致其養殁則光其
靈誦述以盡其美宣揚以顯其名者也今陛下以聖懿之德紹承洪業至孝烝烝通於神明遭罹殷憂每
勞謙讓先帝遷神山陵大禮既備至於先后未有顯謚伏惟先后恭讓著於幽微至行顯於不言化流邦
國德侔二南故能膺神靈嘉祥爲大魏世妃雖夙年登遐萬載之後永播融烈后妃之功莫得而尚也案
謚法聖聞周達曰昭德明有功曰昭昭者光明之至盛久而不昧者也宜上尊謚曰文昭皇后是月三公
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萬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
世祀之尊而克讓允恭固推盛位神靈遲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禮非所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
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並奏可之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
城鄉戶千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
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

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
次舅氏親疏高下敍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
虎賁中郎將是月后母薨帝制緦服臨喪百僚陪位
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庳下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
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騎常侍青
龍二年春追謚后兄儼曰安城鄉穆侯夏吳賊寇揚
州以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
校尉三年薨追贈衞將軍改封魏昌縣謚曰貞侯子
暢嗣又封暢弟溫韡豔皆爲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
皆曰魏昌侯謚因故封儼世婦劉爲東鄉君又追封
逸世婦張爲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
又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
神靈然後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
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
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
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
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
民所由又曰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
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
虞然崇弘帝道三代彌隆廟祧之數實與周同今武
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
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
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閟宮也而未著
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
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
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

策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爲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又特爲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爲像母起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悳爲之後，承甄氏姓，封悳爲平原侯，襲公主爵。孫盛曰：於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況於孩末，而可建以太邑乎？悳自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於此爲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晉諸公贊曰：悳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悳。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即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爲婚。悳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溫字仲舒，與郭建及悳等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郭建爲臨渭縣公，悳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溫本國侯，進爲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悳鎮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悳、溫三人位特進。悳爲人貞素，加以世祖妹夫，是以遂貴當世。悳暮年宮更轉爲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之藩，悳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悳，由此出悳爲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中如故，謚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喜與國姻親，而經趙王倫、齊王冏事，故能不豫際會，良以其才短，然亦以退靜免之。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爲列侯。毅數上疏陳時政，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子二人爲列侯。后兄儼孫女爲齊王皇后，后已沒，封后母爲廣樂鄉君。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魏書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謚敬侯。母姓董氏，即堂陽君，生三男二女：長男浮，高唐令；次女昱；次即后；后弟都；弟成。後以漢中平元年三月乙卯生。生而有異常。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爲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爲魏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爲嗣，后有謀焉。太子即王位，后爲夫人，及踐阼，爲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爲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爲皇后。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釐降之節，又非姜、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之盛位，處中饋之重任。后自在東宮，及即尊位，雖有異寵，心愈恭肅，供養永壽宮，以孝聞。是時柴貴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爲帝言其本末，帝或大有所愆，至爲之頓首請罪，是以六宮無怨。性儉約，不好音樂，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爲人。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爲婚，后聞之，敕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敕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慎，無爲罰首。魏書曰：后常敕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留譙宮。時表留宿衛，

欲過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明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增邑幷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爲騎都尉其年帝追謚太后父永爲安陽鄉敬侯母董爲都鄉君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爲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爲法青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葬首陽陵西（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葬故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夫人及太后崩夫人乃說甄后見讒之禍不獲大斂被髮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爲人子可追讎死父爲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敕殯者使如甄后故事魏書載哀策曰維青龍三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叡親奉冊祖載遂親遣奠叩心擗踊號咷仰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背三光以潛翳就黃壚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離災殃愍予小子煢煢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曷望嗚呼哀哉）帝進表爵爲觀津侯增邑五百幷前千戶遷詳爲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爲觀津敬侯世婦董爲堂陽君追封謚后兄浮爲梁里亭戴侯都爲武城亭孝侯成爲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大牢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爲列侯詳薨子釗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爲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卽帝位以爲貴嬪太和元年立爲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明帝爲王始納河內虞氏爲妃帝卽位虞氏不得立爲后太皇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絀還鄴宮進嘉爲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騃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關雎致淳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並亂其緒義以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其此之謂夫）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三年嘉薨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幷前千戶謚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爲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遊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爲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沒入宮明帝卽位甚見愛幸拜爲夫人叔父立爲騎都尉從父芝爲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爲皇后齊王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謚太后父滿爲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太后母杜爲郃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爵）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悳出養甄氏悳

及建俱爲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直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毌丘儉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爲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晉諸公贊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彊問泰始中疾薨子報嗣爲給事中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衰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爲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爲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魏志卷五

魏志卷五考證

武宣卞皇后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臣明楷按上文云追謚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下云及恭侯夫人恭侯夫人即后祖母也然則祖母周祖字衍文

文昭甄皇后生明帝及東鄉公主注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宋本室作皇

襲公主爵注惠鎮軍大將軍○元本作惠領鎮軍大將軍

魏志卷五考證

魏志卷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董卓 李傕 郭汜　袁紹 子譚 尚

袁術　劉表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為潁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穎）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吳書曰郡召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隗辟為掾）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卓有材武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英雄記曰卓前後百餘戰數討羌胡）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為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硤北為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絕卓偽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眾而還屯住扶風拜前將軍封斄鄉侯徵為并州牧（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為少府敕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效命之秋吏士踊躍戀恩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即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卹效力行陣六年以卓為并州牧又敕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為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州效力邊陲卓再違詔敕會為何進所召）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即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漢記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屠家子父曰真真死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年立為皇后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典略載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蠭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饑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於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其眾迎帝於北芒還宮（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既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闇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阪下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率眾迎帝典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群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為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為進眾所殺（英雄記云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旻共攻殺苗於朱爵闕下）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眾故京都兵權唯在卓（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先是進遣騎都尉太

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彊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

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為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尊皇祚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忝污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眾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為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為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

卓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保

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劍立撾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棄尸於苑枳落中不復收斂

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咨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為毖瓊等通情賣己皆斬之

英雄記曰毖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敕曹下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敕外收本邑長乎更乞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僚震慄孚著小鎧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闋辭去卓送至閤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為瓊之別名為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

河南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銳眾從小平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

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麋沸蟻聚為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強敢有動者以我強兵驅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續漢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讖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厥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宮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不解此意必麋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

卓作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崤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家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楊公之言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隸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面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掃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獻帝紀曰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煮殺之卓所愛胡特寵放縱為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令人呵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撾殺之

卓至西京為太師號曰尚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轓時人號曰竿摩車

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獻帝紀曰卓既為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卓弟旻為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典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

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不為禮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啓事

山陽公載記曰初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為太師嵩為御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皇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

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

英雄記曰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

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

橫音光

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煑之未死偃轉杯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為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笞殺之

傅子曰靈帝時牓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熲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囂唐珍張顥之黨乎風俗通曰司隸劉囂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續漢書曰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顥中常侍張奉弟

法令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千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互起民多冤死

悉椎破銅人鍾虡及壞五銖錢更鑄為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鑢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

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為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躓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旻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為其群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郿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為之丹守尸吏暝以為大炷致卓臍中以為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郿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勝數

長安士庶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

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音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謝允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

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黥首爲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
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遂殺邕
臣松之以爲蔡邕雖爲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爲天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歎惜縱復令
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史遷紀傳博有奇功於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
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爲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既無
懼於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虛其謗己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張璠漢紀曰
初蔡邕以言事見徙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內寵惡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
爲太尉辟爲掾以高第爲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遷至尚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爲左中
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爲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
初卓女壻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
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
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肅
魏書曰輔恇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鈇鑕致其旁欲以自強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
不又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
卽時殺越獻帝紀云筮人常爲越所鞭故因此以報之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
者營中驚輔以爲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
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
斬首送長安比傕等還輔已敗衆無所依欲各散歸
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
爲用賈詡策遂將其衆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衆
十餘萬九州春秋曰傕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
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允乃呼文才整脩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邪卿往呼
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
長安城十日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傕等放兵略
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
市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
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爲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爲念傕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門
殺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子上宣平
城門避兵傕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謂傕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傕等曰董卓
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讎弗敢爲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窮逼出見傕傕誅允
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
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爲從事遷河南尹
尚書令及爲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華嶠
曰夫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
本之皆主於忠義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不義伺間不爲狙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葬
卓於郿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傕爲
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汜爲後將軍美
陽侯稠爲右將軍萬年侯傕汜稠擅朝政英雄記曰傕北地人
汜張掖人一名多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
馬騰等降率衆詣長安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涼州
騰征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
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己爲內應以誅傕等
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
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十萬
戶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
食略盡獻帝紀曰是時新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府繒以與之李傕弗欲曰宮中有衣胡
爲復作邪詔賣廄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廄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
者李傕曰我邸閣儲偫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上意不可拒傕不從之諸將爭權遂
殺稠幷其衆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
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
復相見乎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傕兄子利隨稠利還告傕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
愛甚密傕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傕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

汜與傕轉相疑戰鬭長安中典略曰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傕與汜婢妾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傕送饋妻乃以豉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棲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傕質天子於營燒宮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亡告傕者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君作此非是也傕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傕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饑色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曰朝餔上飯何用米為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傕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初傕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傕以司徒趙溫不與己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傕欲移乘輿與傕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傕書問侍中常洽曰傕弗知臧否溫言太切可為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傕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華嶠漢書曰汜饗公卿議欲攻傕楊彪曰群臣共鬬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獻帝起居注曰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訖過省閣問起居求入見傕帶二刀手復與鞭合持一刃侍中侍郎見傕帶仗皆惶恐亦帶劍持刀先入在帝側傕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傕喜出言明陛下真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劍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禎傕州里素與傕通語傕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爾此國家故事傕意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酈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傕汜酈先詣汜汜受詔命詣傕傕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為涼州人觀吾方略士眾足辦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傕有膽自知之酈答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難近董公之強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為內主外有董旻承璜以為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縣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把鉞仗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為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為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傕不納酈言而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傕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邈為傕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酈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為太尉李將軍力也酈答曰胡敬才卿為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邈曰念欲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酈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為李傕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酈答語切恐傕聞之便敕遣酈酈裁出營門傕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答傕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傕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傕自以為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傕將楊奉與傕軍吏宋果等謀殺傕事泄遂將兵叛傕眾叛稍衰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卻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卻既度橋士眾咸呼萬歲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郿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傕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傕汜大戰奉兵敗傕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入弘農獻帝記曰時尚書令士孫瑞為亂兵所害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為學門瑞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既誅遷大司農為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為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澹津亭侯萌字文始亦有才學與王粲善臨當就國粲作詩以贈萌萌有答在粲集中天子走陝北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中獻帝紀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從此已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況今無師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

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
手持十疋絹乃取德絹連續為輦行軍校尉尚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衆
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櫟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奉、暹等遂以天
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
十餘人。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
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傕、汜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
卿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
官食棗菜。魏書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
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閤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
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刻印不
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奉、
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
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
陌荒蕪，百官披荊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為，莫
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
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
寇徐、揚間，為劉備所殺。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奉勢孤時
欲走還并州為杼秋屯帥張宣所邀殺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
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傕，夷三族。典略曰傕頭至
有詔高縣汜為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郿。濟饑餓，至南陽寇
略，為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衆。才、樂留河東，才為怨
家所殺，樂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為衛
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
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為其將所殺。超據
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
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
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華嶠漢書曰安字邵公好
學有威重明帝時為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為名臣章帝時至司徒生
蜀郡太守京京弟敞為司空京子湯太尉湯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為
公魏書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
術異母兄也出後成為子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
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
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英雄記曰
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廬六年禮畢
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
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
所為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
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況於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
孰是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
進與紹謀誅諸閹官。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
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海內除患進以為然遂與紹結謀太后不從，乃
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
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
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
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黃
門陛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
殺之，宮中亂。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前竇武欲誅之而反
為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
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
天贊其時也今為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
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脅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為不

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進不從遂敗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為太傅紹偽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沖闇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沖未有不善宣聞天下公欲廢適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為紹于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諸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為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彊為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哮闞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顒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為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拜紹渤海太守封邟鄉侯紹遂以渤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為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為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英雄記曰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彊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為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諶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為將軍危之馥曰為之奈何諶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為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彊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閒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閤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齎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沮音菹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

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
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
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京復宗
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
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爲監
軍奮威將軍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爲韓
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
平禍亂
卓遣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修齎詔書喻
紹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
尚東平張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廚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
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袁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
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況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爲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
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
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恚
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恥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
日著矣曩爲一體今爲血讎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也匡得書抱班二子而
泣班遂死於獄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
卓聞紹得關東乃
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爲
之報州郡鋒起莫不假其名馥懷懼從紹索去往依
張邈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時爲馥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
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腳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
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見
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
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爲方陣
騎爲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旗幟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
義以八百兵爲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鬭兵皆驍銳瓚

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彊弩雷
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
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衆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
瓚已破不爲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迸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
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鬭死而入牆閒豈可得活乎彊弩
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數獲
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
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紹既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
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
失色或以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
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爲建義中郎
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討
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羝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
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
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
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見同輿共出時
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麴義後恃功而驕恣紹乃殺之
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
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獻帝傳云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
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卹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
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
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衆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
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
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案此書稱郭圖之計則與本傳違也
會
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
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爲

太尉轉為大將軍封鄴侯

獻帝春秋曰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太祖聞而以大將軍讓於紹

紹讓侯不受頃之擊破瓚於易京并其衆

典略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意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為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為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為矣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終於園桑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之焉

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州為都督未為刺史後太祖拜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曜兵海隅是時百姓無不欣戴之然信用羣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皆姦佞小人也信以為腹心王修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令草竊市井而外虜掠田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多乃至於冒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招命賢士不就不趣赴軍期安居族黨亦不能罪也

又以中子熙為幽州甥高幹為并州衆數十萬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率簡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

世語曰紹步卒五萬騎八千孫盛評曰案魏武謂崔琰曰昨案冀州戶籍可得三十萬衆由此推之但冀州勝兵已如此況兼幽并及青州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獻帝傳曰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彊衆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義兵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況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計在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不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疑焉乃分監軍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合而南

先是太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冑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太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

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兇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衂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縣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唯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眥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備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

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汚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嗟吁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乃欲以螗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而沃熛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紀弛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此陳琳之辭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公孫眾實疲弊而將驕主忲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嬴弱姬今之謂也紹渡河壁延津南使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禽紹大將紹軍大震獻帝傳曰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眾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數眾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眾大懼太祖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眾號曰霹靂車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旝動而鼓說曰旝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紹為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眾降紹眾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眾偽降盡坑之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萬人沮授不及紹渡為人所執詣太祖獻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為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圮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太祖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為沮眾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豐天資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閹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為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

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慚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己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己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死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爲後而未顯

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而紹妻劉氏愛尚數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妻劉氏性酷妬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

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己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

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爲親善

太祖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欲分兵益譚恐譚遂奪其衆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走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

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年也何寤青蠅飛於干旌無極遊於二壘使股肱分爲二體背膂絕爲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冢嗣未有棄親即異拔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讎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冀州不弟之傲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爲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彊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己復禮當振旆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勠力爲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盡不從漢晉春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鴆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爲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絀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堊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彊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爲鋒行賦爲軍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膽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爲與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並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翩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

之鬻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鬄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鬭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埸雖近郊壘未侵境城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徼州之賊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師罰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顧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典略曰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既劫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尚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為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為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為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

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日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曰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子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暐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既敗逃于井中於井獲之臣松之以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於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暐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實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為刺史太祖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衆太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衆莫敢語各以次歃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

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
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
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
遣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
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
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略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
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爲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己愛故也十二年太祖至遼
西擊烏丸尚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
誘斬之送其首典略曰尚爲人有勇力欲奪取康衆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
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爲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廄中然後請
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凍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譚字顯思熙
字顯奕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買與尚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尚兄子未詳太祖高韓
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
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
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爲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
卓之將廢帝以術爲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
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
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
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
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吳書
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爲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
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之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
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
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
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
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爲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
卓必爲禍害以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
恥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讎況非君命乎
懍懍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引軍入陳留太祖與紹合擊大破術
軍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臣松之案
英雄記陳溫字元悌汝南人先爲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爲兵所殺袁術更用
陳瑀爲揚州瑀字公瑋下邳人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更合軍攻
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則溫不爲術所殺與本傳不同以張勳橋蕤等爲大將
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以術爲左將軍封陽翟侯
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
不遣三輔決錄注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
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
曰卿家先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
而死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
族子孫少共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
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
解之勢矣誠英乂有爲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
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爲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
邳術並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
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
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
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爲足下當
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
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
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興
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

竊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
於諸君意如何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
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
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
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烱之符命遂僭號
典略曰術以袁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又見讖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自以名字當之
乃建號稱仲氏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
侈滋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粱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
也避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
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為不
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而士卒凍餒江淮閒空盡人民相食術
前為呂布所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
於灊山復為所拒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
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
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彊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
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彊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
滅乎紹陰然之吳書曰術既為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衆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廚下尚
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櫺牀上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
血斗餘遂死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
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燿拜郎中燿女又配於權
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張璠漢紀曰表
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祇田林為八交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
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晊字公孝
為八友謝承漢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行過乎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
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
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
軍掾為北軍中候靈帝崩代王叡為荊州刺史是時
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司馬彪戰略曰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
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
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
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
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復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
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
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
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臼犯之謀也遂使越
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衆據襄陽表乃使越
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袁術之在南陽也與孫堅合從欲
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為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
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
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
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義諫表表不聽漢晉春秋
曰表答義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義辭疾而退終
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
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
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
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
江湘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表圍之連年不
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幷懌南收零桂
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
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定五經章句謂之後定太祖與袁紹方相
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

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為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為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

傅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為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眾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

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為讎隙

典略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為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眾而來必見譴怒以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

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

傅子曰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為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荊州目龐統為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嘏別有傳

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

搜神記曰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孑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荊州刺史

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

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彊與秦爭衡荊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蔑萬里之業忽三軍之眾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殷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為光祿勳

傅子曰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豫不決越

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彊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
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
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嵩大鴻臚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
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酈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
表逼以為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奉使到許事在前註荆州平嵩疾病就
在所拜授大鴻臚印綬羲侍中羲章陵人先尚書令其餘多至大官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彊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為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
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群凶塞路抱玉
帛而無所聘覲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群凶為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
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群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
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己若即蚩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荆州平
先始為漢尚書後為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
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為儔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
除之文帝諫以為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摯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
著文論四首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家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狠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己自取之也臣松之以為桀紂無道秦莽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衆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殲覆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甚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為當但評既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為重衰術無豪芒之功纖介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蹶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魏志卷六

魏志卷六考證

董卓取寶物注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監本譌作涼川今改正

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注初蔡邕以言事見徙○各本俱譌作以言事見從今據後漢書改正

汜與傕轉相疑戰鬬長安中注汜妻懼傕與汜婢妾而奪己愛○袁宏漢紀婢妾下多私字

相攻擊連月注傕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冊府我有下多討字

略宮人入弘農注瑞字君榮扶風人○後漢書作字君策

至大陽止人家屋中注有飾猶有傾覆况今無飾○後漢書作舊故河飾猶時有傾覆

袁紹由是勢傾天下注京子湯太尉○監本作京子賜今據漢書改正

橫刀長揖而去注非萬乘之主○監本譌作萬機今改正

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監本譌作合四川之地今改正

將作大匠吳修○後漢書作吳循

擊破備備奔紹注樊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監本樊就譌樊誠酷烈譌酷裂今俱照陳琳本集改正

又注卑侮王宮○臣浩按後漢書作卑侮王僚此宮字或官字之譌

紹衆號曰霹靂車注說曰檜發石也○太平御覽說曰作說文曰

十月至黎陽注雖亡之日猶存之年也○監本譌作猶存之願也今改正

又注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輒宋本作趣

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注曰自鄭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臣明楷按上正文云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則此文字疑爲子字之譌

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注尙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後漢書熙曰作康曰

袁術以張勳橋蕤等爲大將○監本作大將軍呂布傳云遣大將張勳攻布軍字衍文今改正

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注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通鑑作條軍中十餘人

劉表備走奔夏口注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何焯曰中興當作中平

太祖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注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服先彊與秦爭衡○監本服譌復據何焯校本改正

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監本脫表字今添

魏志卷六考證

魏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呂布　張邈陳登　臧洪陳容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幷州刺史
丁原爲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爲主簿大見親待靈帝
崩原將兵詣洛陽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爲人麤略有武勇善騎射爲南縣
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與何進謀誅諸黃門
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爲亂欲殺原幷其兵
衆卓以布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
以布爲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爲父子布便弓馬膂力
過人號爲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遇
人無禮恐人謀己行止常以布自衞然卓性剛而褊
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詩曰無拳
無勇職爲亂階注拳力也爲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
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
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
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
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
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
語在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
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
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
門將兵就汜言且卻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
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臣松之案
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閏不及六旬將數百騎出
武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爲術報讎欲以德之術
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
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曹瞞傳曰時人語曰
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
破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
從紹求去紹恐還爲己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
露布走河內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爲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
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僞
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爲己死明日紹訊問知布
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與張楊合紹令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
近者英雄記曰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傕汜購募共圖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
不如賣布可極得汜傕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傕內實保護布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爲潁川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
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
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
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衞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旣爲盟
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
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
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勑家曰
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
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
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爲紹擊己也心不自安興平元
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
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
崩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
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

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
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
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為兗州牧
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鄄城東阿范為太祖守太祖引
軍還與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
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
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英雄記曰布見
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
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床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
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
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為其兵所殺獻帝春秋曰袁
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享于上席出則為衆
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為貳何為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
皆稱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為孤犢不可得
也按本傳邈詣術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
備還歸布布遣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英雄記曰布初
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
其頭首為術埽滅讎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兗州甫詣封部為曹操逆
所拒破流離迸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
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
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他所乏少大小唯命
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
帝初為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
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
烈為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備中
郎將丹陽許耽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陽

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陽軍便開門內將軍矣
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陽兵悉開門內布兵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
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閤外同聲大
呼攻閤閤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為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
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即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衆萌衆亂走天明還
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牀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
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
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
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
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
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
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斂
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
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為
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布
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
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鬬布舉弓射
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
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許之術
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
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
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
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
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己受也女已在塗
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
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

并令奉章謝恩。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為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勢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己并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之，勳大破敗。九州春秋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為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即迴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閒，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閒，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咍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為琅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爾。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為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

建安三年，布復叛為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計。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為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為勢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為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

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

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塹圍之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憲、魏續縛陳宮，將其眾降。

九州春秋曰初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奉豬一頭酒五斗自入詣布前跪言閒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成遂領眾降

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頷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

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為厚布默然獻帝春秋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為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客我為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勍虜也其眾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

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

英雄記曰順為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鎧甲鬭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為陷陳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外內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太祖之禽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

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謂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必為禽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於初

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掎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秔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令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為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賊眾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

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以過除凶惡何逃寇之爲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觸
克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
器昧爽開南門引軍詰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
棄船迸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恚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
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
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爲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
弱襁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孫權遂跨有江外
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爲郎中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歷匈奴中郎將中
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謝承漢書曰旻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爲漢良吏初從徐州
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三府舉能遷旻
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旻具答言
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
獸異物各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旻轉
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洪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爲郎時
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爲莒長東萊劉繇下
邑長東海王朗菑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
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
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
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
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
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
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
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
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
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兖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

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
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
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
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
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
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勠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
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
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
者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
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
頃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
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閒遇幽冀二州交兵使
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
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
爲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爲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
曹二公與卓將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廣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邏不設
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冰丸沈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
蓍筮常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其清談干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爲丘墟也洪在
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爲東郡太守治東武
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衆
人以爲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
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但恐見
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
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
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
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

闊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貺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諮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遘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任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於勳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讐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

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
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
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
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
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
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
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
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
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
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彊救
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
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
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
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
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煑筋角後無可
復食者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洪
歎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歠之殺其愛妾以
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
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
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
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
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
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
弟同共戮力爲國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
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
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己用乃殺之徐衆三國

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
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邈超擅立布爲州牧
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爲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爲怨讎爲洪計
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釁效死於超何必誓守窮城而
無變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
隨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
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
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
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
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
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
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
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
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
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
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
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志不立惜哉

魏志卷七

魏志卷七考證

呂布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屯河內以

布爲主簿○何焯曰爲騎都尉上當更有一原字

襃遂勳大破敗注造策者非布先唱也○造策元本

作告策

又注霸長布引還抄暴○何焯曰疑作長布抄暴

衍引還二字

布遣人求救于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臣明

楷按此二句應作布遣人求救于術自將千餘騎

出戰下術字疑衍

然後葬之注鎧甲鬭具皆精練齊整○監本鬭訛作

關今改正

臧洪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後漢書作

紹憚其能

不蒙觴餘注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監本訛作劉

動今改正

魏志卷七考證

魏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公孫瓚　陶謙　張楊

公孫度(子康　康子晃　淵　康弟恭)

張燕　張繡　張魯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郎定反支音其兒反)為郡門下書佐有姿儀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事不肯稍入常總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遣詣涿郡盧植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御車身執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南瘴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歔欷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為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為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九州春秋曰純自號彌天將軍安定王)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為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為幽州牧(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主疏遠仕縣為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為郡吏以孝廉為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恤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為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為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為宗正英雄記曰虞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魏書曰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徼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為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賁侯(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為公)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瓚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為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為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為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九州春秋曰紹馥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齎議詣虞使即尊號虞厲聲呵岐曰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既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烈義之士勠力西面援迎幼主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汙忠臣邪吳書曰馥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即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馥稱讖云神人將在

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為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謂虞當代立紹又從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答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脩貢愈益恭肅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為傳送致之京師

虞子和為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偽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為說天子意術利虞為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為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為紹所留是時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越為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範遂以勃海兵助瓚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橋

典略載瓚表紹罪狀曰臣聞皇羲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軌寇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為司隸校尉會國家值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勃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恤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皂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邟口浪反鄉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効又降服張楊而以小忿枉害於勳信用讒慝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舉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污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遮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滅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荊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臣雖闒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以嚴綱為冀州田楷為青州單經為兗州置諸郡縣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走勃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虞懼瓚為變遂舉兵襲瓚虞為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

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狄瓚以胡夷難禦當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賞必益輕漢效一時之名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瓚輒抄奪虞數請會稱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又與官屬議密令眾襲瓚瓚部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敕令勿燒故瓚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眾大潰奔居庸城瓚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典略曰瓚暴虞於市而祝曰若應為天子者天當降雨救之時盛暑竟日不雨遂殺虞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憤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瓚上訓為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英雄記曰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為伯三人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

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為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斬丹袁紹又

遣魏義及虞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臣松之以為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微言之意蓋令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略而瓚因破黃巾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

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

英雄記曰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連年不能拔

漢晉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下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輕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遂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己苟欲逞其無疆之怨不顧逆順之律肆怨害民騁於余屍遂陸馬控弦夷我疆土毒徧生民寨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駭馬電發僕御徒擎合撒拔之不嚴彊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棄降福豈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蜂賊以焚燒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役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歸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脩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聞北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顧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書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秋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強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實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丸濊貊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喪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鞠義餘殘長誅遠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悚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隸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衛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逮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長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而增脩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于黑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為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瓚遂止不出

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為瓚所信幸

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為應

典略曰瓚遣行人文則齎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蹙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獻帝春秋曰瓚夢薊城崩知必敗乃遣間使與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為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其餘語與典略所載同

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為地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

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為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

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獨生

予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紹悉送其首於許
鮮于輔將其衆奉王命以輔為
建忠將軍督幽州六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閻
柔遣使詣太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
拜左渡遼將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魏略曰輔從太祖於官渡
袁紹破走太祖喜顧謂輔曰如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孤自視忽然耳而今克之此既天意亦二三子
之力太祖破南皮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
征三郡烏丸以功封關內侯魏略曰太祖甚愛閻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
亦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此自託於五官將如兄弟輔亦率其衆從文帝踐阼
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
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僮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
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敖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
成遂妻之少好學為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吳書曰謙性剛
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為之屈與衆還
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為留嘗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彊之及舞又不轉
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
以臧之謙委官而去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
軍事西討韓遂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
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為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為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
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
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
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
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以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
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為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邪遂為之置酒待之如初會
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
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

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是時徐州百
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
太守琅邪趙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謝承漢書曰昱年十
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慘慼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綦毋君受
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闚園圃親疏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臾即還高絜廉正抱禮而立
清英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化殫邪以矯俗州郡請召常稱病不應國相檀謨陳遵共召不起或興盛
忿終不迴意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政為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為先辦徐州刺史
巴祗表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為恥委官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
事會稽吳範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
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
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
初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并其衆初平四年太祖征
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
水為之不流謙退守剡太祖以糧少引軍還吳書曰曹公父
於泰山被殺歸咎於謙欲伐謙而畏其彊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
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籬懼於橫暴貞良化為羣
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白首於山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
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日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承於今日然兵連衆結鋒鏑布野恐一朝
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
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阪泉
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
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啟處雖憲章勑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殊
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為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虜釋武備以貪亂損官威以益寇
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彊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
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行輒勸部曲申令警備出芟彊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
納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蕭

蠻賓還然後鋒解甲臣之專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勑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臣松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興平元年，復東征，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迎呂布，太祖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為之哀辭曰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賴侯以清蠢蠢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啓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商應皆不仕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禦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為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靈帝紀曰以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馮芳為助軍校尉夏牟淳于瓊為左右校尉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為假司馬。靈帝崩，碩為何進所殺。楊復為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衆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楊至黎陽，攻破度遼將軍耿祉軍，衆復振。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為大司馬。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楊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眭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犬城，斬固，盡收其衆也。典略曰眭固字白兔既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誡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固不從遂戰死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琙，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琙子同年，琙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為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魏書曰度語毅儀讖書云孫登當為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即登也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臣松之案本傳云敏亡將家入

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

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恭為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為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為閹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

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為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敕誡聖旨彌密重紈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啟身籠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車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諂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遺之君諫平敢況亦觀時變卒歸於漢勳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慺慺懷慕自納望遺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謀蚤定以洪業齋大飾之勢收河洛之地為聖代宗天下幸甚魏略曰國家知淵兩端而恐遼東吏民為淵所誤故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兇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乂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人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遣遠船越度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既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玄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為數載彌垂覺咸佩印綬會無匡正納善之言慮玉毀於櫝虎兕出於柙是誰之過數國朝為子大夫差之昔孤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或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晉非而已義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為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為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眾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於此今忠臣烈將咸忿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期於肆意朕為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勞動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餘黎民迷謨如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儻恐自嫌已為惡逆所見染汙不敢倡言承懷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

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為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

魏略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違戾羣下不從眾諫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眾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偽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眾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眾多見臣不便承受吳命意有猜疑懼其先作變態妄生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眾皆士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吏郭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其下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來歸降及藏竄饑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闇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脩別屬亡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獻為賊權圩擬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怨又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為讎隙今乃諸數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國竭陳遠命上卿寵發極位嚴驅南土備盡禮數又權特

舒綜契闊委曲君臣上下畢歡竭情而令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衆流隸屠戮肆諸懸恥遠市痛辱彌天權之怨疾深刻肌骨若天喪其業使至喪隕權將內傷憤盡而死若期速未訖將播毒蠆必恐長虵來爲寇害餘州諸屯及城賜諸郡與相接近如有款衆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受恩寶深實重自臣承攝卽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隕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卽禽賊以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羈縻此賊使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盜之虜也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誣僞生節目卒令明聽疑於市虎務恩致愛與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爲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補過解除怨責如天威遺加不見假借早當梟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於事捷得自申展悲於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踊躍未敢便寧唯陛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又曰臣微服光榮恩情未報而以罪釁自招譴愆分當卽戮爲衆社戒所以越與諂常僞通於吳誠自念窮追報效未立而爲天威督罰所加長惡奄怨不得自洗故敢自闕替廢於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對大衆翕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流離死亡千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鋒權矜夸之巧昭示天下破損其業足以懲之夫臣之慺慺念效於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闕之怨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

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

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衆府庫知其窮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穢貊與淵爲仇並爲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闞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卽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速捷辯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胸臆加仕本部常在人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爲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爲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酈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佗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騏驥將已篤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也

使者至淵設甲兵爲軍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

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聶夔拜淵爲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夔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夔大怖由是還洛言狀

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等齎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儉遂爲備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爲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慚懼小醜器非時用遭値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逢際榮華無寸尺之功有負乘之累遠蒙褒獎登名天府並以駑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棲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觸寬郵在藩表遼遠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贊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涉虔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晝閉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掃地爲業威震燿於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壞實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爲丘墟而民係於虜庭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薨[illegible]吏民感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勳藏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降身委質卑己事魏匪虔小厥大長而服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德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地土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爲國以禮德化流行獨見先覩羅結遐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權爲往來求成恩好淵執節彌固不爲利迴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誘致權使梟截獻馘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帆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彊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累之效悲思不遂痛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逸不虔於是致武不閑義國反受誅討蓋聖王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患禍小弁之作

懼驅之與晉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甘猶當清覽憎而知譽譏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寤計功減降當在八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馬悪死況於人類吏民昧死控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特聖恩悵然重奔冀必蒸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詔臣等曰漢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二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僞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為刺史與兵播動天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倪佔數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紱逝歸林藪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五部鬱夷各懷霧饑不謀同心書營大呼拼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鋒伐薪制挺改案為禱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難路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棄怨而不敢比違勸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舊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餘之惠匹夫所死況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累葉豐功饒儀策名喪揚辯著聊廟勝衣寒屢誦詠明文以為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陸霸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為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播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為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伐和睦之民國服兵衛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害道忠至義盡為九州表方今二敵闊圖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斷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斷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土出於圭實之中無大援於魏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鞠通言直漢祖敕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違大節苟執一介拔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承有保持

二年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六月軍至遼東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也

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脩櫓為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眾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魏略曰始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冀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己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為不可遂殺之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眾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眾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癭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眾奉燕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眾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眾寖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眾從燕眾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黃龍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蝤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緣城羅市雷公浮雲

飛燕白爵楊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彌漫不可復數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聲大者為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氐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張璠漢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是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人衆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衆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林飛燕之曾孫林與趙王倫為亂未及周年位至尚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為倫所殺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為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為縣吏閒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為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淯水繡等舉衆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保穰傅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驍健手以金與之繡聞而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吳書曰繡降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謚曰定侯魏略曰五官將數因請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殺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脩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縣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典略曰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脩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為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為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謂張脩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閻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戶

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衞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魏名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未還，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吏士所知。又楊暨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麥以為軍糧。張衞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與人，如何。此計已定，天祚大魏，魯守自壞，因以定之。世語曰：魯遣五官掾降，弟衞橫山築陽平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諶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衞雖不同，偏攜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衞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衞衆遇，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衞懼，以為大軍見掩，遂降。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臣松之以為張魯雖有善心，要為敗而後降，今乃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習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閻圃諫止之，今封圃為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閻圃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燋爛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杖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加也。魏略曰：黃初中，增圃爵邑，在禮請中。後十餘歲病死。晉書云：西戎司馬閻纘，圃孫也。為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諡之曰原侯。子富嗣。魏略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少以采藥射獵為事，常居覆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州郡表薦為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超破之。後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卿也！乃厚禮之，表拜為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往依之，有衆數千人，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勃海。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興平之亂，各有衆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馬超合。超破走，堪臨陣死。銀、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太祖降，皆復官爵。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祗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為愈焉。

魏志卷八

魏志卷八考證

公孫瓚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何焯曰。據後漢書注所引魏志作侯太守。蓋縣太守以侯氏者。所以別下劉太守也。宋本亦作侯。

日南瘴氣或恐不還○監本誤作鄣氣。今改正。

紹使周昂奪其處衛遣越與堅攻昂○周昂後漢書作周昕。

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宋本作欲以自結援。

遂軍界橋注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又上上字。或為止字之訛。

多所賊害注自號為伯三人者為仲叔季○北宋本三人上多一謂字。

連年不能拔注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控弦。一作橫弦。疆土。一作疆上。

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監本作遣人與手書。注有引瓚遣人告子續之文。作與子書為是。今改正。

舉火為應注乃遣間使與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何焯曰。更其書者。所以誘瓚。在昔衰周二十四字。後漢書即作瓚與續書。發端者近之。非琳所更也。

陶謙舉茂才除盧令注固彊之及舞又不轉○太平御覽作固彊之乃舞。舞又不轉。

張楊單于執楊至黎陽○執楊。北宋本作與楊。

公孫度悉斬送彌晏等首注魏略載淵表曰○魏略。北宋本作魏書。

誘呼鮮卑侵擾北方注邊陲烽火相望○監本誤鋒火。今改正。

又注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策明。疑應作策名。

又注奔馳赴難軍旅行成○冊府作軍旅成行。

張燕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別本無方薨下五字。

張魯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注黃初中增圖爵邑在禮請中○監本作在禮為中。毛本作在禮請中。臣明擴按蜀志劉封傳注。詔轉儀拜樓船將軍在禮請中。請猶奉朝請之請。毛本監本均失之。今改正。

魏志卷八考證

魏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夏侯惇（韓浩 史渙）　夏侯淵　曹仁（弟純）　曹洪

曹休（子肇）　曹真（子爽 何晏 鄧颺 丁謐 畢軌 李勝 桓範）　夏侯尚（子玄）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鄄城惇輕軍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魏略曰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復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為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為前將軍）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即王位拜惇大將軍數月薨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謚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楙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楙即清河公主也楙歷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魏略曰楙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楙親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持節承夏侯淵都督關中楙性無武略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楙者遂召還為尚書楙在西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楙不和其後羣弟不遵禮度楙數切責弟懼見治乃共誣楙以誹謗令主告之有詔收楙帝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為此必清河公主與楙不睦出於譖構冀不推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為然乃發詔推問為公主作表者果其羣弟子臧子江所構也）充薨子廙嗣廙薨子劭嗣（晉陽秋曰泰始二年高安鄉侯夏侯佐卒惇之孫也嗣絕詔曰惇魏之元功勳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況朕受禪於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擇惇近屬劭封之）韓浩者河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魏書曰韓浩字元嗣漢末起兵縣近山藪多寇浩聚徒衆為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為從事將兵拒董卓於盟津時浩舅杜陽為河陰令卓執之使招

浩浩不從袁術聞而壯之以爲騎都尉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爲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爲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彊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爲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爲中軍主不宜沮衆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爲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渙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子靜嗣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太祖營救之得免魏略曰時兗豫大亂淵以饑乏棄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豫徐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豨反遣于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豨降其十餘屯豨詣禁降淵還拜典軍校尉魏書曰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濟南樂安黃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爲行領軍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渭南又督朱靈平隃麋汧氐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圍遂超餘黨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涼州刺史韋康於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軍不利汧氐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敘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敘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敘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氐羌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淵以爲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陳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鬬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氐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爲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武都氐羌下辯收氏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

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即拜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襲淵遂戰死謚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爲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爲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亡入蜀以淵舊勳赦霸子徙樂浪郡魏略曰霸字仲權淵爲蜀所害故霸常切齒欲有報蜀意黃初中爲偏將軍子午之役霸召爲前鋒進至興勢圍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後爲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並得其歡心至正始中代夏侯儒爲征蜀護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玄於霸爲從子而玄於曹爽爲外弟及司馬宣王誅曹爽遂召玄玄來東霸聞曹爽被誅而玄又徵以爲禍必轉相及心既內恐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爲征西霸益不安故遂奔蜀南趣陰平而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臥巖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爲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爲妻產息女爲劉禪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及霸入蜀禪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閒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甥也厚加爵寵霸弟威官至兗州刺史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貴歷荊兗二州刺史子駿幷州刺史次子莊淮南太守莊子湛字孝若以才博文章至南陽相散騎常侍莊晉景陽皇后姊夫也由此一門侈盛於時威弟惠樂安太守文章敘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辯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惠弟和河南尹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淵第三子稱第五子榮從孫湛爲其序曰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爲之渠帥戲必爲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衆莫敢逆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弟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沒陳衡薨子續嗣爲虎賁中郎將續薨子褒嗣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魏書曰仁祖褒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少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爲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爲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句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爲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㶏彊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

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兵少遂為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為仁當住溝上為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為書戒彰曰為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即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荊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諡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潁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薨諡曰忠侯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傅子曰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子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寧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為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縣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郡純部騎獲單于蹋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從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諡曰威侯魏書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太祖難其帥純以選為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魏書曰洪伯父鼎為尚書令任洪為蘄春長太

祖起義兵討董卓，至熒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即位，為衞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魏略曰：文帝收洪時，曹真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洪必以真為譖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卞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尚沒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為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為司空時，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耶！」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謝曰：「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惛倍貪，觸突國網，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日，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慚愧怖悸，不能雉經以自裁割，謹塗顏闕門，拜章陳情。」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為觖望。明帝即位，拜後將軍，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

謚曰恭侯。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脩慎篤敬，官至衞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魏書曰：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閒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衞。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眾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為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還，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魏書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見愛重如此。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悳屯皖，休擊破之，斬悳首，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眾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為

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偽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喻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謚曰壯侯子肇嗣世語曰肇字長思肇有當世才度為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列侯後為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張隱文士傳曰肇孫攄字顏遠少厲志操博學有才藻仕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冏輔政擢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督從中郎出為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攄討賊向吳戰敗死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眾為州郡所殺魏略曰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興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祖出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魏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為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興義兵邵募徒眾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太祖哀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鷙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為征南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真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為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

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政明年即位進封邵陵侯臣松之案真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眾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謚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羲訓則彥皚皆為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為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

即位，爲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衞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臥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謐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魏書曰：爽使弟羲爲表曰：「臣亡父真，奉事三朝，入備冢宰，出爲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飭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曾無精誠翼日之應，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爲先，成湯褒功以伊呂爲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勳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今臣虛闇，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衆，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勳，遐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於吉甫、樊仲，課功則踰于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爲宜以懿爲太傅大司馬，上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誚。」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爲詔曰：「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爲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輒不彌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今大將軍薦太尉宜爲大司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尚勳，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順長少也。雖旦、奭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領，以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爲忌，當顧柏人彰亡之文，故用低佪，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以鄧禹爲太傅，皆所以優崇儁乂，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爲太傅。」爽弟羲爲中領軍，訓武衞將軍，彥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爲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爲固，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辜及亡人，傷孝子之心，不可以爲後世之法則。」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徼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嶮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略盡，羌胡怨歎，而關右悉虛耗矣。

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謐爲尚書，晏典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魏末傳曰：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稱焉。丁謐、畢軌等旣進用，數言於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皆不復由宣王。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故避之。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倢伃教習爲技。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羲

深以為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己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為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為荊州刺史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魏末傳曰爽等令勝辭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時恩當為本州詣闕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見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盃飲粥粥皆流出沾胸勝愍然為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賴明公然衆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意尊體乃爾宣王徐更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為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仍復陽為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荊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刺史盛德壯烈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答曰輒當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誤口不攝盃指南為北又云吾當作并州吾答言當還為荊州非并州也徐徐與語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為荊州耳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太傅患不可復濟令人愴然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世語曰爽兄弟先是數俱出游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盡出也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衞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

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衞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世語曰初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過去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干寶晉記曰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為鹿角發屯甲兵數千人以為衞魏末傳曰宣王語弟孚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太官食具詣行在所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劍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羲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干寶晉書曰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世語曰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蔣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為誓爽信之罷兵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敕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

將軍東南行爽還廳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乏匱當煩見餉以繼旦夕宣王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乏糧甚懷踧踖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達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

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爲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爲大逆不道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魏略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少得士名於京師明帝時爲尚書郎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爲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正始初乃出爲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爲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婦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奇才魏略曰丁謐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以爲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爲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亡謐少不肯交游但博觀書傳爲人沈毅頗有才略太和中常住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謐已得直開門入謐望見王交脚臥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謐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爲武衛將軍數爲帝稱其可大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拔謐爲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謐爲人外似疏略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有所彈駮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略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嚙人而謐尤甚也奏使郭太后出居別宮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謐之計司馬宣王由是特深恨

之畢軌字昭先父字子禮建安中爲典農校尉軌以才能少有名聲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中黃初末出爲長史明帝即位入爲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爲驕豪時雜虜數爲暴害吏民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畢軌前失既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彊成軌文雅志意自爲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毀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至正始中入爲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曹爽善每言於爽多見從之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朗有智略張魯前爲鎮北將軍休爲司馬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子朗見張魯精兵數萬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欲魯舉號魯不聽會魯破太祖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仕歷上黨鉅鹿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窗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爲洛陽令夏侯玄爲征西將軍以勝爲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宣王不悅於勝累遷滎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稱職爲尹歲餘廳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撾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爲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也桓範字元則世爲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爲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爲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爲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爲兗州刺史怏怏不得意又聞當轉爲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衆人謂君難爲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爲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爲曉事及爲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爲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彊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郡仕次在曹真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爲曉事乃指召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爲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

徵四方以自輔。爽疑，羲又無言。範自謂羲曰：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己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己必坐唱義也，範乃曰：老子今茲坐卿兄弟族矣！爽等既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為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椀，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漢晉春秋曰：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舊？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閻人十九人一日尸之，況爽兄弟乎？世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事，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爽誅，擢為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爽不從。有司奏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為其主也。宥之，以為尚書郎。芝字世英，扶風人也，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大夫。綜字初伯，後為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長史。臣松之案：夏侯湛為芝銘及干寶晉紀並云爽既誅，宣王擢芝為并州刺史，以綜為安東參軍，與世語不同。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為新昌亭侯，邑三百戶，以奉真後。干寶晉紀曰：蔣濟以曹真之勳力，不宜絕祀，故以熙為後。濟病其言之失信於爽，發病卒。又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為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晏字平叔。魏略曰：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并收養晏，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即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嘗謂之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為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為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晏為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為沛王故，特原不殺。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頗為。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初，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臣松之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為妻，此縉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是甚也已。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莫之或信，況底下之書乎！案諸王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同生，焉得言與晏同母？皇甫謐列女傳曰：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迺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名顯于世。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魏書曰：尚有籌畫智略，文帝器之，與為布衣之交。太祖定冀州，尚為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為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鄢陵侯彰征討之，以尚參彰軍事，定代地，還。太祖崩於洛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脩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

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尙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尙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勑尙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幷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爲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爲境舊民多居江南尙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尙有愛妾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尙悲感發病恍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尙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尙疾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泣尙薨諡曰悼侯魏書載詔曰尙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入爲腹心出當爪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不幸早殞命也奈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子玄嗣又分尙戶三百賜尙弟子奉爵關內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爲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爲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戟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爲後式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眞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

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
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
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
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
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僞滋長故先王達其
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
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牧以董之
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
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
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
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
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
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
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
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
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
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
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
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
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
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
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
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
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
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
進才効功之敘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

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
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
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
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
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
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
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
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
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
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
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
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
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
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
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
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
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
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
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
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
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
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
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
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
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儗之服寵臣受無限
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

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

魏略曰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為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為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閒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頓法令人莫犯者

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為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兗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以緝為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為言張當可以為誡鑠等皆許以從命

魏書曰玄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怏怏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與玄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為亂緝與豐同郡傾巧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為后家亦為不得意故皆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韜又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韜曰玄既為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玄書深以為憂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彼以密計告之緝有病創臥豐遣韜省病韜屏人語緝緝曰韜尚公主父子在機近大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俱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即禍及宗族韜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等答豐惟君侯計豐言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共密白此意鑠等曰陛下儻不從人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將去耳那得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邈與豐相結同謀起事世語曰豐遣子韜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

大將軍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

世語曰大將軍聞豐謀舍人王羕請以命請豐豐若無備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羕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眾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陵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眾如此羕所不及也大將軍乃遣羕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羕而至魏氏春秋曰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鐶築豐腰殺之魏略曰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軍始為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為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敕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即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為黃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帝崩後為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臥如是數歲初豐子韜以選尚公主豐雖外辭之內不甚憚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豐嘗於人中顯誡二弟言當用榮位為及司馬宣王久病偉為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眾人以為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遊光其意以為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遊光也及宣王奏誅爽住車駕下輿豐相聞豐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薨後中書令缺大將軍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向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為中書二歲帝比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己請豐豐不以實告乃殺之其事祕豐前後仕歷三朝不以家計為意仰俸廩而已韜雖尚公主豐常約勅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宮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甥及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魏氏春秋曰夜送豐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勑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遣使收翼世語曰翼後妻散騎常侍荀廙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斌楊駿外甥也晉惠帝初為河南尹與駿俱死見晉書

事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

世語曰玄

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為令史責人也卿便為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在囹圄會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偪如此也

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為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並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閹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魏書曰豐子韜以尚主賜死獄中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蓄華妍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容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薨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衆賓客咸越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滅後方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

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為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為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對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為重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八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為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為郡守稍遷為侍中尚書中領軍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怱怱乎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衆人咸以為意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衆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是為邪允曰鄉俗士不解我以棄圖耳故求之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為侍中顯嘗與帝別辭泣歔欷會訖罷出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故減死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冬死魏氏春秋曰允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文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頷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為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好更使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於世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婦捉裾留之允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少有令聞允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識鑒而輸賢婦之智也果遷及後嗣迫封子孫而已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才學晉元康中奇為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傅暢晉諸公贊曰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奇子遐字思祖以清尚稱位至侍中猛子式字儀祖有才幹至濮陽內史平原太守

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

鄉公事誅始經爲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
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
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世語曰經字彥偉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
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
聞不復罪經爲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爲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以及難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
動一市刑及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漢晉春秋曰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
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
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堙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郎中允友人同郡崔贊亦
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荀綽冀州記曰贊子洪字良伯清恪有匪躬之志爲晉吏
部尚書大司農

評曰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眞等並
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勳業咸有效勞爽德薄
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
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繼縱榮位如斯曾
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魏志卷九

魏志卷九考證

夏侯惇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臣
明楷按布已死于建安三年此時無與太祖交兵
之事又按武帝紀云二十四年王自洛陽南征羽
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此呂布
二字疑爲關羽二字之誤然各本皆同

安西鎮東將軍假節注乃共構淵以誹謗公主奏之
有詔收淵○公主宋本作令主

夏侯淵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臣浩按張魯傳
注云劉雄鳴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
雄鳴南奔漢中是其人也此作劉雄疑脫鳴字

姜敘起兵鹵城以應之○何焯曰西縣屬漢陽西古
作卤此卤字與楊阜傳皆訛爲鹵

霸第威官至兗州刺史注莊晉景獻皇后姊夫也○
何焯曰陽當作羊此晉景獻皇后也

曹仁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郡○毛本作
斬譚首及北征三郡

曹洪與太祖會龍亢○監本譌作龍元今改正

曹休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何
焯曰當作休督諸軍宣王與休並爲上將分道而
進宣王方從西道當吳上流則東軍之向晉陽者
不得而兼督也

曹真傳制其輕重也注乃欲明賢良辨等列順長少
也○北宋本長少作少長

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受疑當作授

夷三族注以官易富鄧元茂○臣浩按通志略作以
官易婦爲是臧艾以父妾與颺故爲此語也

又注蓋由交友非奇才○一本作非其才

又注丁謐字彥靖○太平御覽靖作靜

又注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何焯
曰崖柴藝文作啀喍玉篇啀狗欲嚙也類篇又作
嘊則偏旁無口字者或古人假借通用默太平御
覽作黠

又注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窗八達各有
主名用是被收○臣龍官按堂有四窗八達未必
能得罪或堂字爲黨字之誤諸葛誕注云以元疇
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達是其証也窗與聰
古字通用

著述凡數十篇注又其母在內○北宋本作又以其
母在內

夏侯尚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
之覺○覺何焯云疑作較

時年四十六注元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
之○何焯曰以三少帝紀證之文王於時爲安東
將軍非衛將軍也

徙樂浪道死注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
後日限在前○太平御覽日限在前上多某守雖
後四字

故以致敗注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臣明楷
按高貴鄉公卒注云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
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則此竟字當作意字

魏志卷九考證

魏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荀彧 子惲 孫甝　荀攸　賈詡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

續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張璠漢紀曰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嘗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補朗陵侯相卒官八子儉緄靖燾詵爽肅專旉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苑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為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皇甫謐逸士傳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彧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

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父緄慕衡勢為彧娶之彧為論者所譏臣松之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彧于時年始二歲則彧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為不然也臣松之又以為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慕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耳至於閹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悺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廻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悖違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亡蒙恥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

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彧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任。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為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彧去紹從太祖。太祖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彧，彧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為鎮東將軍，彧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任彧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眾疑惑。彧知邈為亂，即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眾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眾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眾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

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耳

臣松之以為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眾雖是抑抗之言要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

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閒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陶謙帥其眾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彧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

典略曰彧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彧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彧以君當事不可不以某為議郎邪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眾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

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

典略曰彧為人偉美又平原禰衡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游許都恃才傲逸臧否過差見不如己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睹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眾人皆切齒衡知眾不悅將南還荊州裝束臨發眾人為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誡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眾人皆坐不起衡乃號咷大哭眾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屯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俳優饒言祖以為罵己也大怒顧伍伯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臣松之以本傳不稱彧容貌故載典略與衡傳以見之又潘勗為彧碑文稱彧瓌姿奇表張衡文士傳曰孔融數薦衡於太祖欲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懣因狂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乃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著新衣次衡衡擊為漁陽參撾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褌帽畢復擊鼓參撾而顏色不作太祖大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參撾自衡造也融深責數衡并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為卿往至十月朝融先見太祖說衡欲求見至日晏衡著布單衣疏巾履坐太祖營門外以杖捶地數罵太祖太祖敕外廄急具精馬三匹并騎二人謂融曰禰衡豎子乃敢爾孤殺之無異於雀鼠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騎扶送至南陽傅子曰衡辯於言而剋於論見荊州牧劉表日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以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功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

掊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名滅為天下笑者謂之者有形也者太祖問彧誰能代卿為我謀者彧言荀攸鍾繇先是彧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彧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為揚州韋康為涼州後敗亡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為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仲將名誕見劉邵傳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彊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彧彧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彧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悋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為太祖悅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為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引紹彧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閒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閒擊討劉表彧曰今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紹

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彧前後功表封彧為萬歲亭侯彧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土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遊征伐與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彧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彧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太祖表太祖與彧書曰與君共事以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彧乃受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彧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幷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閒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為謀主彧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零陵先賢傳曰衍字休若彧第三兄彧第四兄諶字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羣與孔融論汝潁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為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諶子閎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閎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閎從孫煇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名悅朗陵長儉之少子彧從父兄也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為秘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於世太祖以女妻彧長子惲後稱安陽公主彧及攸並貴重皆謙沖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彧邑千戶合二千戶彧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彧議彧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彧睹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彧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彧巍巍之勳乞重平議疇其戶邑彧深辭讓太祖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衆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欲表彧為三公彧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太祖乃止太祖將伐劉表問彧策安出彧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閒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彧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彧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謚曰敬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熙二年贈彧太尉彧別傳曰彧自為尚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是時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復彧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

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彧從容與太祖論治道如此之類甚衆太祖常嘉納之彧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儁咸宗焉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鍾繇以為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為之備彧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為宰相豈復賴女寵乎彧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彧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彧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彧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齎璽書稱軍飲饗禮畢彧留請間太祖知彧欲言封事揖而遣之彧遂不得言彧卒於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彧殺伏后彧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彧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迴託以官渡之虞俛仰之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暐虛罔之類此最為甚也

子惲嗣侯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文帝曲禮事彧及彧卒惲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子甝霬霬音以外甥故猶寵待惲弟俁御史中丞俁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早卒

荀氏家傳曰惲字長倩俁字叔倩詵字曼倩俁子寓字景伯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仕晉位至尚書名見顯著子羽嗣位至尚書

詵弟顗咸熙中為司空

晉陽秋曰顗字景倩幼為姊夫陳羣所異博學洽聞意思慎密司馬宣王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近見袁偘亦曜卿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顗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顗弟粲字奉倩何劭為粲傳曰粲字奉倩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俁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彧不如從兄攸彧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嘗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粲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娉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喭粲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

惲子甝嗣為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年三十薨子頵嗣

荀氏家傳曰頵字溫伯為羽林右監早卒頵子羣字景猷晉陽秋稱羣少有志操雅好文學孝義和愛在朝恪勤位至左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羣子羨字令則清和有才尚公主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於家追贈驃騎將軍羨孫伯子今御史中丞也

霬官至中領軍薨謚曰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嗣霬妻司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霬以著勳前朝改封愷南頓子

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為侍中干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顗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顗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遺荀勖其餘語則同臣松之案和嶠為侍中荀顗亡

沒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顗同班無緣方為侍中二書所云皆為非也考其時位惲寔當之惲位至征
西大將軍惲兄惀少府弟悝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荀氏家傳曰曇字元
智兄昱字伯脩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為八俊位至沛相攸父彝州
從事彝於彧為從祖兄弟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
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
姦衢寤乃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曾
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
旗與族父愔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愔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愔後徵有道
至丞相祭酒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
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
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
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
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輔王命以號
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
憂懼自殺張璠漢紀曰顒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同風好顯名太學於
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顒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
交結其豪桀顒既奇太祖而知荀彧袁紹慕之與為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顒常歲再三
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顒未嘗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
士錄曰術嘗於眾坐數顒三罪曰王德彌先覺雋老名德高亮而伯求疏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
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
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為首濟難則以子遠為
宗且伯求嘗為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嬴牛疲馬頓伏道
路此為披其胸而假術仇敵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南陽宗承會於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
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
議顒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為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為長史後荀彧為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

喪使并置顒尸而葬之於爽冢傍攸言論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魏書
云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
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
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
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
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攸名
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
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
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
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
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
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
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
魏書曰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還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為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横
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眾心未附往可破也太祖曰善比行布以敗劉備而臧霸等應之至
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
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
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
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
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
馬攸畫策斬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
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
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太祖目攸而
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陳亂乃縱步騎擊大破
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
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

敵擊可破也臣松之案諸書韓猛或作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是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閒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攸前後謀謨勞勳曰今天下事略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饗其勞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邑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轉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魏書曰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爲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

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臣松之案攸亡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年造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惜哉攸從征孫權道薨太祖言則流涕魏書曰時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計其年大謬六歲魏書載太祖令曰孤與荀公達周游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又曰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其人也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長子緝有攸風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爲陵樹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謚攸曰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騁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授鉞於初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日之間神兵電埽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忘忠何爲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飧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跱之勢利劍以揣其喉乃歎息而悔所以見烹於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撝可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震響於後蹈臏津河飲馬孟津舉天

網以網羅京都誅閹官之罪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況厲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於己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彫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由詔命在左右如有主聽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眾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閒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眾以為然傕乃西攻長安語在卓傳臣松之以為傳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遘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後詡為左馮翊傕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奈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傕等親而憚之獻帝紀曰郭汜樊稠與傕等相違戾欲鬬者數矣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魏書曰詡典選舉多選舊名以為令僕論者以此多詡

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傕汜等鬭長安中獻帝記曰傕等與詡議迎天子置其營中詡曰不可脅天子非義也傕不聽張繡謂詡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詡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傕復請詡為宣義將軍獻帝記曰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為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傕由此衰弱傕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獻帝記曰天子既東而李傕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溫太常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邵皆為傕所嫌欲殺之詡謂傕曰此皆天子大臣卿奈何害之傕乃止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典略稱煨在華陰時脩農事不虜略天子東還煨迎道貢遺周急獻帝記曰後以煨為大鴻臚光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與詡同郡遂去傕託煨詡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說繡與劉表連和傅子曰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太祖比征之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柰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

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為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臣松之以為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韓馬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荊人服劉主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略為日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既新平江漢威懾揚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荊楚楫櫂之手實震蕩之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於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淩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詡之此規為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劉曄之計以失席卷之會斤石既差悔無所及即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劉計為是即愈見賈言之非也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百封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

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詡年七十七薨諡曰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薨子模嗣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模子胤胤弟龕從弟疋皆至大官並顯於晉也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彧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極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仗順之略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讚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嶮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隆翦漢跡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充其殆誣歟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魏志卷十

魏志卷十考證
荀彧叔爽司空注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議切梁氏○
監本訛作議切梁氏今改正
太祖議奉迎都許○臣清植按奉迎之後用董昭勸
乃都許耳其初未有都許之議也事見武紀甚明
此都許二字乃史家隨筆之誤
彧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
○何焯曰太平御覽高祖東伐上有晉文納周襄
王而諸侯服從十一字
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臣清植按史於彧官獨
書漢蓋原其本志非魏純臣與攸詡等異
皆與彧籌焉注衛蓋布單衣疏巾履○北宋本作疏
布履
韋康為涼州後敗亡注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保家之
主也○臣明楷按愍訓傷此係孔融讚仲將之言
于義無取疑是懋字懋即敏又與愍通輾轉而訛
也
又注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監本牧誤技今改
正
以功封列侯注諶子閎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掾○監
本訛作字學掾今改正
又注閎從孫惲字景文○臣龍官按閎荀彧第四
兄諶之子也其從孫似不應與彧子惲同名疑有
誤
以彰殊勳密以諸彧○北宋本作密以詔諸彧
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臣清植按史家此言所以
原彧本志也先臣光地曰朱子謂陳羣為賊佐命
詞嚴而義正荀攸賈詡自應入此傳彧之侍中原
是漢官未嘗仕操操建國稱魏則彧死而後操為
之其阻董昭以致殺身一節亦自可取彧之罪當
從末減
荀攸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萬○毛本作百萬何
焯校本作十萬
賈詡謂詡有良平之奇○太平御覽作良平之計

注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何焯曰萬字疑衍
想因下方字而妄增加也
文帝即位以詡為大尉注文帝德詡之對太祖故即
位首登上司○德監本作得
未能充其志也注世之論者○此處疑當有書名或
前人姓氏名今脫落
又注橫流已極○監本作橫流已及今改正

魏志卷十考證

魏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袁渙 張範弟承 涼茂 國淵 田疇

王脩 邴原 管寧胡昭 張臶 王烈 焦先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令，不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間，為袁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乃止。布破，渙得歸太祖。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又給眾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眾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眾人聞之，大慙。渙謂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令軍發足以為行糧而已，不以此為我有。由是屬名也，大悔恨之。太祖益以此重焉。渙言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縣，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偽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惟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拜為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遷為梁相。渙每勑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為之。為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斷。魏書曰：穀熟長呂岐善朱淵、袁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決疑祭酒。淵等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民收淵等，皆杖殺之，議者多非焉。渙教勿劾。主簿孫徽等以為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渙教曰：主簿以不請為罪，此則然矣。謂淵等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置師友之官者，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動，故不必循常，將有權也。間者世亂，民陵其上，雖務尊君卑臣，猶或未也，而反長世之過，不亦謬乎？遂不劾。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為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為皦察之行，然時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為可大收

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
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
死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為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
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
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
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
也又帝聞渙昔拒呂布之事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
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賁育
不過也渙子侃亦精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
袁氏世紀曰渙有四子侃寓奧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與務者
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為清平稍遷至尚書早卒寓字宣厚精辯有機理好
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奧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於光祿勳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
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己以世事多險故常恬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為易周官詩傳
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此準之自序也荀綽九州記譜準有儁才泰始中為給事中袁氏
子孫世有名位貴達至今初渙從弟霸公恪有功幹魏初為大司
農及同郡何夔並知名於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侃
復齊聲友善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
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晉諸公贊曰亮子粲字儀祖文學博識累為儒官至
尚書霸弟徽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
至袁宏漢紀曰初天下將亂渙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逸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
以義存唯聖人可以庇身乎徽曰古人有言知幾其神乎見幾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
其亡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既興外患必衆徽將遠迹山海
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徽弟敏有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
謁者
張範字公儀河內脩武人也祖父歆為漢司徒父延
為太尉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
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
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
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為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
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
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
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
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
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
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
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
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
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僭擬干時
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冀
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
謂不量力矣子以為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
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
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
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為諫議大夫範子陵及
承子戩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
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
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
荆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為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
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
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
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
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

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
軍事至長安病卒魏書曰文帝即位以範子參為郎中承孫劭晉中護軍與舅楊駿俱被誅事見晉書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
以處是非太祖辟為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
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
千餘家博物記曰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負之而行轉為樂浪
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為
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
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
臣松之案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則太祖定鄴後也案度傳度以建安九年卒太祖亦以此年定鄴自後遠征唯有北征柳城耳柳城之役度已不復在矣又顧謂茂曰於君
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
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為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
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為天下誅殘
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
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
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
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為魏郡太守甘陵相
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茂以選為長史遷左軍師
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為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宮
茂復為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玄別傳曰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為國器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魏書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既還舊土太祖辟
為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

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
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
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
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為
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
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
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
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
有功淵竊恥之太祖大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
謗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
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勑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
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
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
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
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
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
衣蔬食祿賜散之舊故宗族恭儉自守卒官魏書曰太祖以其子泰為郎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
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
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
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
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
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為從事具
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
為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

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先賢行狀曰疇將行引虞密與議疇因說虞曰今帝主幼弱姦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不聽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閒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閒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留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豫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茂才拜爲蓨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於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

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遠結烏丸與爲首尾前後召疇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出誘胡衆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旌其美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魏書載太祖令曰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爲尚所辟乃往弔祭太祖亦不問臣松之以爲田疇不應袁紹父子之命以其非正也故盡規魏祖建盧龍之策致使袁尚奔迸授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已明其爲賊胡爲復弔祭其首乎若以嘗被辟命義在其中則不應爲人設謀使其至此也疇此舉止良爲進退無當與王脩哭袁譚貌同而心異也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荊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先賢行狀載太祖令曰蓨令田疇至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徼眞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時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於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爲成一人之高甚違王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過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魏書載世子議曰昔薳敖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勵貪夫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毀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爲重魏略載教曰昔夷齊之棄爵而譏武王可謂愚闇孔子猶以爲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善爲復使令司隸以決之魏書載荀彧議以爲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爲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爲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臣松之案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有爲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而辭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案此語不與繇所引者相應未詳爲繇之事誤邪而事將別有所出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爲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邴原融不聽融集有融答脩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答曰據猾身絜己歷試諸艱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

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
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
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
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爲營
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
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
難脩雖休歸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
辟脩爲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
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卽
墨令後復爲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
脩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
敗劉詢起兵漯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背叛
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
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爲
賊所殺譚更以統爲樂安太守譚復欲攻尚脩諫曰
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忠節
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
鬬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
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鬬其間以
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
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尚
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
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
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
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
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

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傅子曰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
敢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遂造
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臣松之案田疇傳疇爲袁尚所辟不被譚命
傅子合而言之有違事實以脩爲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
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脩以統
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
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
財物貲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
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爲司空掾行
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爲治抑彊扶弱明賞罰百
姓稱之魏略曰脩爲司金中郎將陳黃白異議因奏記曰脩聞枳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涓流之水
無洪波之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讜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欣於所受俯慚不報未嘗不長夜起坐中飯
釋餐何者力少任重不堪而懼也謹貢所議如左太祖甚然之乃與脩書曰君澡身浴德流聲本州忠能
成績爲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
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遏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
子媯滿建侯于陳近桑弘羊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言也或恐衆人未曉此
意自是以來在朝之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爲首及聞袁軍師衆賢之議以爲不宜越君然孤執心將有
所底以軍師之職閑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傍人淺
見以蠡測海爲蛇畫足將言前後百選輒不用之而使此君沉滯冶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意待
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聲冒實淫鼠亂耳假有斯事亦庶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何害昔宣
帝察少府蕭望之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爲馮翊從正卿往似於左遷上使侍中宣意曰君守平原日淺
故復試君三輔非有所間也孤接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既君崇勳業以副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
獨何人哉後無幾而還魏郡太守魏國既建爲大司農郎中令太祖
議行肉刑脩以爲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徙爲奉常
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
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

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初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王隱晉書曰脩一子名儀字朱表高亮雅直司馬文王爲安東儀爲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軍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殺之子裒字偉元少立操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爲務旦夕常至墓前拜跪悲號斷絕墓前有一栢樹裒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爲裒刈麥者裒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任刈者裒門人爲本縣所役求裒爲屬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提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見己整衣出迎之於門裒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卿放遣諸生一縣以爲恥同縣管彥少有才力未知名裒獨以爲當自達常友愛之男女各始生共許爲婚彥果爲西夷校尉裒後更以女嫁人彥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自處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以此自誓賢兄子葬父於帝都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婚之本指邪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邴春者根矩之後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遊學身不停家鄉邑翕然以爲能循其先也裒以爲春性險狹慕名意多終必不成及後春果無學業抗節遠外有識以此歸之裒嘗以爲人所行其當歸於善道不可以己所能而責人所不能也有致遺者皆不受及洛都傾覆寇賊蠭起裒宗親悉欲移江東裒戀墳壠賊大盛乃南達泰山郡裒恩土不肯去賊害之漢晉春秋曰裒與濟南劉兆字延世俱以不仕顯名裒以父爲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於晉也魏略純固傳以脂習王脩龐淯文聘成公英郭憲單固七人爲一傳其脩淯聘三人自各有傳成公英別見張既傳單固見王淩傳餘習憲二人列於脩傳後也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天子西遷及東徙諸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爲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徙許東土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敬舊有欒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郭憲字幼簡西平人爲其郡右姓建安中爲郡功曹州辟不就以仁篤爲一郡所歸至十七年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徼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逵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逵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逵等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逵等送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逵等逵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興逵等並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隴右黃初元年病亡正始初國家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山中時孔融爲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魏氏春秋曰政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己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爲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太祖乃止徙署丞相徵事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原與平原王烈俱以選補崔琰爲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

用之不仁者遠代涼茂爲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
公事不出太祖征吳原從行卒原別傳曰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
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
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
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齓之中嶷然有異及長金玉其
行欲遠遊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彊識鉤深
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
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
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
邪崧辭謝焉又曰兗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爲
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爲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
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
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
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後爲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
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爲計掾彭璆爲計吏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歎之後
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爲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
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
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
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
遠爲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
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
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
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融無
以答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脩性保真清虛守高危
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乂我徂求定策命懸側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
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

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
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辯之於
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
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
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棊弈爭梟原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度乃覺度知原
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自反
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吟詠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
原亦以高遠清白頤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
魏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
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攬
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
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時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邴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
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藥公宜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原雖在
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內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甚相親敬令
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爲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魏太子
爲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
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
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恧恧太子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
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勃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
復難之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扶風龐迪以清
賢稱荀綽冀州記曰鉅鹿張貔字邵虎祖父泰字伯陽有名於魏父邈字叔遼遼東太守著名自然
好學論在嵇康集爲人弘深有遠識恢恢然使求之者莫之能測也官歷二宮元康初爲城陽太守未行
而卒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
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
者爲美何者爲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
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

子臺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傳子曰齊相管仲之後也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為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賵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竝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為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傳子曰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己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皇甫謐高士傳曰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鬭鬩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鬭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牽牛著涼處自為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鬭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王烈者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為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先賢行狀曰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太丘為師二子為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道成德立還歸舊廬遂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以典籍娛心育人為務遂建學校敦崇庠序其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器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承風咸競為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為改過子既以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為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為善也閒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還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劍主于是永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數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或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主皆親驂乘適烈私館疇諮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業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真者少國黨之人互相譏誘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為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太祖累徵召遼東為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三年寢疾年七十八而終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傳子曰是時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儁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寧所籌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舡皆沒唯寧乘舡自若時夜風晦冥舡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為神光之祐也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詔以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傳子曰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啓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日篤西山惟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傳子曰司空陳羣又薦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為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

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黄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耇德不降則鳴鳥弗聞尚書君奭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玄曰耇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格於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黄髮況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今以寧爲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貞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爲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廚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横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脩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槀枚駑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眚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閶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於衢路自黄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尫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皁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闚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鸑鷟鳴岐周道隆興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絜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黄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閫奧韜古今於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黄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羇旅遼東三十

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羣公，思求儁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篳門，偃息窮巷，飯鬻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儁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索，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也。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爲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傅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

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教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也，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時鉅鹿張臶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臶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臶，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臶。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嶷然磐峙，蒼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尚書顧命篇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注曰：河圖，圖出於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事班天下。任令于綽連齎以問臶，臶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鵀之鳥巢臶門陰，臶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

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高士傳曰初晉宣帝爲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陟險邀生於崤澠之間止生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斫棗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著於鄉黨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饑乏漸相劫略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作爲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爲賊寇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高士傳曰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事論理辭意謙敬恕甚重焉太尉蔣濟辟不就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案庾氏譜嶷字劭然潁川人子峻字玄默晉尚書陽翟子嶷弟遁字德先太中大夫遁胤嗣克昌爲世盛門侍中峻河南尹純皆遁之子豫州牧長史顗遁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遁之曾孫貴達至今弘農太守何楨等文士傳曰楨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容貌甚偉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爲尚書光祿大夫楨子龕後將軍勗車騎將軍惲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阜司空文穆公充惲之孫也貴達至今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高士傳曰朝廷以戎車未息徵命之事且須後之昭以故不即徵後顗休復與庾嶷薦昭有詔訪於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於鄉今顗等位皆常伯納言嶷爲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世所高尚誠宜嘉異乃從誕議也至熹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傳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內秉純絜心非其好也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之矣時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太陽占戶留先陝界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太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爲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爲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羣不肯妄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至嘉平中太守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爲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我如是我不中爲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衄祝衄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羊更殺其羖䍽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牂羊謂吳羖䍽謂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髮爲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闊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陝居太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恆不著衣臥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汚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爲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故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爲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不以爲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歲餘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之於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嘗

趣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得測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汙其耳目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羲皇已來一人而已矣魏氏春秋曰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為仙人也北地傅玄謂之性同禽獸並為之傳而莫能測之魏略又載扈累及寒貧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曆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游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甂甎為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縕故後一二年病亡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欒文博者門徒數千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眾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眾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又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臘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臘一朐糒一升而止臣松之案魏略云焦先及揚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為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為黃犢先等作圓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謂此物也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臣松之以為蹈猶履也躬履清蹈近非言乎蓋是貢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脩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臶、胡昭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魏志卷十一

魏志卷十一考證

袁渙袁渙字曜卿○何焯曰渙當作煥今太康縣猶有魏袁煥碑臣浩按蜀志許靖傳亦作煥

外溫柔而內能斷注遣使行學還召用之○監本脫還字今添

魏國初建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監本脫爲字今添

涼茂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常據北宋本作多據

田疇好讀書善擊劒○宋本無善字

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宋本無相字

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留○毛本作皆拒不當元本作皆拒不受

又命田預喻指○預北宋本作豫

邑五百戶注蕩析離居靡所依懷○蕩析監本誤作傷拆今改正

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注至于田疇方斯近矣○北宋本作方斯遠矣

王脩賊入孫氏吏不能執○太平御覽作吏不能得百姓稱之注魏略曰脩爲司金中郎將○太平御覽作河北始開冶以脩爲司金中郎將多河北下六字

世稱其知人注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悴○北宋本讀詩上多一每字

又注郭憲字幼簡西平人爲其郡右姓○北宋本無其字

又注而田業陽逵等就斬約頭○逵北宋本作達

邴原原從行卒注嘗以書相分○臣明楷按分字于文義晦冊府作介蓋謂孫崧以究豫士多相識欲以書爲介紹而先容之下文非若交游之待分而成也亦當作介其誤同

又注某今孤負恩施○監本脫今字今添

又注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監本脫則字臣浩按此二語與下句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爲對舉之文今照別本添

又注原書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監本作捨以繫樹枝別本作拾于義較長今改正

河南尹扶風龐迪○何焯校本作龐迪管寧王烈者字彥方○何焯曰本爲彥考後漢書注可據北宋本亦作考

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宋本無既字

而失考父茲恭之義○茲當作滋

宜蒙徵命以勵風俗注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世所高尚誠宜嘉異○宋本無世所高尚四字

至熹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北宋本作嘉平二年

勳見模楷焉注遭冬雪大至先祖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知生○宋本作就視如故今改正

又注先等作圜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宋本作形如蝸牛廬無蔽字及故謂之蝸牛五字

魏志卷十一考證

魏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崔琰孔融婁圭　許攸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顒　鮑勛　司馬芝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朞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勑郡縣掩骼埋胔示憯怛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爲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傅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愼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騖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爲丞相琰復爲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氏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仁琰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卽禮辟之後太祖爲魏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琰爲失所舉

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虯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魏略曰人得琰書以裹幘籠持其籠行都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為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為徒虯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為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敕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謝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

始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跱殆非子之所及也臣松之案時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也朗以為不然而琰每秉此論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鼎輔及琰友人公孫方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己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融字文擧續漢書曰融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勑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為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為偉器山陽張儉以中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為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

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為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司馬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候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二十八承黃巾寇破之後修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為方正邴原為有道王修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名為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木以殯葬之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為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在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為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汙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覆幽州幽州軍敗遂有其衆無幾時還復叛亡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淶水之上寇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障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孫共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凶辯小才信為腹心左承祖劉義遜清儁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承祖勸融自託彊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衆流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衆亡身奔山東室家為譚所虜張璠漢紀曰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為宜略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嘲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戮

彪將殺焉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清德四業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十二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年八歲時方弈碁融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見殺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懼遠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誑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缾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宜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世語曰融二子皆齠齔融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以為必俱死也臣松之以為世語云融二子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玄了禍福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宜其有過成人安有見父收執而曾無變容弈棊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身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猶尚若茲而況於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

南陽許攸、魏略曰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役諫紹勿與太祖相攻語在紹傳紹自以彊盛必欲極其兵勢攸知不可為謀乃亡詣太祖紹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勳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人有白者遂見收之

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魏略曰婁圭字子伯少與太祖有舊初平中在荊州北界合眾後詣太祖太祖以為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及河北平定隨在冀州其後太祖從諸子出遊子伯時亦隨從子伯顧謂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為樂也人有白者太祖以為有腹誹意遂收治之吳書曰子伯少有猛志嘗歎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儕輩笑之後坐藏亡命被繫當死得踰獄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遂以得免會天下義兵起子伯亦合眾與劉表相依後歸曹公遂為所用軍國大計常與焉劉表亡曹公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詐曹公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寵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為多曹公常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耶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為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魚豢曰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眾毛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之助也由也

而琰最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世語曰琰兄孫諒字士文以簡素稱仕晉為尚書大鴻臚荀綽冀州記云諒即琰之孫也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荆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為治中從事。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

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飧之絜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絜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稱之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典今眞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幷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於杜郵晁

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齠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措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丕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爲司空辟爲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爲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爲雍州刺史復還爲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爲動魏書曰或謂奕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僞乎且以姦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出爲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爲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既建爲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

以吾爪牙之臣無過營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弈其人也太祖乃以弈爲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爲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弈之爲人弈無子詔以其族子統爲郎以奉弈後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華嶠漢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爲容儀舉孝廉爲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歷位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桓俱反以熙行車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丸鞬陸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魏書曰漢末閹宦用事夔從父衡爲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中諸父兄皆禁錮夔歎曰天地閉賢人隱故不應宰司之命避亂淮南後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爲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爲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爲至於我哉遂遁匿灊山術知夔終不爲己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爲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爲國失賢則亡君不爲術所用亂不亦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士也必以擢時儁搜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苟有疵釁刑黜可也加其捶扑之罰則以小懲之戒豈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投趾可不之節必審於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紲哉自非此族委身世塗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孥戮柳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紲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箠詩云唯此褊心何夔其有焉放之可也宥之非也出爲城父令魏書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羣爲酇令夔爲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遷長廣太守郡濵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從錢衆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衆三千餘家脅昌陽縣爲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勑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

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為丞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魏書曰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不合尚書傅巽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玠等儀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偽敗文帝為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為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薨諡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為司徒干寶晉紀曰曾字穎考正元中為司隸校尉時毋丘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為武衛將軍荀顗所表活既免辭詣廷尉乞為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程咸為議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則不足懲姦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晉諸公贊曰曾以高雅稱加性至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十餘薨諡曰元公子邵嗣邵字敬祖才識深博有經國體儀位亦至太宰諡康公子蕤嗣邵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經禮職遊於太僕遵子綏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為尚書為司馬越所殺傅子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類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顒字子昂河間鄚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遊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顒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顒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為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顒為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顒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為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

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爲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踐阼爲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爲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晉諸公贊曰顒孫喬字伯舒有體量局幹美於當世歷清職元康中與劉渙俱爲尚書吏部郎稍遷至司隸校尉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爲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爲濟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遣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皐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爲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衆二萬騎七百輜重五千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己吾信與弟韜以兵應太祖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衆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異焉汴水之敗信被創韜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於太祖曰姦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者義也今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遘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太祖爲東郡太守表信爲濟北相會黃巾大衆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在武紀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年四十一雖遭亂起兵家本修儒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建安十七年太祖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魏書曰邵有父風太祖嘉之加拜騎都尉使持節邵薨子融嗣辟勛丞相掾魏書曰勛清白有節知名於世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勛爲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爲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爲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勑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崩太子卽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文帝將出游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竟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淸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卽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爲宮正宮正卽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脣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

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勳奏絀遣而曜密表勳
私解邕事詔曰勳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
刑五歲三官駮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勳無活分
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
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毗尚
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勳父信有功於太祖求
請勳罪帝不許遂誅勳勳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
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爲勳歎恨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荊州於
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
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
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
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爲管長時天下草創
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
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爲兵掾史據
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爲留負芝不
聽與節書曰君爲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
旣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
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
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
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
爲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豪又芝故郡
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
所屬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
者皆獲罪而芝以見稱魏略曰勳字子臺琅邪人中平末爲沛國建平長與太祖
有舊後爲廬江太守爲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遂從在散伍議中勳兄爲豫州刺史病亡兄子威又
代從政勳自恃與太祖有舊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爲李申成所白收治并免威官遷大理正
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
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
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
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
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
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爲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
行會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
昭猶憚芝不爲通芝爲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
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
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
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
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
符曹執爲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
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
類乎其寢勿問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
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臣松之案無澗山名
在洛陽東北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勑
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
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
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
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
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勑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
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
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
通也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

間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爲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熯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掾史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芝亡子岐嗣從河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爲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爲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迕指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慙怒而退岐終恐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朞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肇晉太康中爲冀州刺史尚書見百官志）

評曰徐奕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爲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魏志卷十二

魏志卷十二考證

崔琰逆賜琰死注人得琰書以裹幘籠持其籠行都道中○宋本無持其籠三字毛本都作鄙

魯國孔融注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宋本作鄭子然

又注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宋本寬容下有之字

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注後坐藏亡命被繫當死○監本訛坐贓今改正

何夔官至車騎將軍注和帝佳之○一本作和帝偉之

司馬芝今條同等為兵幸時發遣○條北宋本作調

會內官欲以事托芝○何焯校本作曹內官

魏志卷十二考證

魏志卷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鍾繇 子毓　華歆　王朗 子肅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先賢行狀曰鍾皓字季明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千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深獨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皓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椎軾言司徒今日為獨行耳還府向閤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邪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名示之乃止前後九辟三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先輩為海內所歸者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故黎陽令潁陰荀淑及皓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膺之姑為皓兄之妻生子覲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覲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為童幼時膺祖太尉脩言覲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覲辟州宰未嘗屈就膺謂覲曰孟軻以為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皂白邪覲嘗以膺之言白皓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為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覲早亡膺雖荷功名位至卿佐而卒陷身世禍皓年六十九終於家皓二子迪敷並以黨錮不仕繇則迪之孫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于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謝承漢書曰南陽陰脩為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為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光國朝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世語曰太祖遣使從事王必致命天子傕汜等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太祖使拒絕其意繇說傕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加答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傕汜益虛心後傕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率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司馬彪戰略曰袁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

轉禍爲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遵等兵與繇會擊援等大敗之

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爲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

魏略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邑以天下未定心不願徵而吏民亦戀邑郡掾衛固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爲太守畿已入界繇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繇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誘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臣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廷襲忝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詆迫吏民拒畿遂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所當宜爲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爲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爲不敬又不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聽與畿塞爲下所歎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久嬰篤疾涉夏盛劇命繇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讓免冠徒跣伏須罪誅詔不聽

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亾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爲資表繇爲前軍師魏國初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爲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

魏略曰繇爲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鐘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爲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臣松之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京兆尹張敞上議曰按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尸主事之臣栒音荀齋地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首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考父銘見左氏傳孔悝銘在禮記事顯故不載國語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至于今不遺類其子孫不可不興也太子所稱四銘者也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言密使臨菑侯轉因人說之繇卽送之太子與繇書曰夫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竭未嗣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贈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賤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繇報書曰昔忝近任幷得賜玦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爲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紆意實以悅懼在昔和氏殷勤忠篤而繇特命是懷愧承

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

魏略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繇繇答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嫵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淸談孫權之嫵媚執書嘔噦不能離手若權復黠當折以汝南許邵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足矣

文帝卽王位復爲大理及踐阼改爲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陸氏異林曰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卽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乃慇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卽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裲襠

傷左髀以裲襠中綿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清河陸雲也明帝即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戶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繇以為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為非悅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羣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乃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為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刖刑之數此即起偃為豎化屍為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刖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刖易釱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袁宏曰夫人之心樂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之物懸於外而嗜欲之情動於內也於是有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之事進致不已不能充其嗜欲則苟且徼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愜其欲則姦僞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故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于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欲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害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illegible]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蓋德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錯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效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鎖復得齒于人倫是以民無恥惡義為姦盜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毀身不齒鄉里且猶恥之而況于鄉黨乎而況朝廷乎如此則夙沙趙高之儔

無施其惡夫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著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過謀不幸則八議之所宥也若夫天下和史逯之究理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于大辟而況肉刑哉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言告吏坐受賕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謂當生而令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斷就之悲此最治體之所先有國所宜改者也

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諡曰成侯魏書曰有司議諡以為繇昔為廷尉辨理刑獄決嫌明疑民無怨者猶于張之在漢也部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為師保論行賜諡當先依此兼敘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諡曰成侯子毓嗣

初文帝分毓戶邑封繇弟演及子劭孫豫列侯

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為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且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軔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偪狹於城南以氊為殿備設魚龍曼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為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為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為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為魏郡太守爽既誅入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謗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元中毋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論士民還為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眾降或以為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為夫論事料敵當以己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為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毓行臣松之以為諸葛誕舉淮南以與吳孫壹率三百人以歸魏謂吳有釁本非有理之言毓之此議蓋何足稱耳淮南既平為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魏略曰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臣松之以為邴根矩之徽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當為尾魏略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後也同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武紀魏書稱芬有大名於天下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疏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邽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華嶠譜敘曰歆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閒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衆乃大義之矣

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爲掾。東至徐州，詔卽拜歆豫章太守，以爲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衆願奉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之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不從。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胡沖吳歷曰：孫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歆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華嶠譜敘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教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爲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衆，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議讙譁。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爲候，江南號之曰華獨坐。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說歆。翻既去，歆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住城，遣檄迎軍。歆曰：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剖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爾時會稽人衆盛彊，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逆作檄，明旦出城，遣吏齎迎。策便進軍，與歆相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於一豎，節墮於當時。昔許、蔡失位，不得列於諸侯，州公實來，書人以爲賤，況方之於歆，咎孰大焉！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爲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爲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願賓客爲之計。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爲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爲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爲軍師。魏國既建，爲御史大夫。文帝卽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爲司徒。魏書曰：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華嶠譜敘曰：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大悅，遂重異之。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孫盛曰：盛聞慶賞威刑，必宗於主，權宜宥恕，出自人君。若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施，春秋著以爲譏。斯褒貶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孥戮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宥矜，理無偏情，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爲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魏書曰：歆性周密，舉動詳慎。嘗以爲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爲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華嶠譜敘曰：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傅子曰：或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諸。下詔曰：司徒，國之儁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爲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魏書曰：又賜奴婢五十人。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爲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卽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列異傳曰：歆爲諸生時，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卻，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與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

自知當為公臣松之按晉陽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為理無二人俱有此事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曰：朕新莅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為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机筵，命百官總己，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闚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歆薨，謚曰敬侯。魏書云歆時年七十五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咸熙中為尚書。華嶠譜敘曰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君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駮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羣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淡常慮天下退理司徒李胤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疏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有三子長子廙字長駿晉諸公贊曰廙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才學撰後漢書世稱為良史為祕書監尚書澹字玄駿最知名為河南尹廙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檢為尚書薈字敬叔世語稱薈實正恆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尚書薈河南尹恆左光祿大夫開府澹子軼字彥夏有當世才志為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獻帝春秋曰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為兵所逼遂詣軍降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復聚黨眾屯住郡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虞以欺詐用全首領得爾寬不具以狀對朗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頭才誤竊郡私受爵不讓以遘罪網前見征討長死苟免因冶人物寄命須臾又追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略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概流矢始交便棄櫂就俘稽顙自首於征役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慙懼朗愚淺薄怯長感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鞅縶足入絆叱咤聽聲東西是命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

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

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己之迹，自投東裔同鯀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潸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櫂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熊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漢晉春秋曰：孫策之始得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儁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

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

朗家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莒令，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

魏略曰：太祖請同會，嘲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秔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詔朗，朗答曰：「孫權前牋，自譏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期無二，牙獸屈膝，言為告歡，明琛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三江五湖，為沼于魏；西吳東越，化為國民。鄢郢既拔，荊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雜沓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畜者，辭不能宣。」

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敕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餧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彊，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文帝踐阼，改為司空，進封樂平鄉侯。

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衆，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繡以飾，重席，童女以路舞綴，醲酎必貢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廄則騂騄駙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二萬，而馬十之；幸車千乘，大官賜官奴婢六千；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長安城內治民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腹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簡眾懲諭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失替實而損文，遵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肆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郊廟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史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埒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資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齊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升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惰遊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難，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權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財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難未得偃武發甲，放馬而戰，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勤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簡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權畜於食，勇畜於勢，難坐曜烈威，而衆未動，畫外之釁必復，穡穎以求，攻往而效，用矣。若長威效用，不戰而定，則

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為喻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蹕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王朗集載朗為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昔為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儁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討與賊交戰吏兵散走儁殆見害登手格一賊以全儁命又守長夏逸為督郵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敘至黃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兼稱登在職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饗膳近任當得此吏今以登為太官令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興師與吳幷取蜀不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鵜鶘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

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濞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慍於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為宜勅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魏書曰車駕既還詔三公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遂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沉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幷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禦兒吳界邊戍之地名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內減大

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閑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閶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強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爲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懷懷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縕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魏略曰朗本名嚴後改爲朗魏書曰朗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贄無所受常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太和二年薨謚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肅父朗與許靖書云肅生於會稽）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爲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雨水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爲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

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
尚書也以出内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
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
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
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乃漢之初依擬
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
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
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
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
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
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
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
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
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斂之制輿
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爲盛美且
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
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
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贈終可使稱皇
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帝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
孫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爲稱妙於帝矣肅謂爲輕不亦謬乎臣松之以爲上古謂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父爲皇其實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比之於帝得不謂之輕乎魏因漢禮名號無改孝獻之崩豈得遠考古義肅之所云蓋就漢制而爲言耳謂之爲謬乃是譏漢非難肅也
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
崇文觀祭酒景初閒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
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
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

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
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
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
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
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内足以列六宮顯
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
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
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
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
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
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
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
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
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
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
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
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
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
愚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
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
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
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
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絶而
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
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
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

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縗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爲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勳前朝改封恂爲承子世語曰恂字良夫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所居有稱乃心存公有匪躬之節爲令袁毅饋以駿馬知其貪財不受毅竟以黷貨而敗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卒時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肅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字君夫少有才力而無行檢與衛尉石崇友善俱以豪侈競於世終於後將軍虔子康隆仕亦宦達爲後世所重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駮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臣松之案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駮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自魏初徵

士燉煌周生烈

臣松之案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

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

魏略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興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采稆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鄴轉為冗散常從太祖西征道由孟津過弘農王冢太祖疑欲謁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為君弘農王即阼既淺又為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為郡守明帝時入為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為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世語曰遇子綏位至祕書監亦有才學齊王冏功臣董艾即綏之子也魏略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為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末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廢舍親教誨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為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敘晚乃出為陰泉長延康中轉為白馬王相善能談戲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輔數歲病亡亡時年五十餘時人為之慍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為祕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為西平太守卒官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閻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逃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子好直欲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為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為不得移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後數歲病亡敏有其子無還天水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荊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稆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荊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嘗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聾後數歲病亡也其邯鄲淳事在王粲傳蘇林事在劉劭高堂隆傳樂詳事在杜畿傳魚豢曰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於素乎故雖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況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貴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為是則下科耳不當顧中庸以上材質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賢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識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上為帝王所嘉下為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以已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魏志卷十三

魏志卷十三考證

鍾繇潁川長社人也注諸君終身何所任邪○監本
作何所任也此係鍾繇曉辭據屬之詞似反詰辭
氣作邪字爲是今依別本改正
又注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爲怨本今登其時○昭
國語作招音翹
又率諸將討破之注至乃使邑遣詣關庭聽采使命
○監本關庭作關廷此指王邑佩印綬徑從河北
詣許自歸所言作關廷誤今依別本改正
詔書太祖欲使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太祖北宋本
作大理
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
宋本無下科律二字
證曰成侯注猶于發之在漢也○猶監本作由猶由
古字通用今從宋本作猶
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太平御覽作欲親西征臣
浩按毓疏皆係止帝親征之辭疑監本脫落親字
且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朝之時也○動
朝太平御覽作順動
以毗爲殿備散兼龍蔓廷○蔓當作曼
正始中爲散騎侍郎○臣明倫按上云毓年十四爲
散騎侍郎太和中已遷黃門侍郎矣此時安得又
爲散騎侍郎胡昭傳云正始中散騎常侍荀顗鍾
毓侍郎其常侍之誤與
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爲魏郡太守○何焯曰徙當
作從時侍中在常侍上不應忤爽而反得遷遷當
是解其近職出之外郡耳不書毓爲侍中于前者
史省文
及士爲侯其妻不復配嫁○太平御覽作不復改嫁
華歆改爲司徒注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璽
綬北宋本作璽紱
王朗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北宋本作東海郯
人通志略同
進封樂平鄉侯注醲酎必貫三時而後成○各本俱
作醇酎臣明倫按酎音宙說文曰三重醇酒也西京
雜記漢制嘗以正月作酒八月乃熟名曰酎所謂
必貫三時而後成也今改正
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帝○監本作明
帝不從使使稱皇臣龍官按文義當作使稱帝蓋王
肅之意止欲其稱皇而明帝不從之也
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注唯洪與嚴翊嚴苞交通材
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嚴苞交通太平御覽作
嚴苞字文通材學最高下多故衆爲之語曰州中
暐暐賈叔業辨論洶洶嚴文通二十字
又注王宿閤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監本常誤作
當今改正

魏志卷十三考證

魏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程昱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孫資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黄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兖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絶别勑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别駕王彧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黄巾所殺太祖臨兖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鄄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惟鄄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氾嶷取范吏民皆恐彧謂昱曰今兖州反惟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氾嶷已在縣允乃見嶷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陵母爲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以成事人盡死之節衞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爲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昱又遣別騎絶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又兖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爲東平相屯范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

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爲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
其上日更名昱也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
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
居鄴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
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
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
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
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
爲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
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
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魏略載昱說太祖曰昔田
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與諸侯並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爲
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爲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大旨以爲將軍之志不如
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爲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
而反不羞爲袁紹之下竊爲將軍恥之其後語與本傳略同天子都許以昱爲尚
書兗州尚未安集復以昱爲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
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
太祖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
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
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
至徐州遂殺車冑舉兵背太祖頃之昱遷振威將軍
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聞
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
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
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
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

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
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
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
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爲海內所憚
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
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
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
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
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
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
門不出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
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
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
意臣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
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
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之慮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
處人父子之間昱性剛戾與人多迕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
待益厚魏國既建爲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
帝踐阼復爲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
百戶分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爲公會薨帝
爲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諡曰肅侯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
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子武嗣武薨子克
嗣克薨子良嗣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世語曰曉字季明有通識
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
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

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謥詷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摸公於目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摸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衞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衮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亡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傅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結英儁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傅子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幷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彊終爲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

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之語在荀攸傳傅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敗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傅子曰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為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也為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案魏書所云與傅子正反也孫策轉鬭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眾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傅子曰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臣松之案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為不同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佻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為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襲許年死此蓋事之偶合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逄紀為之謀臣必交鬭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為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傅子曰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臣事之以為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趣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達於事情太祖曰惟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祖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勳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識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

禽呂布西取睢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遼東以梟袁尚雖假天之威易爲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由嘉方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爲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爲存厚往勸來也諡曰貞侯子奕嗣魏書稱奕通達見理奕字伯益見王昶家誡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傅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厚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傅子曰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險阻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彧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荊此爲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奕爲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世語曰嘉孫敞字泰中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廮陶長柏人令袁紹以爲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衆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爲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魏郡太守栗攀爲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爲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

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幷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爲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遺楊犬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內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儔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肢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

之功顧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鎭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即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即定奉暹失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即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爲徐州牧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

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既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衞明公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書與荀彧曰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成王之幼功勳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彊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爲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

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即勑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帝即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勑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勑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

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柰何乘危不以爲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明帝即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眞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眞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奧交

通書疏有所採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年八十一薨諡曰定侯子冑嗣冑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悳人也悳音德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父普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爾曄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覩漢室漸微己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勳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勳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後則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勳窮蹙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爲損得之不足爲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爲彊耳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況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辟曄爲司空倉曹掾傅子曰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遺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

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委暐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暐，至一夜數十至耳。太祖征張魯，轉暐爲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爲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暐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暐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暐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慴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太祖不從，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延問暐曰：「今尚可擊否？」暐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大軍遂還。暐自漢中還，爲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衆降。達有容儀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爲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暐以爲「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爲國生患。」文帝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傅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暐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黄初元年，以暐爲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爲關羽出報吳不？」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暐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爲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暐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衆伐之，暐以爲「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傅子曰：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暐。暐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爲懼，其殆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爲吳王。暐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逼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爲吳王。權將陸議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如暐言。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荊、揚州諸軍並進。會羣臣，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暐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

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勤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明帝卽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實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娀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脩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諡曄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自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諡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諡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愼於禮制也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衞臻與曄議同事遂施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爲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卽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

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閒爲大鴻臚在位二年遜位復爲太中大夫薨諡曰景侯子㝢嗣傅子曰曄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眯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自安於天下豈不惜哉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王粲傳曰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尚傅子曰陶字季冶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爲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干寶晉紀曰毋丘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答依違大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爲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

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
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
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
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
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
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
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
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
溫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季子為臣吳宜有
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為謀叛主率者
太祖聞之指前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
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
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為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
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關羽圍樊
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
說太祖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
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
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
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
見禽文帝即王位轉為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為東中
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
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為
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入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詔
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
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
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

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荅
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
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
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
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
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為東中郎將
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忼慨常有超越江
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為尚書車
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
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
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
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
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
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
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卒燒船於
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
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即位賜爵
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為深入虜地
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
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
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
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
得不沒遷為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
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
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幾莫不
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

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卽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己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敝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杖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爲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行竟無成而還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飢儉濟上疏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攰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卽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又歡娛之躭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淸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以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己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齊王卽位徙爲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列異傳曰濟爲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啟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啟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爲舜本姓嬀其苗

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臣松之案：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稷胤周。」此其所以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為舜後，後魏為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為繆妄」；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虬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虬龍也。騏驎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騏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不若邪？臣以為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之譬，雖似俳諧，然其義旨，有可求焉。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包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蔣濟其有焉。是歲薨，謚曰景侯。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勳前朝，改封凱為下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彊，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騖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為郃陽、祋祤、祋音都括反，祤音詡。贊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親，長於兄嫂。就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為司空，又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讎，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為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顯，宜乘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曜和璧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為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到，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北州承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表留以為尚書郎，辭以家難得還河東。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黃初初，改祕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為

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橈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強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眾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數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錡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錡果尋敗亡

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

魏氏春秋曰烏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鞬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令孫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素為比能所信令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

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為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為寇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傅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

資別傳曰是時孫權諸葛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征而帝摠攝羣下內圖禦寇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帝曰動大衆舉大事宜與羣下共之既以示明且於探求為廣既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之終不顯己之能也若衆人有譴過及愛憎之說輒復為請解以塞譖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涼州刺史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盡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寵邈得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初資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豫田豫梁相宗黨皆妬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為資構造謗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為言而終無恨意豫等誣服求釋宿憾結為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為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為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為孝廉而揚豐子後為尚方吏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

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黃紙授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為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帝崩

世語曰放資久與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軹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尉對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弟纂為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肇出纂見驚曰上不安云何遂共出宜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不得復內肇等罷燕王肇朗日至門不得入懼詣廷尉以處事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歡流涕而出亦免案世語所云樹置先後與本傳不同資別傳曰帝詔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久欲得親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識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孝武不識金霍以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即阼猶有曹休外內之望賴遣日月御勤不傾使各守分職經介素間以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宜使輕重不定若諸侯與兵力均衛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為服不相為服則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為有四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雜綱者宜以聖意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漸殊其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為善帝曰然如卿言當為吾遺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侔金霍雙劉章者

其諱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允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讒平有受
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驪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給事中
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日磾夷狄以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日妄得一胡兒而重貴之平勃
雖安漢嗣其終勃殺反名平劣自免於呂須之譏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
易爲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臣於之以爲孫劉于時
號爲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責被許付之問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理
豈得然案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家欲以是
言掩其大失然恐負圖之玷蓋莫能磨也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
邑三百放并前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
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
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
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
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
章資歎曰吾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託今縱不能匡弼時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九年二月
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勳著前朝暨朕統位勳賴良謀是以曏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
外輔事官內望讓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鄉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終成仁
重以歎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
氣以承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曹爽誅後復以資爲侍
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諡曰敬侯子正嗣臣松之案
顯資子羽曰士數劉許字文生正之第也寅張華大人並稱文辭可觀意思詳序晉惠帝世許爲越騎校
尉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
三年薨諡曰貞侯子宏嗣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
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
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
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
以放資著勳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案孫氏譜宏爲
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荊晉陽秋曰楚鄉人王濟豪俊公子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求楚品狀濟曰此
人非鄉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馮翊太守楚子洵潁川太守洵子盛字
安國給事中秘書監盛從父弟綽字興公廷尉正楚及盛綽並有文藻盛又善言名理諸所論著並傳於
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
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
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
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魏志卷十四

魏志卷十四考證

程昱太祖乃止注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北宋本作據千里之地。

孫權新在位未爲海內所憚○太平御覽作孫權新立。

年四十餘薨注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一北宋本作二。

郭嘉果爲許貢客所殺注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北宋本作不可不測。

又注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佻○自宋本作臣。

董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楊所留○臣龍官按此時不應稱獻疑爲見字之訛。

劉曄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必宋本作心。

蔣濟太祖聞之指前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曰○各本作指有令臣明楷按此蓋太祖謂蔣濟無謀叛之事而信前令之不虛作前令爲是。

弊斂之民○斂毛本作勑臣明楷按勑音賚力乏也斂音漢險也似應作勑又顏氏書證篇曰勑卽斂倦之斂或者斂其斂字之訛與。

劉放責樂陽亭侯注天下騷動○監本誤要動毛本誤擾動今改正。

魏志卷十四考證

魏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溫恢

賈逵 子充　李孚　楊沛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辟爲司徒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閒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任河內遷尙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苫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鎭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渠陵大堨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隤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爲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荊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勳江漢弘上朝爲零陵太守初爲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責名輕撓以弘婿夏侯陟爲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爲治哉乃表陟婚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以勳宜見酬報聽之衆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

雲擾逆從橫討於弘弘悉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晉諸公讚曰于時天下雖亂荊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眾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溫。朗謂邵曰：「脣齒之喻，豈唯虞、虢，溫與野王卽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為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為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為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為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卽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臣松之案：朗此對，但為稱述卓功德，末相箴誨而已。了不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為不相關塞也。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卽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為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皋，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為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為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眾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為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成皋令，以病去，復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為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為長。又以為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覿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覿等敗，時人

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為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祕書錄其文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為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法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司萬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明帝即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晉諸公贊曰望字子初孚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司馬時孚為太宰父子居上公位自中代已來未之有也洪字孔業封河間王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為世好士咨字君初子酆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百官名志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辟召為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名還為西曹令史遷為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棊跱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魏略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而一旦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敕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以昔善騎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眾合而為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叛恐其為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略封為關內侯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臣松之以為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以之為義無乃乖先哲之雅旨乎史遷云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故君子不為苟存不為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恕則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習之死義者豈其然哉後同時擢為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苛吏傳曰思與薛悌郤嘉俱從微起官位略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為閑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

曰薛悌殷吏王思郤嘉挾吏光各爲關內侯以嚴其讚思爲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爲大司農年老目瞑瞋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爲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時有丹陽施畏魯國倪顗南陽胡業亦爲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苛暴又有高陽劉類歷位宰守苛慝尤甚以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爲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爲不急過無輕重輒捽其頭又亂杖撾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敕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諷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墻壁間闚閃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相檢驗類嘗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櫃間號呼良久類以爲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察便使伍伯曳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問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負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會大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耄不任宰事乃召入爲五官中郎將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爲郡小吏魏略曰既世單家富爲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爲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爲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袁尚拒太祖於黎陽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爲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衆萬餘人無所屬寇崤澠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爲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爲變乃移諸縣促儲偫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爲衛尉子超爲將軍統其衆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右以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爲尚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氐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三輔決錄注曰既爲兒童爲郡功曹游殷察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諾殷先歸敕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於是關中爲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爲蒲阪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爲漢興太守後轉隴西魏略曰楚爲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爲治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爲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泣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

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為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顒出門設陳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使顒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言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遨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為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鬬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距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為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為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既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為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鸇陰口既揚聲軍從鸇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為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侯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勑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魏略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隨韓約為腹心建安中約從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從典略曰韓遂在湟中其壻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散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興軍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爾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可以有為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羌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為軍師封列侯從行出遇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為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圖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哽咽公嘉其敦舊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魏略曰閻行金城人也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為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為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撾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為約所使詣太祖太祖厚遇之表拜犍為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宣太祖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為將軍興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約為都督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金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

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爲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爲人養老也約聞行父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障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爲鄢陵侯彰驍騎司馬宣王爲征南將軍都督荊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城中守將乙修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鄧塞以兵少不敢進但作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里翱翔而還使修等遙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及太傅到乃俱進然等走時謂儒爲怯或以爲曉以少疑衆得聲救之宜儒猶以此召還爲太僕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爲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爲光等所詿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淯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魏略曰初既爲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爲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非英之不撓黃初四年薨詔曰昔荀桓子立勳翟土晉侯賞

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衆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即位追謚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爲皇后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爲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在夏侯玄傳魏略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爲溫令名有治能會諸葛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爲有籌略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罷入爲尚書郎以稱職爲明帝所識帝以爲緝之才能多所堪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坐里舍悒悒不樂數爲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土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爲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爲勝恪也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藐往見之有所咨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諸子皆并誅緝孫殷晉永興中爲梁州刺史見晉書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爲廩丘長鄢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爲丞相主簿出爲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爲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爲治中邪時濟見爲丹陽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閒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是有樊城之事詔書召

滑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滑等緩之恢密語滑曰此必
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
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
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滑受其言置輜
重更為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
策文帝踐阼以恢為侍中出為魏郡太守數年遷涼
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
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勳明著及為朕執事忠
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
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
卒後汝南孟建為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
魏略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遊學亮後出祁山答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
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
魏略曰逵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健
初
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
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
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為將
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
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
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
為請遂得免
魏略曰援捕得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為者也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名姓
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
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

援既并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
援謀人祝奧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
孫資別傳曰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逵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衆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發無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魏略曰郭援破後逵乃知前出之者為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逵救之力為不能解為之改服焉
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
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
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
逵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
盡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逵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
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
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
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逵
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
怒收之數以罪撾折脚坐免然太祖心善逵以為丞
相主簿
魏略曰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而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逵著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逵為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逵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癭後所病稍大自啟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逵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癭愈大逵本名衢後改為逵
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
衡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
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太
祖崩洛陽逵典喪事
魏略曰時太子在鄴鄢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

是軍中騷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逵建議為不可祕乃發喪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敘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眾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逵以為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為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為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魏略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逵當為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遷書到逵出門而郡官屬悉當門謁逵於車下逵抵掌曰詣治所何宜如是大軍出征，復為丞相主簿祭酒。逵嘗坐人為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逵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逵斬之，乃整。至譙，以逵為豫州刺史。魏略曰逵為豫州逵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臣在外唯殿下為兆民計無違天人之望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為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內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為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逵以為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帝使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逵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逵軍，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為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逵，休軍幾無救也。魏略曰休怨逵進遲乃呵責逵遂使主者敕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逵恃心直謂休曰本為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為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逵直猶以休為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逵逵終無言時人亦以此多逵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己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為對存勝負於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為以是稱說臧獲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謂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猶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

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薨，謚曰肅侯。

魏書曰逵時年五十五。

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逵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

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逵祠下，詔曰：「逵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德音，褒揚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

充咸熙中為中護軍。

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甘露中為大將軍長史。高貴鄉公之難，司馬文王賴充以免。為晉室元功之臣，位至太宰，封魯公，諡曰武公。魏略列傳以逵及李孚、楊沛三人為一卷，今列孚、沛二人繼逵後耳。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興平中，本郡人民飢困。孚為諸生，當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為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鬭，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為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敕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己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為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得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孚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比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尚，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為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孚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彊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謂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孚為良足用也。會為所間，裁署冗散。出守解長，名為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孚本姓馮，後改為李。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為公府令史，以牒除為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饑窮，沛課民益畜乾椹，收䝁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椹。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撾折其腳，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為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鬭，髠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為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以勵之，且以報乾椹也。沛辭去，未到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名，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勑。沛為令數年，以功能轉為護羌都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為殯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魏志卷十五

魏志卷十五考證

劉馥傳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述吳志作術.

興治芍陂及茹陂○茹陂太平御覽作茄陂.

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人冊府作實.

又修廣戾渠陂○何焯曰水經注作戾陵堨車箱渠.

據此當作戾陵渠爲是攷元康中所立碑具詳

司馬朗傳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監本脫旅字照毛

本添.麤太平御覽作惡.

爲世好士注杳字君初于鄴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

平陵公並見百官名志○北宋本作于鄴字仲于.

多仲字並見百官名無志字.

梁習傳張雄跋扈○何焯校本作雄張倉慈傳大姓雄

張.

張既傳語在夏侯元傳注何村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

○尋翫文義至當作止.

賈逵傳國家征伐亦由淮沔○太平御覽作淮沛.

尤咸熙中爲中護軍注孚本姓馮後改爲李○北宋

本作後改爲李.

魏志卷十五考證

魏志卷十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任峻　蘇則　杜畿　鄭渾　倉慈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為之奈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為主簿。峻乃為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為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祇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為一部，十道方行，為複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祇而成於峻。魏武故事載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祇，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祇，欲得之。祇深附託於孤，使領東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祇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祇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祇白以為僦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祇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聲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祇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祇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祇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祇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祇為不朽之事。文士傳曰：祇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為棗。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台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腆，字玄方，襄陽太守，亦有文采。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謚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魏略曰：則世為著姓。興平中，三輔亂，饑窮，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為此郡守，折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為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導。魯破，則綏定下辯諸氐，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羌之功，又聞出軍西定湟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效，為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宜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昔為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卹以威

恩爲官効用西平麴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即歸命送質破絶賊糧則既有綏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絶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爲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爲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衆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掐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爲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爲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遊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爲而發也而則以爲爲己欲下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既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二心生忿怨之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況人臣乎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諡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爲尚書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濤啓事愉稱忠篤有智意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爲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兄女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愼左衛將軍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傅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爲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志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傅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太祖以畿爲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魏略曰畿少有大志在荊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爲賊所劫略衆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謂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爲邪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爲功曹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

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殽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畿其人也傅子曰彧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度郖音豆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侮狎固嘗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固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為郡將軍也范先欲殺畿以威衆傅子曰先云旣欲為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為虎矣今不殺必為後患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為然從之遂為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己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寵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旣情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魏國既建以畿為尚

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
其功閒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
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
六年常爲天下最文帝卽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爲尙
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魏略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
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
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守司
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爲尙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
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
帝爲之流涕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爲
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詔曰
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昭國語注稱毛詩傳曰
冥契六世孫也爲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故尙書僕
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
追贈太僕諡曰戴侯子恕嗣傅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
子豐交結英儁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沖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爲尙書僕射二人各脩子孫
禮見畿旣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誤恢
死後豐爲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沖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魏略曰李豐父名義與此不
同義蓋恢之別名也恕字務伯太和中爲散騎黃門侍郎杜氏新書
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爲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
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此爲豐所不善恕
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已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
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
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
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爲古
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淸淨爲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

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世語曰昭
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長悌爲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
粹字季悌河南尹粹子預字景虞御史中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尙乎
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
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
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搤腕抗論以孫吳爲首州郡
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
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
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
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
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帀所以統一
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
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
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
幷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
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
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
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
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
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
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尙復易中朝苟
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
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
實訟理故囹圄虛空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
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
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

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埸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彊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實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其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嘿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為常侍黃門郎袁侃見轉為吏部郎荀俁出為東郡太守三人皆恕之同班友善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

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爲司隸從事。疑恕所云狂悖者，通也。通子順，封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土，徙武威。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

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迕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於迕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何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魏略曰恕在弘農寬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恕為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嬙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為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眾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為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己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敕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敕吏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眾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徵入為中書令後轉為監以疾去官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塢因其壘壍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為恕言者起家為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國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為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為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己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況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顧亦賴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刳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恥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客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諧也呼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為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恕倜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杜氏新書曰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為己也四年

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為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許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為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受詔與太史典定律曆太和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不出為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

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杜氏新書曰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識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弟寬字務叔清虛玄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賾索隱由此顯名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經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婿王隱晉書曰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摯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子錫字世嘏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預有器局從兄斌字世嘏亦有才望為黃門郎為趙王倫所杜殺嘏子乂字洪治少有令名為丹陽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諶字士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曰武字文業闊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荀綽兗州記曰坦出紹伯父亡文兄當襲爵父愛柯言名傳之遂承封時劭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幅巾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心經誥博學合聞選為濮陽王文學遷領軍長史卒官王衍時為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為名儒。

續漢書曰興字少贛諫議大夫衆字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為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以為助泰諫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鑒不遠又為謀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羣寮咸懼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彊益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衆人莫不變容為泰震慄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衆相勸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吠之驚百姓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衆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民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雌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恃衆怙力將人人棊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安定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戟挾矛弦弓負矢況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羣羊向虎狼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長服而明公權以為爪牙壯夫震慄況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三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恃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誠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夷凶宦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彊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敢踰滎陽況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贊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以輕威重卓乃悅以泰為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竊為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一

渾將泰小子袤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為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為掾，復遷下蔡長、

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辟為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為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為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為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磑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為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為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為丞相掾文帝即位為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為郎中晉陽秋曰泰子袤字林叔泰與華歆荀攸善見袤曰鄭公業為不亡矣初為臨菑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以袤為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子默字思玄晉諸公贊曰默遷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舒詡皆為卿詡子球清直有理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為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黃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

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祠遥共祠之魏略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爲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溉滀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耬犂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耬犂又教衍溉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燉煌人以爲隆剛斷嚴毅不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爲下興利可以亞之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吴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乂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爲良二千石瓘燠事行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爲太子洗馬黄初初轉爲黄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傜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鉏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己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以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爲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與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爲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爲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步稍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舍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爲流涕爲立碑于今稱頌之也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爲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鄴九年邵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爲弘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黄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二歲病亡始邵族子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以爲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爲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爲兗州刺史果與王彪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時爲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案孔氏譜孔乂字元儁孔子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像於壁疇爲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乂父祖皆二千石乂爲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論治體蓋有可觀焉

魏志卷十六

魏志卷十六考證

任峻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
中郎將下。太平御覽引此有募百姓屯田於許下。
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十九字。

蘇則傳咸熙中爲尚書注石崇妻紹之兄女也○兄
女宋本作女兄。

杜畿遂詣道從鄭律度注昨日功曹今爲郡將軍也
○軍字疑衍。

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覺宋本作異。

闕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監本闕誤作關聚冊府
改正。

後考課竟不行注三人皆惣之同班友善○監本誤
作二人今改正。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宋本無言字。

數歲轉趙相注廉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
宋本作廉既才敏無無字。

邑百戶注乃從南陽步詣許○後漢書注作乃從南
陽步涉詣許從設。

援其切世大事著于篇注弟寬字務叔○弟寬監本
作子寬。臣龍官按恕字務伯理字務仲寬字務叔
皆兄弟也韓愈杜中散墓志亦云繼季子寬可知
子字爲弟字之誤今改正。

又注預從兄斌○斌宋本作武。

鄭渾爲揚州刺史卒注後又與于允謀共誅卓○後
漢書作與何顒荀攸共謀誅卓。

與等破散寬在山阻○監本山阻誤作山陽今改正。

會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蹬山○何焯曰渾
爲司隸部左馮翊夏陽乃其屬城若邵陵則屬汝
南郡爲豫州刺史部內與左馮翊無涉此因前有
渾爲邵陵令之文而誤耳其地當去夏陽不遠或
郃陽之誤耶。

倉慈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料簡太平御覽作斟
酌。

魏郡太守陳國吳瓘○太平御覽作吳璀。

咸爲良二千石注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狗賣以買
牛○太平御覽作令畜豬貴時賣以買牛。

又注到武安毛城中○武安太平御覽作安邑。

經論治體○論宋本作綸。臣照按經綸本易屯象傳
而古本易有作經論字者綸亦可作論。

魏志卷十六考證

魏志卷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漢末幷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灊山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

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
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
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
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
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掎角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墯以致命之兵擊貪墯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
建安二十
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
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
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
關羽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
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
魏書曰王賜遼帛千匹穀萬斛
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
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
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
榮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
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
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為起
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
皆為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
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
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
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
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
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薨於江

都帝為流涕諡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
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
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
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為偏
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衞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
祖為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為軍假司
馬陷陳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
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眾圍呂
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
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
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
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
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
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
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功常
為督率奮彊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
遣別征統御師旅撫眾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
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為虎威進折衝
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
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
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
逃入海島海濱平荊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荊州
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
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大皆大
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

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謚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謚曰愍侯。子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兖州，禁與其黨俱詣為都伯，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陳都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為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為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為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為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淯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為先登。太祖壯之，乃遣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豨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訣，隕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臣松之以為：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為違命。禁曾不為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為降虜，死加惡謚，宜哉。）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為軍鋒，還為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

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爲禁部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囘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悳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悳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顇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拜爲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悳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諡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爲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爲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漢晉春秋曰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之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衆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爲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來歸太祖爲參錯不同矣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從討柳城與張遼俱爲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竇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爲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魏略曰淵雖爲都督劉備憚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爲邪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爲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安陳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卽王位以郃爲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鄚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

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即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郃髀）謚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郃戶封郃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為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至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鬭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卷（卷音墟權反）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㶏彊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大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隃麋汧諸氐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

攻橫仇夷諸山氐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絶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絶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即王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逯鄉侯及踐阼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即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幷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斂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爲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諡曰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爲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眞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爲好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鄃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衞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生擒雍而靈家皆死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緩暫見齊整意尚怏怏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卽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卽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卽位封靈鄃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鄃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薨諡曰威侯子術嗣）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爲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爲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魏志卷十七

魏志卷十七考證

張遼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朱宋本作牛

拜征東將軍注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太平御覽作推選武力

樂進遣進李典擊之○宋本遣進下多異字

于禁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注區區小國猶尚若斯○宋本作尚猶若斯

徐晃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臣明楷按注引魏書云文帝即位封逯鄉侯又云於是更封高唐侯亭字宜衍

魏志卷十七考證

魏志卷十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李典　李通　臧霸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悳　龐淯母娥親
閻溫張恭　恭子就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
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黃巾於壽
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
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
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
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
潁陰令爲中郎將將整軍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
博觀羣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
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爲
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
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
水道太祖勑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
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
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
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
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
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
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
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
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

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
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
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
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
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
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
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
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
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
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
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
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謚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魏略曰通小字萬億以俠聞於江
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
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
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
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
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
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
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
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
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
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
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
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
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

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喜儼執憲不阿與為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羣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諡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勳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胄有儁才為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為家誡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誡勑正當爾不侍坐衆賢莫不贊善上又問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歎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明誡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為右司馬重以倫將為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侍中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衆霸為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為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為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為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為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為下

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謥詷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卽王位，遷鎭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爲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魏略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嬰，吳敦名黯奴，尹禮名盧兒。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爲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卽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明帝卽位，增邑五百，幷前三千五百戶。薨，謚曰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爲黃門郎，歷位郡守。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謚曰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霸一子典，字太伯，晉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識贊時宜也。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討黃巾，拜騎都尉。太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爲先登，征定青徐羣賊，功次於霸，封呂都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爲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爲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欷歔流涕。太祖爲之愴然曰：「仲業，卿眞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爲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涕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閒哉。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魏略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略此語與本傳反。增邑五百戶，幷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謚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

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禺為江夏太守清
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
為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炅母等
作亂與昌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炅母渠率
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炅母等
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羣賊乃平太祖以
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
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為寇百姓
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
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
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
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
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
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
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
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
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
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即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
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為別駕民事
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每欲危害祥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奉以供時人以為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為三老還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為晉王司空荀顗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二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為太保封睢陵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繼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討利城
叛賊斬獲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
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
雄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
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
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
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偽
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
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
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
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
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從征張繡
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
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
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
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
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
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
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
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
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
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
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
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
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
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

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衞中郞將武衞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愼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衞將軍都督中軍宿衞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劒客也明帝卽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諡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讐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衞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幷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十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旣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鬬常先登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歠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尙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叉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陰聞韋死爲流涕募閒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爲郞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爲司馬引自近文

帝卽王位，以滿爲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悳字令明，南安狟道人也。狟音桓。少爲郡吏州從事。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氐。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悳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悳爲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魏略曰：悳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悳晚後於鞬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悳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拜中郎將，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悳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殽。每戰，常陷陣卻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爲衞尉，悳留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悳隨超亡入漢陽，保冀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漢中，悳隨衆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侯音、衞開等以宛叛，悳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悳兄在漢中，頗疑之。魏略曰：其從兄名柔，時在蜀。悳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悳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悳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悳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悳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悳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悳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悳與麾下將一人，五伯二人，彎弓傅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悳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爲之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文帝卽王位，乃遣使就悳墓賜謚，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隕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父風，官至中衞將軍，封列侯。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悳屍喪還葬鄴，冢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悳死於樊城，文帝卽位，又遣使至悳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龐淯字子異，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淯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敕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魏略曰：猛兵欲來縛淯，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爲罪，此人以至忠爲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邪！遂使行服。典略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奐，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爲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爲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奐爲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旦以告奐。奐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

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焚而死

太守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淯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淯欲伏劒，二郡感其義，遂爲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爲掾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曾嗣。初，淯外祖父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淯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淯母娥自傷父讎不報，乃幃車袖劒，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讎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貴，刊石表閭。

皇甫謐列女傳曰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讎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彊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淯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讎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儌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衞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彊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爲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爲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讎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汙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迺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壽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讎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歎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讎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顧也辭氣愈厲而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爲父母之讎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爲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讎黨之凶言奮劍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來未之有也詩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眾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絕不通，燉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并勢，

就至酒泉爲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卽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尾之援別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己校尉數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爲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世語曰就子斅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武帝世爲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斅收濬從事列上由此召斅還帝責斅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斅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猶以爲輕帝善之官至匈奴中郎將斅子固字元安有斅風爲黃門郎早卒斅一本作勃魏略勇俠傳載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等四人賓碩雖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節皆應閭之流其祝公道一人已見賈逵傳今列賓碩等三人于後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素貴當漢桓帝時常侍左悺唐衡等權侔人主延熹中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脩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旣入見尹尹欲脩主人勑外爲市買息又啓云左悺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勑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卽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爲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爲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爲涼州刺史於是衡爲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爲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車後戶下前襜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旣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卽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荊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爲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彊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爲不義乃告揖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恚豐不與己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麋繫豐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爲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爲揖報讎豐遂單騎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爲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頸今反爲我所繫云何昂謝慙豐遂殺之時黃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興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卽拜駙馬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煑噉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衽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遂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侍客南陽建安五年聞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

青龍中毋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魚豢曰昔孔子歎顏回以為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祝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既不欲其泯滅且數薄俗至於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摧討逆節可謂勇力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悳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淯不憚伏劍而誠感鄰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魏志卷十八

魏志卷十八考證

臧霸沛國公武周為下邳令○臣艮裘按李賢傳注引虞預晉書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此公字疑衍

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太平御覽先及作先反稍進作稍近

呂虔世多其能任賢注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宋本有少下多頃字

許褚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泝太平御覽作棹

典韋餘出取車上刀戟步出○太平御覽步出作步去

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太平御覽作數十人

龐悳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董超等太平御覽作統超等

龐淯刑石表閻注恐逆見中害○逆監本訛作返今改正

閻溫父子著稱于西州注息又啓云左帳子弟來為虎牙○臣浩按上云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此云左帳子弟誤當作唐衡子弟或衡帳子弟

又注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監本訛作邊吏今改正

又注覩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監本加今訛作乃今今改正

又注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其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其家監本譌作昂家今改正

又注乃攘臂結袵獨追之○太平御覽作獨持楯追之

魏志卷十八考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爲索干之都）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彊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魏略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棲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魏略曰彰至謂臨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魏略曰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遂見用而闕之當國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鄢陵瘠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爲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詔曰先王之道庸勳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立爲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謚曰威（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至葬賜鑾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楷泰始初爲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遊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

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

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幷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為心腹也

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益內不自安

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脩數與脩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詞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前為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數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眾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眾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脩答曰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煌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旦發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誦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杖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所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飆受所惠竊備矇瞍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騎繼見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脩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脩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脩以所得王髦劍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陽從容出宮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劍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說王髦劍也髦今焉在及召見之賜髦穀帛摯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大篇臣松之案呂氏春秋

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莫能與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世語曰脩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脩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脩與賈逵王淩並為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敕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脩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脩遂以交搆賜死脩子囂囂子準皆知名於晉世囂泰始初為典軍將軍受心膂之任早卒準字始丘惠帝末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為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準不治猶以其為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為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舉未施行而卒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為後出之俊準與裴頠樂廣善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少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為嶠雖有高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為得傅暢云嶠似準而疎嶠弟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髦皆為二千石俊太傅掾

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勑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父沖宿與太祖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沖為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沖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菑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轉儀為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為涕泣而不能救後遂收付獄殺之廙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為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

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為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廙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

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改封植

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耇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

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敘，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墮，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豪氂，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啟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餱糧，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遊，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閾，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酲。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魏略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為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鈇鑕，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為不樂。詔乃聽復王服。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敘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脩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反親疏。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翩翩厲羽翼。感物傷我懷，撫心長歎息。歎息何所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長塗，援筆從此辭。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勳濟國，輔主惠民。

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鉤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誇主而燿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衂，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爲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松之案：楚莊赦絕纓之罪，事亦顯，故不書。秦穆公有赦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

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搏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魏略曰植雖上此表猶擬不見用故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爲榮而壯夫以爲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是用喟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

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
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
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
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
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
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
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
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
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
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
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
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于此耳已敕
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
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
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
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
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
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
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
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
見舉於武湯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
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
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
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
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
也疆埸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

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
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
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眞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
冀聞康哉之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
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
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鼲鼬讙譁於
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搤腕矣
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
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
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號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
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
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
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
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幾內理武將行師
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
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
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之者
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
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
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
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
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
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
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
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
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

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氂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魏略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絶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己者必己之所以投命雖有搆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汝為和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權路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鼷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眾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帶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為陛下既爵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勢士屋名為宮家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管顯淵原憲之事居子藏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為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絶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植常為瑟瑟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閒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閒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沈淵驚飄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颻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恆處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

誠豈不痛願與林業連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瘣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

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爲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祕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爲中撫軍迎常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至旦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鄄城公發詔以志爲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本助化而遣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爲散騎常侍志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謚曰定公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謚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爲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其此之謂歟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魏志卷十九

魏志卷十九考證

任城威王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太平御覽作率師專行

陳思王植而植寵日衰注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爲心腹也○爾冊府作以臣清植按此文甚拗玩其大意蓋謂恐吾乍出時諸侯中便復有私出如子建開司馬門之爲者故欲嘗攝而盡將之以行既有所不可而留之則又不可信賴如此故曰恒使吾以誰爲心腹作以字於義較順

內不自安注其人自若而居海上○宋本作自苦

又注每當就植慮事有關○一本作慮事有闕

昊天罔極性命不圖○性命文選作生命

優詔答勉之注自念有過宜當謝帝○宜監本訛作直今改正

又注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勤○文選此下多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二句

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授文選作受

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監本靖誤作靜今改正

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文選作長纓占其王

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文選作螢燭臣照按螢古字作熒熒小火也以虫尾有光故名後世乃易火從虫

偃武行文之美○行文冊府作修文

賜須臾之閒使臣得一散所懷○冊府作賜須臾之間

時年四十一注危若巢幕○若監本訛作共今改正

魏志卷十九考證

魏志卷二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武文世王公

豐愍王昂　彭城王據
相殤王鑠　燕王宇
鄧哀王沖　沛穆王林
中山恭王衮　范陽閔王矩
濟陽懷王玹　趙王幹
陳留恭王峻　臨邑殤公子上
楚王彪　鄖戴公子整
剛殤公子勤　靈殤公子京
穀城殤公子乘　樊安公均
廣宗殤公子棘　贊哀王協
東平靈王徽　北海悼王蕤
樂陵王茂　東武陽懷王鑒
東海定王霖　清河悼王貢
元城哀王禮　廣平哀王儼
邯鄲懷王邕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生鄧哀王沖彭城王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衮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玹陳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鄖戴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為張繡所害無子黃初二年追封謚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謚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爵為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薨謚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謚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沖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魏書曰沖每見當刑者輒探覩其寃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衆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為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敘屬之一病也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沖雖存也猶不宜立況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言則流涕為聘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宛侯據子琮奉沖後二十二年封琮為鄧侯黃初二年追贈謚沖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魏書載策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沖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夭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大牢魂而有

璽休茲寵榮。嗚呼哀哉。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己氏公。太和五年，加沖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為都鄉侯。三年，復為己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為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列書載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于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起側加雅，素奉脩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為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喪矣；慎行所以為尤者而脩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為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奐，宇之子，入繼大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鄄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案嵇氏譜，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袞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此。三年，為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勑妃妾紡績織紝，習為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邂

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七百五十。魏書載璽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己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誡諸。無貳咎悔也。袞憂懼。戒敕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齎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袞疾困。敕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衞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幷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閫閾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賵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幷前三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玹。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玹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玹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玹爵。謚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謚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謚曰悼公。子恆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幷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鄗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幷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謚矩爲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幷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謚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魏略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曰。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爲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每爲流涕。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爲文。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十歲。三年。爲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爲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誡。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

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祇慎萬幾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毆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淩謀迎彪都許昌語在淩傳乃遣傅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祗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姦邪乃與太尉王淩兗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於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為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姦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為國子博士嘉後為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為國之俊傑入侍於皇闥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鑒斯誡寒暑不踰契崇答曰昔常接羽儀俱游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渙以融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款分在令終孔不涵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遙淪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沖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重啓云魏氏宗室屈辱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意而貞素修潔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謚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為公青龍三年薨謚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為郿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謚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謚曰定公。子諶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玉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廬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檛壽張縣吏，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廩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鄄城公。至秦始二年，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服一具，錢十萬，隨才叙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慠佷，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為王。詔曰：「昔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為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敘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今封茂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鑒，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改號謚。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即位，立為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為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鑒，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謚。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為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即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大宗。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為國。三年，改為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為國。三年，進為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温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袁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自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為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暱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支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鬩牆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埸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慢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黜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

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壤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冏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魏志卷二十

魏志卷二十考證

鄧哀王沖智意所及○意元本作慧。

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何焯曰按孫策以建安五年死時孫權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倉舒已于建安十三年前死矣知此事之妄飾也置船刻水疑算數中本有此法。

彭城王據削縣二千戶注列書載璽書曰○列書疑作魏書。

中山恭王袞袞獨譚思經典○譚疑當作覃。

楚王彪元年為有司所奏○元年上疑脫青龍二字。

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注同聲無異嚮○嚮毛本作響。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王一本作玉。

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注黨食九國○黨食元本作薦食。

又注而乃師譚申商○譚文選作談。

又注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亡監本誤王今改正。

魏志卷二十考證

魏志卷二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邯鄲淳 繁欽 路粹 丁儀 丁廙 楊脩 荀緯 應璩 阮籍 嵇康 桓威 吳質

衛覬 潘勗 王象 劉廙 劉劭 繆襲 仲長統 蘇林 孫該 韋誕 杜摯 夏侯惠 傅嘏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張璠漢紀曰：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夭，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或兩譏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廢，故于家。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冑，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臣松之案：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侻者，簡易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文士傳載粲說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粲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彊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恆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粲復曰：如粲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略冠時，智謀出世，摧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粲計，卷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己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粲遭亂流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琮納其言。臣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云驅權於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荊州，劉備卻後數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荊州之年便云逐備於隴右，既已乖錯。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張騭假偽之辭，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凡騭虛偽妄作，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眾，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儁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恆典之。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珮。魏侍中王粲識舊珮，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於粲也。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為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典略曰：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

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

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瑒音徒哽反一音暢也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脩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官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太祖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文士傳曰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臣松之案魚氏典略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為曹洪屈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又典略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騭云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為魏公而云瑀歌舞辭稱大魏應期運愈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琳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掾屬。瑒、楨各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瑒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華嶠漢書曰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為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劭又著中漢輯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典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即瑒之父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文士傳曰楨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於野王令典略曰文帝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眾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為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息。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

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猨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之儔也

自潁川邯鄲淳

魏略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啟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而於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為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

繁欽

繁音婆典略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為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

陳留路粹

典略曰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象擢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為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略言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招合徒眾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為九列不遑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為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歎惜及即位特用其子為長史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儁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鷙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麋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夫君子不責備於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潤亦壯觀也

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儀廙脩事並在陳思王傳荀勗文章敘錄曰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

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

文章敘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嘗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為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為黃門侍郎為司馬越所殺純弟秀秀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為模則官至步兵校尉

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曠達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性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歎賞之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為尚書郎曹爽參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為從事中郎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醞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才使豎子成名乎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為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世語曰渾以閑澹寡欲知名京邑為太子庶子早卒

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

康字叔夜案嵇氏譜康父昭字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喜為康傳曰家世儒學少有儁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以為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

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虞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改為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為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曰銍有嵇山家于其側遂氏焉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深銜之大將軍嘗欲辟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初康採藥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及遭呂安事為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赧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為世所玩詠康別傳云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稱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與盛所記不同又晉陽秋云康見孫登登對之長嘯踰時不言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此二書皆孫盛所述而自為殊異如此康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世語曰毌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毌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為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干寶云呂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為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巽為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毌丘儉年殺嵇呂此又干寶之疏謬自相違伐也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啟以為祕書郎稱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帝曰紹如此便可以為丞不足復為郎也遂歷顯位晉諸公讚曰紹與山濤子簡弘農楊準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以侍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王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獨以身扞衛遂死於帝側故累見褒崇追贈太尉謚曰忠穆公

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為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魏略曰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為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遊五侯矣及河北平定大將軍為世子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楨坐譴之際質出為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博弈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悽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

略所述以備其文太子即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獨不及門瓶罄罍恥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為列將而質故為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始質為單家少游遨貴戚閒蓋不與鄉里相沈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攢也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矚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質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主恩榮爵與眾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意中見棄棄我歸黃壚煢煢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俯仰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為侍中時司空陳羣錄尚書事帝初親萬機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羣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羣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即羣言無實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應字溫舒晉尚書應子康字子仲知名於時亦至大位

衞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為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覬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巿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覬還稍遷尚書魏書曰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紀覬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覬覬以為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宜為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眾彊殆難為慮彧以覬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覬議由是益重覬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為尚書頃之還漢朝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為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即位進封閺鄉侯三百戶閺音閺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

惡之則貪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為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為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為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覬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文章志曰：勗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勗，後避諱。或曰勗獻帝時為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敕并領本職，數加特賜。二十年，遷東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勗子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滿子尼，字正叔。尼別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曰：猗歟潘生，世篤其藻，仲徽前文，丕顯祖考。位謂太常。尼從父岳，字安仁。岳別傳曰：岳美姿容，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絕倫。為黃門侍郎，為孫秀所殺。尼、岳文翰並見重於世。尼從子滔，字湯仲。晉諸公贊滔以博學才量為名，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黃初時，散騎常侍河內王象亦與覬並以文章顯。王象事別見楊俊傳。覬薨，諡曰敬侯。子瓘嗣。瓘咸熙中為鎮西將軍。晉陽秋曰：瓘字伯玉，清貞有名理，少為傅嘏所知。弱冠為尚書郎，遷歷位內外，為晉尚書令、司空、太保。惠帝初輔政，為楚王瑋所害。世語曰：瓘與扶風內史燉煌索靖並善草書。瓘子恒，字巨山，黃門侍郎。恒子玠，字叔寶，有盛名，為太子洗馬，早卒。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眾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劉向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犨，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犨、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鞫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犨、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淵，鳳皇不離其罻羅。故剖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黃鍾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為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廙別傳載廙道路為牋謝劉表曰：考翔過蒙分遇榮，救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閒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廙之愚幾，言行多違，懼有援凋，三至之閒，考朔之愛，巳衰望之之實，猶存必傷天慈，既往之分，門戶殪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川路，仰日到靈。

江潯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荊之思雖遠猶詎敢忘前施傅子曰表既殺望之荊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迕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夫夷叔迕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誅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褊心是從難乎以容民畜衆矣

遂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命廙通草書。廙答書曰：初以尊卑不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

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

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為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廙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為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為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脩德，然後服之。秦為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卹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脩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廙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

廙別傳曰初廙弟偉與諷善廙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

徙署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燋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

廙別傳載廙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隸方重任難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竊於其事不省而為敗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己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脩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辭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率法也奉公也恤民也此三事者咸州郡有所不便任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縣得計其聲譽未為美風而徙人於治難失計其辭舊必業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故以為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盡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與民之士數者猶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縣無郡司之監姦譽安驗可得而盡事上太祖甚善之

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

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即王位爲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魏略列傳云時年四十二無子帝以弟子阜嗣案劉氏譜阜字伯陵陳留太守阜子喬字仲彥晉陽秋曰喬有贊世志力惠帝末爲豫州刺史喬胄胤丞顯貴盛至今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敕朝會如舊日亦不蝕晉永和中廷尉王彪之與揚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却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爲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等此四事之指官爾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爲先存其事而徼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懈慢天災異己文爾且數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居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闌之儀與元會禮異自不得豫行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宜依建元故事却元會浩從之竟却會御史大夫郗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書郎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即位出爲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爲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賢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煇燿日新矣臣松之以爲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矣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頹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

以啟曚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爲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敘官至尚書光祿勳（先賢行狀曰繆斐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名儒時舉斐任侍中並無所就即襲父也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年六十卒子悅字孔懌晉光祿大夫襲孫紹播徵瞻等並皆顯達）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爲尚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省（襲撰統昌言表稱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異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爲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尚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爲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還爲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爲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散騎常侍陳留蘇林（魏略曰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爲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爲博士給事中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老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文章敘錄曰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建安中爲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年七十五卒于家初邯鄲淳衛覬及誕並善書有名覬孫恆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敬侯闡觀也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其序隸書已略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爲大字邯鄲淳爲小字梁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樂安太守譙國夏侯惠（惠淵子事在淵傳）陳郡太守任城孫該（文章敘錄曰該字公達彊志好學年二十上計掾召爲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郎中令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文章敘錄曰摯字德魯初上笳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毋丘儉鄉里相親故爲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其詩曰騏驥馬不試婆娑槽櫪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伊摯爲媵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寧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餐買臣老負薪妻畔呼不還釋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被此篤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丸儉答曰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爲聖世出德音何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遭明時胡康出壟畝楊偉無根基飛騰沖雲天奮迅協光熙騕褭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栖集還爲燕雀嗤韓衆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摯竟不得遷卒于祕書廬江何氏家傳曰明帝時有譙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號爲神童詔付祕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祕書丞何禎康才何如禎答曰康雖有才性實不端必有負敗後果以過見譴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擬是孟康其事見杜恕傳楊偉見曹爽傳）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伯父巽黃初中爲侍中尚書（傅子曰嘏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允黃門侍郎）嘏弱冠知名（傅子曰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爲之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

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釁妒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司空陳羣辟為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頹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土有恒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埽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為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為河南尹傅子曰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櫃楚而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跡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遷尚書嘏常以為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于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時論者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闢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宄以極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以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埸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偽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

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軍大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

司馬彪戰略載嘏此對詳於本傳今悉載之以盡其意彪曰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偪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埆士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其便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偪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胄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

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為之備嘏議以為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略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

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說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臣松之以虔直以乾沒為射成敗而不論乾沒之義於理猶為未暢淳以得利為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為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為之

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泝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嘏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

臣松之案傅子前云嘏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為夏侯玄以名重致患釁由交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己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覩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嘏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為識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然而情有彼此是為厚薄由於愛憎奚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為厚薄又虧於雅體矣傅子此論非所以益嘏也

嘉平末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毌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

漢晉春秋曰嘏固勸景王行景王未從嘏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鬭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新割目瘤創甚聞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請輿疾而東

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

世語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祕不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孫盛評曰晉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王業基矣豈蕞爾傅嘏所宜間廁世語所云斯不然矣

會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

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爲也可不慎哉嘏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謚曰元侯傅子曰初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爲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嘏言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粲善徽粲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顗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爲名臣子祗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勳前朝改封祗涇原子晉諸公贊曰祗字子莊嘏少子也晉永嘉中至司空祗子宣字世弘世譜稱宣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宣弟暢字世道秘書丞沒在胡中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秩故事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興一代之制然其沖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覬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傅嘏用才達顯云臣松之以爲傅嘏識量名輩當時高流而此評但云用才達顯既於題目爲拙又不足以見嘏之美也

魏志卷二十一

魏志卷二十一考證

王粲亦不能加也注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各宋本作名

自潁川邯鄲淳注乃更著衣幘整儀容○監本脫儀字今添

繁欽注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記下疑有脫文

陳留路粹注諸如此章辭語甚多○章宋本作章

至景元中坐事誅注取稽字之上山以為姓○元本作加山以為姓多加字

封列侯注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大將軍將字疑衍

又注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爾攢也○攢宋本作攢

劉廙傳用筆陳注屆而從人豈治難失計其聲響必集也○屆監本訛作闕今改正

劉劭曰亦不飾注登是將處天災異己之新○處監本訛作虔今改正

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臣燁按楊俊傳注引魏略云王象領祕書監受詔撰皇覽數歲而成又文帝紀云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則劉劭王象俱在撰集之列非專出一手也

著昌言詞佳可觀省○佳元本作皆

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注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結本或作煞誤

亦著文賦頗傳于世注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何焯曰孟康郭后外屬始仕見輕晚為員二千石又冀部安平人當時自有胡康也

傅嘏士有恆貴官有定則○毛本作土有恆貢

未有大鄭之舉○監本誤大鄭今改正

任儔伐則德行未為敘○何焯曰儔伐疑作簿閥官簿閥閱也

為河南尹注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太平御覽無方字

又注文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臣浩按劉靖者劉馥之子也曾為河南尹傳稱其為政初雖如碎密終于百姓便之有馥遺風則此靜當為靖字之誤

諡曰元侯注相與綜朝事俱為名臣○相與監本訛作相友今改正

魏志卷二十一考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桓階　陳羣（子泰）　陳矯　徐宣　衛臻

盧毓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爲尚書著名南方）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爲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爲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爲張羨謀也異之辟爲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魏書稱階諫曰今太子位冠羣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不聞而大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又毛玠徐奕以剛謇少黨而爲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爲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爲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爲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爲之流涕諡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爲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諡曰壯侯子翊嗣（世語曰階孫陵字元徽有名於晉武帝世至熒陽太守卒）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寔字仲弓紀字元方諶字季方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諶並名重於世寔爲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荊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爲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謚爲司空掾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緦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傅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遣屬弔祠謚曰文範先生于時寔紀高名並著而諶又配之世號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時羔鴈成羣丞掾交至豫州百姓皆圖畫寔紀諶之形象）羣爲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

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尙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以爲模逵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羣爲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爲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爲未可行太祖深

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且寢羣轉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卽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爲尙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尙書僕射加侍中徙尙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爲鎭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尙書事帝寢疾羣與曹眞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卽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幷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眞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頃之爲司空故錄尙書事是時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已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眞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眞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眞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幷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眞眞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眞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謚平

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嬴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為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期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為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

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為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於是為過

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

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宮有斲礱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之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況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言以為令軌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於奢侈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斯之謂乎

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薨諡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一子列侯

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

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爲幷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偪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幷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淮薨泰代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翅使涼州軍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數將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敕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即與艾祕等分爲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兵既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橨榅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臣松

二七〇

之（案此傳云謂救兵當須衆集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救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也）定軍潛行卒出其
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
南至沃干阪泰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
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
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
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
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
夜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
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而屠隴
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王曰昔
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
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為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
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
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顗曰玄伯沈勇
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
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泰為
尚書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
出淮泗以泰為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
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軍還轉為左僕射諸
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泰總署行
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泰
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
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
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戶賜子弟一
人亭侯二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追贈司空謚曰穆

侯（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嘔血薨臣松之案本傳泰不為太常未詳干寶所由知之孫盛改易泰言雖為小勝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況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案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為其語曰公慚卿卿慚長）子
恂嗣恂薨無嗣弟溫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
勳前朝改封溫為慎子（案陳氏譜羣之後名位遂微諶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廷尉佐子準太尉封廣陵郡公準弟戴徵及從弟堪並至大位準孫逵字林道有譽江左為西中郎將追贈衛將軍）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
策袁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為功曹使矯詣許
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
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
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
有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
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
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
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為孫權所圍
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
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為外藩則吳人剉謀徐方
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
養威此王業也太子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縣

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義乎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衞衞不與而嫁於許衞為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君死懿公屍為狄人所食惟有肝在懿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為其內臣為其外乃刺腹內肝而死齊桓公曰衞有臣若此而尚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乃救衞定其君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多設閒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為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為丞相長史軍還復為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為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既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諡曰貞侯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其才量欲全之乃下令曰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褎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為車騎將軍案晉書曰騫字休淵為晉佐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初矯為郡功曹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為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矯云世語曰悌字孝威年二十二以兗州從事為太山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悌及東平王國為左右長史後至中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為世吏表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衞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東緡發干令遷齊郡太守入為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為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為丞相東曹掾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衞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為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

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尚書明帝即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乎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爲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疏陳威刑大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曰七十有懸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斂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熒陽而卒

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爲激詭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略宏遠爲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茲答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廣異首讚弘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歿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圉文生俱稱盛名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讎直文生皆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爲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後爲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勳賜爵關內侯轉爲戶曹掾文帝即王位爲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即位進封康鄉侯後轉爲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

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
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
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
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
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荆城臻曰
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
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
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慮車駕可無親征以
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毌丘儉
上疏曰陛下卽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
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
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
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
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
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
遷爲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
子列侯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
等爲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卽位
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
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
令及爲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
義壓彊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望不吝焉
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薨追贈太尉謚曰敬侯
子烈嗣咸熙中爲光祿勳臣松之案舊事及傳咸集烈歿於光祿勳烈二弟京楷皆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輿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政以權爲尚書郎傳咸與亮牋曰衞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官屬東宮官屬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郎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敘及注敘粗有文辭至於爲注了無所發明直爲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續漢書曰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稍遷侍中尚書張角起以植爲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以爲尚書張讓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劍責數讓等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衆莫敢對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丞掾修墳墓幷致薄醊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
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饑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
行見稱文帝爲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爲
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
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
棄市毓駮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
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
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
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
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
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
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
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爲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
議令史魏國既建爲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黃門侍郎
出爲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
充之以爲屯田而譙土地墝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

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二年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駮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沖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窗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僞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即位賜爵關內侯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爲廷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衆論多訟之乃以毓爲光祿勳爽等見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爲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祿大夫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毋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爲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授印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戶甘露二年薨謚曰成侯孫藩嗣毓子欽珽咸熙中欽爲尚書珽泰山太守世語曰欽字子若珽字子笏欽泰始中爲尚書僕射領選咸寧四年卒追贈衞將軍開府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位不顧財利清虛淡薄動修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不爲鄉邑所知惟欽貴異焉欽子浮字子雲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博有美於華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爲國子博士遷祭酒永平中爲祕書監珽及子皓志並至尚書志子諶字子諒溫嶠表稱諶清貞有文思諶別傳曰諶善著文章洛陽傾覆北投劉琨琨以爲司空從事中郎琨敗諶歸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爲散騎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六年卒於胡胡中子孫過江妖賊帥盧循諶之曾孫

評曰桓階識覩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云

魏志卷二十二

魏志卷二十二考證

陳羣南安太守鄧艾○南安監本作汝南。臣輿稽按鄧艾傳云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非汝南也。今改正。

陳矯復爲魏郡轉西曹屬○毛本無轉字。宋本無郡字。

衞臻輒遣使祠焉注後文生以穢貨見損○監本損誤捐。今改正。

盧毓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太平御覽作皆未與夫相見。

在職三年多所駁爭○太平御覽作多所駁易。名如畫地作餅○太平御覽作有名如畫地作餅多有字。

與泰山太守注清飭有文思○清飭毛本作清出。

魏志卷二十二考證

魏志卷二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和洽　常林　楊俊　杜襲

趙儼　裴潛子秀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兵彊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雄豪四起全未可必也荊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賓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親近久而玷危臣松之案漢書文紀曰玷於死亡食貨志曰玷危若是注曰玷音閻如屋簷近邊易墮之意也一曰臨危曰玷必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荊州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時損益代用至於車服禮秩貴賤等差其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侈泰誠宜仰思古制訓以約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蜉蝣之譏退免採莫之刺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僞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化民物閑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魏國既建爲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爲君之誡也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爲郎中令文帝踐阼爲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即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爲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

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衆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誡也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謚曰簡侯子离嗣离音離离弟適才爽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洽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稱常慕其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封植嶷然不羣於黃門郎遷中書令轉尚書愍懷太子初立以嶠為少保加散騎常侍家產豐富擬於王公而性至儉吝嗇同母弟郁素無名嶠輕侮之以此為損卒於官贈光祿大夫郁以公彊當世致位尚書令洽同郡許混者許劭子也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為尚書劭字子將汝南先賢傳曰召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衆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幘之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子瑜鞍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于童齒莫不賴劭顧歎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探擿篤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尚也劭宗人許栩沈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傾栩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請為功曹饕餮放流絜士盈朝袁紹公族好名為濮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鄢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後集終于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魏略曰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餉饋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微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撾客為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毋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幼沖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閒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為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為騎都尉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淩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為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林為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為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為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為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少府封樂陽亭侯魏略曰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崔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撾吏聲不以為可林夜撾吏不勝痛叫呼敖敖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嘲林曰聞卿為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非為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慚然不能自止轉大司農明帝即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

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敘，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魏略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傅每見林，輒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貴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補之。案魏略此語，與本傳反。臣松之以為：林之為人，不長權貴者也。論其然否，謂本傳為是。

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子旹嗣，為太山太守，坐法誅。旹弟靜紹封。

案晉書：諸葛誕反，大將軍東征，旹坐稱疾，為司馬文王所法。魏略以林及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為清介傳。吉茂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為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為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坐書也。會鍾相國證茂、本服第已絕，故得不坐。後以茂為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酇相，以國省，拜議郎。景初中病亡。自茂儉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短褐，行則步涉，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為中正。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愠曰：痛乎！我効汝父子冠幘劫人邪！初，茂同產兄黃以十二年中從公府掾為長陵令，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自以為故吏，違科奔喪，為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為白衣，始有清名於三輔，以為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至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為茂必不就，及舉既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茂為畏繇，或以茂為舉士也。沐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為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為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然為人公果，不畏彊禦。丞相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成皐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稾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辦之間，肇人從入並之閤下，呴呼罵吏。並怒，因躧履提刃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為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肇髡決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為三府長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舉乃不知者以為前世人也。為長史八年，晚出為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為君子，不務者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璵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蓋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該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壽為欺魄，夭為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為牢，衣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衽，殺人以徇葬，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胔乎哉！吾以材質滓濁，汙於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殁，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遺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為孝，而犯魏顆聽治之賢，爾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勑豫掘塪，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即塪，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搏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少清白，為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為壽春令，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為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藉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為不恪，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軬犢車，黃牸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還為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敘人才不能寬，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如所忿蔣濟者，仕進至太尉，濟不以苗前毀己為嫌，苗亦不以濟貴更屈意。為令數歲，不肅而治。還為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亡也。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為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

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衆未之
知惟俊言曰芝雖夙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
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見
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
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別太祖除俊曲梁長入為丞相
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
民稱之徙為征南軍師魏國既建遷中尉太祖征漢
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牋
辭太子太子不說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遠邪遂被
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在南陽時王象為散
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
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
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
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
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
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
皆出自兵伍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
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菑侯與俊
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
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
之黃初二年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尚書
僕射司馬宣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
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衆冤痛之世語曰俊二孫覽字公實汝陰
太守猗字公彥尚書晉東海王越舅也覽子沈字宣弘散騎常侍魏略曰王象字羲伯既為俊所知拔果
有才志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為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
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為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
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
為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
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
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帝不答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
是無我也卿寧無俊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
死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
前世先賢行狀曰安年十歲名稱鄉黨至十三入太學號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絶俗洛陽令周紆
數候安安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
大罪推捕所與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
先是宛有報讎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
於市懼有司以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斂素器不漆子自將
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舉孝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横恣安帝長大猶未歸政根乃與同時
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誅誅者皆絹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行事人使不
加力誅訖車載城外根以撲輕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播經三日乃密起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客積十五
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謂根久死以根等忠直普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詣
公車拜符節令或問根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少何至自苦歷年如此根答曰周旋人間非絶迹之
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遷濟陰太守以德讓為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斂以
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墓致祠襲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
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
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
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
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
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鄂長縣濱
南境寇賊縱横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
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

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荆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爲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率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闚觀，語子緒曰：「勇可習也。」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襲，太祖以爲丞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爲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彊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爲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爲督，以一衆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皆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貍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時夏侯尚暱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爲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爲督軍糧執法，入爲尚書。明帝即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亮，徙襲爲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真薨，司馬宣王代之，襲復爲軍師，增邑三百戶，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大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謚曰定侯。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荆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爲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以儼爲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因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

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綿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藏之於民以爲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綿絹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綿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入爲司空掾屬主簿魏略曰時太祖北拒袁紹時遠近無不私遣牋記通意於紹者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儼爲陳紹必敗意通乃止及紹破走太祖使人搜閱紹記室惟不見通書疏陰知儼必爲之計乃曰此必趙伯然也臣松之案魏武紀破紹後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閱知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爲不然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幷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爲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即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既等以爲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爲之元帥既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幷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孫盛曰盛聞爲國以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之言晉文不違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之功儼既詐留千人使效心力始雖權也宜以信終兵威既集而又逼徙信義喪矣何以臨民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遷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

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爲諸軍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幷勢大戰。羽軍既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之，卽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勑仁，如儼所策。文帝卽王位，爲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黃初三年，賜爵關內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爲軍師。權衆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爲度支中郎將，遷尚書。從征吳，到廣陵，復留爲征東軍師。明帝卽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荊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爲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爲大司農。齊王卽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又還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爲驃騎將軍。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叉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爲邪？遂不取。遷司空。薨，謚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羣、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魏略曰：潛世爲著姓。父茂，仕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功，封列侯。潛少不脩細行，由此爲父所不禮。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太祖定荊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爲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卿以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爲治也。若乘閒守險，足以爲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爲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鎭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郝溫、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鄢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爲沛國相，遷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文帝踐阼，入爲散騎常侍，出爲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荊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卽位，入爲尚書，出爲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戶。入爲尚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喪父去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謚曰貞侯。魏略曰：時遠近皆云當爲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爲父所不禮，卽折節

仕進雖多所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芘以自供又潛爲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掛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薄軬車羣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潛爲人材博有雅要容然但如此而已然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子秀嗣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秀咸熙中爲尚書僕射文章敘錄曰秀字季彥弘通博濟八歲能屬文遂知名大將軍曹爽辟襲父服終推財與兄弟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遷衞國相累遷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咸熙中晉文王始建五等命秀與爲制度封廣川侯晉室受禪進左光祿大夫安封鉅鹿公遷司空著易及樂論又畫地域圖十八篇傳行于世盟會圖及與治官制皆未成年四十八泰始七年薨謚元公配食宗廟少子頠字逸民襲封荀綽冀州記曰頠爲人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位太子中庶子侍中尚書元康末爲尚書左僕射趙王倫以其望重而惡之知其不與賈氏同心猶被枉害臣松之案陸機惠帝起居注稱頠雅有遠量當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也頠理具淵博贍於論難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爲世名論子嵩字道文荀綽稱嵩有父風爲中書郎早卒頠從父弟邈字景聲有儁才爲太傅司馬越從事中郎假節監中外營諸軍事潛少弟徽字文季冀州刺史有高才遠度善言玄妙事見荀粲傅嘏王弼管輅諸傳徽長子黎字伯宗一名演遊擊將軍次康字仲豫太子左衞率次楷字叔則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開府次綽字季舒黃門侍郎早卒追贈長水校尉楷綽皆爲名士而楷才望最重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綽以明達爲稱楷少與琅邪王戎俱爲掾發名鍾會致之大將軍司馬文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文王即辟爲掾進歷顯位謝鯤爲樂廣傳稱楷儁朗有識具當時獨步黎子苞秦州刺史康子純黃門侍郎次盾徐州刺史次邵有器望晉元帝爲安東將軍以爲長史侍中王曠與司馬越書曰裴郎在此暴不治事然識量弘達此下人士大敬附之文廓中壘將軍楷子瓚中書郎次憲豫州刺史綽子遐太傅主簿[illegible]並有盛名早卒晉諸公贊稱憲有清譔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張既游楚梁習趙儼裴潛韓宣黃朗十人共卷其既習儼潛四人自有傳餘福事在諸葛亮傳游楚事在張既傳餘幹等四人載之於後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也馮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辦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田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流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沈採樵自活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作方牀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爲右職司隸辟幹不至歲與舉舉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爲平陵令遷冗從僕射遂歷顯職建魏封十郡諸義以爲軍祭酒又爲魏尚書左僕射及文帝即位拜諫議大夫執金吾衞尉卒官義子豐字宣國見夏侯玄傳幹以孝廉拜蒲阪令病去官復舉至孝爲公車司馬令爲州所請詔拜議郎遷參州事會以建策捕高幹又追錄前討郭援功封武鄉侯遷弘農太守及馬超反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爲漢陽太守遷益州刺史以道不通黃初中轉爲五官中郎將明帝時遷丞安太僕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推誠於人故于時輩羣等與之齊好雖無他材力而終仕進不輟顯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大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辨析長短繇爲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擁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宜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韓宣字景然勃海人也爲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冗散在鄴嘗以職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閡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士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爲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爲太子言以爲辯黃初中爲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東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爲難左右對曰尚書郎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褌纏褌面縛及其原褌顧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後出爲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爲尚書大鴻臚數歲卒宣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以己怨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暨爲人賢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案本志宣名都不見推魏略有此傳而世稱列於名臣之抗黃朗字文達沛郡人也爲人弘通有性實父爲本縣卒朗感其如此抗志遊學由是爲方國及其郡士大夫所禮異特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爲頓交惠陽親拜母於牀下朗始仕黃初中爲長史遷長安令會妻母不赴復爲親令遷襄城典農中郎將遷郡太守以明帝時疾病卒始朗爲君長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亦黃不言朗既仕至二千石面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稱惠陽外似熹寬而內堅密能不顧明之本末事明母如己母爲通度也而勝日世有君子之德其貧賤乎壹以其舊變也昔長安市儈有劉仲始者一爲市吏所辱乃感激勵其尺析之遂行學同經明行偷流名海內後以有道徵不肯救衆人歸其高余以爲世偶有此耳而今徐嚴復參之若皆弁微蕭之志也其何能至於此哉李推至道發工度

主。韓見識異。黄能拔萃。各著根於石上。而垂陰乎千里。亦未爲易也。游翁慷慨。展布腹心。全軀保郡。見延帝王。又放陸生。優游宴戲。亦一實也。梁趙及裴。雖張楊不足。至於檢己。老而益明。亦難能也。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温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魏志卷二十三

魏志卷二十三考證
和洽洽獨以冀州土平兵彊○毛本兵彊作民彊
必有饑厲困其中者○毛本無必字
太祖定荊州○定監本訛作奪今改正
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冊府作不
可以一節論也
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誡也○悅武冊府作玩武臣
瓚按國語云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震匿文
不祥此必引此語自當作覿悅玩二字俱非
明帝時為尚書注召李叔才鄉閭之閒○叔宋本作
敘
又注其不離劭顧衰之集○毛本作顧操
又注劭宗人許相抗叚棄利致位司徒○何焯曰
按後漢書言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
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
惡其薄行終不候之相竊之謀也靈帝初為三
公者亦有許相史不詳其何所人建寧元年由大
鴻臚為司空二年免時許訓為司徒四年訓免橋
玄代之是年相代玄為司徒名章在于將之前蓋
先賢傳失之也
常林昔弟晉紹封注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
實論也○是冊府作恭
又注於做人才不能寬○太平御覽作至於做人
才不能寬大
杜襲彊識博聞○元本彊上有襲字
常獨見至於夜半○元本常上多一襲字
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此非南陽許攸也
太平御覽作許遵
增邑三百戶○毛本無戶字
趙儼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
二千人下通鑑有往字
當兵既少東兵未到○東兵監本誤賞兵今改正
如有緩急之戰余為諸軍當之○諸軍通鑑作諸君
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箭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監本
作曹仁臣明楷按曹休傳云帝征孫權以休為征
東大將軍仁未嘗為征東也監本誤今改正
轉大司馬軍師入為大司農○大司馬監本訛作大
司農今改正
裴潛諡曰貞侯注潛為人材博有雅要容○要字疑
衍
咸熙中為尚書僕射注徐幹等四人載之於後○監
本作徐韓等四人臣明楷按此即指下嚴幹李義
韓宣黃朗等四人也且上文已云徐福事在諸葛
亮傳不應又云徐韓監本誤今改正
又注為鄭甲族桓田吉郭○桓田監本誤桓甲今
改正

魏志卷二十三考證

魏志卷二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楚國先賢傳曰暨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父純南郡太守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為言庸賃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為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為害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荊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平荊州辟為丞相士曹屬後選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蒲拜反為排以吹炭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祏祏音石春秋傳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曰宗廟所以藏主石室者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絜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為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斂以時服葬為土藏謚曰恭侯楚國先賢傳曰暨臨終遺書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歎乃詔曰故司徒韓暨積德履行忠以立朝至於黃髮直亮不虧既登三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參臨沒易簀以禮晏嬰尚儉遣車降制今司徒知命遺言恤民必欲崇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皆如故事勿有所闕特賜溫明祕器衣一稱五時朝服玉具劍佩子肇嗣肇薨子邦嗣楚國先賢傳曰邦字長林少有才學晉武帝時為野王令有稱績為新城太守坐舉野王故吏為新城計吏武帝大怒遂殺邦暨次子繇高陽太守繇子洪侍御史洪子壽字德貞晉諸公贊曰自暨已下世治素業壽能敦尚家風性尤忠厚早歷清顯惠帝踐阼為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贈驃騎將軍壽妻賈充女充無後以壽子謐為充嗣謐為祕書監侍中性驕佚而才出眾少子蔚亦有器望並為趙王倫所誅韓氏遂滅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於是擢為冀州主簿徙署別駕丞相掾屬魏國既建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為幽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脩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為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案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魏名臣表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為業忠臣以進善為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謬充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為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及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投命為效言辭激揚情趣款惻臣雖愚闇不識真偽以[illegible]雄

才兼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之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慺慺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雄後爲幽州刺史子渾涼州刺史次乂平北將軍司徒安豐侯戎渾之子太尉武陵侯衍荊州刺史澄皆乂之子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爲林怨也魏名臣奏載侍中辛毗奏曰昔桓階爲尚書令以崔林非尚書才遷以爲河間太守與此傳不同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眞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員吏林爲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之士足爲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臣松之以爲漢封丞相邑爲荀悅所譏魏封三公其失同也頃之又進封安陽鄉侯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傳祗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臣松之以爲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非通賢之格言商較之定準乎雖妙極則同萬聖猶一然淳薄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風所被實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彝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已耳周監二代斯文爲盛然於大經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聖賢不興曠年五百道化陵夷憲章殆滅若使時無孔門則周典幾乎息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窮等日月之久長豈不有踰於羣聖哉林曾無史遷洞想之識悔眞慷慨之志而守其蓬心以塞明義可謂多見其不知量也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謚曰孝侯子述嗣晉諸公贊曰述弟隨晉尚書僕射爲人亮濟趙王倫篡位隨與其事倫敗隨亦廢錮而卒林孫瑋性率而疏至太子右衛率也初林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爲名

士。世以此稱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爲蜀郡都尉。陳留耆舊傳曰：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爲淮陽太守所害，以烈節垂名。固子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以女妻焉。英，即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爲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爲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螟蝗爲害，獨不食式麥。圉令周彊以表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爲郎。次子昌，昌弟賜，並爲刺史、郡守。式子弘，孝廉。弘生靖。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閒作也，欲與諸君避之。衆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紹甥也，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才。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案陳留耆舊傳及謝承書，幹應爲柔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爲誤。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澁，兵寇縱橫，而柔冒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袁氏，以柔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爲佳吏。高幹既降，頃之以并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爲刺姦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滯，辟爲丞相倉曹屬。魏氏春秋曰：柔既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辟焉。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爲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爲己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初建，爲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爲首；撥亂之政，以刑爲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衆。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民閒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閒，舉吏民姦罪

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爲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即位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爲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叡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弘帝納之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夭繼嗣未育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夭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宮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勑當行以疾病爲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

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為叔父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孫盛曰聞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於周微夫貞夫之一則天地可動機心內萌則鷗鳥不下況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猜生於我而望彼之必懷何異挾冰求溫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肆之類莫不背情任計昧利忘親縱懷慈孝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羹隗囂捐子馬超背父其為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質委誠取任承質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至道近鑒狡肆徇利之凶心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燿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斂衽於一朝怨肆可屈膝於象魏矣何必拘厥親以來其情通所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仗夫詐術籠之以權數檢之以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徼於四海法生鄙局冀或半之暫盈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以遂孥戮之罰亦猶瀆盟由乎一人而云傳璽其疇無克遺育之言耳豈得復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宥之義乎假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輒有二三之言曲哀其意而悉活之則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悖子弟雖質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關絕之慮柔不究明此術非盛王之遺宜開張遠義獨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以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於獄未為失也臣松之以為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為虛唱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畫魑魅之象而躓於犬馬之形也質任之興非防近世況三方鼎時遠東偏遠羈其親屬以防未然不為非矣柔謂晃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宥而盛責柔不能閑張遠理獨此近制不違此言竟為何謂若云精防為非質任宜廢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不預任者生死也晃之為任歷年已久豈得於殺活之際方論至理之本是何異叢棘既繁事須判決空論刑措之美無關當不之實哉其為迂闊亦已甚矣漢高事窮理迫權以濟親而縱之聽忍之科既已大有所譏且自古已來未有子弟妄告父兄以圖全身者自存之特未之或聞晃以兄告弟而其事果驗謂晃應殺辭以遏防若言之亦死不言亦死豈不杜歸善之心失正刑之中設若趙括之母以先請獲免鍾會之兄以密言全子古今此比蓋為不少晃之前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閉晃可哀哉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饑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眾庶永濟莫不悅豫矣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鵰鶚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

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在官二十三年轉爲太常旬日遷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爲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爲太尉常道鄉公即位增邑并前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謚曰元侯孫渾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柔等著勳前朝改封渾昌陸子晉諸公贊曰柔長子儁大將軍掾大誕歷三州刺史太僕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文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爲黃沙御史與中丞同遷守廷尉後即真兄誕與光異操闡光小節常輕侮之而光事誕愈謹終於尚書令追贈司空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姦主簿温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滎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爲民作害乃徙禮爲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爲間應時平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禮諫以爲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還陽平太守入爲尚書明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臨崩之時以曹爽爲大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爲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府出爲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讎如今所聞雖皐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鄃以馬丹候爲驗詐以鳴犢

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沉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擿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鄃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懽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誅後入爲司隸校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平二年薨諡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爲丞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酇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入爲尚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敕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尚書出爲河南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尙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軍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爲尚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卽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射常道鄉公卽位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戶幷前二千五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卽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于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諡曰肅侯子悝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勳前朝改封悝膠東子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爲疚矣

魏志卷二十四

魏志卷二十四考證

韓曁在職七年○太平御覽作一年。

崔林寇竊充斥安定太守孟達○臣浩按此與蜀降人為新城太守者同名姓。

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州郡監本訛作州部今改正。

子述嗣注隨與其事○監本訛作共事今改正。

高柔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宋本作舉吏奸罪無民字。

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乞監本訛作訖今改正。

常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太平御覽作久求不得多久字。

孫禮明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宮室太平御覽作臺省。

禮固爭罷役○太平御覽作禮固爭因罷役。

魏志卷二十四考證

魏志卷二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棧潛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爲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英雄記曰譚尚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爲可呼曹公來擊顯甫曹公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北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僑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比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爲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圖誰可使圖答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太祖太祖將征荊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鬩國分爲二連年戰伐而介胄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囷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久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軍還爲丞相長史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真征朱然於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

實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脩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彊壯未老童齓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即位進封潁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冗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衞尉帝方脩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爲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爲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爲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魏略曰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爲流矢所中死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羣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爲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羣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祚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羣曰亦誠如辛毗言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臣松之以爲擬人必於其倫取譬宜引其類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毗欲弘廣主意當羣若張遼之疇安有於一將之死而可以祖宗爲譬哉非所宜言其過於設進違其類退傚諂佞佐治剛正之體不宜有此魏略既已難信習氏又從而載之竊謂斯人受誣不少青龍二年諸葛亮率衆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宣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爲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魏略曰宣王數數欲進攻毗禁不聽宣王雖能行意而每屈於毗亮卒復還爲衞尉薨諡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爲河內太守世語曰敞字泰雍官至衞尉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孫夏侯湛爲其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爲人死爲人任親昵之職也從衆

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為國憂之矣。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魏略曰：阜少與同郡尹奉次曾、趙昂偉章俱發名，偉章、次曾與阜俱為涼州從事。以州從事為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其好，遂去官。而端徵為太僕，其子康代為刺史，辟阜為別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為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為備不周。超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眾，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為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敘屯歷城。阜少長敘家，見敘母及敘，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欷悲甚。敘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殺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敘母慨然，敕從阜計。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月，與敘起兵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岳，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兄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效，於義當絀，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群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敘之母，勸敘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皇甫謐烈女傳曰：姜敘母者，天水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州人懷然，莫不感憤。敘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敘姑子楊阜，故為康從事，同等十餘人，皆略屬超，陰相結為康報仇，未有間。會阜妻死，辭超寧歸。

西，因過至歷，候敘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相對泣良久。姜敘舉室感悲，敘母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勅敘與阜參議，許諾，分人傳語鄉里尹奉、趙昂及安定梁寬等，令敘先舉兵叛超，超怒，必自來擊敘，寬等因從後閉門。約誓已定，敘遂進兵入鹵，昂、奉守祁山。超聞，果自出擊敘，寬等從後閉冀門，超失據，過鹵，敘守鹵，超因進至歷，歷中見超往，以為敘軍還。又傳聞超已走奔漢中，故歷無備。及超入歷，執敘母，母怒罵超，超被罵大怒，卽殺敘母及其子，燒城而去。阜等以狀聞，太祖甚嘉之，手令褒揚，語如本傳。臣松之案：謚稱阜為敘姑子，而本傳云敘為阜外兄，與今名內外為不同。謚又載趙昂妻曰：趙昂妻異者，故益州刺史天水趙偉璋妻王氏女也。昂為羌道令，留異在西。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為雙所侵，引刀欲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西施蒙不潔之服，則人掩鼻，況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塗麻而被之，鬻食齊形，自春至冬。雙與州郡和，異竟以是免難。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保傅，則不出房闔，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讀其傳，心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不死，惟憐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毒藥而絕。時適有解毒藥良湯，撤口灌之，良久迺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攻冀，異躬著布韝，佐昂守備，又悉脫所佩環黼黻以賞戰士。及超攻急，城中饑困，刺史韋康素仁，愍吏民傷殘，欲與超和。昂諫不聽，歸以語異。異曰：君有爭臣，大夫有專利之義，專不為非也。焉知救兵不到關隴哉？當共勉卒高勳，全節致死，不可從也。比昂還，康與超和。超遂背約害康，又劫昂，質其嫡子月於南鄭，欲要昂以為己用，然心未甚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讌終日。異欲信昂於超，以濟其謀，謂楊曰：昔管仲入齊，立九合之功；由余適秦，穆公成霸。方今社稷初定，治亂在於得人，涼州士馬，迺可與中夏爭鋒，不可不詳也。楊深感之，以為忠於己，遂與異重相接結。昂所以得信於超，全功免禍者，異之力也。及昂與楊阜等結謀討超，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忠義立於身，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況一子哉？夫項託、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存耳。昂曰：善。遂共閉門逐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異復與昂保祁山，為超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殺異子月。凡自冀城之難，至于祁山，昂出九奇，異輒參焉。

太祖征漢中，以阜為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氐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又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為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褏，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己；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問，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誡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

殺烏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爲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己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愼明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爲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旣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皐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曰閒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眞伐蜀遇雨不進皐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仄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尙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答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閒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閒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爲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卽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皐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皐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皐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皐帝愛女淑未期而夭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皐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旣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皐上疏曰堯尙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愼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顚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爲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

有饑色陛下不以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臣松之以爲忠至之道以亡己爲理是以匡救其惡不爲身計而阜表云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此則發憤爲己豈爲國哉斯言也豈不傷讜烈之義爲一表之病乎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每朝廷會議阜常侃然以天下爲己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爲丞相軍議掾後爲歷城侯徽文學轉爲相徽遭太祖喪不哀反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爲堂陽長以選爲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爲明帝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爲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爲不宜爲會帝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犢民酉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爲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徵隆爲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魏略曰太史上漢歷不及天時因更推步弦望朔晦爲太和歷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偉祿是太史隆故據舊歷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稱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伶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民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斃存亡之機恆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法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脩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之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誡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

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栢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栢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栢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也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而脩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蓂莢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搆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祗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爲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輿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彗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于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祗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脩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爲典式隆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

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䘏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

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脩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墻之變而脩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縣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

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會音膾）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誡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響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嗤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爲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尙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不夷于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支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圮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閒天下囂然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至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廉伴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强飯專精以自持隆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

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謇諤足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又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其高堂隆之謂也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之使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爲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爲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穀梁寡疇宣帝承以士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爲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初任城棧潛太祖世歷縣令潛字彥皇見應璩書林嘗督守鄴城時文帝爲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于遊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志無垠之釁愚竊惑之太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簡黄初中文帝將立郭貴嬪爲皇后潛上疏諫語在后妃傳明帝時衆役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曁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王既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乂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珷玞浮于河淮都圻之內盡爲甸服當供稾秸銍粟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農功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彫鏤極妙志有虞之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諡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爲黔首由枝幹既杌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勳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並爲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昔成王幼冲未能莅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既無衛侯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後爲燕中尉辭疾不就卒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在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

者歟。

魏志卷二十五

魏志卷二十五考證

辛毗帝乃止注習氏又從而載之○習氏監本訛作習文今改正

楊阜敘母慨然勸從阜計○北宋本作敫敘從阜

阜嘗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褎袖○何焯曰帽上宋書有繡字臣紘按褎卽古袖字褎應作衰

十萬之軍東西奔赴○奔赴監本訛作奔走今改正

高堂隆奸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盪毛本作蕩

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監本意上多之字𥿄毛本衍

而崇飾居室○居室北宋本作宮室

使雅頌之聲盈于大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混晉府作流

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脩德政○臣龍官按景初中先主劉備已薨監疏不應又稱權備當爲禪字之訛

周禮天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臣明楷按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九賦太府職也此云天府疑誤九賦監本訛作九伐今改正

不夷于隸○此句疑有誤或下夷訛作不夷也

宣帝承以士郎○士郎宋本作十郎

魏志卷二十五考證

魏志卷二十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爲郡督郵時郡
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
請罪不復鈔略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郡督郵貪穢
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
責所犯卽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爲從事
及爲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爲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
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
白太祖太祖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
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
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
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
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
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太祖卽日赦出彪
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臣松之以爲楊
公積德之門身爲名臣縱有愆負猶宜保祐況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豈其妄有相請屬哉寵以此爲能酷吏之用心耳雖有後善何解前虐）時袁紹盛於河朔
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太
祖憂之以寵爲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
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
時皆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
從太祖征荊州大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孫
權數擾東陲復召寵還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
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
軍于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爲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
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
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尚可全
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
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
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
之仁曰善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
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亭侯文帝卽王位遷
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屯新野
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
勑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爲其備諸軍
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
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明帝卽
位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
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
襲西陽而爲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
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
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
入無彊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
無彊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
從後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
薨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
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爲
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
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

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爲今賊大舉
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
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
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
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淩騰布書請兵馬
迎之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淩作報書曰知識邪
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
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
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敕留府長
史若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
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
傷過半初寵與淩共事不平淩支黨毀寵疲老悖謬
故明帝召之既至體氣康彊見而遣還世語曰王淩表寵年過耽
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鎮淮南吳人
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闚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
之遣還
寵屢表求留詔報曰昔廉頗彊食馬援據鞍今
君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
境惠此中國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
赴之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
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
走不可及耳整軍趨楊宜口賊聞大兵東下即夜遁
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
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
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
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
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
將軍蔣濟議以爲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
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
爲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
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
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
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
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其
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
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
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
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權
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
死者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
壯士數十人折松爲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
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年春權遣兵
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爲田向收熟男女布
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
二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
以所獲盡爲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爲
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
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
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六百
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諡曰景侯子偉嗣
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世語曰偉字公衡偉子長武有寵風年二十四爲大
將軍掾高貴鄉公之難以掾守閶闔掖門司馬文王弟安陽亭侯幹欲入幹妃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
近公且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既而

毅因王左右啓王備攄斷門不內人宜推劾書春之假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從求遷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免爲庶人時人寃之偉弟子書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寵偉長武書皆長八尺荀綽冀州記曰書性清平有識檢晉諸公贊曰書體量通雅有寵風也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爲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爲袁紹將萬餘人來攻衆懼欲降豫登城謂門曰卿爲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慙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爲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爲長史時雄傑並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用受封寵太祖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圜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羣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太祖善之文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牽招解儁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讎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慴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衆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御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彊猾凡逋亡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構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業未究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爲國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人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臣松之案暨字休先滎陽人事見劉廙傳暨子肇晉荊州刺史山濤啓事稱肇有才能肇子潭字道元次歆字公嗣潭子彧字長文次經字仲武皆見潘岳集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

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着岸無所逃竄盡虜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鉤取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見列後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走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臥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戶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為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魏略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豫為殺雞炊黍送詣陌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為故吏民說之汝南為具資數千匹遣人餉豫豫一不受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之既為畫像又就為立碑銘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為前所實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嘉平六年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涙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為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為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彊胡勸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既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為從事太祖將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齎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羣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為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

所拜假中閒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
假眞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
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
今之勢彊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
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
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
屠戮何敢慢易咎毁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
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
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
受勑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太祖滅譚於南皮
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
遼東送袁尙首縣在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
祖義之舉爲茂才從平漢中太祖還留招爲中護軍
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
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文帝踐祚拜招使持節
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
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
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郡又懷
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
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鴈門太守郡
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既教民戰陣
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
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
野無虞又搆閒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
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
附塞勑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
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讎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
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
等十餘萬家繕治陘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鎭內外
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
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
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
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里招準望
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
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
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卽整勒
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
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
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
踴躍又遺一通於虜蹊要虜卽恐怖種類離散軍到
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
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
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
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
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
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
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
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陘北外
以鎭撫內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
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
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
陽傅容在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

招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伐蜀有功咸熙中爲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胤同母早卒按晉書弘後爲揚州涼州刺史以果烈死事於邊嘉弘子秀字成叔荀綽冀州記曰秀有儁才性豪俠有氣弱冠得美名於太康中爲衞尉崔洪石崇等所提攜以新安令博士爲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黃門侍郎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令都官從事中郎誣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卽表訴被誣陷之由論愷亂行文辭尤厲于時朝臣雖多證明秀名譽由是而損後張華請爲長史稍遷至尚書河間王以秀爲平北將軍假節在馮翊遇害世人玩其辭賦惜其材幹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按郭氏譜淮祖全大司農父縕鴈門太守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爲五官將召淮署爲門下賊曹轉爲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爲淵司馬淵與備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爲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爲司馬文帝卽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爲鎭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爲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爲真安定羌大帥辟蹏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一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蹏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蜀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氐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爲民保障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爲前鋒淮度勢不利輒拔軍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爲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折賊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渢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爲翅會淮軍適至維遁退進討叛羌

斬餓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趣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彊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接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世語曰淮妻王淩之妹淩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觀展在近書至宣王亦宥之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謚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勳前朝改封汾陽子晉諸公贊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女壻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太僕次弟豫字泰寧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季南謁者僕射鎮子弈字泰業山濤啓事稱弈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略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魏志卷二十六

魏志卷二十六考證

滿寵賊必來燒軍宜為其備○燒軍太平御覽作燒營

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肥城通鑑作肥水

遣長史督二軍○宋本作遣長吏督三軍

田豫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太平御覽素利下有等字

東隨無岸當赴成山○通鑑東隨作東道

郭淮太原陽曲人也注父縕鴈門太守○北宋本縕作蘊

既陣備疑不渡○太平御覽作不敢渡

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太平御覽作逆擊走之

魏志卷二十六考證

魏志卷二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徐邈　胡質子威　王昶　王基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為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為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為南安文帝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勳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狥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為大司農遷為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為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禮葬諡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衞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遊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為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魏名臣奏載黃門侍郎杜恕表稱韓觀王昶信有兼才高官重任不但三州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為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

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案胡氏譜通達名敏以方正徵太祖即召質爲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爲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爲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爲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睚五賣反眦士賣反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復與周平虞預晉書曰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陔字元夏陔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鑒欲使三兒見卿卿爲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詣陔兄弟與共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少出仕宦歷職內外泰始初爲吏部尚書選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陔以在魏已爲大臣本非佐命之數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故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談韶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啓事稱韶清白有識幹於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尚書潁川荀愷宣帝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爲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爲駿黨遂枉見殺衆咸冤痛之太祖辟爲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爲賊盛不可追質曰樊城卑

下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諡曰貞侯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晉陽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厲操清白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廄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匹爲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辭歸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爲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贈鎮東將軍威弟羆字季象征南將軍威子奕字文孫平東將軍並以潔行垂名有殊績歷三郡守所在有名卒於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案王氏譜昶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郭林宗傳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爲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

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還相生若循環之無窮青龍中奏之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也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身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杅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國語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笄臣松之案對秦客者范燮也此云范匄蓋誤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臣松之以爲援此誡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凡道人過失蓋謂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則由己而發者也若乃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卽以爲誡方之於彼則有愈焉然援誡稱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徹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誡自相違伐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僞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烱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愼與世語曰黃初中孫權通章表偉以白衣登江上與權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故誅之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

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為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為名守慎為稱孝悌於閭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伯益名奕郭嘉之子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臣松之以為文舒復擬則文淵顧言人之失魏諷曹偉事陷惡逆著以為誡差無可尤至若郭伯益劉公幹雖其人皆往善惡有定然既友之於昔不宜復毀之於今而乃形于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鄙懷深所不取善乎東方之誡子也以首陽為拙柳下為工寄旨古人無傷當時方之馬王不亦遠哉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昭先名嘏別傳曰嘏樂安博昌人世為著姓夙智早成故鄉人為之語曰蔣氏翁任氏童父旐字子旟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旐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旟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招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嘏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慚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慚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嘏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嘏應其舉為臨菑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文帝時為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累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嘏為人淳粹愷悌虛己若不足恭敬如有長其脩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實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嘏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貫羣言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脩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宣王以昶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昶以為國有常眾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為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

指如此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閒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絙爲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毋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勢也增邑千戶幷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謚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案晉書曰自越騎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封一子江陵侯位至司徒渾子濟字武子有儁才令望爲河南尹太僕早卒追贈驃騎將軍渾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處沖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祖尚書令衛將軍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昶諸子中湛最有德譽而承亦自爲名士述及坦之並顯重於世爲時盛門云自湛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爲祕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衞之臣留祕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明帝盛脩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持玄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

家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
年爲尚書出爲荆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
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
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
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
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偪夏口由是
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南方稱之
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
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
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
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
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
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
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
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
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
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
遂止司馬景王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幾
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
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
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
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
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常
樂亭侯毌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
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
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

之戮是以尚羣聚耳若大兵臨偪必土崩瓦解儉欽
之首不終朝而縣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
前議者咸以儉欽慓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
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
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
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民人又州郡兵家
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
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
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
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
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
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㶏水既至復言曰兵聞拙
速未覩工遲之久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
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
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
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
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
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
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
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
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
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
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喬爵
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誕反基
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
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

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勑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其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爲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即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後由等竟不降司馬彪戰略載基此事詳於本傳曰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司馬文王啓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荊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徼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霖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衆饑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没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爲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勑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寧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是歲基薨追贈司空謚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勳前朝改封基孫廙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既著德立勳又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魏志卷二十七

魏志卷二十七考證

徐邈西域流通荒戎入貢○流通太平御覽作通流

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職宋本作贊

王昶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注若循環之無

端○端毛本作𥡴

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有所監本訛作

所有今改正

不願兒子慕之注於夫鄙懷○宋本作於鄙夫懷

願兒子遵之注夙智早成○宋本作夙智性成

又注比居者擅耕暇地○監本脫者字今添

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宛疑作宛

王基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攻通

鑑作寇

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太平御覽作善其後矣多

其字

今與賊家對敵○太平御覽作今與賊交刋對敵

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遣宋本

作譴

後由等竟不降注皆山險狹○冊府皆山路險狹

又注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宋本淋作霖

魏志卷二十七考證

魏志卷二十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凌 令狐愚　毌丘儉　諸葛誕 唐咨

鄧艾 州泰　鍾會 王弼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爲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爲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凌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廉爲發干長魏略曰凌爲長遇事髠刑五歲當道埽除時太祖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耳於是主者選爲驍騎主簿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太祖辟爲丞相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爲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成亭侯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吳與賊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仍徙爲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凌與司馬郎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衆寇芍陂凌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爲司空司馬宣王既誅曹爽進凌爲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大事勿爲禍先漢晉春秋曰凌愚謀以帝幼制於彊臣不堪爲主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凌使人告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脩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彼莫不必安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臣松之以爲如此言之類皆前史所不載而獨出習氏且制言法體不似於昔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其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魏書曰愚字公治本名浚黃初中爲和戎護軍烏丸校尉田豫討胡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帝怒械繫愚免官治罪詔曰浚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爲曹爽長史後出爲兗州刺史魏略曰愚聞楚王彪有智勇初東郡有譌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凌陰謀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於王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二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魏略曰凌聞東平民浩詳知星呼問詳詳疑凌有所挾欲悅其意不言吳當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也今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三年春吳賊塞涂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太傅司馬宣王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爲書喻凌大軍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宣王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見凌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凌至項飲藥死魏略載凌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於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爲恨前後

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無物以譬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旦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況累紙誨示闡命驚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忝朝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闕廢中心犯義罪在二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橫蒙視息復覩日月亡甥令狐愚攜惑羣小之言僕即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陰卒至發露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戮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頃至當如詔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人解其縛淩既蒙赦加之怙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淩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淩曰卿負我太傅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淩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淩行到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邪遂自殺干寶晉紀曰淩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淩呼曰賈梁道王淩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夢淩逵為厲甚惡之遂薨

宣王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

魏略載山陽單固字恭夏為人有器實正始中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欲以為別駕固不樂為州吏辭以疾愚禮意愈厚固不欲應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固當仕進自可往耳固不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楊康並為愚腹心後愚與王淩通謀康與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康應司徒召詣洛陽固亦以疾解祿康在京師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淩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為邪固對不知太傅曰且置近事問卿令狐反乎固又曰無而楊康白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故云無有太傅錄楊康與固對相詰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辭定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其母知其應也字謂之曰恭夏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耳汝為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汝本意與我語固終不仰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幷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朝議咸以為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淩愚罪宜如舊典乃發淩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

干寶晉紀曰兗州武吏東平馬隆託為愚家客以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愧之

進弘華爵為鄉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

魏氏春秋曰廣字公淵弟飛梟金虎並才武過人太傅嘗從容問蔣濟濟曰淩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魏末傳曰淩少子字明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書皆以為法走向太原追軍及之時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仰舉弓射之即倒追人乃止不復進明山投親家食親家告吏乃就執之

毌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為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陽鄉侯

魏名臣奏載雍州刺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路通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毌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為官效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為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躡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興皆安卹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即位留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

入為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為平原侯文學明帝即位為尚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為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帝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為幽州刺史加度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等昔隨袁尚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為侯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

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梁音渴。宮連破走。儉遂束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臣松之按：東夷傳，沛者，句驪國之官名。宮不從其言。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世語曰：頎字孔碩，東萊人，晉永嘉中大賊王彌，頎之孫。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溉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為鎮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為鎮南，都督豫州。儉為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

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為己祥。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移諸郡國，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為壇於城西，歃血稱兵為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為游兵。儉、欽等表曰：故相國懿，匡輔魏室，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託之任。懿戮力盡節，以寧華夏。又以齊王聰明，無有穢德，乃心勤盡忠以輔上，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虜，以安宇內，始分軍糧，克時同舉，未成而薨。齊王以懿有輔己大功，故遂使師承統懿業，委以大事。而師以盛年在職，無疾託病，坐擁彊兵，無有臣禮，朝臣非之，義士譏之，天下所聞，其罪一也。懿造計取賊，多舂軍糧，克期有日，師為大臣，當除國難，又為人子，當卒父業，哀聲未絕，而便罷息，為臣不忠，為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坐自起衆，三征同進，喪衆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衆，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詣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乃杜塞要險，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有軍已來，為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人臣節，欲讓退之，師知而請豐，其夕拉殺，載尸埋棺。豐等為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無罪名，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數說齊王自堪人主，君臣之義定。奉事以來，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妄出。師自知姦慝，人神所不祐，矯廢君主，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忍，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光祿大夫張緝，無罪而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彊催督遣，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反以歡喜，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從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而師不自改悔，脩復臣禮，而方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即阼，初不朝覲。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不奉法度，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為鎮北，以厨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闕廢，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仗，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議言盈路，以疑海內，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虛四表，欲擅彊勢，以遂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忍，壞亂舊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鄴，欲悉誅之，一旦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與高祖文皇帝即受漢禪，開國承家，猶堯舜相傳也。臣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軍呂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騶命，以完全社稷安主為效，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也。按師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姦慝。春秋之義，一世為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侯就第。弟昭，忠肅寬則，樂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誠為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躬。太尉孚，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傅。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為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碏戮子，季友鴆兄，上為國討，下全宗族。殛鯀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者，罷兵去備，如三皇舊法，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恃衆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惟命是授。臣等今日所奏，惟欲使大魏永存，使陛下得行君意，遠絕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使忠臣義士，不愧於三皇五帝。

耳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謹具以狀聞惟陛
下愛養精神明慮危害以寧海內師專權用勢賞罰自由聞臣等舉衆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驛書不通擅
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詔非陛下詔書在所皆不得復承用臣等道遠懼文書不得皆通輒臨時賞罰
以便宜從事須定上也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
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
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大將軍屯汝陽使監
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
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鬭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
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
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大將軍遣兗州刺史鄧艾
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大將軍尋
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
盛乃引還魏氏春秋曰欽中子俶小字鴦年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
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俶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俶退欽亦引還魏末傳
曰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出啓云文
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為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將
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冑追文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苦若不可復忍
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
上天天不佑汝乃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大將軍縱驍
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
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
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
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為儉欽所
迫脅者悉歸降欽與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
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為痛心奈何奈何公侯特與大司馬公恩親分
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鼻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擧兵事竟不就復受誅夷害及楚

王魏甚追恨太傅既亡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主殺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篡
弒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忠懷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容顧也會毋丘子邦自與父
書騎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
之痛仰與毋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京師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會望高子
不足喻急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痛已連非言飾
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
賤賈豎所不忍為也況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於梁嘉城討師師之徒衆
壽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管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毋丘不復詳之更詔小人為誤諸軍使
爾瓦解毋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復通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毋丘進兵討之卯時克破所向
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顛閉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借兵
乞食繼踵伍員耳不若儀錄如何快心復君之讎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佑念也想公侯不
使程嬰杵臼擅名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於國大分連接
遣同一勢日欲俱舉分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為己有公侯必欲共忍齊胸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
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己伸人託命歸魏東西俱舉當乃可克定師黨耳深思卿言若愚計可從宜使護軍
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其周召同封以託付兒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摩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心時
望嘉應時淮已卒欽未知故有此書世語曰毋丘儉之誅黨與七百餘人傳侍御史杜友治獄惟寧首
事十人餘皆奏散友字季子東郡人仕晉冀州刺史河南尹子獻字世玄歷吏部郎衛尉儉子甸
為治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
新安靈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族世語曰甸字子邦有名京邑齊王之
慶也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大將軍惡其為人也及儉
起兵問風順所在云不來無能為也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中國宗字子
仁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奧巴東監軍益州刺史習鑿齒曰毋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為此役君子謂
毋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
不自必乃所以為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毋丘儉可謂能不愧也欽亡入吳
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欽降吳表
曰東命不幸常隸觀國兩絕於天難側伏隅都自知無路司馬師稱天作逆廢害二主辛癸禍莽惡不足

管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寤懷憤踊在三之義期於弊仆前與毌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凶孽誠臣懷懷愚管所執智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慚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魏書曰欽字仲若譙郡人父稷建安中爲騎將有勇力欽少以名將子材武見稱魏諷反欽坐與諷辭語相連及下獄掠笞數百當死太祖以稷故赦之太和中爲五營校督出爲牙門將欽性剛暴無禮所在倨傲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帝抑之後復以爲淮南牙門將轉爲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淩奏欽貪殘不宜撫邊求免官治罪由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好自矜伐以壯勇高人頗得虛名於三軍曹爽誅後進欽爲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誕爲揚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謀會誕去兵毌丘儉往乃陰共結謀戰敗走晝夜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孫峻厚待之欽雖在他國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左右之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爲滎陽令魏氏春秋曰誕爲郎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于岸絕而後蘇入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世語曰是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以玄疇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衞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錮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在職復以誕爲御史中丞尚書出爲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淩之陰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爲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徙爲鎮南將軍後毌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

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衆將欽徑至壽春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爲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淩毌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犯死者虧制以活之甘露元年冬吳賊欲向徐堨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爲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世語曰司馬文王既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爲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啓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爲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爲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揚州人欲閉門誕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徑入綝逃上樓就斬之魏末傳曰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爲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室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誕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從兵皆賜酒令醉謂衆人曰前作千人鎧仗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暫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暫出游戲揚州何爲閉門見備前至東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

人以今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
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臣松之以為魏末傳所言率皆鄙陋疑誕
表言曲不至於此也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
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
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請救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
吳芮冢以其塼於臨湘為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
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
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吳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
等率三萬眾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為左都護假
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
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
山乘險得將其眾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
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眾臨淮討之大
將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
裏再重塹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
簡銳卒為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
將朱異再以大眾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
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中食轉少
外救不至眾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牙計事
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漢晉春秋曰蔣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朱異等
以大眾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為名而內實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眾心尚
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
者也況公今舉十餘萬之眾內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俱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
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
計日而望也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大將
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懌等懌等率其眾數千人

開門來出城中震懼不知所為三年正月誕欽咨等
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漢晉春秋曰文
欽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眾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
為然遂共悉眾出攻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
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入
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
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
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
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眾不為用
鴦虎單走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軍吏請誅之大將軍
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鴦虎以窮歸
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使將兵數
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
何懼表鴦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喜且擾又
日饑困誕咨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
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
麾下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
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
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干寶晉紀曰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降
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
也乃免冑冒陳而死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眾
器仗軍實山積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大將軍
以為城固而眾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
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
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
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

竟不煩攻而克。干寶晉紀曰：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築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月，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子觀，字仲恩，吳平還晉。觀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大將軍以為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為主。文帝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傅子曰：宋建椎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為明鑒也。拜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衆悅服，江東感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為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鸞、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習鑿齒曰：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懷矣。夫建業者異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併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喪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鸞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婁王基語在基傳。鸞一名像。晉諸公贊曰：像後為將軍，破涼州虜，名聞天下。太康中為東夷校尉，假節。當之職，入辭武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像官。東安公繇，諸葛誕外孫，欲殺像，因誅楊駿，誣像謀逆，遂夷三族。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為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為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為掾。世語曰：鄧艾少為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謁者陽翟郭玄信，武帝監軍郭誕元奕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玄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入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為佐相。艾後為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

寇將軍後還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彊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寖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己吏父久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方城亭侯毋丘儉作亂遣健步齎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

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卻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

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緜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緜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勳也其以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眾留劍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饑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勢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之時也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

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徵艾。魏氏春秋曰：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於今日矣。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緜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漢晉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之，既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候駕而謝。世語曰：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皮。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荀綽冀州記曰：爰邵起自幹吏，位至衛尉。長子翰，河東太守。中子敞，大司農。少子倩，字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太子右衛率。翰子俞，字世都，清貞貴素，辯於論議，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中、中書令，還為監。臣松之按：蹇彖辭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云有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泰始元年，晉室踐阼，詔曰：昔太尉王淩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為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

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脩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旱，艾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衆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縣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敘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立祠。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為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為者寡而悅者衆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艾在西時，脩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世語曰：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為西戎牙門，得見辭，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自陳曾為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以艾孫朗為丹水令，由此遷為定陵令。次孫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為掾。永嘉中，朗為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陽失火，朗及母

妻子羣室幾死稚子輯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幾死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謚曰壯侯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為新城太守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眾賓咸悅後歷兗豫州刺史所在有籌算績效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會為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脩身正行非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姙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鑒誡假如公信我眾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黃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臣松之按鍾繇于時老矣而方納正室蓋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之義也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為之出其夫人卞太后以為言文帝詔繇復之繇恚憤將引鴆弗獲餐椒致噤帝乃止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為秘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世語曰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以經時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顏色會察其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向亦欲啟之會公見問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來會問松王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鼓二乃出出後王獨拊手歎息曰此真王佐材也松字叔茂陳留人九江太守邊讓外孫松弱冠有才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宣王命作檄及破賊作露布松從還宣王辟為掾時年二十四遷中書郎遂至太守松子濬字顯

弘晉廷尉臣松之以為鍾會名公之子聲譽夙著弱冠登朝已歷顯位景王為相何容不悉而方於定虞松表然後乃蒙接引乎設使先不相識但見五字而便知可大用雖聖人其猶病諸而況景王哉高貴鄉公即尊位賜爵關內侯毋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為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敕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為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為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邑三百戶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為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誕必不從命馳白文王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會時遭所生母喪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眾書特好易老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己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斯術以往足為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夫人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沈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為中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眾人恐懼而夫人自若中書令劉放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家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為大將軍舉耳吾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為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為乘偽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為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脩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

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一無所取年五十九甘露二年二月暴疾薨比葬天子有手詔命大將軍高都侯厚加賵贈喪事無巨細一皆供給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總稱妾名於是稱成侯命婦殯葬之事有取於古制禮也及誕反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翩緝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爲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爲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勳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爲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勑青徐兗豫荊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爲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

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劍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皇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

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因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壹等窮踧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歟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儋道詣緜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劍閣西徑出江油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發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劍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按百官名緒入晉為太常崇禮衛尉子沖廷尉荀綽兗州記曰沖子銓字德林玫字仁林並知名顯達銓兗州刺史玫侍中御史中丞進攻劍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緜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勑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郪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經從劍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闓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為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勑咸闓等分兵據勢廣張羅罔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譓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后來其蘇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虛己誘納以接蜀之羣司與維情好歡甚世語曰夏侯霸奔蜀蜀朝問司馬公如何德霸曰自當作家門京師俊士曰有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漢晉春秋曰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

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按習鑿齒此言非出他書故
採用世語而附益也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彊敵，緘制
衆城，罔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
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
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為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
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
專事，密白艾有反狀，（世語曰：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
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文
王懼艾或不從命，勑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衞瓘在會
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
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既禽而會尊重，獨統大衆，威
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加猛將銳卒
皆在己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
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
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
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
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
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
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
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
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
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
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為太
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
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
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

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
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
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
疏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棓音與棒同）
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帢（苦洽反），拜為散騎，以次
棓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
徧。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
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
譟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
仗，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
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
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
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
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
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會
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晉諸公贊曰：胡烈兒名淵，字世元，遵之孫也。
遵，安定人，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騎將軍。子奮，字玄威，亦歷方任。女為晉武帝貴人，有寵，太康中以奮
為尚書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弟廣，字宣祖，少府。次烈，字玄武，秦州刺史。次岐，字玄嶷，并州刺史。廣子
喜，涼州刺史。淵小字[illegible]，時年十八，既殺會，救父，名震遠近。後趙王倫篡位，三王興義，倫使淵與張泓將
兵禦齊王，屢破齊軍。會成都戰克，淵乃歸降，伏法。）初，艾為太尉，會為司徒，皆
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
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
子毅及峻、辿（數連反）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
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勳，
饗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
治，不滅鬭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

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辿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故宥峻等。〔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眾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眾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辦耶？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已破故也。若蜀已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族滅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勑會取艾，不足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按咸熙元年百官名：邵悌字元伯，陽平人。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讎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義而往，非存生也。若使經、會處世，或身在急難，而有不赴者乎？故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之，可謂明達也。〕

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餘卒。〔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為傅嘏所知。於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閒，爽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傅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是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孫盛曰：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賾無間，至於六爻變化，群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

瑀惑薪冕夫大遺博物記曰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宏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魏氏春秋曰文帝既誅粲二子以業嗣粲

評曰王淩風節格尚毌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彊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史記曰越王無彊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云越王不納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而不自知越之失是目論也

魏志卷二十八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王淩宣王將中軍乘水道討淩○何焯曰此中軍猶
言禁軍不及徵調外軍故以中軍進也
宣王遂至壽春注太傅曰且置近事問鄭令狐及乎
固又曰無○臣瑚楷按及字不可解疑為反字之
譌蓋謂令狐愚與王淩通謀之事單固知情也
毋丘儉封高陽鄉侯注領太守毋丘興到官○領元
本作頃
盛乃引還注欽中子淑小字鴦○毛本作小名鴦
又注君侯何若若不可復忍數日中也○冊府作
何苦無下若字
悉歸降注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臣浩
按昭伯曹爽字太傅伯伯字疑衍或為昔字之譌
又注日欲俱舉分分中國○分分元本作瓜分
夷儉三族注及儉起兵問屈頠所在○屈頠宋本作
屈順
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注司
馬師滔天作逆釀害二主○何焯曰此表後人僞
作高貴鄉公之弑昭事也何得預言二主乎
諸葛誕免誕官注以玄疇四人為四聰誕備八人為
八達○通鑑玄疇作玄等誕備作誕等
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注誕再在揚州有威名
○再在毛本作再任
血流盈塹○毛本作血流盈野
致葬舊墓注夫建業者異矣○通鑑異矣作異道
又注喪王基之功○喪通鑑作賞下同
鄧艾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
四千人且田且守○四千監本譌作四萬臣龍官
按淮北二萬淮南三萬共五萬人以十二分休計
之止應四千有奇不得云四萬也今改正
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淮上晉書食貨志作淮北
宣王善之事皆施行○事皆施行太平御覽作皆如
艾計下有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
泚水[泚旁脂切]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
人且田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
引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
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
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凡九十七字下接每
東南有事云云
阻兵仗勢足以建命○建疑作達
輒移屯附亭○附亭元本作陽亭
彼以船行吾以陸軍○陸軍疑作陸運
出劍閣西百里○太平御覽作四百里
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宋本無出字北宋本出作等
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豫下元本多備字
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注瓘聞之不候駕而謝○候
宋本作侯
艾慊然不樂○慊監本譌慊今改正
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民北宋本
作萌
證曰壯侯注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臣浩
按鍾繇已卒于太和四年疑調泰者當是鍾毓又
按何焯曰檢毓傳正元中乃為尚書齊王初方官
黃門侍郎世語當是稱其後來所歷之職若當泰
與郡時毓已先爲八座恐不得屈歸相問矣世語
所記疑其不實
鍾會還尚書中書侍郎注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
元本作心苦之
不復追改注中書令劉放侍郎衛瓘夏侯和等○劉
放監本譌作劉表今改正
又注放居心正吾知免矣○監本免誤勉今改正
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戎重文選作戎車
蜀相壯見禽於秦○壯文選作莊
以亥梧殺坑中○通鑑作內坑中多內字
就如鄉所慮當何所能一辦邪○通鑑作何[illegible]其不
能辦耶

魏志卷二十八考證

魏志卷二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華佗 吳普 樊阿　杜夔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 臣松之案古敷字與旉相似寫書者多不能別尋佗字元化其名宜為旉也 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為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　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　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尚虛未得復勿為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　彭城夫人夜之廁蠆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為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　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　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

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甚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

俱當益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佗別傳曰有人病兩腳躄不能行轝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脈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脈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許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恆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為去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為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怱怱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佗別傳曰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日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為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腳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椎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匝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鬢眉墮落佗曰

是脾半腐可刳腹養治也使飲藥令臥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胸藏針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輒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文帝典論論郤儉等事曰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閹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眩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人哉東阿王作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宄以欺眾行妖慝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羨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恆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黻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嘗試郤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飢饉焉左慈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弩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欒大之徒也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為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為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鐘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為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鐘，其聲韻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為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

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宦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頏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絕世。傅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歌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鬬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縣溼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為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悉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為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嫉，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為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為石，荊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械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為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也。武安侯者，曹爽也。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為魏公，聞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己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為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

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欲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遊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偪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腳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腳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能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者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己不讎愛己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藏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爲瑯邪卽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黌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黌之儁欲得見輅父卽遣輅造之大會賓

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喜之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眾人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

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

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踰師於此分蓍下卦用思精妙占黌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臥語義博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嘗不推机慷慨自言登閑君至論之時忘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敬主人獨請輅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躄疾不知何故試相為作卦知其所由若有咎殃者天道赦人當為吾祈福於神明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為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躄來三十餘載腳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

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

輅別傳曰鮑子春為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與輅相見曰聞君為劉奉林卜婦死亡日何其詳妙試為論其意義輅論爻象之旨說變化之義若規圓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譚易又喜分蓍可謂盲者欲視白黑聾者欲聽清濁苦而無功也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為憤憤者也

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鬭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鬭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患

輅別傳曰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為喜樂語輅言俱相聞善卜定共清論君一時異才當上竹帛也輅為基出卦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雊殿之階庭非木所生而野烏一雊武丁為高宗桑穀暫生大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為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神奸汙累天真

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此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腳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

輅別傳曰王基即遣信都令還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無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易玩之已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妙如此便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每開變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何可得然以皆亂此自天設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為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為蛇老鈴下為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為見於爻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為小或小為大固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鯀為黃熊如意為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為蛇烏不亦過乎

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居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

伴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爲江夏太守輅別傳曰經欲使輅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答之曰君侯州里達人何言之鄙昔司馬季主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仁義伏羲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千錢哉以此推之急務也苟道之明聖賢不讓況吾小人敢以爲難彥肆斂手謝輅前言戲之耳於是輅爲作卦其言皆驗經每論輅以爲得龍雲之精能養和通幽者非徒合會之才也輅又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輅別傳曰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爲師也輅爲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爲眾鳥之商六甲爲時日之端反覆譴曲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難以追徽於此遂止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閤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壻輅別傳曰勃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爲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沈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鷁並退伯姬將焚鳥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烏夾日殃在荊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符考之律呂則音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葛盧聽音著在春秋斯皆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夫鳴鳥之聽精在鶉火妙在八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敢之信須臾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爲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爲虎虎爲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直果爲渤海太守輅別傳曰輅又曰夫風以時動又以象應時者神之驗使象者時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爲難王弘直亦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乍風之毛變何足爲異若夫列宿不守衆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光民駭驚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蠭窠鼅鼄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縣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蠭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鼅鼄也舉坐驚喜輅別傳曰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譚之客諸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又敘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衄自言吾觀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曜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翻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敗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睢水無以尚之于時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干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心始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最有清才在衆人中言本聞卿作狗何意爲龍輅言潛陽未變非衡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會後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皆中景春大笑卿爲我論此卦意紓我心懷輅爲開爻散理分賦形象言徵辭合妙不可述景春及衆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

業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之才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也

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閒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

輅別傳曰輅又曰厚味腊毒天精幽夕坎為棺槨兌為喪車

流魂于海骨歸於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神九皋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徙部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貍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貍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

輅別傳曰輅為華清河所召為北黌文學一時士友無不歎慕安平趙孔曜明敏有思識與輅有管鮑之分故從發干來就鄉黌上與輅相見言歎腹中汪汪故時死人半今生人無饗當去俗鳳飛翱翔異耆云何在此閒歎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瞿之徒也又眷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當故往為勸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興朝雲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減於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驥拘繫後廄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憔悴耳使君言騏驥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謂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為士英抱荊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為清河郡所錄北黌文學可謂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皐垂神幽藪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待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贊化揚聲九圖也裴使君聞言則儀徽曰何乃爾邪雖在大州未見異才可用難人歎問者思遇京師得共論道耳況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為取之莫使騏驥更為凡馬荊山反成凡石即徵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再相見便轉為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為別駕至十月舉為秀才輅辭謝使君使君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徵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遊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爻象變徵斯而與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已久輅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大風風必摧破樹木若發於乾者必有天威不足共清譚者

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鴞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

臣松之案相書謂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也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

輅別傳曰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

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既稱引鑒戒晏謝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風大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乃服。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日為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遊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常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

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大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輅別傳曰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為難之至精也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爻象義皆殊妙毓即謝輅輅卜知毓生日月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聽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為憂仲尼曳杖不以為懼緒煩蓍筮宜盡其意毓曰生者好事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為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為難苞曰欲聞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遁合之幾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耀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明不如鏡今逸日月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況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微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驗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目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通暢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見數不以為異知術不以為奇夙夜研幾孳孳溫故而素隱行怪未暇斯務也

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外方員，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以光休寵。」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自說注易向訖也輅言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為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于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自旦至今聽採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為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無首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邠依易繫辭諸為之理以為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有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為論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歸象化相連邠所解者皆以為妙所不解者皆以為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言如此相為高枕偃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以虛神於注易亦宜絕思於靈蓍靈蓍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毫纖纖微未可以為易也邠曰以為術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事於斯留五日不遑恤官但共清譚邠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於精神遐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邠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變怪多形使

人情恣君僞當達此數者其理何出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真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徵見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凶疏以類相求魍魎成澤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汗染丘岳彊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爲文明不怪於黃龍周武信耽不或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寵也邪日號雅論爲近其理等有變怪觀閑數角羣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魂實能合會于神明靈也邪閑輅易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爲同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日爲輝日中爲光晉諸公讚曰邈本名炎耽晉太子諱改爲郎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嘏侍中文安字子報太常次撲字仲嘏光祿大夫撲清沖有貴識名亞業廣安子咸徐州刺史文耽晉陵內史耽子怯字真長尹丹陽爲中興名士也

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貍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

輅別傳曰清河令徐季龍字開明有才機與輅相見共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至以爲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爲虎則谷風更爲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爲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象洩弱所通者近何能興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燧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間煙景以集苟精氣相感縣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雞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象占惟在雞雉而已輅言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雞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柩牛吼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雞雉也季龍言書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爲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爲合不輅言晉平奢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既盡怨及山澤神痛人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兌爲口舌口舌之妖動于靈石傳曰輕百姓飾城郭則金不從革此之謂也季龍欽嘉留輅經數日輅占獵既驗季龍曰君雖神妙但不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參神蓍龜通靈抱日月而遊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況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君既不謙又念窮在近矣輅言君尚未識謙言焉能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蓍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爻杳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者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紀何僕之不謙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之皆中季龍乃歎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之謂乎

輅隨軍西行過毌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脩主人禮共爲歡樂

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所以爲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天昨徵召五星宜布星符鼓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羣岳呼陰衆川徵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燿燿朱電吐咀杳冥殷殷雷聲噓吸雨靈習習谷風大合皆同散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爲難也倪曰譚高信寡相爲憂之於是便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爲啖二百斤犢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嗟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艮風鳴爲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調輅言誤中耳不爲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

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

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輅別傳曰既有明才遭朱陽之運于時名勢赫弈若火猛風疾當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皆爲設食賓無貴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名勢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不夭命輅之榮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覩其道孝經詩論足爲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敘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爲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哀喪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潁川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言實此得其源遂㫄其流亦不爲難常歸服之輅自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以下恐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愼鄭神竈晉卜偃宋子韋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蓍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闇淺得因孔懷之親數與輅有所諸論至於辯人物析臧否說近義理曲直拙而不工也若敷皇羲之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溢微言風集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杳杳兮精絕區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扼腕椎指追響長歎也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見遘讒之黨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遺路紛紜輅處魏晉之際藏智以樸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知機相趣也京房上不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因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謂枯龜之餘智責燭之末景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疇之京房辰不敢許也至於仰察星辰術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速東方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輅官達爲宰相大臣膏腴流於明世華曜列乎竹帛使幽驗皆寧祕言不遺千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以妙過眞夫妙眞神合者得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命短道貴時賤親賢遇者不宣於良史而爲鄙弟所見遺述旣自闕漏又從來久遠所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錯拾殘餘十得二焉至於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浮沉兵甲災異十不收一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文慷慨伏用哀慚將來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往孟荊州爲列人典農常問亡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知守宮蜥蜴二物者亡兄於此爲安卦生象辭喻交錯微義豪起變化相推會於辰巳分別龍蛇各使有理言絕之後孟荊州長歎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曜殆欲飛散何其汪汪乃至於斯邪臣松之案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實也辰撰輅傳實時爲太常潁川則實弟智也實智並以儒學爲名無能言之世語稱實博辯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也又案輅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三十六以正元三年卒應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爲不相應也近有闕續伯者名續該微通物有良史風爲天下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于篇左皆從受之於大人先哲足以取信者冀免盧譏之議云爾書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輅始見聞由於爲鄒婦卜亡牛云當在西面窮牆中懸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家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爲藏己牛告官案驗乃知以術知故裴冀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爲卜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鬭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劉侯云甚多此類辰所載纔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也中書令史紀玄龍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爲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己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欻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受城門校尉華長驗語云昔其父爲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驗與少小後以鄉里遂加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倍於傳辰既短才又年縣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宦至州主簿部從事太康之初物故驗又云輅卜亦不悉中十得七八驗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華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居西城下南纏里中三廄在其東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廐騶當克甲卒來詣廬公占能治女郎公即奏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效即奏除騶名以稱太醫又云隨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來詣廨告輅輅爲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碓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爲發其祟盜者服輅令擔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

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魏志卷二十九

魏志卷二十九考證

華佗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册府以爲下有仙字

昨使醫曹吏劉租○北宋本作劉祖

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食字疑衍

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注行妖慝以惑民○毛本作妖隱

又注吾本姉姓韓字世雄○後漢書注中作字稚

又注欲其食少而努行也○後漢書注中作怒行

杜夔夔善鍾律聰思過人○聰思册府作聰慧

其好古存正莫及夔注況幽深之才無名之樸乎○樸宋本作璞臣照按無名之樸本老子宋本作璞非

管輅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注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開淵册府作開胸元本作開紙

又注互共攻劫○攻劫册府作攻詰

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躄疾○太平御覽此下有不知何故四字

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數升太平御覽作數斗

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何焯曰急就篇注古有仙人宋無忌此云妖未詳宋無忌見封禪書索隱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無忌蓋其人火仙也以入竈故指爲火之妖

經爲江夏太守注君備州里達人○元本君備作君俟

翅翼舒張○太平御覽作分翅舒張

舉坐驚喜○太平御覽作驚歎

注諸人多聞其善卜○諸人監本誤作知人今改正

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仁太平御覽作人

輅大愕然曰君可長也死以付天○太平御覽作君可長人也命以付天

顧安百祿以光休寵注輅于此爲論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監本爲論八卦下又重八卦二字衍文今去

魏志卷二十九考證

魏志卷三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烏丸　鮮卑　東夷（夫餘　高句麗　東沃沮　挹婁　濊　馬韓　辰韓　弁辰　倭人）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玁狁孔熾久矣其爲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爲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苲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爲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彊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于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雄百蠻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土遂引烏丸之衆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羣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陘北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劍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彊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烏丸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錄而載之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魏書曰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爲號焉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爲宅皆東向日弋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爲衣貴少賤老其性悍驁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以己爲種無復報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決鬭訟相侵犯者爲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爲信邑落傳行無文字而部衆莫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產不相徭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將女去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以爲聘娶之禮壻隨妻歸見妻家無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出妻家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鬭時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蹲踞悉髡頭以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搖也父兄死妻後母執嫂若無執嫂者則己子以親之次妻伯叔焉死則歸其故夫俗識鳥獸孕乳時以四節耕種常以布穀鳴爲候地宜青穄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糵米常仰中國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爲兵器能刺韋作文繡織縷氈褐有病知以艾灸或燒石自熨燒地臥上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脈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貴兵死斂屍有棺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肥養犬以采繩嬰牽并取亡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特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以死之魂神歸泰山也至葬日夜聚親舊員坐牽犬馬歷位或歌哭者擲肉與之使二人口誦呪文使死者魂神徑至歷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其赤山然後殺犬馬衣物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其約法違大人言死盜不止死其相殘殺令部落自相報相報不止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牛羊以贖死命乃止自殺其父兄無罪其亡叛爲大人所捕者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地無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蝮蛇在丁令之西南烏孫之東北以窮困之自其先爲匈奴所破之後人衆孤弱爲匈奴臣服常歲輸牛馬羊過時不具輒虜其妻子至匈奴壹衍鞮單于時烏丸轉彊發掘匈奴單于冢將以報冒頓所破之恥壹衍鞮單于大怒發二萬騎以擊烏丸大將軍霍光聞之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被匈奴兵乘其衰弊遂進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後數復犯塞明友輒征破之至王莽末並與匈奴爲寇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關出塞征之無利而殺馬千餘匹烏丸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漠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旦等九千餘人率衆詣闕封其渠帥爲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

廣陽、上谷、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校尉以領護之，遂為漢偵備，擊匈奴、鮮卑。至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賁帥種人叛，鮮卑還為寇害，遼東太守祭肜募殺志賁，遂破其衆。至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鴈門烏丸率衆王無何等復與鮮卑、匈奴合，鈔略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左右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郡黎陽營兵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鮮卑、烏丸各還塞外。是後烏丸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末廆為都尉。至順帝時，戎末廆率將王侯咄歸、去延等從烏丸校尉耿曄出塞擊鮮卑有功，還皆拜為率衆王，賜束帛。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衆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衆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為三郡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為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教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為單于。

英雄記曰：紹遣使即拜烏丸三王為單于，皆安車、華蓋、羽旄、黃屋、左纛。版文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阮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衆王頒下、烏丸遼西率衆王蹋頓、右北平率衆王汗盧維：乃祖慕義遷善，款塞內附，北捍玁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為百姓保障，雖時侵犯王略，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惠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慢天常，是以四海之內，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裔土，忿姦憂國，控弦與漢兵為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勳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慝。世復爾祀位，長為百蠻長。厥有咎有不臧者，泯于爾祿，而喪于乃庸，可不勉乎！烏丸單于都護部衆，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

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衆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然蹋頓多畫計策。廣陽閻柔，少沒烏丸、鮮卑中，為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慰以安北邊。後袁尚敗奔蹋頓，憑其勢，復圖冀州。會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烏丸歸附，遂因以柔為校尉，猶持漢使節，治廣寧如舊。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衆逆戰於凡城，兵馬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衆，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速附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其餘遺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衆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

魏略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率衆軍討遼東。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葉，昔隨袁尚奔遼西，聞儉軍至，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三十餘為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

鮮卑

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水，西當西城。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嫁女娶婦，髡頭飲宴。其獸異於中國者，野馬、羱羊、端牛，端牛角為弓，世謂之角端者也。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為名裘。鮮卑自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不與餘國爭衡，未有名通於漢，而自與烏丸相接。至光武時，南北單于更相攻伐，匈奴損耗，而鮮卑遂盛。建武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率種人詣闕朝貢，封於仇賁為王。永平中，祭肜為遼東太守，誘賂鮮卑，使斬叛烏丸欽志賁等首，於是鮮卑自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帝時，鮮卑大都護校尉廆帥部衆從烏丸校尉任尚擊叛者，封校尉廆為率衆王。殤帝延平中，鮮卑乃東入塞，殺漁陽太守張顯。安帝時，鮮卑大人燕荔陽入朝，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駕，止烏丸校尉所治甯下，通胡市，築南北兩部質宮，受邑落質者二十部。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烏丸相攻擊。安帝末，發緣邊步騎二萬餘人，屯列衝要。後鮮卑八九千騎穿代郡及馬城塞入害長吏，漢遣度遼將軍鄧遵、中郎將馬續出塞追破之。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等七千餘人詣遵降，封烏倫為王，其至鞬為侯，賜采帛。遵去後，其至鞬復反，圍烏丸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及幽州刺史救解之。其至鞬遂盛，控弦數萬騎，

數道入塞寇五原寧貊攻匈奴南單于殺左奧鞬日逐王順帝時復入塞殺代郡太守漢遣黎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弩帥令教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卻之後烏丸校尉耿曄將率衆王出塞擊鮮卑多斬首虜於是鮮卑三萬餘落詣遼東降匈奴及北單于遁逃後餘種十餘萬落詣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兵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投鹿侯固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長大勇健智略絕衆年十四五異部大人卜賁邑鈔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策騎追擊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由是部落畏服施法禁曲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既立乃為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彈汗山啜仇水上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罔羅山川水澤鹽池甚廣漢患之桓帝時使匈奴中郎將張奐征之不克乃更遣使者齎印綬即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拒不肯受寇鈔滋甚乃分其地為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貊為東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為大帥從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烏孫為西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為大帥而制屬檀石槐至靈帝時大鈔略幽并二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其毒熹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塞三道並進徑二千餘里征之檀石槐帥步衆逆擊旻等敗走兵馬還者什一而已鮮卑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後檀石槐乃案行烏侯秦水廣袤數百里停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以助糧至于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檀石槐年四十五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材力不及父而貪淫斷法不平衆叛者半靈帝末年數為寇鈔攻北地北地庶人善弩射者射中和連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小兄子魁頭代立魁頭既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代立自檀石槐死後諸大人遂世相襲也

步度根既立衆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為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丸能臣氐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氐等議以為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卽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踐祚田豫為烏丸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為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為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彊盛明帝卽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略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為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為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為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為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

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鬭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掎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爲讐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陳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彊盛控弦十餘萬騎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舍爲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爲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幷領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幷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幷州刺史畢軌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樓煩臨陳害尚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爲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爲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衆

書稱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爲其絕域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撰次其國別其同異以接前史之所未備焉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性彊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

狗加犬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戶皆為奴
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
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
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
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國
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狖白黑貂之裘以金銀
飾帽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
死沒其家人為奴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妒
皆殺之尤憎妒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
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
牲出名馬赤玉貂狖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
矛為兵家家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
城柵皆員有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
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為
凶合者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
死夏月皆用冰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
魏略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為榮其祭亡者有生有熟喪主不欲速而他人彊之常諍引以此為節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環珮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夫餘本屬玄菟漢末
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
東時句麗鮮卑彊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
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
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為大使輕財善施國
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毌
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頎詣夫餘位居遣大加
郊迎供軍糧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
沒財物遣使簿斂送官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
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麻余死其子依
慮年六歲立以為王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
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
有玉匣一具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
以為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魏略曰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
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
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魏略曰舊志又言昔北方有槀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豬以喙噓之徙置馬閑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度魚鼈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
北與夫餘接都於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
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以為居食澗水無良田雖
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
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
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
簿優台丞使者皁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
以為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
有異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
婁部本涓奴部為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
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
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
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為幘溝漊溝漊
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
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涓奴部

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祀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皁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皁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相就歌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桴京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着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壻屋壻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鬬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騊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騊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騊

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爲下句麗當此時爲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爲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今古雛加駮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爲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爲

幽州刺史毌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衞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爲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賦。貊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爲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壻家迎之。長養以爲婦。至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錢畢。乃復還壻。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擧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爲數。又有瓦鑼。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毌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恆在山巖深穴中爲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頎別遣追討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溷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也。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戶二萬。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

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爲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淮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魋結夷服復來王之漢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恥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緜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臣松之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緜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爲臣智其次爲邑借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濆沽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臼斯烏旦國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濆邪國爰池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踧支濆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侯淮既僭號稱王爲燕亡人衛滿所攻奪魏略曰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爲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爲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番汗爲界朝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綰爲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浿水及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爲胡服東度浿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爲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爲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魏略曰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谿卿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

地皇時廉斯鑡爲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爲韓所擊得皆斷髮爲奴積三年矣鑡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鑡因將戶來出詣含資縣縣言郡郡卽以鑡爲譯從芩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鑡時曉謂辰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萬五千人弁韓布萬五千匹鑡收取直還郡表鑡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桓靈之末韓濊彊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爲財寶或以綴衣爲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爲珍其人性強勇魁頭露紒如炅兵衣布袍足履革蹻蹋其國中有所爲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鍤之通日嚾呼作力不以爲痛旣以勸作且以爲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爲蘇塗立大木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雞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爲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借邑有已柢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國弁辰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中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

得自立爲王。魏略曰明其爲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魏略曰其國作屋橫累木爲之有似牢獄也。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絜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鰒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都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緜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緜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

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汚，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為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柟、杼、豫樟、楺、櫪、投、橿、烏號、楓香，其竹篠、簳、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為滋味。有獮猿、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為，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嗜酒。（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時，但記春耕秋收為年紀。）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妬忌。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戶及親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據地，為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為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壻，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臣松之以為地應為綈，漢文帝著皁衣謂之弋綈是也。此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誤也。）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謝詔恩。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緜衣、帛布、丹木、㺃、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倭

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為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餘步徇葬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二十匹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魏略西戎傳曰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號蚺氐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安中興國氐王阿貴白項氐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氐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此蓋乃昔所謂西戎在於街冀豲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又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萬餘落貲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貲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鈔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頗有羌雜處由本亡奴婢故也當漢魏之際其大人有檀柘死後其枝大人南近在廣魏令居界有禿瑰來數反為涼州所殺今有劭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為西州道路患也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婼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葱茈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鄰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為五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婼羌轉西越葱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皮宂國皆并屬于寘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屠頭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聞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濕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盤越國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西行尉犁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耆姑墨國溫宿國尉頭國皆并屬龜茲也楨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滿犂國億若國榆令國捐毒國休循國琴國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弋一名排持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謬以為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為彊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為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為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為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犁靬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郡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西南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為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葦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有馬騾驢駱駝桑蠶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為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為重

屋旌旗鼙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為害行道不羣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旦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為決理以水晶作宮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汜復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一一詳之也國出細絺作金銀錢金錢一當銀錢十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作織成氍毹毾㲪罽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類陽嘉三年時疏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又今西域舊圖云罽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大秦多金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髦駭雞犀瑇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瑪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琥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琉璃璆琳琅玕水精玫瑰雄黃雌黃碧五色玉黃白黑綠紫紅絳紺金黃縹留黃十種氍毹五色毾㲪五色九色首下毾㲪金縷繡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代布溫宿布五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帳一微木二蘇合狄提迷迷兜納白附子薰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二種香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戶數不能備詳也自葱領西此國最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者矣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汜復國六百里南道會汜復乃西南之賢督國且蘭汜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蘭汜復斯賓阿蠻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汜復六百里汜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於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於羅屬大秦其治在汜復東北渡河從於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國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脩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繇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

傳聞西之極矣北新道西行至東且彌國西且彌國單桓國畢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於賴城魏賜其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巖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屈射國有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梨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此非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雁鶩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為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眾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魚豢議曰俗以為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汎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尚曠若發蒙矣況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限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遊載騕褭以遐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魏志卷三十

魏志卷三十考證

烏丸故得擅漢南之地○臣浩按漢南疑當作漠南
蓋就彼言之漠以南也下皮是邊陲差安漢南少
事誤同
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注悉禿頭
以為輕便○禿一本作髡何焯曰按說文髡字注
云大人曰髡小人曰鬀
又注父兄死妻後母執嫂○執後漢書作報下同
又注俗識鳥獸孕乳時以四節○後漢書作以別
四節多別字
又注能刺韋作文繡織縷氀毼○氀毼後漢書作
氀毼無縷字
又注烏丸大人郝且等○且北宋本後漢書俱作
旦
又注漁陽烏丸大人欽志○後漢書欽作款
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臣龍官按據
上文則難下當有樓字然注則難字宜衍
後樓班大峭王率其部衆○元本作後難樓及峭王
率其部衆
憑其勢復圖冀州○元本作借兵欲復圖冀州
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柳疑作抑
鮮卑注東接遼水西當西城○元本西城作西域
又注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後漢書作以季
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注云水在今營州北
又注而由自與烏桓相接○由字宜衍
又注築南北兩部質宮○質宮元本作質館
又注嘉平六年遣譴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臣
明楷按嘉平疑當作熹平此敘靈帝時事熹平乃
本書齊王芳年號也
又注乃按行烏侯秦水○烏侯後漢書作烏柔
又注聞汗人善捕魚○汗人後漢書作倭人下有
倭人國
夫餘有豪民名下戶皆為奴僕○名毛本宋本俱作
民

抑有似也注王疑以為天子也○太平御覽天子作
天生
又注南至施掩水○後漢書作施淲水
濊朝鮮侯淮僭號稱王○淮後漢書作準
不請句麗言語注俗大抵與句麗同○請疑當作諳
韓濱活國○活宋本作沽
支半國○宋本支作犮
莫盧國○臣昆姿按馬韓有兩莫盧國疑有一重出
或有訛字
四時朝謁注辰鑪因辯戶來來出詣含資縣○辰鑪
辰字來出來字疑皆衍
又注乃出辰韓萬五千人牟韓布萬五千匹○牟
韓疑作弁韓
弁辰亦十二國○此弁辰疑作弁韓下別有弁辰
豈常也哉注魏略曰西戎傳曰○上曰字衍
又注高昌轄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新道毛
本作西道
又注精絕國○毛本作絕精國
又注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世說注作
髮如青絲爪如銅
又注復立者其人也○世說注復立作復豆
又注一名漢越王在天竺東南○王各本俱誤作
正今從宋本作王
又注烏弋一名排持○北宋本作排特
又注度伐布溫宿布○毛本作度代布溫色布

魏志卷三十考證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內閣奉

上諭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謚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爲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曾奉

世祖章皇帝

諭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朕復於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謚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抄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謚應改爲忠義第本傳相沿日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久遠其官版及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此旨一體增入欽此

蜀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二牧　劉焉　子璋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臣松之案祝公司徒祝恬也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覩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阯牧欲避世難議未卽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儉郤正祖也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為幽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賈琮為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為牧伯各以本秩居任舊典傳車參駕施赤為帷裳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然後劉表為荊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勑焉為益州刺史前刺史劉儁郤儉皆貪殘放濫取受狼藉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癰疽決潰為國生患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荊州東界扶亦求為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去官俱隨焉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弟自遠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遂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勑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諸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為儒宗甚見器重求為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祗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為東界攝斂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為臨邛長子福見犍為楊戲輔臣贊犍為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龍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為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為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英雄記曰範聞父焉為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鎖械於郿塢為陰獄以繫之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典略曰時璋為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還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英雄記曰範從長安亡之馬騰營從焉求兵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議郎河南

龐羲與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祅災，興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共上璋為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將，率衆擊劉表。[英雄記曰：焉死，子璋代為刺史。會長安拜潁川扈瑁為刺史，入漢中。荊州別駕劉闔，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荊州。璋使趙韙進攻荊州，屯朐䏰。如蠢閏。]

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為讎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英雄記曰：龐羲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羲，以羲為巴西太守，遂專權勢。]後羲與璋情好攜隙，趙韙稱兵內向，衆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荊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漢獻帝春秋曰：漢朝聞益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亶為益州刺史；徵璋為卿，不至。]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臣松之案：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肅為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群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敕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墊音徒協反]詣涪[涪音浮]，去成都三百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車千乘，繒絮錦帛，以資送劉備。]明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遂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及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為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州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吳，為御史中丞。[吳書曰：闡一名緯，為人恭恪，輕財愛義，有仁讓之風，後疾終于家。]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定蜀，羲為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羲啓留循，先主以為奉車中郎將。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臣松之以為今東人呼母為負，衍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然。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為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已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劉光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貳，為謀不忠，罪之次也。

蜀志卷一

蜀志卷一考證

二牧○何焯曰二牧不從董袁羣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昭烈于劉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云慶鍾二主卽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真主卽二牧猶不得以妄干耳其文則若霸國之書其義莫非天子之事遺臣故主之思淵矣哉臣瀞植案焉璋以枝葉之親而陰懷據竊之志漢帝既書收殺其二子則亦與於叛亂之數者也蜀志之首二牧所以明先主之取益於義爲可又將以董扶所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者爲季輿受命之符臣焯之論確矣而未盡也

劉焉劉焉字君郎○一本作君朗

以宗室拜中郎○後漢書作郎中

而幷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張益宋本作張壹後漢書作張懿梁州後漢書作涼州

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棄官俱隨焉○會字疑衍

壯子弟自遠而來○元本作弟子自遠而至

合聚疾疫之民○疾疫宋本作疲役

吏民翕集○監本訛作翕習今改正

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領兵華陽國志作領家兵

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何焯曰東漢益州刺史治雒縣焉以郤儉被殺故徙治緜竹緜竹西漢都尉所治也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後漢書少容作姿色何焯曰所謂少容蓋能久視之意范欲醜之甚其詞耳

皆從獻帝在長安狂鏁械於郿塢爲陰獄以繫之○繫監本訛作擊今改正

劉璋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通鑑攻魯下多數爲二字

由墊江水詣涪去成都三千六十里○臣明楷按鄧艾傳云徑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此云涪至成都三千餘里似不應如此之遠三千或三百之訛也

蜀志卷一考證

蜀志卷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先主 劉備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典略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漢晉春秋曰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典略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於從事遂與相隨遇賊於野備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功為中山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枊（五葬反）棄官亡命（典略曰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之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舍備欲求見督郵督郵辭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還治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遂就牀縛督郵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縳之著樹鞭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毌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為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英雄記云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召合兵眾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為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為別部司馬使為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飢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眾多歸焉）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陽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

志家者邪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臻鄙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閒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西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衆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比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楊奉韓暹寇徐揚閒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先主還小沛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飢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魏書曰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英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為備兵所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為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先主據下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胡沖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菁曹公使人闚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柵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衆臣松之案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胡沖所云何乖僻之甚乎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為先主衆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衆而走曹公盡收其衆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魏書曰備歸紹紹父子傾心敬重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先

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公
遣蔡陽擊之為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主
先主遣麋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
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
表疑其心陰禦之九州春秋曰備住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
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
是以悲耳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
偽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
力的盧一踊三丈遂得過乘浮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
時羈旅客主勢殊若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釁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使拒夏
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
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漢晉
春秋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
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曹公南征表會表卒英雄記曰表病
上備領荊州刺史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
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忍也臣松之
以為表夫妻素愛琮捨適立庶情計久定無緣臨終舉荊州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子琮代立
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
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
主曰吾不忍也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
琮令宋忠詣備宣旨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
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
劫將琮及荊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
劉荊州乎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
歸先主典略曰備過辭表墓遂泣涕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

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
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
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
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
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
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
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
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
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
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
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
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令
與備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
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
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連和之好共濟世
業而云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并豈足託乎備大喜進住鄂縣即遣諸葛亮隨肅詣
孫權結同盟誓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江表
傳曰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
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
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
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
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
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飛俱未肯係瑜蓋為進退
之計也孫盛曰劉備雄才處必亡之地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
是吳人欲專美之辭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
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

公引歸。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為公安劉表吏士見從北軍多叛來投備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荊州數郡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三輔決錄注曰金旋字元機京兆人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武陵太守為備所攻劫死子禕事見魏武本紀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江表傳曰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臣松之案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與蜀志述諸葛亮與權語正同劉備未破魏軍之前尚未與孫權相見不得有此說故知蜀志為是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荊有蜀蜀地可為己有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為別駕從事。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為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州民富彊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彊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眾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脣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魏書曰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益部耆舊雜記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松主簿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闇誦脩以此益奇之璋敕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

膺勒兵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幷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其城璋遣劉璝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益部耆舊雜記曰張任蜀郡人家世寒門少有膽勇有志節仕州為從事皆破敗退保綿竹璋復遣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衆降先主先主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璝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為先主所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鴈橋戰復敗禽任先主聞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先主歎息焉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傳子曰初劉備襲蜀丞相掾趙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幷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典略曰趙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入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為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被害莫敢近者戩弃官收斂之三輔亂戩客荊州劉表以為賓客曹公平荊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為掾後為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成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顒等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三輔決錄注曰援字文雄扶風人也其先本姓謝與北地諸謝同族始祖謝服為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令名改為射子孫氏焉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饑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以堅為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為廣漢蜀郡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諸葛亮以援為祭酒遷從事中郎卒官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

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趙高使閻樂殺二世王莽廢孺子以爲定安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厲翼（鄭玄注曰庶衆也厲作也敘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也）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奬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

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典略曰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

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衆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一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弒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閒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燿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臣松之案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阼。爲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

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魏書曰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冉奉書弔并致賻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勑荊州刺史斬冉絕使命典略曰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并貢錦布冉稱疾住上庸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終有詔報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臣松之以爲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爲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略良可恨哉）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爲皇太子六月以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爲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猇（許交反）亭駐營自佷（音恒）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舉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遣將軍陳曶（音笏）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爲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爲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勑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勑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葛洪神仙傳曰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禮敬之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忿恥發病死衆人乃知其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

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仰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蜀志卷二

蜀志卷二考證

先主劉備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臣
浩按漢書王子侯表陸城侯貞元朔二年六月甲
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此云元狩六年
恐誤

還爲令注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復宋
本作後

先主轉軍海西注北至下邳兵潰○北至通鑑作比
至

先主還小沛注饑餓困敗○敗宋本作蹴

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厚監本訛作後今
改正

而身還小沛注其夜開後柵與飛等輕騎俱去○柵
宋本作栅

曹公遣蔡陽擊之○陽宋本作楊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臣明楷按武帝紀建安十三
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此云南征表繫
於十二年誤恐上更有脫文也

先主遣諸葛亮自結于孫權注與蒼梧太守吳臣有
舊○吳臣疑作吳巨下同

治公安注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監本誤作公
安縣今改正○臣浩按油口宜作油江口然此注已
見于前曹公引歸之下此處不應重出

先主亦推璋持鎭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持通鑑作
行宋本同

璋出降注及見卓引辭正色○引太平御覽作列

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成都○成都二字疑有誤

大破淵軍斬淵郃○臣龍官按張郃死於建興九年
此云淵郃恐誤通鑑無郃字何焯曰華陽國志云
斬夏侯淵張郃率吏民內徙則此郃及曹公所署
益州刺史趙顒等之下爲有脫字郃字非衍也通
鑑删郃字而以斬淵屬下及字讀亦誤

追謚曰孝愍皇帝○臣清植按綱目既以蜀漢爲正
統則當以此謚爲正今綱目中不書愍而書獻蓋
猶沿通鑑之誤

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擔之南注高七丈○宋本作高
十丈

又懼漢邦將湮于地○邦疑作祚

祫祭高皇帝以下注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
略○臣清植按光武中興繼體元帝故成哀平三
帝以及南頓君以上四親皆別立廟先主行輩尊
於孝愍又當別有四親之廟故裴注云然但是時
舊都未復諸事草創所謂祫祭高皇帝以下者殆
循東京同堂異室之制而行之耳至于稽古禮文
之事疑未遑暇故隋王通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
其有興乎蓋指此類未必記載之有闕略也

蜀志卷二考證

蜀志卷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後主　劉禪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立為王太子及即尊號冊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為皇太子以承宗廟祗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

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鄭玄曰物猶事也

三年夏四月先主殂於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於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

魏略曰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棄家屬後奔荊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為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為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為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邸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為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為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為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內外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荊州後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書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年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為太子太傅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按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嶲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臣松之案以為房為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姦慝斯殆妄矣

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嶲夷王高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春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

今巴郡故城是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卷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龔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眾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焚如為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

果別族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余耆反），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漢晉春秋）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日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蔣琬位為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湔，（臣松之案湔縣也屬蜀郡音翦名）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為太子，子瑤為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巂太守張嶷平定越巂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將軍王平拒興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軍退。夏四月，安平王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魏略曰：琬卒，禕乃自攝國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衛將軍姜維迎逆安撫，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

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大赦。秋，衞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爲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郭循所殺于漢壽。夏四月，衞將軍姜維復率衆圍南安，不克而還。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衆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于緜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爲大將軍，督戎馬，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爲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瓚爲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衆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宦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謚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衆出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衆，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爲炎興。冬，鄧艾破衞將軍諸葛瞻於緜竹。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階緣蜀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苒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勑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后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齎印綬，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勑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是日，北地王諶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者。紹、良與艾相遇於雒縣。艾得書，大喜，即報書，王隱蜀記曰：艾報書云：「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囂憑隴而亡，公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侔功往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之！昔微子歸周，實爲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

全國爲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有命勑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

遣紹良先還艾至城北後主輿櫬自縛詣軍壘門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

晉諸公贊曰劉禪乘騾車詣艾不具亡國之禮

因承制拜後主爲驃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後主勑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焉資嚴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會既死蜀中軍衆鈔略死喪狼藉數日乃安集後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爲安樂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爲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爲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命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已來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爲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嘉與君公長饗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玄牡苴以白茅永爲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爲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並封列侯

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爲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爲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

蜀記云謚曰思公子恂嗣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爲昏闇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爲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歿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

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臣松之以爲赦不妄下誠爲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所未至乎亮歿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所謂漸虧事又不然也

蜀志卷三

蜀志卷三考證

後主劉禪是歲魏黃初四年也注魯乃洗沐○宋本作乃爲洗浴

又注祭則寡人○監本則訛卽今改正

又注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則字疑衍

譬汚北臨平石馬注萬國未静○宋本静作定

又注每從莽謀以益國用○每從毛本作每崇

七年閏月○毛本作七年春閏二月

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鄧芝監本訛作鄧艾今改正

十五年吳王孫權稱○不書吳主恐字誤

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郭脩所殺○監本誤郭脩今改正

拔狄道河閒臨洮三縣民○河閒當作河關姜維傳誤同

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鎮西毛本作征西

立子費爲新平王○費監本訛作贊今改正

僭緣蜀土○僭毛本作階

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人鬼歸能句上下疑有闕文

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爲違○臣清植按是時皇綱解紐先主建號喪民志必生惶惑未踰年而改元雖違古義實遵漢舊藉此以新視聽而悚遠邇冀民心以濟大業權通變計宜出此史家以是譏亮毋乃失之拘乎

蜀志卷三考證

蜀志卷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先主甘后　穆后　後主敬哀后　張后

劉永　劉理

後主太子璿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為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偪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漢晉春秋曰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為夫人（習鑿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況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於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偪而引前失以為譬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建安二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長樂宮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后薨合葬惠陵（孫盛蜀世譜曰壹孫喬沒李雄中三十年不為雄屈也）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為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為魯王策曰少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為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

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爲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於後主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爲鄉侯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祗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于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爲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諡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頹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爲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修茂質祗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衆善翼成爾德可不務修以自勗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冬蜀亡咸熙元年正月鍾會作亂於成都璿爲亂兵所殺孫盛蜀世譜曰璿弟瑤琮瓚諶恂璩六人蜀敗諶自殺餘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絕滅唯永孫玄奔蜀李雄僞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玄於成都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蜀志卷四

蜀志卷四考證

劉永策曰少子永受茲青土○少子疑當作小子

後主太子璿璿爲亂兵所殺○殺宋本作害

蜀志卷四考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諸葛亮 子瞻 董厥 樊建

諸葛亮字孔明瑯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爲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朱皓代玄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詣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按崔氏譜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魏略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臣松之以爲魏略此言謂諸葛亮爲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爲己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於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爲己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鵾鵬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

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其計故眾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臣松之以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報讎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鄽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疏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

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臣松之以為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為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以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己豈其然哉關羽為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背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零陵先賢傳云亮時住臨烝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

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

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滎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沖以為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臣松之以為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沖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為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己。尋沖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為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姦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臣松之以為凡為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為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達為魏，竟是誰乎？何由寂蔑而無聞！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孫盛曰：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弈者舉棋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可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誠，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啟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為權，不亦惑哉！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

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三年春，亮率衆南征，

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事在亮集。

其秋悉平。

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閒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閒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漢書地理志曰瀘津水出牂牁郡句町縣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

郭沖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迴跡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卻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為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沖言宣帝既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己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沖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沖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眾拒之亮身率諸軍攻

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郭沖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且于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為功而蜀人相賀乎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

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漢晉春秋曰亮

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于上邽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郭沖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宣王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在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載沖言知其乖剌多矣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曰亮卒于郭氏塢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臣松之以為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為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腳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鞦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

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已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

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在亮集）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冑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衞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緜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郿令尚書僕射山濤啓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爲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

陽樊建代焉。案晉百官表：董厥字龔襲，亦義陽人。建字長元。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為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閻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陳壽嘗為瞻吏，為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厥、建俱詣京都，同為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漢晉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彊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復，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鬥，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鬥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鬥也。曰：亮帥數萬之眾，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沒，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眾，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眾，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彊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

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掎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脣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大傅掾犍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臥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祕要昔在顛夭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沖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蒞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皋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覿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魍魎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王隱晉書云李興密之子一名安

蜀志卷五

蜀志卷五考證

諸葛亮父珪字君貢○君貢。一本作子貢。

好為梁父吟○何焯曰。蔡中郎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於此乎。今所傳之詞。蓋非其作。

關為館舍注太尉烈子○烈。監本誤作列。今改正。

逆諸曹公注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各本俱作聞元直廣仕元財如此。臣艮按。廣元即石廣元也。龐士元何書仕魏耶。今改正。

并力拒曹公注袁孝尼著文立論○監本訛作孝居。今改正。

後領司隸校尉注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亦元本作必。

事之如父注欲以固委付之人○宋本人作識。

國以富饒注亮在南中○宋本在作至。

又注聞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宋本無並字。

深入不毛注瀘津水○監本訛作瀘惟水。臣龍官按水經注。禁水北注瀘津水。則惟字實為津字之訛

責攸之褘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臣浩按文選此句上。有若無興德之言六字。蓋允傳中摘此表。亦具載此句。不知亮傳何獨脫之也。

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華陽國志作職臣是當。

所總統如前注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臣浩按。此下疑有脫文。

又注幾敗北山○監本訛作伯山。今改正。

又注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何焯曰。按趙雲以建興七年卒。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据此疑此表為僞。非也。以元遜傳觀之自明第此表乃劇論事勢之盡。非若發漢中時所陳。得以激厲士衆。不妨宣洩於外。失之蜀而傳之吳。或伯松寫留箱篋。元遜鈎致之於身後耳。集不載者。坐明武侯之慎。非由陳氏之疏。臣明楷按。箕谷失利。在六年之春。散關之役。在六年之冬。雲以信臣宿將。使其尚在。自當復出。其必歿於是冬之前無疑也。雲傳稱七年卒。當為六年之誤。

又注而不及今圖之○及今。毛本作及虛。本集作及蚤。

君其勿辭注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戍當作伐。

又注非匹夫之為分者比○分。冊府作忿。比毛本作也。

又注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上進。毛本作上岸。

射殺郤注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既出。宋本作既在。

亮子瞻嗣爵注其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止。宋本作正。

諸葛喬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臣龍官按。亮傳云。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則此稱元年。誤也。當作六年。

諸葛瞻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監本羽林訛作翰林。今改正。

內移河東注位至廣州刺史○廣州。宋本作江州。

蓋厥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臣明楷按。後主傳。延熙十五年。吳王孫權薨。此何以云二十四年。值孫權病篤也。且延熙止二十年。明年即改景耀。所云二十四年亦誤。此二字宜衍。

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注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君臣。疑作羣臣。

又注亮始出未知國中彊弱○國中。宋本作中國。

又注遭值際會託身盟主○盟主。冊府作明主。

又注木牛之奇則亦般模○宋本作則非般模。言非前人所規也。

蜀志卷五考證

蜀志卷六

晉著作郞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啓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啓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無異也）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冑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魏書云以羽領徐州）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旣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傅子曰遼欲白太祖恐太祖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臣松之以爲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實曹氏之休美）

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衆散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至夏口飄颻江渚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爲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邪　臣松之以爲備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泄不克諧耳若爲國家惜曹公其如此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實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旣往之事故託爲雅言耳）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兵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悳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

怒典略曰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勑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已得于禁等乃罵曰狢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權聞之知其輕己僞手書以謝羽許以自往臣松之以爲荊吳雖外睦而内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云伏精兵於𦨶𦪇之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羽當往也若許相援助何故匿其形迹乎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爲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議徙都今豈可生乃斬之臣松之按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之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吳歷曰權送羽首於曹公以諸侯禮葬其屍骸追謚羽曰忠義侯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豬嚙其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江表傳云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蜀記曰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爲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衞也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

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
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
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
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謚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夭
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為尚書隨諸
葛瞻於綿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
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眾詣長安
漢朝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
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尉鍾繇鎮
關中移書遂騰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
於平陽超將龐悳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
京畿於是徵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
部曲典略曰騰字壽成馬援後也桓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為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
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業常從山中斫材木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騰為人長八尺
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奸吏民王國等及氐羌反叛州
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為軍從事典領部眾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
遷偏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汧隴之間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穀
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承等恐騰為己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
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入更為讎敵騰攻遂遂走合眾
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綱紀殆弛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端和解之徵騰還
屯槐里轉拜為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矜救民命三輔甚安愛之十年
徵為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宿衛初曹公為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
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詔拜為偏將軍
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超既統眾遂
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

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
公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盼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
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
在蒲阪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蹙於河中
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曹公聞之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也超走保諸戎曹公追
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曹公曰超有
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隴上
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
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眾超
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
阜姜敘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敘起於鹵城超出
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
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
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典略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
梁興成宜馬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眾十萬同據河潼建列營陳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於河
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超復敗於隴上後奔漢中張魯以為都講祭酒欲
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反時其小婦弟种留三輔及超敗种
先入漢中正旦种上壽於超超搥胸吐血曰闔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賀邪後數從魯求兵欲北取
涼州魯遣往無利又魯將楊白等欲害其能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轉奔往蜀是歲建安十九年也先
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典略曰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
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潰
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為前都亭侯山陽公載記曰
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
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
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
事備臣松之按以為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

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比類不得如書所云羽焉得與張飛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超不應聞但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爲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袁暐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先主爲漢中王拜超爲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斄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疢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於氐羌率服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沒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爲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謚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典略曰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張魯魯敗曹公得之以董賜閻圃以秋付魯魯自手殺之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陳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爲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謚剛侯子敘早沒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爲先主主騎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爲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嘲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背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床眠臥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先主至荊州及先主爲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爲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荊州雲別傳曰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爲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駮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令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爲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偪遂前突其陳且鬭且卻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

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孫權襲荊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

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爲鎮軍將軍

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

七年卒追謚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祇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謚時論以爲榮

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沖涉塗艱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謚所以敘元勳也外議雲宜謚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爲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謚雲曰順平侯

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彊摯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蜀志卷六

蜀志卷六考證

關羽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
軍字疑衍。

將軍傅士仁屯公安○臣浩按楊戲輔臣贊注士仁
字君義廣陽人也吳主孫權傳云獲將軍士仁呂
蒙傳亦云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是士仁卽其
姓字此傳獨加傅字誤也。

馬超領騰部曲注署爲軍行事與領部衆○軍行事
元本作軍從事

黃忠黃忠字漢升○太平御覽作漢叔。

趙雲爲先主主騎注會雲來附○會元本作喜

以雲爲翊軍將軍注雲兵隨忠取米○太平御覽作
雲遣兵多遣字。

蜀志卷六考證

蜀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龐統　法正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子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

後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

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為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顧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祕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

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

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完潔，然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也。胲音改。

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

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為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為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

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九州春秋曰：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遂行。

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

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習鑿齒曰夫霸王者必體仁義以爲本杖信順以爲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俱愆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泄宜知其君之必悟故衆中匡其失而不脩常謙之道矯然太當盡其蹇諤之風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理則羣策畢舉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大體矣若惜其小失而廢其大益矜此過言自絕遠讜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臣松之以爲謀襲劉璋計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宴酣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無愧色此備有非而統無失其云君臣俱失蓋分謗之言耳習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爲流宕也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祇爲祇所抑卒於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襄陽記曰林婦同郡習禎妹禎事在楊戲輔臣贊曹公之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魏文帝聞而賢之賜牀帳衣服以顯其義節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三輔決錄注曰真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無常師名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爲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以爲吏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會者數百人真於牖中闚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掾胡廣有公輔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列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謀司徒掾廷尉左監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爲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爲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華陽國志曰度廣漢人爲州從事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牋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耻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

顧念宿遇瞻望悵悵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于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遷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彊弱之勢以爲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爲邦之要道封墓式閭先王之令軌故必以體行英邈高義冠世然後可以延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論議則殆爲釁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偷薄斯榮則秉直杖義之士將何以禮之正務敗惑之衡違貴尚之風譬之郭隗非其倫矣臣松之以爲郭隗非賢猶以權計蒙寵況文休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徵若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乎法正以靖方隗未爲不當而盛以封墓式閭爲難何其遠哉然則燕昭亦非豈唯劉翁至於友于不穆失由子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譏其受任非所將謂仕於董卓卓初秉政顯擢賢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爲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中丞不爲超越以此爲貶則荀爽陳紀之儔皆應擯棄於世矣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

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孫盛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肆嬖幸而藉其國柄者哉故顛頡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楊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為人所教也（臣松之以為蜀與漢中其由脣之與齒也劉主之智豈不及此將計略未展正先發之耳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為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恚恨之餘辭非測實之當言也）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諡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荊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擬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蜀志卷七

蜀志卷七考證

龐統出是漸顯注司馬德操爲水鏡○毛本作冰鏡

又注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爲

魏黃門吏部郎○臣家楷按後漢書注作德公子

字山民可知仕魏者非德公也此脫去子字不然

幾疑德公爲遁操不終矣或字字卽爲子字之誤

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注駑牛一日行三百里○

元修本作三十里

有似汝南樊子昭注退能守靜進能不苟○退能監

本訛作退難今改正

法正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宋本懦下有

弱字

顧念宿遇瞻望悁悁○監本悁悁作悵悵今改正

日月相遷○相遷監本訛作相選今改正

必爲人所教也注將計略未展正先發之耳○將元

本作特

又注非測實之常言也○常宋本作當

正其程郭之儔儷耶注先主寔曹公爭○臣龍官按

此注當在上節必不傾危矣之下但不知所引何

書也

蜀志卷七考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許靖　麋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爲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爲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爲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爲冀州牧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爲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毖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毖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伷合規靖懼誅奔伷蜀記云靖後自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權以濟其道伷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里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疏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阯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魏略云翔字元鳳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圮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爲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殍薦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悳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勑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荆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蠭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爲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臣松之以爲孔子稱賢者避世其次避地蓋貴其識見安危去就得所也許靖羈客會稽閭閻之士孫策之來於靖何爲而乃汎萬里之海入疫癘之鄉致使尊弱塗炭百罹備經可謂自貽矣謀臣若斯難以言智孰若安時處順端拱吳越與張昭張紘之儔同保元吉者哉懼卒顛仆永爲亡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荆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

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子雲名津南陽人爲交州刺史見吳志若荊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荊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黃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漢書霍光傳曰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警蹕未詳虎賁所出也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華及夷顒顒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讎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爲國自重爲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于水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爲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南益州耆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聞著於州里劉璋辟爲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

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爲脣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士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養虎而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荊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敘致殷勤許靖號爲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商爲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於官許靖代之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山陽公載記曰建安十七年漢立皇子熙爲濟陰王懿爲山陽王敦爲東海王靖聞之曰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先主爲漢中王靖爲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勖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夭沒欽子游景耀中爲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子羣魏初爲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載魏略王朗與文休書曰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儔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爲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遼塞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眇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飢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儁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爲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賞感夫子之情聽每敘足下以爲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爲家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奉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罽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敘舊情以達聲問久闊情愫非夫筆墨所能寫

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又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瑞之總集覩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曜之青煙于時忽自以爲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於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遐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綏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議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朗等使重為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爲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僞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業不朽之常耀功輿事並聲與勳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敘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啓衷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勤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登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偏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主擇居安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後徐州牧陶謙辟為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嬴郡太守曹公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廣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嬴郡揀選清廉以為守將偏將軍麋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嬴郡太守撫慰吏民竺弟芳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為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為比芳為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鄭玄傳云玄薦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後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麋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其見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見禮次麋竺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為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

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遂隨音變之）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少依邑人鎭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荆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爲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卽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勑廣漢緜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儁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僞徹天何況於眞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愼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益部耆舊傳曰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楊厚究極圖籍遊覽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太尉載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招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門人慕仰爲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所長宓曰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爲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燿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爲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翺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爲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燿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

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覩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臣松之案書傳鮮有定公無善可稱宓謂之賢者淺學所未達也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況賢於己者乎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廚膳即宓第宴談

宓臥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爲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簿手版也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爲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井左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肸蠁而興作淮濟四瀆江爲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帝王世紀曰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脩己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於石紐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刳兒坪見世帝紀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爲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蜀記曰三皇乘祇車出谷口未詳宓所由知爲斜谷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逡巡無以復答益州辟宓爲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爲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從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

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萬機論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蜀志卷八

蜀志卷八考證

許靖仁恕惻怛○惻怛，宋本作惻隱。

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冊府作洎諸妻子。

豈可具陳哉注謀臣若斯，難以言智○臣龍官按：謀臣疑當作謀身，蓋譏文休避地交州，室家顛沛，無保身之哲也。

知聖主允明○允，冊府作光。

虎賁警蹕注光出部，肆郎羽林，遣上齊警蹕○肆宜作肆。

文多故不載注遇聞受終於文祖之言○遇，冊府作愚。

又注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臣浩植按：本傳，靖於章武二年卒，此書乃在先主既薨之後，則靖不及見矣，豈異國乖隔，靖雖愛而朗不知耶？諸葛亮集云：朗等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亮不答而作正議，此書當是一時事。

又注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直字疑。

麋竺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既平，太平御覽作既定。

秦宓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今，冊府作令。

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冊府作僕聞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

參伐則益州分野○何焯曰：漢書地理志，蜀系秦分，統於輿鬼、東井。參伐乃魏地星也。此云參伐則益州分野，未詳。

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注誠令知之，蓋善人也○臣明楷按：善人或疑作人善，然此句文義殊晦。夫文休本廊廟之器，而子將貶之，不知則咎在不明，知之又近於蔽善，兩無當也。

蜀志卷八考證

蜀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董和　劉巴　馬良弟謖　陳震

董允陳祗黃皓　呂乂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音髀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為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為亮主簿有忠蓋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為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艷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階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荊州不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也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主深以為恨巴復從交阯至蜀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阯更姓為張與交阯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為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為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咨訪臣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為益州牧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為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為孝廉明也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零陵先賢傳曰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

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閒府庫充實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巴為尚書後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為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臣松之以為良蓋與亮結為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為尊兄耳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旨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為騎都尉良弟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緜竹成都令越嶲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謖為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謖年三十九襄陽記曰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為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己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誡謖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誡而不獲奉承明謖之難廢也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誡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

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衞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明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旍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衞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勳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宜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爲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爲不審的也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爲四相一號四英也陳祗代允爲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

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謚謚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為黃門侍郎自祗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為自輕由祗媚茲一人皓搆閒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臣松之以為陳羣子泰陸遜子抗傳皆以子繫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騂角之美而亦如泰者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故不復稍加品藻陳武陳表俱至偏將軍以品位不相遠故也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為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緜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為尚書代董允為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乂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為政簡而不煩號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為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乂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乂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為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蜀志卷九

蜀志卷九考證

劉巴少知名注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臣清植按本傳下文云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則表初未必有欲殺巴之事也零陵先賢傳蓋傳訛之誤

又注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臣浩按主記疑作主計劉先主主字宜衍劉表傳中別駕劉先是其人也

巴復從交阯至蜀注乃由牂牁道去○道去元本作遁去

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注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元本作天分素高亮多分字

非公事不言注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臣清植按本傳下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則先主之稱尊號巴未必以為非也零陵先賢傳蓋勦敵國謗誹之辭亦不足信

馬良亮猶不然以濩為參軍○宋本作亮猶謂不然多謂字

呂乂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格論毛本作恪論

蜀志卷九考證

蜀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封 彭羕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爲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絜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爲讎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禀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爲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爲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佷對曰宵也佷在面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鬒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

(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者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輔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魏略曰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聚眾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號為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為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即以兄故號加儀因拜其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達死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詔轉儀拜樓船將軍在禮請中)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為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封子林為牙門將咸熙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興為議督軍是歲徙還扶風)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勑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傅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緜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惔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貞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勳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羕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為眾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羕為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羕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為奇數令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為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羕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疏左遷羕為江陽太守羕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揚雄方言曰悈鰓乾都者革老也郭璞注曰皆老者皮色枯瘁之形也臣松之以為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為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羕罵備為老革猶言老兵也)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羕言大驚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辭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

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臣松之以爲分子之厚者羕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己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别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侻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别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羕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音理救反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荆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以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邵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僞邪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於是廢立爲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

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為郡職吏。以才幹稱。荊州牧劉表使歷諸郡縣。曹公入荊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為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為護軍。拒先主於緜竹。嚴率衆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為犍為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郪。（音妻）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巂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轉為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為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辦。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姦。情狹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

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豐官至朱提太守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銖提音如北方人名匕曰提也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為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為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慌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眾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眾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魏略曰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為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

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祕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禕紿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略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己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爲所害乃張言延欲舉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臣松之以爲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荊州刺史傅羣主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爲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爲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爲漢中王拔儀爲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爲先主尚書琬爲尚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爲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楚國先賢傳云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爲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夭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羕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

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蜀志卷十

蜀志卷十考證

劉封猶皆如斯注奚齊長大則賢○齊宋本作齎。

又注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輔氏○宋本太史下無氏字。

彭羕豐功厚利建跡之勳○之勳元本作立勳。

頗以被酒倪失老語○倪元本作脫。

廖立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臣明楷按楊戲輔臣贊注云李邵字永南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曹掾此作李郃未詳孰是。

李嚴平違參軍狐忠督軍成藩○狐忠即馬忠少養外家姓狐後乃復姓成藩毛本作成平。

言多增咎注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臣明楷按此別一劉巴若于初已卒于章武二年且并未嘗為征南將軍也。

故以憤竇也注鏡至明而醜者亡怒○亡元本作忘。

魏延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遷疑當作還。

延大怒纔儀未發○纔字疑誤。

楊儀為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為宋本作惟。

蜀志卷十考證

蜀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霍峻　王連　向朗兄子寵　張裔

楊洪　費詩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篤卒，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為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為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為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為參軍庲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為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因仍前任，寵待有加。

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阯、日南、九真三郡，功封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越巂太守。襄陽記曰：羅憲字令則。父蒙，避亂於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主立太子，為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美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不與同，皓恚，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為領軍，後主拜憲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宇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至，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脣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為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衆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詰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衆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即委前任，拜憲陵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衆叛吳，以憲為武陵太守巴東監軍。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洛陽，武帝以子襲為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南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琅邪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敘用，咸顯於世。憲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薨，贈安南將軍，諡曰烈侯。子襲以陵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為王如所殺。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彊偪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

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荆州牧劉表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牂牁，又徙房陵。後主踐阼，為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祿勳。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誤也。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為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為貴，汝其勉之！」子條嗣，景耀中為御史中丞。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為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朗兄子寵，先主時為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襄陽記曰：魏咸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為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即尊位，炎興於是乎徵焉。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二玉之文，殆述所作乎！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為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荆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為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為巴郡太守，還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趑趄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

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徼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閤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臣松之以爲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毣嗣（毣音忙角反見字林曰毣思貌也）歷三郡監軍毣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爲蜀郡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眞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既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敕曶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曶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僞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奬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迎門下書佐

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益部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祗次洪坐。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眾傳之以為笑。祗字君肅，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初仕郡，後為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嘗奄往錄獄。眾人咸為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已闇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姦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姦詐，眾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祗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曰：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祗，拔祗族人為汶山，復得安。轉祗為犍為。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後有廣漢王離，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為督軍從事，推法平當，稍遷，代祗為犍為太守，治有美績，雖聰明不及祗，而文采過之也。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劉璋時為緜竹令。先主攻緜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為督軍從事，出為牂牁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先主為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後群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己，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眾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彊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如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覩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黜降也宜哉！臣松之以為鑿齒論議，惟此論最善。

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閒過孟達許，適見王沖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沖言，委仰明公無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為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沖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沖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詩為諫議大夫，卒於家。王沖者，廣漢人也。為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為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沖為樂陵太守。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後益州諸費有名位者，多是詩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況庸后乎哉

蜀志卷十一

蜀志卷十一考證

霍峻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部曲宋本作部曲。

寵特有加注高陽呂雅○元本高陽作南陽。

向朗歷射聲校尉尚書注鎮南將軍衛瓘○臣勇楷按魏志衛覬傳云子瓘咸熙中爲鎮西將軍此作鎮南字誤。

又注孫盛曰昔公孫述云云○臣龍官按此語已見于魏志陳留王奐咸熙元年注中此爲重出。

楊洪君昔在栢下○宋本作桓下。

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委意監本訛作委噫今改正。

能盡時人之器用也注初往郡後爲督軍從事○往郡疑作仕郡。

又注後爽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祇拔祇族人爲汶山復得安○太平御覽反叛辭下多曰字時難下多復字爲下多之字。

費詩羽聞黄忠爲後將軍羽怒曰○太平御覽無下羽字。

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臣浩按漢王太平御覽作漢中王漢室疑當作漢升黄忠字也。

左遷部永昌從事注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己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衆心○監本訛作須大定俟速建今改正。

豈徒空托名榮貴爲華離乎○華離冊府作乖離。

蜀志卷十一考證

蜀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杜微　周羣 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子化爲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荊州分野羣以為荊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荊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閒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

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為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為議曹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眾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眾也，魏者大也，眾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為驗。周曰：「此雖己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眾學，慈、潛並為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攇。攇虛偃反。其矜己妬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為二子之容，傚其訟鬩之狀，酒酣樂作，以為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子勛傳其業，復為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續漢書曰：郁，中常侍孟賁之弟。靈帝末為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譊譊讙咋。譊音奴交反，讙音休袁反，咋音徂格反。先主定益州，拜為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阼，為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眾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

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爲代所嫌。太常廣漢鐔承、華陽國志曰：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傅暢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儁姊夫爲蜀中長史，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既長知名，爲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爲蜀督軍。蜀破，遷還洛陽，拜議郎。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幷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爲，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爲漢司空。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衆，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爲璋賓客。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爲家令。後主踐阼，爲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既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亮卒，後還成都爲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爲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議論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荊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爲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爲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爲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爲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爲博士。宋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魏太子答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碏知其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罷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爲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爲庶子遷爲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岍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學從事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爲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爲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遂務理寃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遥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繦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爲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勠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徙爲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

國大並爭於世而為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從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之與吳本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為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為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偪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為之圖

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爲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爲天子而乞降請命何耻之深乎夫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讎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彊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三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邪魏師之來褰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爲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爲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荊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懸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實駑臣方之申包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時晉文王爲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羣書刺史費禕命爲從事入爲尚書郎復辟爲大將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幷于魏梁州建首爲別駕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不才同之齊民爲劇又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稍遷衛尉中畿服其賢雅爲時名物咸寧末卒立章奏詩賦論頌凡數十篇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予嘗爲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爲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上言周臨終囑熙曰久抱疾未曾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詔曰還衣服給棺直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名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爲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晉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豫絕人事從兄弟及諸親里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躬耕田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既喪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激貪競之俗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兆庶宜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餘寇既殄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蒙路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偪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襲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大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

（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甯之微足以鎮靜頹風之軌訓寡俗幽遐之佈流九服知化矣及舊敬數亂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豈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爲益州刺史爲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爲大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爲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煢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爲祕書吏轉爲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

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跱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闚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究古今之真僞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飧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胷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竝有聞焉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憮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闚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己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狙詐如星奇邪蠭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讎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辨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宁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頟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

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眞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亹亹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窊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沖賢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横者欻披其胸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礿祭幾皇道以輔眞雖時者未一僞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貪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鷙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脩枯籜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跱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己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瞽誦說時有攸獻譬遒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己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輊不鬻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何殘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

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爲之尠浮魴臻不爲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爲商時陽旴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淮南子曰禹爲水以身請於陽旴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傷民之大命湯於是剪其髮攊其爪自以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覽叔肸之優游美疎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沈思於殊形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儋纆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臣而無數者也若湮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曰伯樂寒風秦牙葛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薛燭察寶以飛譽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枚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乃取其豪曹巨闕薛燭曰皆非也又取純鈞湛盧燭曰觀其劍釽爛爛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於塘觀其文渙渙如冰將釋此所謂純鈞邪王曰是也王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鈞二曰湛

盧今赤堇之山已合若邪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瓠梁託弦以流聲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聽之又曰瓠梁之歌可隨也而以歌者不可為也齊隸拊髀以濟文臣松之曰按此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雞鳴以濟其厄者也凡作雞鳴必先拊髀以徵雞之拊翼也楚客潛寇以保荊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君曰諾偷卽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卽旋師而去雍門援琴而挾說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寶抱真逢讒罹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為鄰入用堀坎為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也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鉤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彊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韓哀秉轡而馳名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至駕齧膝參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準戾頸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食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交乎若士者齤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窔奧也若我南遊乎罔買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冥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外猶有沉沉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為遠不亦悲哉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己而自寧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羣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郤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張璠以為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儒弱心無害戾故得行也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算然矜殉鄙恥或發怒妄誅以立一時之威快其斯須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云

蜀志卷十二考證

杜微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勤元本作勸

許慈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何焯曰大長秋掌奉宣中宮命西京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今皆用通經之士為之則可以修周官内宰之職且仁篤通大經四小經三郎在中土亦烏可無述耶

孟光漢太尉孟郁之族○郁後漢書靈帝紀作彧

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宜疑作宐

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儲君監本訛諸君今改正

尹默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臣浩按後漢書云陳元字長孫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别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與范升爭立左氏學據此則此云陳元方多方字疑為傳寫之訛也

譙周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彊○周人宋本作周文

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當秦宋本作及秦

至冬卒注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臣清植按周雖勸降然不仕魏晉至臨終所囑又如此則其勸降也蓋度殉國之義非後主所辦故姑以此為全君計耳視夫誤其君以榮其身者則有間矣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何焯曰元彥之去承祚遠矣此十字疑皆裴注之文臣龍官按上文既云周三子熙賢同此又云周長子熙于文義似贅其為裴注無疑

郤正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彼圖冊府作披圖

不鬻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鬻元本作徼

楚客潛寇以保荆注偷郎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元修本作解齊將軍之幬帳多幬字

雍門援琴而挾說注鼓鈞乎不測之淵○鈞宋本作鈎

若士竦身於雲清注敖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宋本作至長不渝

又注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沈沈宋本作汰沃

又注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宋本乃止下有駕止杯治悖若有喪也九字

蜀志卷十二考證

蜀志卷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黄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黄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爲郡吏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爲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徐衆評曰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拒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爲善者之心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爲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爲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爲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劉主之所謂也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爲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漢魏春秋曰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明年卒謚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爲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緜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仕郡督郵姑夫爨習爲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姓寢而不許華陽國志曰習後官至領軍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緜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爲功曹書佐主簿後爲亡虜所

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爲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臣松之訊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爲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爲寧州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巂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緜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慢如此闓又降於吳吳遙署闓爲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稱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叡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凱威恩內著爲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闓既發在道而闓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爲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蜀世譜曰呂祥後爲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爲永昌太守李雄破寧州

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猇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爲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閒又越巂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修弟恢恢子義晉建寧太守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未詳閻宇字文平南郡人也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爲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閒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閒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

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
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憮無武將之體
然性狹侵疑為人自輕以此為損焉十一年卒子訓
嗣初平同郡漢昌句句古侯反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
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為
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
通壯之節弱冠為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
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
州召為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伷位二千石當世
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
漢緜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
將兵討之嶷度其烏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
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
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
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為通厚嶷宿與疎闊乃自轝詣
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
此類也拜為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
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益部耆舊傳曰嶷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
羌嶷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嶷隨山立上四五里羌於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床積石於其
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嶷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
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
無益也耆帥得命即出詣嶷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降或奔竄
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胄又反以馬忠為督庲降討胄嶷復屬焉戰鬭常冠軍首遂斬胄平
南事訖牂牁興古獠種復反忠令嶷領諸營往討嶷內招降得二千人悉傳詣漢中十四年武
都氐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

軍蔣琬深以為念嶷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
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
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
初越嶲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
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
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為越
嶲太守嶷將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
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
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
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嶷以
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
反嶷誅逢逢妻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
徼渠剛猛捷悍為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
嶷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為反間二人遂合
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
龔祿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嶷以郡郛宇
頹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
男女莫不致力定莋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
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
長吏焉嶷之到定莋定莋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為
蠻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
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
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
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
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為姑壻冬逢報怨
遣叔父離將逢眾相度形勢嶷逆遣親近齎牛酒勞

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為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為旄牛昫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嶷撫戎將軍領郡如故嶷初見費禕為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嶷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為警後禕果為魏降人郭修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眾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嶷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民夷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曰雖與足下疏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嶷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為美談）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益部耆舊傳曰嶷風濕固疾至都寖篤扶杖然後能起李簡請降眾議狐疑而嶷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嶷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由是嶷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為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為之流涕）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巂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為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嶷儀貌辭令不能駭人而其策略足以入算果烈足以立威為臣有忠誠之節處類有亮直之風而動必顧典後主深崇之雖古之英士何以遠踰哉蜀世譜曰嶷孫奕晉梁州刺史）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毅（尚書曰擾而毅鄭玄注曰擾馴也致果曰毅）王平忠勇而嚴整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蜀志卷十三

蜀志卷十三考證

黄權少爲郡吏○毛本作郡史

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太平御覽爲幸作焉幸可慕作可纂

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往往者熒惑守心○臣明楷按宋書天文志云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

黄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疑是入太微非守心也

宜速行據險毋令敵得入平地○元本無地字

李恢任郡督郵○任元本作仕

馬忠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味宜作味音昧

張嶷而夷徼久自固食○固後漢書作錮

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人○牟宋本作任

其偕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宋本作其督相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

蜀志卷十三考證

蜀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蔣琬 子斌 劉敏 斌弟顯　費禕　姜維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沲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爲什邡令先主爲漢中王琬入爲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爲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昔諸葛亮數闚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旣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幷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枝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

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諡曰恭子斌嗣為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脩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也（鄳音盲）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幷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禕別傳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不負東顧）還遷為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禕別傳曰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弈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斆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

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爲懿感曹仲附己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搆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爲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爲僭濫不當矣琬固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禕別傳曰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脩在坐。禕歡飲沈醉，爲脩手刃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爲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禕別傳曰恭爲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禕長女配太子璿爲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傅子曰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仕郡上計掾，州辟爲從事。以父冏昔爲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魏略曰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所治冀縣界在西偏又恐吏民樂亂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冀遵謂維等曰卿諸人回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與郡吏上官子脩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等大喜便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冀中人會亮前鋒爲張郃費繇等所破遂將維等却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母妻子亦以維本無去意故不沒其家但繫保官以延之此語與本傳不同亮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爲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爲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衆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爲希冀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

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
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
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
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卻住鍾題十九年春就
遷維為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
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為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
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已西亦
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為後將軍行大將
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
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
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
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
于長城維前住芒水皆倚山為營望艾傍渭堅圍維
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
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
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
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
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
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
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
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
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
是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
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
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為鄧艾所破還
住沓中維本羇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

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
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華陽國志
曰維惡黃皓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
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勑皓詣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耳六年維表
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
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
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啓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
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
化詣沓中為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
詣陽安關口以為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
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住陰平
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
降傅僉格鬭而死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
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
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鬭而死魏人義
之蜀記曰蔣舒為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城出降會攻樂
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
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劍閣以拒會
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
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
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荅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
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
破諸葛瞻於緜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
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
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郪道以審虛實尋
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

拔刀斫石（干寶晉紀云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為速矣會甚奇之）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偽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斯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由士眾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綿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於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冀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臣松之以為盛之譏維又為不當于時鍾會大眾既造劍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綿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為難矣夫功成理外然後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郤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孫盛曰異哉郤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於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於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大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斯亦惑矣縱維好書而微自藻潔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臣松之以為郤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准則也所云一時儀表止在好學與儉素耳本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逼歸蜀盛相譏貶惟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苦又非所以難郤正也）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臣松之以為蔣費為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外卻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眾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干寶曰姜維為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所也）

蜀志卷十四

蜀志卷十四考證

費禕由是衆人莫不易觀○太平御覽無人字．

魏降人郭修在坐○監本訛作郭循．今改正．

姜維仕郡上計掾州郡爲從事○州郡疑作州辟．

冀亦不入維○毛本．維下多等字．

與鎭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此胡濟．又一人．非胡偉度也．

維前住芒水○監本誤作亡水．楊戲傳誤同．皆據鄧艾傳改正．

平且重關鎭守以捍之○監本．且誤日．今改正．

傳僉格鬬而死注蜀命人代之○命．宋本作令．

吳札鄭儁能喻斯好○鄭儁．監本誤鄭有．今改正．

自稱益州牧以叛注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監本誤遺復蜀祚．今改正．

又注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不會．元本作不集．

蜀志卷十四考證

蜀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鄧芝　張翼　宗預廖化　楊戲王嗣　常播

衛繼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爲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爲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爲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掞音夷念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掞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摛藻掞天庭孫權蓋謂丁厷之言多浮豔也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爲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曰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十四年卒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爲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鐔粲漢中李郃蜀郡張霸共結爲友善大將軍鄧隲辟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爲彭城相薦隱士閭丘遵等徵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議以爲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續漢書曰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修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爲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儁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

之妾姿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師震悚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綱會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冀欲陷綱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卽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為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榮孝子不捐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恩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為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見孥戮耳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對諸人一旦解散方垂盪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為安處居宅子弟欲為吏者隨才任職欲為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為冀所遏絕故不得侯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三百餘人皆衰杖送綱喪至犍為葬訖為起冢立祠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為郎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冑背叛作亂翼舉兵討冑冑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卽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冑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冑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劍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華陽國志曰翼子微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艷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為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為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臣松之以為芝以年啁預是不自顧然預之此答為傷人所忌載之記牘近為煩文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為屈預復東

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在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并六合囂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彊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諂哉乃還還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先主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漢晉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為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辟為屬主簿亮卒為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庲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芒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意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為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惰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庲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早死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字令伯華陽國志曰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辨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為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晉武帝立太子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遣於是密上書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

臣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言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茭薪蒸密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維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密去官為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荀勗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為寃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謚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荊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儁乂扶携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荊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儁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於朝或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諮暫思經算覩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彊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犍為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為朱提太守，選為安遠將軍、庲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揚威才幹，欷歔文武，當官理任，衎衎辯舉，圖殖財施，有義有敘。

贊費賓伯 賓伯名觀，江夏鄳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於緜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為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勑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麋子仲

少府修慎。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還為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別駕。先主為漢中王，用荊楚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常，南陽黃柱為光祿勳，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為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為傳。恭子厷，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厷，掾屬喪楊顒，為朝中損益多矣。」顒亦荊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況鄙郡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顒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言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曹屬典選舉。顒死，亮垂泣三日。

鴻臚明真。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為犍為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辟為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先主即尊號。踐阼之後，遷為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子雙，字漢偶，滑

猶談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為雙柏長早卒諫議
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子遠名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為中郎將將兵拒先主於涪詣降先主定益州以壹為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為夫人章武元年為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為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緜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翦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國用用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禳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永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祗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強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為右將軍封中鄉侯監軍尚篤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志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文經士元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攻至雒以為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

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先主怒曰就殺身成仁更爲非也允存官頃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爲傳孔休文祥或才或臧孔休名觀爲荊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雒郫令南廣漢太守失其行事子忠官至尚書郎襄陽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爲步兵校尉掌校祕書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國山名甫廣漢郪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爲緜竹令還爲荊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於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永南耽思永南名邵廣漢郪人也先主定蜀後爲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爲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爲治中從事是歲卒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爲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滋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歿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盛衡承伯言藏言時盛衡名勳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勳劉璋時爲州書佐先主定蜀辟爲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從事卒齊爲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爲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復爲飛參軍亮卒爲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於州黨不如姚伷伷字子緒亦閬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爲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爲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爲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爲參軍亮卒稍遷爲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贊之後孫德果銳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後爲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爲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爲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卻騎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爲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于讜

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偉南篤常。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為別駕從事隨先主東征吳章武二年卒於永安益部耆舊雜記曰朝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華陽國志曰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臣松之案耆舊所記以朝郃及早亡者為三龍邈之狂直不得在此數德緒義彊志壯氣剛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為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為越巂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為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為領軍義彊名士廣漢郪人國山從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為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為宕渠太守徙在犍為會丞相亮南征轉為益州太守將南行為蠻夷所害。濟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龔德緒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為領軍統諸軍大敗於猇亭。文進奮身同此顛沛文進名南亦自荊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肜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肜令降肜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僉為左中郎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肜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僉息著募後沒入奚官免為庶人。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於軍

贊程季然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漢昌長縣有賨人種類剛猛昔從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讒於璋說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聞其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為叛雖有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敕郁曰我受州恩當為州牧盡節汝為郡吏當為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羲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為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己子吾必飲之羲知畿必不為己厚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領益州牧辟為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為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夭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偪怨興同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糜芳士仁郝普潘濬糜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為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

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為將軍住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郝普字子太義陽人先主自荆州入蜀以普為零陵太守為吳將呂蒙所譎開城詣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時人故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為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毦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為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答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咸嘉播忘身為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郪長年五十餘卒書於舊德傳後縣令潁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為縣功曹繼為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為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己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為後故復為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信厚為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羣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蜀志卷十五

蜀志卷十五考證

鄧芝先主累遷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宋瑋先主傳作宗瑋

張翼高祖父司空浩○浩後漢書作晧

宗預權大笑嘉其抗直○抗直太平御覽作蓋直通鑑作蓋直

遺預大珠一斛注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保元本作寶

楊戲楊戲字文然○戲華陽國志作羲

祁汰各早死注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文選李密一名虔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輔國毛本作國輔

贊程季然注吾在軍未曾為敵走○曾華陽國志作嘗

衛繼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大字疑衍

蜀志卷十五考證

吳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堅　孫策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吳書曰堅世仕吳家於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衆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姙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少為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為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踣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出戰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續漢書曰儁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察孝廉進士漢朝以討黃巾功拜車騎將軍河南尹董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儁輒止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自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以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急者臣之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具為臣說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後為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即發病而卒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

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勑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為烏程侯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為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主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媿海內乎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今無此難也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案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錄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為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英雄記咨字子議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咨以問綱紀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咨遂不與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堅臥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劍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勑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為大督護呂布為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軫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飢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壍壘釋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衆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城守已固穿壍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堅移屯梁東大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閒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閒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閒堅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故術疑之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術踧踖卽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山陽公載記曰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

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溫不聽孤又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本末事未報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便還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園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為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殆死亡失印綬此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兒輩略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彊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

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

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入洛埽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圜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獻帝起居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官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宮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為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秘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彊頌之為不亦謬乎陳壽為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為璽璽雖以金於玉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為難不通其義者耳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兵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之所蓄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實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

訖引軍還住魯陽

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遣會稽周昂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勠力乎言發涕下喁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興義兵遣人要喁喁即收合兵衆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為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兄九江太守昂為袁術所攻喁往助之軍敗還鄉里為許貢所害

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

典略曰堅悉其衆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故其不同如此也

兄子賁帥將士衆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

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

江表傳曰堅為朱儁所表為佐軍留家著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義同斷金勸策徙居舒策從之

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魏書曰策當嗣侯讓與弟匡

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

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儁傑各擁衆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讎雪恥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絰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之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啟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讎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

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
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楊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讎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
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
君同符合契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
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
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始用貴舅為丹
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
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
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
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
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廏策指使人就
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
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
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
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
接之策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
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
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為揚
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
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為丹陽都尉繇至
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
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
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
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江表傳曰策說
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
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術表策為折衝校尉行

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
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策又
徙母阜陵渡江轉鬭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
整肅百姓懷之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
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
即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
餘人復下攻融為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
將於茲鄉策策遣步騎數百挑戰設伏於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
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
備策以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策為人美姿
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
不盡心樂為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
奔走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
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
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
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彊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
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
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
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乃攻破虎
等吳錄曰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聚衆萬餘或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
策母吳氏曰晟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
咸族誅策自討虎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輿請和許之輿請獨與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輿體動策
笑曰聞卿能坐躍勦捷不常聊戲卿耳輿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輿有勇力
虎衆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於故
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受戮白虎
也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

太守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分豫章爲廬陵郡以賁弟輔爲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爲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爲謀主

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拜獻方物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

吳錄載策使張紘爲書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卽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烝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逆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傅宜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荊公孫瓚炰烋北幽劉繇決力江滸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橐弓戢戈也今備布既破操等饑饉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彊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鬬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卽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偪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爲爲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體顧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怨履道之節而彊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執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四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盡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既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典略云張昭之辭臣松之以爲張昭雖名重然不如紘之文也此書必紘所作

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爲吳侯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誧奉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凶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敕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僞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爲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知術鷙梟之性遂其無道脩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爲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爲國效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爵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赴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爲輕欲得將軍號乃使人諷誧誧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唐瑀陰圖襲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紐與賊丹楊宣城涇陵陽始安黟歙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爲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山陽公載記曰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紹以爲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郡仰榮寵顧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懼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駑懦不武然思竭微命惟術狂惑爲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罰罪庶必獻捷以報所授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爲不符張璠漢紀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爲是而本傳誤也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轉拜討逆將軍改封吳侯

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勳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僞與勳好盟勳新得術衆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衆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

江表傳曰策被詔敕與司空曹公衞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術從弟胤女婿黃猗等畏懼曹公不敢守壽春

乃共舁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城勳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偕告糴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偕乃報勳具說形狀使勳來襲取之勳得偕書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帥知之空壁逃匿勳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勳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賁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妻子表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所得人東詣吳賁輔又於彭澤破勳勳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大破勳勳與偕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爲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吳錄載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櫟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踴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塹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爲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

是時袁紹方彊而策并江東

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猘兒難與爭鋒也

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章取賁女皆禮

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

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己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爲人惡勝己者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此必危殆岱以爲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爲輕己乃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眾心遂殺之岱字孔文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爲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爲危竦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爲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㬙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爲仙人鏵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眾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籙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爲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案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袁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賁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爲桓王於前亡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譬言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爲交州牧江表傳之虞如志林所云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熇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爲不如于吉邪而先趨務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塗艱澀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日往視不知所在案江表傳搜神記于吉事不同未詳孰是

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

客所殺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

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江表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瑀之從兄子也策前西征登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圖爲後害以報瑀見破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

運權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責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讐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九州春秋曰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衆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恃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陳登間其心腹且深險彊宗未盡歸復曹袁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潁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鑒見況策達於事勢者乎又案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為許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為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乖錯尤甚矣臣松之案傅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斯何其疏哉然孫盛所譏未為悉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辦規擬吳會策之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彊宗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都何必舉志江外其當還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為謬也許貢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生卒然奮發有侔古烈矣詩云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貢客其有焉

人

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吳歷曰策既被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几大奮創皆分裂須臾卒搜神記曰策既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

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為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晧時訛言謂奉當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跡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孫盛曰孫氏兄弟皆明略絕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刎頸之況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鑒豈吝名號於既往違情本之至實哉抑將遠思慮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謨是故魯隱矜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塗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其舊也而嗣子弱劣析薪弗荷奉之則魯桓田市之難作崇之則與夷子馮之禍興是以正名定本使貴賤殊邈然後國無陵肆之責後嗣罔猜忌之嫌羣情絕異端之論不遑杜覬覦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括囊遠圖永保維城可謂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亂者也陳氏之評其未達乎

吳志卷一

吳志卷一考證

孫堅三十六萬一旦俱發○臣龍官按萬宜作方想
當時傳寫誤方爲万因正方爲萬魏志賈詡傳注
屠三十六萬方則又多一萬字也
卓對應不順○對應宋本作應對
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天兵宋本作王兵
晏然自若注杏字子讓○毛本作子儀
拒雒九十里注兒曹用必還羌谷中凉州或能定也
○兒曹以下疑有脱文
平塞卓所發掘注旦有五色氣○文選作每旦有五
色氣
爲祖軍士所射殺注劉表將呂公○後漢書劉表傳
注中引英雄記作呂介
孫策塟還葬曲阿○何焯曰按此云還葬曲阿而
吳主傳太元元年秋八月太書吳高陵松柏斯拔
參之謝詢請置守冢之表則文臺定葬于吳也
以堅部曲還策注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依舅
監本誤依舊今改正
乃攻破虎等注策引白刃斫席○白刃太平御覽作
白創
又注虎衆以其死也甚懼○以宋本作聞
策以書責而絶之注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
也○毛本作廢主自與
封爲吳侯注遣議郎王輔○王輔宋本作王誧下同
又注聞其言以爲不然○北宋本作始聞其言多
始字
又注瑀陰襲圖策○疑作陰圖襲策
又注偽築寵顧所不克堪○宋本作偽築顧寵
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注斬虎狼韓晞已下
二萬餘級○臣明楷按前江表傳云時劉表遣從
子虎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爲黃祖前鋒則此
虎即表從子也狼字宜衍
又爲子章取賁女○章當作彰鄢陵侯也
策陰欲襲許迎漢帝注名爲仙人鏵○一本作仙人
鏵
年二十六注推几大書創皆分裂須臾卒○推几宋
本作椎几須臾卒北宋本作其夜卒

吳志卷一考證

吳志卷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權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江表傳曰堅為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修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勳勳破進討黃祖於沙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臣松之按禮記曾子問子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氏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禽不師蓋謂此也）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策亡之後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為國朝掃除鯨鯢退為舉將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勑執事勿復聽受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曹公曹公不救糧食乏盡婦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吳錄曰是時權大會官僚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却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慚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權斂容敬焉陳荊州宜并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為己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黟歙（黟音伊歙音攝）分歙為始新新定（吳錄曰晉改新定為

遂安犂陽休陽縣吳錄曰晉改休陽爲海寧以六縣爲新都郡。荊州
牧劉表死。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
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琮舉衆以降。劉備欲南濟江，
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爲陳成敗。備進住夏口，使諸葛
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衆，形
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江表傳載曹公與權
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
不響震失色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爲左右督，
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
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
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
甘寧在江陵，爲仁黨所圍，用呂蒙計，留凌統以拒仁，
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衆圍合肥，使張昭攻
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
荊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
瑜爲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
領荊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爲鄱陽郡；分長沙爲漢昌郡，以魯肅
爲太守，屯陸口。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聞
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
軍，歎其齊肅，乃退。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
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爲是挑戰者
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敕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
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爲牋與曹公說春水方生
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
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初曹公恐
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
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
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
及參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
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
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
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
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
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曰巴陵以
禦關羽。權住陸口，爲諸軍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
陵太守郝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
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
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幷魯肅兵並進，拒
羽於益陽。未戰，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
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
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歸。而曹公
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
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爲魏將張遼所襲，統
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
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舉軍
歎恨江表傳曰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
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爲親近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

且權愛信之。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庱亭。庱音攄陵反。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為己功，牋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持以鬬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是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曹公表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漢，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魏略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遣寓觀望曹公，曹公因以為掾，尋遣南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改年為延康。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酇、筑陽、筑音逐。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魏略曰：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衆，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為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衆，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況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己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十一月，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禹貢曰：「沱潛既道。」注曰：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纖絺南方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

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
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
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
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
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官
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並奮清除姦慝
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荊南梟
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
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
君以忠肅爲基恭勤爲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
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國家永終
爾顯烈江表傳曰權羣臣議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
沛公亦受項羽拜爲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爲秦
民夫以匹夫之志猶義不辱况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
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於大國也向使權從羣臣之義終身稱漢
將豈不義悲六合仁感百世哉是歲劉備帥軍來伐至巫山秭歸使
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
五谿民皆反爲蜀權以陸遜爲督督朱然潘璋等以
拒之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
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
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
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
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吳書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辯捷權爲吳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
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
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

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咨頻載使北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
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帝欲封權子登權以登年
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幷獻方物吳書曰珩
字仲山吳郡人少綜經藝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
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
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
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爲賊設姦計終不久悉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
犯今爲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兵民使各得
其所擢延英俊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立登爲王太
子江表傳曰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鬭鴨長鳴雞羣臣奏曰
荊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爲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尊今
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
爲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主爲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諒闇
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
破之斬其將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
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
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
身免吳歷曰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文帝
報使致鼲子裘明光鎧騑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魏略載詔答曰老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
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足前迹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
摧折其支雖未刳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衆兇懼昔吳漢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
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
全獨克初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
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幷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

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國語曰狸埋之狸掘之是以無成功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魏略載魏三公奏曰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戢役驕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為社稷大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卵昫伏之恩長含鴟梟反逆之性背棄天地罪惡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覘伺逐利見便挾為卑辭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于禁敗於水災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惻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囂顧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含弘既加不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光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為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靜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採察權旨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狃快累世詐偽成功上有尉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彊之辭終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為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衡禍久而大蒯通不決襲歷下之策則田橫自慮罪深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釁明白非仁恩所養宇宙所不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元元之苦其十五條文多不載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眾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敕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魏略曰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仕為蕭令至徐州刺史後領護于禁軍軍敗為關羽所得權襲羽并得周甚禮之及文帝即王位權乃遣周為牋魏王曰昔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懷惋用未果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是令本誓未即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為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執謹遣浩周東里衮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為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撫綏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遐棄既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廷梟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即世殿下踐祚威仁流邇私懼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追本先緒權之得此欣然踊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察慺慺重垂含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督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豫聞知約敕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牽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衮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周以為權必臣服而東里衮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浩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權不遣子而設辭帝乃久留

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忘修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空闇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怖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已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爲可上連綴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戰戰在心當垂宿念爲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爲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爲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已邪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爲今盡宣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爲君說之宜明所以於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爲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爲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所效也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爲得其真而權但華僞竟無遣子意自是之後帝既彰權罪周亦見疏遠終身不用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求復舊好前所以名西爲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爲漢中王也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閒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以爲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閤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爲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爲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甚慚恧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爲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象歷。江表傳曰權推五德之運以爲土行用未祖辰臘志林曰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盛於戌而以未祖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爲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祀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等。是月，魏軍皆退。夏四月，權羣臣勸即尊號，權不許。江表傳曰權辭讓曰漢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羣臣稱天命符瑞固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陸遜選衆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爲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劉備薨于白帝。吳書曰權遣立信都尉馮熙聘于蜀弔備喪也熙字子柔潁川人馮異之後也權之爲車騎熙歷東曹掾使蜀還爲中大夫後使于魏文帝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旌巴蜀而閒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彊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啗以重利熙不爲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衆叛如魏，魏以爲蘄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糜芳、劉邵等襲蘄春，邵等生虜宗。冬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吳歷曰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爲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干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達算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

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爲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長八尺爲孔融功曹融稱曰廊廟才也從劉繇於江東及權統事數陳便宜以爲應納貢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爲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溫暨豔奏其事邵辭位請罪權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志林曰吳之創基邵爲首相史無其傳竊嘗怪之嘗問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名位自應立傳項竣吳孚時已有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後韋氏作史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六月，以太常顧雍爲丞相。吳書曰以尚書令陳化爲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衆書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爲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辭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犍爲太守置官屬頃之還太常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勸子弟廢田業絕給產飾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化以古事爲鑒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子熾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算衛將軍全琮表稱熾任大將軍赴召道卒皖口言木連理。冬十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諸縣，衆數萬人。是歲地連震。吳錄曰是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又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蒼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吳錄曰郡治富春也以全琮爲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爲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爲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爲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爲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爲？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是歲，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安試泛之釣臺圻時風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柂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船樓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琮以其衆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爲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僞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

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爲珠官郡（江表傳曰是歲將軍翟丹叛如魏權恐諸將畏罪而亡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竝言黃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吳錄載權告天文曰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淫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爲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爲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綏天祿）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爲武烈皇帝母吳氏爲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爲長沙桓王吳王太子登爲皇太子將吏皆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闓昌門出天子（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權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造爲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敘逆臣承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薦作姦回偷取天位而叡幺麽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任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棐諶司慎司盟羣神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慆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爲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淩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閬中令孫綜稱藩於權幷獻貂馬權大悅加淵爵位江表傳曰是冬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脩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為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立郊於酆見何經典復書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酆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志林曰吳王糾駮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為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邰命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酆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戡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為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脽呼為澤中而匡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辯正之辭故矯之云脽音誰見漢書音義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苟在用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噌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款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

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大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江表傳載權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憝作害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堙滅雖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方之今日亂有甚焉朕受歷數君臨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仗鉞翦除凶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覩變審於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天下先元勳巨績侔於古人雖昔竇融背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有夾輔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並啟土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百世之略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錫家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君務在勸農嗇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禽討逆節折衝禦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忠勤有効溫恭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臣松之以為權愎諫違衆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複之慮宜達錫命乃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闇塞實為無道淵果斬彌等送其首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江表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卻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是歲權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吳書曰初張彌許晏等俱到襄平官

諸縣以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彊等及吏兵六十人屬從者四百許人淵欲圖彌晏先分其人衆置遼東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相去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與彊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彊等然之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為郡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衆閉城門旦羣德彊等皆踰城得走時羣病疽創著膝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臥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旦驪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菜果食之曰驪別數日得達句驪王宮因宣詔於句驪王宮及其主簿詒言有賜為遼東所攻奪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德其年宮遣皁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鶡雞皮十具旦等見權悲喜不能自勝權義之皆拜校尉閒一年遣使者謝宏中書陳恂拜宮為單于加賜衣服珍寶恂等到安平口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以吳使自效奉聞之到還宮遣主簿笮咨帶固等出安平與宏相見宏即縛得三十餘人質之宮於是謝罪上馬數百匹宏乃遣咨固奉詔書賜物與宮是時宏船小載馬八十匹而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衆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九月朔隕霜傷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瑇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絰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焉得兼之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為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為

比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
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越事畢
北屯廬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
口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
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
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元羣臣奏曰昔
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
策載述最詳者以爲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
年步夫人卒追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
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
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
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
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
義封定公相見並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
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
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
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
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
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
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
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事不
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
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
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
每獨歎責江表傳曰權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
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且布衣韋帶相與
交結分成好合尚汙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
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
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
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
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
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
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
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
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二年春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間者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不得以虛辭相飾三月遣使者羊衜鄭胄將軍孫怡之
遼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文士傳曰胄字敬先沛國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爲驃騎將軍以札爲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胄其少子有文武姿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胄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譖胄權大怒召胄還潘濬陳表並爲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爲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詞往反司空張華辟之未就卒臣松之聞孫怡者東州人非權之宗也零陵言甘露
降夏五月城沙羨冬十月將軍蔣祕南討夷賊祕所
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
弟潛共攻零陵桂陽及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衆
數萬人遣將軍呂岱唐咨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
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
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
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月大赦詔諸
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塹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

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四
月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
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淩戰于
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圍
樊大將軍諸葛瑾取柤中漢晉春秋曰零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蒞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荆揚之地舉彊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眾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眾勢必分離犄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眾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五月太子登卒是月
魏太傅司馬宣王救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
秋八月陸遜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百
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
有功者或未錄饑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
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三月海鹽縣
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大官膳秋七月遣將
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
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
謝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
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
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秋宛陵言嘉
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
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
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
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揆其不然
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
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
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
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
郭何得不護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若
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
江表傳載權詔曰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棄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
津大橋楹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
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吳歷曰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為王淩所失叛歸吳吳以為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將朱志等合計伺權在苑中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貞持節宣詔悉收縛之茂引兵入苑擊權分據宮中及石頭遣人報魏事覺皆族之八月大赦遣校尉陳勳將
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
城通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柤中斬獲千餘夏
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為丞相車
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
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江表傳曰是歲權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為便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輸藏計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江表傳曰是歲權遣諸葛壹偽叛以誘諸葛誕誕以步騎一萬迎壹於高山權出塗中遂至高山潛軍以待之誕覺而退二月權適南

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江表傳載權詔曰：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權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江表傳載權詔曰：朕以寡德，過奉先祀，莅事不聰，獲譴靈祇，夙夜祇戒，若不終日。羣僚其各厲精，思朕過失，勿有所諱。三月，宮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陽言白虎仁。瑞應圖曰：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則仁虎不害也。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身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吳錄曰：大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魏將文欽偽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荊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庾闡揚都賦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令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南沙。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吳錄曰：羅陽今安固縣。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孫盛曰：盛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權年老志衰，讒臣在側，廢嫡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吳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郊還，寢疾。吳錄曰：權得風疾。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太子太傅。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居武昌；子休為瑯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謚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蔣陵。傅子曰：孫策為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讎，轉鬭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及權繼其業，有張子布以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于讒說殄行，胤嗣廢斃，馬融注尚書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臣松之以為孫權橫廢無罪之子，雖為兆亂，然國之傾覆，自由暴皓。若權不廢和，皓為世適，終至滅亡，有何異哉？此則喪國由於昏虐，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保國祚，休不早死，則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吳志卷二

吳志卷二考證

孫權多勸權迎之注旄麾南指○北宋本作旄麾南指。

時甘寧在江陵爲仁黨所圍○江陵宋本作夷陵。

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太平御覽作生虜禁等多生字。

又遣朱光等歸注曹公因以爲掾尋遣南還○宋本作尋遣還南。

冬魏嗣王稱尊號四月劉備稱帝於蜀○臣清植按於丕書嗣王書稱尊明其爲漢之王而僭稱尊也於先主則書名書稱帝而已即此亦見此書之書法不苟。

注魏啓曰○魏啓疑作魏略。

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注吳書○疑脫曰字。

并獻方物注少總經藝○總宋本作綜。

僅以身免注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迹以搖動江東○轉是宋本作轉足。

議者怪之注背棄天地○宋本作背棄天施。

又注狃挾累世○狃挾宋本作狃狀。

又注以爲晁錯不發創弱王侯之謀○北宋本以爲上多臣字。

有如大江注又篤猶馬和復猶四百人進到居巢○篤猶疑作督猶。

又注惟恐赤心不先暢達○不先晉府作不克。

又注又欲爲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臣龍官按下云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爲得其真則此詔語非謂權有異心也此權下疑脫無字。諸本俱同惟晉府作無異心是。

改四分用乾象曆注土盛於戌而以未祀其義非也○未祀宋本作未祖。

劉備薨于白帝注乃引刀自刺○太平御覽自刺下多中乳房三字。

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宋本十一月上有冬字。臣清植按後主傳云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

吳芝本傳。於時芝正入為尚書。此作中郎將。蓋吳國紀錄之誤。而編史者因之。

以太常顧雍為丞相注勸子弟廢田業絕治產○勸。宋本作勸。

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何焯曰。三郡上不著丹陽吳會。疑是脫文。

韓當子綜以其衆降魏○綜當作綜。

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閬中令孫綜稱藩於權○閬中令。通鑑作郎中令。

加淵爵位注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何焯曰。宋書五行志云。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創七廟。但有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禋禮缺。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及三江五湖衡霍會稽皆吳楚之望。亦不見秩。反禮羅陽妖神以求福助。

又注復書曰○應作復奏曰。

又注故國之於郤命便奉天○便。宋本作使。

又注庶無罪悔以迄於今○監本訛作罪侮。據詩改正。

皆不克還注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以吳使自效奉聞之到還○到還。宋本作倒還。

虜得男女注文士傳曰○監本誤文字傳。今改正。

又注父札才學博達權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臣浩按張昭傳注引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孫紹此作孫邵。鄭禮此作鄭札。疑有一誤。

又注與雲詩詞往反○毛本作與雲詩相往反。

三年春正月詔曰○宋本作春二月。

年數有損而吏不良○宋本作而吏或不良。多或字。

大將軍諸葛瑾取祖中注零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臣明楷按。殷札疑作殷禮。張溫傳載權罪溫令曰。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又顧邵傳稱雲陽殷禮。官零陵太守。合二傳參校。作禮為是。蓋禮之於札。為傳寫而互異也。

又注按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通鑑作直指襄陽。

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護○監本作不獲。臣龍官按文義。當作護。即指上多作舟船繕治城郭而言。謂此不過為保護境土之常。非有他意也。今改正。

人言若不可信○若。宋本作苦。

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注何權在苑守公與諸將在門未入○宋本作伺權在苑中。

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何焯曰。今道當是孫氏所鑿。雲陽即今丹陽。

吳志卷二考證

吳志卷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亮　孫休　孫晧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爲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爲太子，以全氏爲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爲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爲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爲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卽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爲帝太傅，胤爲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爲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冗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丁反），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毌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臣松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材瓦，以繕治建康宮，而此猶有嬙門內殿。吳錄云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爲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烏五見於春申，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茀於斗牛。（江表傳曰：是歲交阯稗草化爲稻。）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毌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戰於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於橐皋，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於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贊爲誕別將蔣班所敗於菰陂，贊及將軍孫楞、蔣修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羡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爲廣陵太守，留略爲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爲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吳歷曰：正月爲權立廟，稱太祖廟。）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綝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綝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爲丞相，綝不聽。癸卯，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綝。綝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己酉，大赦，改元。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

吳　志　卷三

綝爲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覺，綝殺惇，迫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於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爲湘東郡，西部爲衡陽郡，會稽東部爲臨海郡，豫章東部爲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綝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爲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

吳歷曰：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問左右侍臣：「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邠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溼；今外溼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餳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呼吏持餳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中莞席，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爲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溼。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姦也，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然猶謂吳歷此言不如江表傳爲實也。

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爲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綝率衆救壽春，次於鑊里，朱異至自夏口，綝使異爲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爲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鄭冑、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綝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綝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綝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九月戊午，綝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沖受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楊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己未，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干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衞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坐。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休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綝為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為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為鄉侯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衜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偪莫有敢言衜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為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姦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為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為丹陽太守孫休時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勑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在己丑封孫晧為烏程侯晧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江表傳曰羣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莅事日淺恩澤未敷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休謙虛不許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敬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勳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為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綝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綝即日伏誅己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臣加布為中軍督封布弟惇為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為校尉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世治性為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惇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於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

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為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吳錄曰或云休鴆殺之至晉太康中吳故少府丹楊戴顒迎亮喪葬之賴鄉以會稽南郡為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吳歷曰是歲得大鼎于建德縣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晧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篤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乃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九月布山言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𩅦為太子大赦吳錄載休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憚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曹字伯明者也孤常嘉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𩅦𩅦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𩇯𩇯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𩅫𩅫音如兕觥之觥字𩃕𩃕音如玄礥首之礥次子名壾壾音如草莽之莽字昷昷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𡒊𡒊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字𩅟𩅟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臣松之以為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致成而民則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詔於前傷垂嗤騃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絶滅飾服之言於是乎徵矣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閒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曜沖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己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

作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曜沖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臣松之案察戰吳官號今揚都有察戰巷）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諝諝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諝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吳歷曰是歲青龍見于長沙白燕見于慈胡赤雀見于豫章）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衆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徼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衆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霸出拜之休把興臂而指霸以託之）時年三十諡曰景皇帝（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戍將于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斑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輦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此則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晧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晧宗孫休立封晧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晧當大貴晧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令與晧相善稱晧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興布說休妃太后朱欲以晧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晧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𩅦為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江表傳曰晧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于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晧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譖晧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吳歷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改名為固）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晉文帝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孫彧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晧（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晧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以爭疆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唯華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元元困悴周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

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於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旋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三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綿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效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己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彧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晧遣使隨紹彧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勳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江表傳曰晧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吳錄曰陟字子上丹陽人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為豫章太守干寶晉紀曰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慚既至魏帝見之使儐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儐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為之禮臣松之以為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吳錄曰晧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唯陟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仕晉驍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璆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

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元大赦秋七月晧逼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屋治喪衆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洛遇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晧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為始安郡桂陽南部為始興郡十二月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於晉晧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為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鍔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忠說晧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晧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彊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閒諜以觀其勢晧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彧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衆數千人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劫晧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業衆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漢晉春秋曰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晧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荊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為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

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分會稽爲東陽郡分吳丹陽爲吳興郡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藩屛秦毀五等爲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闓立乃至百五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鎭山越且以藩衛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以零陵北部爲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鎭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鎭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宮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吳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冬十二月皓移居之

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爲安成郡

二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爲司徒司空吳書曰初固爲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爲公乎卒如夢焉

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等入擊交阯爲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爲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珝蒼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衆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東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江表傳曰初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中國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是歲汜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眞日南皆還屬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炅等戍交阯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璜璜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諫璜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炅糧盡救不至乃納之華陽國志曰稷犍爲人炅建寧人稷等城中食盡死亡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稷炅皆囚之孫皓使送稷下都稷至合浦歐血死晉追贈交州刺史初毛炅與吳軍戰殺前部督修則陶璜等以炅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炅炅亦不爲璜等屈璜等怒面縛炅詰之曰晉兵賊炅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劉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炅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卿詔使炅長子襲爵餘三子皆關內侯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大赦分交阯爲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愼爲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爲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旣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爲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爲魚官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嘗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爲減死一等復使爲官蓋優之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爲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爲至孝之所致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矣西苑言鳳皇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衆悉降闡及同計數十

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
子弟於廬陵江表傳曰初晧游華里彧與丁奉留平密謀曰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
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泄晧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
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何定姦穢發聞伏
誅晧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為布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權給
使也後出補吏定佞邪僭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晧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專為威福而晧信
任委以衆事定為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定挾忿譖勗於晧晧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
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廚所獲無幾吳人皆歸罪
於定而晧以為忠勤賜爵列侯吳歷曰中書郎奚熙譖宛陵令賀惠惠劭弟也遣使者徐粲訊治熙又譖
粲顧護不即決斷晧遣使就宛陵斬粲收惠付獄會赦得免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
改封淮陽為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
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晧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
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晧幸臣也恃晧寵遇
繩之以法妾以愬晧晧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
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
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
言送付建安作船會稽邵氏家傳曰邵疇字溫伯時為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
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己非府君罪吏上疇辭晧怒猶盛
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厠身本郡踰越倫類位極
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噂喈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
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
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
疇喪得辭以聞晧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亡時年四十晧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遣三
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絕海道熙部曲殺熙

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
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
分鬱林為桂林郡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
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
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
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
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
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
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晧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晧酷虐微有所諫晧使人以刀
環撞殺之身無完肌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陽山
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
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
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
印神有三郎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晧遣使以太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
梯上看印文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還以啟晧晧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及孤四世矣
太平之主非孤復誰重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為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祥又吳興陽
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
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
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
騶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
寵愛是歲姦情發聞伏誅江表傳曰俶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俶不良上表云
若用俶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晧許之俶表立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
承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俶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衆
姦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於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天亡也八月以軍師張悌爲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爲司徒執金吾滕循爲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與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耇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伷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爲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詖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刖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能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爲酷虐皓爲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祫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答覽等皆審之文多不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陽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干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帥衆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橋衆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阬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以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於版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爲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爭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係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

豪東西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脩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楚劍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於魏晉來伐吳晧使悌督沈瑩諸葛靚率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遁邪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吳錄曰悌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譏之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悌至揚州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吒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晧殺岑昏晧惶憒從之干寶晉紀曰晧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晧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晧曰何故對曰坐岑昏晧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並起收昏晧駱驛追止已屠之也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伷王渾皆臨近境晧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伷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江表傳載晧將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為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來臨江庶竭勞瘁衆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憾悵於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亡吳孤所招也瞑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勉奇謨飛筆以聞晧又遺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纘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悖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誡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讎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為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晧之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伷以晧致印綬於己遣使送晧晧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於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晧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晧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綿五百斤晧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

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聳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曳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干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柹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闡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恆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

五年皓死於洛陽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孫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若乃淫虐是縱酷被羣生則天人殛之勦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酷讎而人神之所擯故也況皓罪為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冤魂洿室荐社未足以紀暴跡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豈襲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譖猶然矧僭虐乎且神旗電掃兵臨偽窟理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驅之儀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飆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而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騖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淩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算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馮帝王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衄財匱而吳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戟勁鎩望飆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歿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

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受任之才異也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飾知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受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守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軸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保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於是大邦之衆雲翻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闚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三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吳志卷三

吳志卷三考證

孫亮心自不安○太平御覽作心不自安。

勸為亮納○太平御覽作勸權為亮納為妃。

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臣龍官按以孫休永安元年與晧元興元年例之閏月上應有建興元年四字。未有嗣君改元而不書其紀年之理。

召還據等聞綝代峻大怒○臣浩按文義似應作召還據等據等聞綝代峻大怒應重書據等二字。

日於苑中習焉注綠選爆矢故成亮之慧○慧監本作惠今從毛本作慧然晉宋以下史慧惠多通用。

詔州郡伐宮材○宮材毛本作官材。

孫休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于休宋本作干休。

以會稽南郡為建安郡○南郡宜作南部。

大赦注政以洽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洽民宋本作正民民則宋本作民聽。

又注然欲令雖犯何患無名○宋本然作休。

癸未休薨注休寢疾口不能言○監本訛作日不能言今改正。

孫晧宣明至懷注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孫休時太平御覽作景皇時。

又注西王失土為君王所禮○西王冊府作西主。

儼道病死注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太平御覽作蒙其榮儷無古人延譽之美。

九真日南皆還屬注璜等怒面縛吳詰之曰晉兵賊○兵字疑衍。

送付建安作船注吏收疇喪○監本訛作更收疇喪。

今改正。

太平始注所有七穿閼羅穿中色黃赤○七穿宋本作土穿。

又注晧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宋本無為字。

是歲奸情發聞伏誅注傚表立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表立監本訛作表正今改正。

又注彈曲承言收繫囹圄○收繫監本訛作收累。

今改正。

又注取小妻三十餘人○宋本三十作二十。

所在戰克注悌不肯去觀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身一人所知○臣明楷按且夫二字疑衍或為巨先之譌巨先張悌字也下文悌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明為彼此相字。

晧憧憒從之注晧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晧曰○謂晧宋本作請晧。

延請相見注郡四十二○太平御覽作郡三十三。

諸子為王者拜郎中○太平御覽作皆拜郎中。

五年晧死於洛陽○臣清植按蜀志於安樂公書曰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而晧則書名書死亦見史法。

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稼字疑衍。

過厚之澤也哉注則天人極之○宋本無人字。

又注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宗祊監本誤宗枋。

今改正。

又注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何焯曰文選無鍾字注云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臣浩按李善所見之本必可徵信但此斐字恐牧字之譌鍾離牧為武陵太守以少衆討平五谿事在蜀并于魏之後作牧為得也。

又注分命銳師三千○宋本作五千。

吳志卷三考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繇 子基　太史慈　士燮 子徽　燮弟壹　壹子匡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繇伯父寵，為漢太尉。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為通儒。舉賢良方正，為般長，卒官。寵字祖榮，受父業，以經明行修，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歸脩供養。後辟大將軍府，稍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禁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賫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曰：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勠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會稽號寵為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無重寶器，恆菲飲食，薄衣服，弊車羸馬，號為窶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驂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老病卒於家。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續漢書曰：繇父輿，一名方，山陽太守。岱、繇皆有雋才。英雄記稱岱孝悌仁恕，以虛己受人。

繇年十九，從父韙為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為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眾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袁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晧，笮音壯力反。獻帝春秋曰：是歲繇屯彭澤，又使笮融助晧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名義者也。朱文明喜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晧，代領郡事。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笮融者，丹陽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搔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偪，屯秣陵。融利廣陵之眾，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晧。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為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讎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

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吳書曰基遭多難婴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戚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為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為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為光祿勳分平尚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為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閒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為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幷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閒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偪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

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卽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二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擥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卽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

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卽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軍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臣松之按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為謬誤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為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請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射鈎斬祛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水者也

卽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焉

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遵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并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

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江表傳曰策初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諸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觀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并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

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幷督諸將拒磐磐絕跡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猨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以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

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

子享官至越騎校尉

吳書曰享字元復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
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
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
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才除巫
令遷交阯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
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
當相辟也後宮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
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
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亡歸交
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
浦太守次弟徐聞令䵋領九真太守䵋音于鄙反見字林䵋弟
武領南海太守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
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與
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
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
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
之官事小闋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
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
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
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為
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
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
有數十妻妾乘輜輧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
蠻尉他不足踰也葛洪神仙傳曰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
之捧其頭搖捎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候官人也
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後又

為其將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
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
漢聞張津死賜燮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
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闚看南土今
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
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
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
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
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
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為左將軍建安末年
燮遣子廞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
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
使遙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
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
珠大貝流離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
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
加寵賜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
十卒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
刺史交阯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燮
為交阯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
子徽自署交阯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
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
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
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
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
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阯告喻禍福又

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
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
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
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
伏誅，傳首詣武昌。孫盛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基，德彰於柯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問長世，貽範百王。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
壹、䵋、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廞，皆免爲庶人。數
歲，壹、䵋坐法誅。廞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俸
米，賜錢四十萬。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
里之士，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
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
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吳志卷四

吳志卷四考證

劉繇繇伯父寵，爲漢太尉。注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
○民，各本俱訛作氏，今改正。

又注入居九列，四登三事○毛本作入居九列。

中常侍子貪穢不循○循，冊府作脩。

漢命加繇爲牧，振武將軍，衆萬餘人○宋本作衆數
萬人。

殺太守朱晧，注笮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冊府
無命字。

因酒酣殺昱○監本誤阻誅殺昱，今改正。

後策西伐江夏○監本誤路住江夏，今改正。

太史慈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通章，監本誤有章，
今改正。

策命慈往撫安焉，注但其後不違臣節○不違，宋本
作不遵。

子亨官至越騎校尉○監本亨作享，今改正。

士燮壹亡歸鄉里，注會卓入關，壹乃亡歸○關，疑作
闕。

䵋弟武領海南太守○海南，宋本作南海。

尉他不足踰也，注捧其頭搖稍之○臣龍官按：搖稍
二字不可解，稍疑當作捎。廣韻：搖捎，動也。蓋謂捧
其頭搖動之也。

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
遙，監本訛作搖，今改正。

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毛本無阻字。

吳志卷四考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破虜吳夫人夫人弟景

吳主權謝夫人　權徐夫人祖父真子琨

權步夫人　權王夫人

權王夫人　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晧滕夫人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塘，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爲婚，生四男一女。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袁術上景領丹陽太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衆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景爲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爲督軍中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横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時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爲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絶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爲丹陽太守。漢遣議郎王誧音普銜命南行，表景爲揚武將軍，領郡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會稽典錄曰：策功曹魏騰以迕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略權譎，類皆如此。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合葬高陵。志林曰：案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遭憂，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貢舉，斯甚分明。八年，景卒官，子奮授兵爲將，封新亭侯，卒。吳主曰：權征荊州，拜奮吳郡都督，以鎮東方。子安嗣。安坐黨魯王霸死。奮弟祺，吳書曰：祺與張溫、顧譚友善。權令祺關平辭訟事。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即滕胤女也，胤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煚，漢尚書郎、徐令。煚子承撰後漢書，稱煚幼以仁孝爲行，明達有令才。煚弟貞，履踐法度，篤學尚義，舉孝廉，建昌長，卒官。權母吳爲權聘以爲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會稽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崇，揚威將軍；崇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堅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横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耶？宜伐蘆葦以爲泭，佐船渡軍。泭音敷。郭璞注方言曰：泭，水中簰也。琨具啓策，策即行之，衆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克定。策表琨領丹陽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爲丹陽守，江表傳曰：初，袁術遣從弟胤爲丹陽，策令琨討而代之。會景還，以景前任仕丹陽，寬仁得衆，吏民所思，而琨手下兵多，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宜得琨衆，乃復用景，召琨還矣。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

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琬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爲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爲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爲吳王及即尊號登爲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爲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兄矯嗣父琬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騭同族漢末其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爲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吳歷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爲繼室）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權爲王及帝意欲以爲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脩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吳書曰夫人父名盧九）夫人以選入宮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爲太子權將立夫人爲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晧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爲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爲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爲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己者己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爲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爲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衆（吳錄曰袁夫人者袁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養之輒不育及步夫人薨權欲立之夫人自以無子固辭不受）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臥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即位以夫人姊壻譚紹爲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爲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爲嗣夫人立爲皇后以尚爲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爲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爲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全禕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全熈謀泄見殺由是諸

全衰弱會孫綝廢亮爲會稽王後又黜爲候官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家屬徙零陵道見殺吳錄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居候官吳平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臣松之以爲休妻其甥事同漢惠荀悅譏之已當故不復廣言赤烏末權爲休納以爲妃休爲琅邪王隨居丹陽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爲太子時全主譖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爲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爲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爲皇太后孫皓即位月餘貶爲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既廢後爲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皓即位尊和爲昭獻皇帝吳錄曰皓初尊和爲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何姬爲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爲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成侯洪卒子邈嗣爲武陵監軍爲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譌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江表傳曰皓以張布女爲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爲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爲空會夫人死皓哀愍思念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中以爲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太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譌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譌言乃息而人心猶疑

孫皓滕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疏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爲五官中郎皓既封烏程侯聘牧女爲妃皓即位立爲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江表傳曰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天紀四年隨皓遷于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爲心平一爲主者

然後克免斯累邪.

吳志卷五

吳志卷五考證

孫破虜吳夫人甚有補益注策功曹魏騰○太平御覽作魏勝.臣明楷按吳範傳作魏滕.注引忤策幾殆.賴太妃救.得免.事與此合.蓋騰與滕音同.勝則滕字之譌耳.

吳主權徐夫人復爲丹陽守注乃復用景召琨還矣○還矣.宋本作還吳.

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漢丹楊郡蕪湖縣.東晉始改名于湖.此于字疑衍.

吳主權潘夫人夢有以龍頭授己者○以.毛本作似.

孫亮全夫人尚將家屬徙零陵道見殺○道.宋本作追.

孫和何姬植宣成侯○北宋本作宣城.

立者何氏子云注臨海太守奚熙信譖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信時爲備海督擊殺熙○宋本作舉兵欲還秣陵誅都.多秣陵二字.都叔父信作都叔父植.

吳志卷五考證

吳志卷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靜 子瑜 皎 奐　孫賁 子鄰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爲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衆爲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甖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臣松之案今永興縣有高遷橋查音祖加反）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博覽群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第稍遷丹陽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獻帝春秋曰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表拜靜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暠瑜皎奐謙暠三子綽超恭超爲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綝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太守爲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爲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

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疏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羽定荆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爲丹陽侯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爲滕胤所殺儀爲孫峻所害

孫奐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黄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爲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奐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泝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爲國言之諸將陳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爲非計時梁爲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爲最得卽超增梁位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奐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奐後襲業爲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己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黄初三年死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臺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爲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衆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昻爲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昻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爲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衆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

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江表傳曰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為
術所用作汝南太守而令賁為將軍領兵在壽春策與景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景卽
棄守歸賁因而獲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吳書曰香字文陽父儒字仲儒堅再從弟也仕郡主簿功曹香
從堅征伐有功拜郎中後為袁術驅馳加征南將軍死於壽春時策已平吳會二郡
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
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江表傳曰時丹陽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
弟輔領兵住南昌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
而進使公瑾為作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病卽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陵後封
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為征虜將
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
豫章進封都鄉侯吳書曰鄰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在郡垂二十
年討平叛賊政績修理召還武昌為繞帳督時太常
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
燮欲寘之於法論者多有為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
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
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
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如
濬意卽解燮用得濟博物志曰仲膺名邵伯膺親友為人所殺仲膺為報怨事覺
兄弟爭死皆得免袁衞時邵為阜陵長亦見江表傳鄰還夏口沔中督威遠將
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
安熙績皆歷列位吳歷曰鄰又有子曰述為武昌督平荊州事震無難督諧城門校尉
歆樂鄉督震後與晉軍與張悌俱死賁曾孫惠字德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冏
義以功封晉興侯辟大司馬賊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
機歸藩青岱辭甚深切冏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都王穎召為大將軍參軍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
為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於王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鼠更速其
害機尋被戮二弟雲耽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惠以書干越

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祕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其書牓題道衢推求其人惠乃出
見越越卽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累遷顯職後
為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
討丹陽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
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
逐袁術術深怨策乃陰遣閒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眾圖共攻策策自
率將士討郎生獲之策謂郎曰爾昔襲擊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
但汝汝莫恐怖郎叩頭謝罪卽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
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
輔為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
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典略
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冶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
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慚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分其部
曲徙輔置東數歲卒子興昭偉昕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
舉孝廉司空辟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
印綬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年二十後卒
為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卽誅吳歷載翊妻徐節行宜與嬀覽等事相次故列
於後孫韶傳中子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吳錄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
丘數咨陸遜以得失嘗有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聽不以某鄙數見訪及是
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望邪黃龍三年卒蜀
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
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
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

十餘江表傳曰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為定武中郎將違範令放火燒損茅芒以乏軍用範卽啓送匡還吳權別其族為丁氏禁固終身臣松之案本傳曰匡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匡為定武中郎將既為定武非為未試用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此合三十一年匡時若尚在本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生弟朗江表傳誤以為匡也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虞喜志林也子泰曹氏之甥也為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新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為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握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江表傳曰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干寶晉紀曰秀在晉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驃騎開府子儉字仲節給事中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愛之賜姓為孫列之屬籍吳書曰河堅族子也出後姑俞氏後復姓為孫河質性忠直訥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少從堅征討常為前驅後領左右兵典知內事待以腹心之任又從策平定吳會從權討李術術破拜威寇中郎將領廬江太守後為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良顧良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憲故孝廉嬀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為丹陽皆禮致之覽為大都督督兵員為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疏遠而責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傅嬰等殺覽員吳歷曰嬀覽戴員親近邊鴻等數為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姦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徐吾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鴻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為鴻所殺迸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鴻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又欲見偪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卽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卽吉惟府君勤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主續至悉族誅覽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韶年十七收河餘眾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卽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為廣陵太

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為鎮北將軍。韶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埸遠斥候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為京下督。楷弟異至領軍將軍，弈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為宮下鎮驃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為車騎將軍，封丹陽侯。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渡遼將軍，永安元年卒。吳錄曰：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間知名過也。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次誼，海鹽長，並早卒，次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明，博學彊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為宗室顏淵，擢為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千人，牛馬器械甚衆。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備軍衆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勠力。備遂敗走，桓斬上兜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吳書曰：桓弟俊，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為定武中郎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子建襲爵，平虜將軍。少子慎，鎮南將軍。慎子丞，字顯世。文士傳曰：丞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惟榮、丞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丞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顧榮疇也。」吳平，赴洛，為范陽涿令，甚有稱績。永安中，陸機為成都王大都督，請丞為司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陲，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

吳志卷六

吳志卷六考證

孫靜令促具甖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明○四維然火宋本作羅以然火

壹入魏黃初三年死○臣明楷按孫亮傳云太平二年夏口督孫壹奔魏魏志高貴鄉公紀云甘露二年魏以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四年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此云黃初三年死疑誤黃初二字或衍蓋壹以甘露二年奔魏甘露四年死適當三年則云壹入魏三年死于文義亦合也

孫賁賁不就棄妻挐還江南注景卽棄守歸賁因而獲免○監本訛作因而後免今改正

鄴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九歲無領郡理疑脫十字

濬嘗失變欲寘之於法論者多有爲言○監本訛作多爲有言今改正

孫翊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注君過聽不以某鄙數見訪及○監本訛作不以其鄙今改正

孫匡秀公室至親握兵在外○握兵毛本作提兵宋本作捉兵

孫桓作橫江塢會卒注愼子丞字顯世○丞晉書作拯下同又注皆當如今宗室○太平御覽作皆當令如宗室

吳志卷六考證

吳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張昭 子承 休 奮　顧雍 子邵 承 邵子譚

諸葛瑾 少子融　步騭 少子闡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
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
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
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
風俗通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不得
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羨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
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
子所尊仰萬夫所天特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
四世而緦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
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況乃古君五十六哉郝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
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
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
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
辭可為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故猶拾瀋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刺史陶謙舉茂
才不應謙以為輕己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方以得
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渡江孫
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
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吳書曰策得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四方以士人賢者上吾於子不得輕矣乃上為校尉待以師友之禮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
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
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

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
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
而輔之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上
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
事昭謂權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
以成勳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
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
然後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前吳書曰是
時天下分裂擅命者衆孫策蒞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傾隕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權綏撫百姓諸
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守領幕府事後黃巾賊起昭討平之權征合肥命昭別討
匡琦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賊率周鳳等於南城自此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為謀謨臣權以昭舊臣待遇
尤重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
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
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
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
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
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
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
為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
貞拜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
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
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拜昭為綏遠將軍封由拳
侯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
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
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
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

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慚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伏地流汗。昭忠謇亮直，有大臣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駮周瑜、魯肅等議為非也。臣松之以為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遘，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荊郢，大定之勢，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為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為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況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昭為人謀，豈不忠且正乎！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畯：「寧念小時所闇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為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為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自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懟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狐偃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智也。昭為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失，夙夜匪懈，以延來譽，乃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典略曰：余嘗聞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藉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會稽。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

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隲嚴畯相友善權爲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爲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爲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爲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爲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吳錄曰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眞顯於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留侯二子條機條孫晧時登位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機爲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又諸葛恪年少時衆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謚曰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爲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爲婚臣松之案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計承年小瑾四歲耳生女權爲子和納之權數令和修敬於承執子壻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爲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吳書曰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從與同歡樂休爲人解達登甚愛之常在左右中庶子轉爲右弼都尉權嘗遊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卒後爲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爲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僞險詖休素所忿吳錄云弘會稽人也弘因是譖訴下詔書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吳錄曰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爲蔡雍之所歎因以爲字焉州郡表薦弱冠爲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爲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爲左司馬權爲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爲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爲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江表傳曰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卽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卽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卽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久之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權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

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敘面詈辱壹雍責敘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江表傳曰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徐衆評曰雍不以呂壹見毀之故而和顏悅色誠長者矣然開引其意問所欲道此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吳國寒心自太子登陸遜已下切諫不能得是以潘濬欲同手劍之以除國患疾惡忠主義形於色而今乃發起令言若壹稱枉邪不申理則非錄獄本旨若承辭而奏之吳主儻以敬丞相所言而復原情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懷敘本無私恨無所爲嫌故詈辱之疾惡意耳惡不仁者其爲仁也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子皙創發子產催令自裁以此言之雍不當責懷敘也

雍爲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諡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爲醴陵侯以明著舊勳吳錄曰裕一名穆終宜都太守裕子榮晉書曰榮字彥先爲東南名士仕吳爲黃門郎在晉歷顯位元帝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馬禮遇甚重卒表贈侍中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榮兄子禹字孟著少有名望爲散騎侍郎早卒吳書曰雍母弟徽字子歎少游學有唇吻孫權統事聞徽有才辯召署主簿嘗近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徽語使住須臾馳詣闕陳啓方今畜養士衆以圖北虜視此兵丁壯健兒且所盜少愚乞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爲吾行拜輔義都尉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爲善義出作兵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爲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公厚待遣還權問定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徽潛采聽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乃拜徽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字季則少知名位至鎮東將軍雍族人悌字子通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爲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起對趣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悌每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爲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議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悌四子彥禮謙祕祕晉交州刺史祕子衆尚書僕射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吳錄曰敦字叔方靜字玄風並吳郡人敦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爲車騎將軍辟西曹掾轉主簿出補海昏令甚有惠化年三十一卒卜靜終於郯令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唐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吾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爲制服結絰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諝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德嗣弱不好弄潛識過人少爲郡吏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爲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卒官文士傳曰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爲吳偏將軍統家部曲城夏口吳平後爲蒼梧太守少子祐字慶元吳郡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爲知人在郡五年卒官子譚承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陸機為譚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宮，天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于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慎、謝景、羊衜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在譚下。）赤烏中，代恪為左節度。（吳書曰：譚初踐官府，上疏陳事，權輒食稱善，以為過於徐詳。雅性高亮，不修意氣，或以此望之。然權鑒其能，見待甚隆，數蒙賞賜，特見召請。）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踈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踈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為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為大都督，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為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淩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為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吳錄曰：全琮父子屢言芍陂之役為典軍陳恂詐增張休、顧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休坐繫獄，權為譚故，沉吟不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曰：「陛下，讒言其興乎！」江表傳曰：有司奏譚誣罔大不敬，罪應大辟。權以雍故，不致法，皆徙之。）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為君嘉之。」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阬，拜昭義中郎將，入為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此與吳書所說不同。）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

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令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蹔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臣松之云以為劉后以庸蜀為關河荊楚為維翰關羽揚兵沔漢志陵上國雖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為威聲遠震有其經略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為翦宗子勤王之師紓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橫虧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駐哉載之於篇寔為辭章之費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此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意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吳錄曰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為之救援瑾性弘緩推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攻浮橋真等退走雖無大勳亦以全師保境為功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為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為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酷耳至於御將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自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臣松之以為魏明帝一時明主政自己出孫權此論竟為無徵而史載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以為鑒戒或當以雖失之於明帝

而事著於齊王齊王之世可不謂驗乎不敢顯斥猶足表之微辭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吳書曰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改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寵貴少而驕樂學為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父瑾領攝融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弈或有摴蒱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孫權薨徙奮威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恪被誅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吳書曰晉有大夫揚食采於步後有步叔與七十子師事仲尼秦漢之際有為將軍者以功封淮陰侯騭其後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衞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吳書曰騭博研道藝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吳錄曰征羌名矯嘗為征羌令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彊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吳錄曰衞旌字子旗官至尚書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吳書曰歲餘騭以疾免與琅邪諸葛瑾彭城嚴畯俱遊吳中並著聲名為當時英俊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吳書曰權為徐州牧以騭為治中從事舉茂才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騭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騭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遂命騭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騭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漚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騭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

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騭於是條于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吳書曰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眾人以此服之權擢以爲選舉號爲得才求出補吏爲桂陽太守吏民悅服徵爲卿會卒知與不知並痛惜焉）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擥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擥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蹐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皐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諸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騭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騭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吳錄云騭表言曰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荊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爲之防權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爲說騭所言云每讀步騭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赤烏九年代陸遜爲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衆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騭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爲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爲

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爲任晉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晧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惟璿紹祀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諝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詘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愾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幾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騖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爲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爲己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修志咸庶爲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吳志卷七

吳志卷七考證

張昭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
　○領通鑑作顧
遂作攻城大攻車○下攻字疑衍
顧雍雍從學琴書注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毛
　本無由此二字
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官府
　毛本作宮府
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注是以潘濬欲同手劍之以除
　國患○欲同手劍之宋本作欲因會手劍之
鄧守孝則○太平御覽作孝時
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世說注作或諷議而去
　或結友而別
陽羨張秉生於庶民○太平御覽作生於民庶
烏程吾粲○毛本作吳粲何焯曰古書吾邱壽王多
　作虞邱而虞仲亦作吳仲庾信作吳明徹墓誌用
　吾彥事對吳起據此則吾與吳同
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注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
　○等宋本作以
還屯軍章阬○章阬宋本作章阬
諸葛瑾瑯邪陽都人也注時人謂之諸葛○廣韻注
　作時人謂徙居者爲諸葛
　又注葛嬰爲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其
　孫諸縣侯因幷氏焉○何焯曰按孝文時侯者十
　人無姓葛者高祖封樂毅後于一鄉嬰何功德而
　其孫乃食一縣此風俗通傳聞之謬也
易於反掌注紓曹公移都之計○各本紓俱作行今
　改正臣龍官按當作紓當日雲長威震華夏孟德
　恐懼欲遷都以避之今荊州爲權所破羽死而操
　安遷都之計可以緩也
比蒙清論有以保分○保分冊府作保全
比之於操萬不及也○比疑作丕
步隲權遂命隲上益陽○遂監本訛作逆今改正
衞旌李肅注權擢以爲選曹號爲得才○太平御覽
　以爲下多選曹尚書四字
多蒙濟賴注使有呂範諸葛恪爲說隲所言○有疑
　作與
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
　臣明楷按傳稱張承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又
　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叔嗣承弟休之字傳無
　憂敗之文叔嗣二字當作元遜蔡文至即蔡款吳
　錄云款字文德此作文至即名求義作文至於款
　更協文德誤也
周昭之論稱之甚矣故詳錄焉○詳監本誤作辭今
　改正

吳志卷七考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張紘 子玄 玄子尚　嚴畯 裴玄　程秉 徵崇

闞澤 唐固　薛綜 子珝 瑩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太尉朱儁、司空荀爽三府辟為掾，皆稱疾不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議校尉，吳書曰：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為之牧，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紘。紘心惡布，恥為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所在為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從討丹楊。策身臨行陳，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謨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吳書曰：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略絕異，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為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紘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紘為九江太守。紘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紘輒拜牋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閥閱也。」乃遣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初，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紘孝廉，昱後為笮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在東部，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幷求親戚為之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權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孔融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循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權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自挹損，不敢蒙寵，權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規諷。江表傳曰：初，權於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後權以紘為長史，從征合肥。吳書曰：合肥城久不拔，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幷命戮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勳。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江表傳曰：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警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道里所校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闚徐州，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為虛錯。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

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周禮太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覺巧辯緣閒肱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敘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吳書曰紘見柟榴枕愛其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閒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書江表傳曰玄清介有高行而才不及紘子尚江表傳曰稱尚有俊才孫晧時爲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爲侍中中書令晧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勑使學之後宴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晧意謂尚以斯喻己不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爲詰環氏吳紀曰晧嘗問詩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尚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禿鶖小者有鸋鴂晧性忌勝己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以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晧云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昬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尚得減死罪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誅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紘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爲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畯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爲畯喜畯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志林曰權又試畯騎上馬墮鞍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爲吳王及稱尊號畯嘗爲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蓄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穎與畯有舊穎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爲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畯亦馳語穎使還謝權權怒廢畯而穎得免罪久之以畯爲尚書令後卒吳書曰畯時年七十八二子凱爽凱官至升平少府畯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爲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爲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

詩美關雎以爲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商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爲傳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吳錄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咸親焉嚴畯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爲師初見太子登以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訪以異聞年七十而卒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郴令孫權爲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爲尚書嘉禾中爲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爲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爲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闞生矯傑蓋蜀之楊雄又曰闞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即位權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爲何如羣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爲丕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其爲長幼也微耳六年冬卒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亦修身積學稱爲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爲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爲尚書僕射卒吳錄曰固字子正卒時年七十餘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吳錄曰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二人欲復其封陵國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故遂氏薛自國至綜世典州郡爲著姓綜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爲五官中郎除合浦交阯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臣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句身以爲既云橫目則宜曰句身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陛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不同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

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眞太守乃教其耕犂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麋泠九眞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倮體不以爲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髠取爲髲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撾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眞太守儋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彊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荆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尙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爲鎭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史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尙書遷尙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鎭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鈇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城守之

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浸瀁有成山之難海行
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
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
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海
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
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
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
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
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
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
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
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
未權勑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
粲爛權曰復爲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
衆咸稱善赤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年爲太子少傅
領選職如故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
當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茅土之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仍兼選舉甚爲優重六年
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
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珝官至威南將軍征交阯
還道病死漢晉春秋曰孫休時珝爲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
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
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珝弟瑩字道言初爲祕
府中書郎孫休卽位爲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
孫晧初爲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
建衡三年晧追嘆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
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緜緜頗涉臺觀暨臣父
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孑
遺天啓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蠻垂大皇開
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汙釋放巾褐受職剖
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枯瘁更
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
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
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
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
育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
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
拔被以殊榮珝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
聲及臣斯陋實闇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
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
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愚胤曾無髣髴瞻彼舊
寵顧此頑虛孰能忍愧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
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
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晧令
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
部督後定被誅晧追聖谿事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
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
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
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
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
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
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
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

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慺慺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塡溝壑無所復恨晧遂召瑩還為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為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為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州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晧晧奉書於司馬伷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既至洛陽特先見敘為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干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晧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晧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王隱晉書曰瑩子纂字令長清粹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不似吳人歷位二宮丞相長史元帝踐阼累遷丹陽尹尚書又為太子少傅自綜至纂三世傳東宮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畯生一時儒林也至畯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吳志卷八

吳志卷八考證

張紘少游學京都○宋本無少字

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何焯曰漢書地理志會稽但有西部南部都尉趙明誠金石錄有永平八年所造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在未分吳郡之前蓋班書略之也其居是官者惟紘見于史焉

注宜有紀頌以昭公義○公義元本作公美

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闇疑作諳

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注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元本作書與孔融書自書

玄子尚注江表傳曰晧尚有俊才○曰字疑衍

皆追以此為詰注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罪尚得減死○宋本作叩頭請尚罪得減死

闞澤官府小吏呼召對問○宋本官府作宮府

薛綜召綜為五官中郎○元本中郎下有將字

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臣浩按自錫光任延至此時尚未及三百年此云四百餘年疑誤

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除一本作餘臣龍官按文義似謂州縣之中猶存禮化除此之外則嫁娶由己不由父母也作餘非

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冊府所字衍取作輒

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監本脫海字今添

頗涉臺觀○涉疑作陟

吳志卷八考證

吳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周瑜　魯肅　呂蒙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爲漢太尉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嚮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辟公府後爲豫州刺史辟汝南陳蕃爲別駕潁川李膺荀緄杜密沛國朱寓爲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稍遷至尚書令遷太尉張璠漢記曰景父集章和世爲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曰移臣作子於政何有先是司徒韓縯爲河内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夫不令恩偏稱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横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江表傳曰策又給瑜鼓吹爲治館舍贈賜莫與爲比策令曰周公瑾英儁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爲歡復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臣松之案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所平巴丘處所不同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江表傳曰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荊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内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黄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爲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鬭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

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
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
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
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
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
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
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
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
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矣徒忌二袁
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
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江表
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
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
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得
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
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
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
孤當與孟德決之臣松之以爲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時周瑜使鄱陽肅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但與
肅闇同故能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瑜擺撥衆人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
有謀殆爲攘肅之善也
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
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
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併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
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
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
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
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
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爲將
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
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
摧破交鋒之日蓋爲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勑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
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
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
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
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
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
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
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衆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
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砦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
退走
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
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
交鋒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爲疾害使張益德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
相爲從夏水入截仁後仁聞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
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
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
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
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擽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
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
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
下雋漢昌瀏陽州陵爲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
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
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
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
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
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

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擥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衂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爲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遊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出權獨與備留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譖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意

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爲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爲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荊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胤降爲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爲胤歸訴乞匄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受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

乎隲瓊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爲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爲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爲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摽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爲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幷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彊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爲相偪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閒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尙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卽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旣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麤疏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幷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

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彊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實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袁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助備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衆而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

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漢晉春秋曰呂範勸留備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給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權即從之）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困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踣之日所懷盡矣（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瑜死不朽矣案此牋與本傳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矣）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頹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埸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

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趣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籍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荊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以獲濟？」羽無以答。備遂割湘水爲界，於是罷軍。

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爲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發哀。吳書曰：肅爲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爲之冠。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中，爲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餧虎耳。」他日與蒙會，又嗤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爲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賒貰，爲兵作絳衣行縢，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陽，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爲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瑜、普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

不豫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
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
結友而別江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爲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勗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爲繼且與關羽爲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爲對當有單複以卿待之密爲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秘而不宣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跡並作國士不亦休乎時蒙與成當宋
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幷蒙
蒙固辭陳啓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
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爲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
率如此魏使廬江謝奇爲蘄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爲
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
伍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
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
甚精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
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閒人招誘
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
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
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月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

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乃薦甘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
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
既而張遼至夾口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
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戶
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
不能禽權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
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爲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
守專有荊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
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
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
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
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酃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
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
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
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
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
屯救酃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
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
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
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
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
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
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
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
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

之見普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
後當至蒙豫勑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
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
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
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
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為蒙奉
邑師還遂征合肥既徹兵為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
以死扞衛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為督據前所
立塢置彊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
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
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
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
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
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搆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
也蒙又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
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
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
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
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
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
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
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
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
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
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為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
脩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

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
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
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
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
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
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
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䑧𦪇中使
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
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
降吳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萦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吳錄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
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
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
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
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
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
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
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
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
故羽吏士無鬭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
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

卽父子俱獲，荆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

> 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呂蒙以疾辭，權笑曰：禽羽之功，子明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給步騎鼓吹，敕選虎威將軍官屬，并南郡、廬江二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耀于路。

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爲之慘慼，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爲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痛甚，爲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勑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蒙少不脩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爲牋疏。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麤暴好殺，既常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鬭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

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卽駮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荆城，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吳志卷九

吳志卷九考證

周瑜皆為漢太尉注景父榮章和世為尚書令○後漢書作景祖父榮

又注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偏稱後漢書作偏積

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對諧也○元本作吾得對事諧也

留鎮巴邱注與後所平巴邱處不同○臣明楷按本傳後云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邱病卒裴注云瑜所卒之處在今之巴陵與瑜所鎮之巴邱名同地異據此則平字當作卒

共掌衆事注土風勁勇所向無敵○土風毛本作士風

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毛本恐懼下有權字宋本元本并無懼字

老賊欲廢漢自立矣○通鑑自立下有久字

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宋本無方連二字

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太平御覽作燔炙張天燔謂飛火也

還保南郡注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砦○發火毛本作舉火往船通鑑作船往艷爛毛本作絕爛營砦宋本作營柴

魯肅瑜之東渡因與同行注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臣清植按本傳後文肅以劉子揚言欲往依鄭寶周瑜勸止乃薦之於權則不得有先自見策之事以策之收納英雋若早見肅必不令其棲遲吳書所云蓋傳訛也

所懷盡矣注意旨雖同其辭乖異矣○乖冊府作微矣毛本作耳

目使之去注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觀宋本作覲

又注而負特弱衆以圖力爭○弱衆元本作強衆

呂蒙以蒙為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元本作十萬

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襲肅元本作龔肅

蒙謂瑜普曰○毛本作蒙謂諸將曰

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監本訛作普肅今改正

今予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臣浩按今予下疑脫太字予太郝普之字也

伏威東夏○毛本作東下

吳志卷九考證

吳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子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為州郡吏有容貌計略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匹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為多策入會稽以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為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癘百餘日卒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閑學書疏講兵事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吏為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為眾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敕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眾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為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為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彊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于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吳書曰又圖畫蓋形四時祠祭及權踐祚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令音郎定反支音巨兒反以便弓馬

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禽虜為別部司馬（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故爵位不加終於堅世為別部司馬）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匹從征劉勳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為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吳書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劫略示欲饒之轉相放效為行旅大患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為寇盜見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言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殺牛飲酒歃血與共盟誓）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為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為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冶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為奉邑賀齊討黟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黟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母疏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即敕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己而欽每稱其善盛既服德論者美焉（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祁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彊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權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為左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為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眾莫能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為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為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

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鬬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幼平意快爲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即勑以己常所用御幘青縑蓋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爲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江表傳曰權命以其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孫盛曰昔三良從穆秦師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回以之僵仆禍福之報如此之效也權杖計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爲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爲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奧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爲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爲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爲本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爲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阬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復爲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爲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謝承漢書稱襲志節慷慨武毅英烈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

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晥，又討劉勳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與淩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爲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淩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紲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吳書曰：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寧爲吏舉計掾，補蜀郡丞，頃之，棄官歸家。〕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又以凡人畜之。〔吳書曰：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各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幷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淩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爲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子遇知己。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爲邾長，於是去就，孰與臨版轉丸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寧之縣，招懷亡客，幷義從者，得數百人。〕於是歸吳。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爲篡盜。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位，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禽祖，盡獲其士衆。遂授寧兵，屯當口。〔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爲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損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致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恩〕

散之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士衆皆懼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欬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肅便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爲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雉兩縣後從攻皖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爲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爲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爲前部督受勑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殽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盌酌酒自飲兩盌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時酒通酌兵各一銀盌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權率衆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爲前都督權密勑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疋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退寧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爲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淩統及寧從權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吳書曰淩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讎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半州寧廚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齎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廚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勑船人更增舸纜解衣臥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爲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歔欷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子瓌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淩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

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
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
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
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
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舩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
斬黃祖將張碩盡復舩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
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
以統爲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
曹仁遷爲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
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
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爲右部督時權徹軍
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
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
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
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
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
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
使卿在何患無人吳書曰統創甚權遂留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
得不死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
以爲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
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
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
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勑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
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
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
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
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
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
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
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
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
周泰之夷殉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凌統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德無聞仁澤內著而
能屈彊荊吳僭擬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於大者遠是以先王建德義之基恢信順之宇制
經略之綱明貴賤之序易簡而其親可久體全而其功可大豈委瑣近務邀利於當年哉語曰雖小道必
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其是之謂乎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
權統事以爲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
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
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
射遂絕迹不復爲寇權以爲校尉蕪湖令復討臨成
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
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
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
突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
權爲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權出都亭候貞
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
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幷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
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
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還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
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爲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
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
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

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還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干寶晉紀所云疑城已注孫權傳。魏氏春秋云文帝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黃武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為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為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為吳大市刺姧，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還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為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鬬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即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為固陵郡，拜璋為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為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業，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鬬常冠軍。每斬將搴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即位，為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為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屯於黎漿。

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即位與張布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休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三年假節領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爲救蜀之勢蜀亡軍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彧之言共迎立孫晧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晧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大將石苞書搆而間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衆治徐塘因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晧怒斬奉導軍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晧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至後將軍先奉死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修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吳志卷十

程普增兵二千騎五十四○四疑作匹.

韓當爲別部司馬注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分疑作介.

綜內懷懼注又言恐罪自及○自及元本作及己.

蔣欽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臣明楷按孫策傳袁術僭號策止以書責而絕之未有襲術之事疑有誤.

賀齊討黟賊歙督萬兵與齊并力○黟賊疑作歙賊.

周泰惟泰奮擊投身衞權○監本訛作奮激沒身今改正.

遣使者授以御蓋注威平意快爲之勿以塞門自退也○威平疑作幼平周泰字也.

陳武收考極毒惟死無辭○惟元本作雖.

甘寧祖又以凡人畜之注祖三年不禮之○毛本作三年祖不禮之.

又注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臣龍官按各本俱作王不能用誤黃祖未嘗爲王也.

遂投寧兵屯當口注今爲君致之若走去何○致疑作置陳范二史此二字多通用若走去何監本訛作若走云何今改正.

涉水即是吾禽○元本作即爲吾禽.

即起拜時酒通酌兵各一銀盌○毛本作即起拜持酒太平御覽作文通酌兵各一銀盌多文字.

權尤嘉之注因操刀持楯○元本作操刀持稍.

凌統復襲爵領兵注豈委璅近務邀利於當年哉○監本訛作踒璅臣龍官按踒音窩訓折足也於璅義無涉當作委璅今改正.

徐盛射遂絕迹不復爲寇○元本作不敢爲寇.

潘璋禁令肅然好立功業○功業各本俱訛作功夫.今改正.

丁奉太平二年魏大圍之○元修本太平二年下有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十二字魏大圍之作魏人圍之.

奉無所獲略忽斬奉導軍三年○三年下疑脫卒字.

吳志卷十考證

吳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朱治　朱然子績　呂範子據　朱桓子異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爲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爲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爲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爲袁、孫所并，遂搆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爲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爲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爲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位上將，及爲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覿。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數，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爲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荆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賁，爲陳安危，江表傳載治說賁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繼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爲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爲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烟，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爲一女子，改虜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賁由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陽深地，頗有姦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爲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素爲校尉領兵，既嗣父爵，還偏將軍。吳書曰：才字君業，爲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游戲。少以父任爲武衞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爲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爲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夭。才子琬，襲爵爲將，至鎮西將軍。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爲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

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爲臨川郡然爲太守臣松之案此郡尋罷非今臨川郡授兵一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公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幷力拒備然別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眞夏侯尙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爲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卽時卻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眞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閒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尙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卽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兗州牧頃之以兗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爲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柤中襄陽記曰柤音如租稅之租柤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

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柤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爲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閑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孫氏異同評曰魏志及江表傳云然以景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爲寇所破胡質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質等爲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吳志說赤烏五年於魏爲正始三年魏將蒲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並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爲赤烏五年耳九年復征柤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爲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爲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爲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爲減膳夜爲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爲之感慟子績嗣

續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續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續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續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續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續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續續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續先戰勝而融不進續後失利權深嘉續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續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爲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續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續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續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爲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續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爲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續以五鳳中表還爲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西陽人也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爲袁氏覘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陽湖熟領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衆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陽賊還吳遷都督江表傳曰策從容獨與範棋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彊族嚴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梟其大將陳牧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禕死袁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爲曹公所敗於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攻術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陽策薨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爲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爲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

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後江表傳曰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夸綺服飾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之有哉告者乃不敢復言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江表傳曰初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畯曰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閒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畯退席曰臣未解指趣竊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袁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為都督辦護脩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畯乃服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

據字世議以父任為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為太子右部督太子即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為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恥為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為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藥飧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陽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為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偽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問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槖皋復為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

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黃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譎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為元帥全琮與桓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為不可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為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為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恥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為督綜意以為宜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則凶于而家害于而國桓之賊忍殘虎狼也人君且猶不可況將相乎語曰得一夫而失一國縱罪虐刑失孰大焉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中洲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奸逆臣疾當自愈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無所復恨權馮几前席桓進前捋鬚曰臣今日真可謂捋虎鬚也權大笑桓性護前恥為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飢渴甚矣夫驥騄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膽定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偽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

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吳書曰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太平二年假節為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為孫綝所枉害吳書曰綝要異相見將往恐陸抗止之異曰子通家人耳當何所疑乎遂往綝使力人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吳志卷十一

吳志卷十一考證

朱然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各宋本作名

績字公緒○公緒監本訛公績今改正

呂範策亦親戚待之○亦元本作以

還吳遷都督注範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曰領都督○臣唄楷按曰領疑作自稱上文呂範欲暫領都督以策意未許故出而自稱也

祀以太牢注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畯曰○時冊府作特

呂據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備害太平御覽作備宮

朱桓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問桓遣使追還羨溪兵○監本訛作七十里間臣龍官按此當作問言仁揚聲攻羨溪實欲襲取濡須此時卒得其進軍音問也今改正

朱異本知季文獪定見之復過所聞○監本訛作檜臣龍官按檜訓悶訓惡與語意不合應作獪言其狡獪也今改正

魏軍大破注不用我計而用傒子言○臣浩按傒子二字不可曉疑作傒子此朱異詈元遜之辭也

吳志卷十一考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虞翻子汜忠聳昺　陸績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絰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惑王方平記言疾來邀我南岳相求故遂南行既至候官又欲投交州翻諫朗曰此妄書耳交州無南岳安所投乎乃止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翻別傳曰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豫章聞孫策向會稽翻乃還會遭父喪以臣使有節不敢過家星行追朗至候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云孫策之來翻衰絰詣府門勸朗避策則為大異翻既歸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江表傳曰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眾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吳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遂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縈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柰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一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江表傳曰策討黃祖旋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語日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即奉命辭行徑到郡請被褠葛巾與歆相見謂歆曰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孰與鄙郡故王府君歆曰不及也翻曰豫章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與鄙郡又曰不如也翻曰討逆將軍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翻既去歆明旦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臣松之以為王華二公於擾攘之時抗猛銳之鋒俱非所能歆之名德實高於朗而江表傳述翻說華云海內名聲孰與於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華逆請服寔由孫策初起名微眾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華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居亦華戰王服耳按吳歷載翻謂歆曰竊聞明府與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答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因述孫策才略殊異用兵之奇歆乃答云當去此說為勝也翻出歆遣使迎策二說有不同翻出為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姦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吳書曰策薨權統事定武中郎將暠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整帥吏士欲取會稽會稽聞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因令人告諭暠會稽典錄載翻說暠曰討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攝事統衆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為孝廉除害執事圖之於是暠退臣松之案此二書所說策亡之時翻猶為功曹與本傳不同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為侍御史曹公為司空辟皆不就吳書曰翻聞曹公辟曰盜跖欲以餘財汙良家邪遂拒不受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

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
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
爲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
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
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後
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
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
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卽從
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旣敗權使翻筮
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
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
矣魏將于禁爲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
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
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於樓
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僞求免邪
權悵然不平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爲降虜又不能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無所損猶爲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爲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爲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常爲翻設虛坐
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
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
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
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
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
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
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
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
得殺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
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
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
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
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慙色
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
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
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翻別傳曰權卽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策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輶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覩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謠傍聽鍾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忘罪
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呑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目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

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頮面謂之澣衣古篆卯字反以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剖判璽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爲立法并著明楊釋宋以理其滯臣松之案翻云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同字竊謂翻言爲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爲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然世多亂之故翻所說云荀諝荀爽之別名

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

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仕郡至功曹守始平長爲人精微潔淨門無雜賓孫權深貴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固在襁褓中闞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至公輔固少喪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溫翻與固同僚書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爲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固爲左御史大夫孫晧即位遷司徒晧悖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年七十六卒子禰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譚光祿大夫徐陵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陵太守時朝廷侯以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其見重如此陵卒僮客土田或見侵奪駱統爲陵家訟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爲比權許焉陵子平字伯先童齓知名翻甚愛之屢稱歎焉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以平威重恩慮可與効力請平爲丞稍遷武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皆爲盡力初平爲恪從事意甚薄及恪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子建亡走爲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別爲佗軍所獲平兩婦歸宗敬奉情過乎厚其行義敦篤皆此類也

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

吳書曰翻雖在徙棄心不忘國常憂五谿宜討以遼東海絕聽人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爲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江表傳曰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亡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

歸葬舊墓妻子得還

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日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穎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答而未觀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榮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諸浙江南山攸居實爲州鎮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繼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囂論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illegible]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長彊禦魯相山陰鍾離意棄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著舊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賈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遺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駱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梁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交阯刺史上虞綦毋俊拔濟一郡讓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嚴勳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鄭莫侯反主傳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遺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爲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爲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潁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鄉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邪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鄮大里黃公潔己暴秦之世高祖即祚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

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祿遁迹黟歙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略忠直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闞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勳成績著其探極祕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事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鄱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處士鄮盧敘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楊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醮守節褒身不顧或遺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爲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爲荊王賈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爲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爲治幷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在臺閣爲東觀令遷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爲散騎中常侍後爲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會稽典錄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綝廢幼主迎立琅琊王休休未至綝欲入宮圖爲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爲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承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得竟立休休初卽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爲散騎中常侍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壽卒汜弟忠宜都太守會稽典錄曰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齓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寔道盛陸晏晏弟中夏督京堅守不下城潰被害忠子譚字恩與晉陽秋稱譚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內堅正有膽幹仕晉歷位內外終於衞將軍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聳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當於丘園求良才於總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昺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昺廷尉尚書濟陰太守會稽典錄曰昺字子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倜儻之志仕吳黃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中晉軍來伐遣昺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昺先上還節蓋印綬然後歸順在濟陰抑強扶弱甚著威風

陸績字公紀吳人也父康漢末爲廬江太守謝承後漢書曰康字季寧少惇孝悌勤脩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歷三郡太守所在稱治後拜廬江太守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爲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躄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溫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耀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還

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嫂孅之中踏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以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誅奮人志其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開天聽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曹掾卒溫少脩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耻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為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為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為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汚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吳錄曰彪字仲虞廣陵人也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溫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溫虛己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溫所為頭角更相表裏共為腹背非溫之黨即就疵瑕為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撝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棨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勑溫有急便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殿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為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衒賈國恩為己形勢揆其奸心無所不為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部以給廝吏嗚呼溫也免罪為

幸將軍駱統表理温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温又蒙最隆之施而温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疢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温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效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温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温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温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温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温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温不減之用之彊羸温不下之至於遲速温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温之到蜀共譽殿禮雖臣

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旣脩君好因敘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隋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温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温尚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温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旣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旣殷勤臣是温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温非親臣臣非愛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温身也權終不

納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臣松之以為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溫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為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被褐韞寶挫廉逃譽使才映一世聲蓋人上冲用之道庸可暫替溫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揚膏以熾之哉文士傳曰溫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為溫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為之贊頌云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為袁術所害謝承後漢書曰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為郡吏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相值袁術僭號兄弟忿爭天下鼎沸羣賊並起陳與比界奸慝四布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稔後術軍衆饑困就俊求糧俊疾惡術初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統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為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為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為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彊富制威福為尊貴曜德義為榮顯永世胄為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彊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彊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殿下天覆

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迪孫暐字恩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父綏爲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陵事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藏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穎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

政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爲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爲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瑨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瑨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優於宗脩。惟瑨以爲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瑨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晧時爲選曹尚書。（吳錄曰。喜字文仲。瑨第二子也。入晉爲散騎常侍。瑨孫暐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暐弟玩字士瑤。晉陽秋稱玩器量淹雅。位至司空。追贈太尉。）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吳錄曰。粲生數歲。孤城嫗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孫河爲縣長。粲爲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爲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爲曲阿丞。遷爲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還爲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値天大風。諸船綆紲斷絕。漂沒著岸。爲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柰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爲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張溫。以爲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孰。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殷基通語載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爲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爲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公主。孫晧時。宣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値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

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吳志卷十二

虞翻是以行耳注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毛本作
三百里.
又注行一大道得一鼓吏○宋本作行及大道.
咸以安寧注必欲出一旦之命爲孝廉除害執事圖
之○執事上.宋本多惟字.
門徒常數百人注奉承策命○策命.宋本作革命.
皆傳於世注又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目○事目.宋
本作事目.
又注又以宋氏解元頗有繆錯更爲立法○立法
北宋本作立注.
年七十卒注以遠東海絕○海絕疑作絕海.
妻子得還注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羣臣疑作羣
后.
又注或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據
宋本作攄.
又注鄭莫候反主簿任光○各本俱訛鄭莫候.臣
龍官按.鄮.莫候反.音茂.縣名.屬會稽.卽今之寧波
慈谿.與此正合.乃貿訛爲貿.卩訛爲刂.遂幷莫候
反而訛之矣.今改正.
又注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竟字疑
三高未詳.臣濟植按.此句詞旨不明.三高.疑指上
文所引越王翳鄮大里黃公餘姚嚴遵而言.比竟
三高.或當作竟比三高.
又注其文章之事○事.宋本作士.
討扶嚴病卒注攄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
○勢.宋本作辯.
汜弟忠宜都太守注忠子譚字恩輿○北宋本.譚作
潭.
爲廷尉尚書濟陰太守注爲字子文○北宋本作世
文.
張溫吳郡人也○毛本作吳郡吳人也.
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延見.太平御覽作
廷見.
覽作鵑屬.
納愚言於聖聽○聖聽疑作聖聰.
陸瑁又瑁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臣
艮裘按.陸績傳云.長子宏.次子叡.此作一男.疑誤.
吾粲吳郡烏程人也注粲生數歲孤城嫗見之謂其
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臣明楷按.趙達傳注云.
孤城鄭嫗.能相人.此云孤城嫗.卽其人也.疑脫一
鄭字.但孤城或當作菰城.烏程縣舊固名爲菰城
也.

吳志卷十二考證

吳志卷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陸遜子抗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陸氏世頌曰遜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父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爲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爲之綱紀門戶孫權爲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爲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陸氏祠堂像贊曰海昌今鹽官縣也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爲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跱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蕩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兼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若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闚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

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脫走蜀以為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吳書曰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肜等各為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吳書曰諸將並欲迎擊備遜以為不可曰備率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為遜畏之各懷憤恨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慚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為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

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吳錄曰：假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鬭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爲？慮即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

蠻夷猾夏未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闚閹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曜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慼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己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臣松之以爲遜慮孫權已退魏得專力於己既能張拓形勢使敵不敢犯方舟順流無復怵惕矣何爲復潛遣諸將奄襲小縣致令市人駭奔自相傷害俘馘千人未足損魏徒使無事之民橫罹荼酷與諸葛渭濱之師何其殊哉用兵之道既違失律之凶宜應其祚無三世及孫而滅豈此之餘殃哉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卽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臣松之以爲此無異殘林覆巢而全其遺鷇曲惠小仁何補大虐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竝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逯式逯音錄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卽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臣松之以爲邊將爲害蓋其常事使逯式得罪者亦復如之自非狡焉思肆將成大患何足虧損雅慮尚爲小詐哉以斯爲美又所不取六年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竝應遽爲寇遜自聞輒討卽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厷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會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德少修德操躬秉耒耜既無慼容又不易慮由是知名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駱統子名秀被門庭之謗衆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息曰公緒早夭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辯而被闇昧之謗望諸夫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爲顯士淵之力也吳歷稱厷才辯有計術以事下遜遜議

曰國以民爲本彊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彊民
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
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效亦爲難也是以詩歎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
少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詔曰朕以
不德應期踐運王塗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遑
鑒寐惟君天資聰叡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
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
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
兼之今以君爲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傅常授印綬
君其茂昭明德脩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
總司三事以訓羣寮可不敬與君其勗之其州牧都
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竝闕中外職司多遣子
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
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
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
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
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
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
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
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
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竝以親附
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
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
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
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

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
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
與別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
時追謚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
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
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
事事條荅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
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
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
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
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
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
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
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
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
三年假節孫晧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
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
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
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
蓋六國所以兼幷於彊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
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
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
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
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
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

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冑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勑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以至眾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脩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眾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勑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眾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眾若將追者肇眾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晉陽秋曰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漢晉春秋曰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合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不答孫晧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況大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祜無傷也或以祜抗為失臣節兩譏之習鑿齒曰夫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義聲久淪狙詐馳於當塗權略周乎急務負力從橫之人臧獲牧豎之智未有不懋此以創功捨兹而獨

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之以力冶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猶不可以力服而況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況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義網以羅彊吳明兼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戰乎江表故能德音悅暢而襁負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弘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晉德彌昌人積兼己之善而己無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之德闔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緝寧外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侔其勝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國弘明遠風折衝於枕席之上校勝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浚溝池之固信義感於寇讎丹懷體於先日豈設狙詐以危賢徇己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闇服之而不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彊一卒之所能協數以相危小人之近事詭詐以防物臧獲之餘慮威勝以求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拯世垂範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圮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

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彊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沖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

不改而欲克諸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為裨將軍夷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生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為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心喪三年二月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晧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景弟機字士衡雲字士龍機雲別傳曰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役利在獲二儁遂為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雲為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甚有惠政吏民懷之生為立祠後並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於時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於時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為平原相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與長沙王搆隙遂率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粹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吳人羇旅單宦頓居群士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宦人孟玖穎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其短穎不能納玖又從而毀之是役也玖弟超亦領衆配機不奉軍令機錄之以法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及牽秀等譖機於穎以為持兩端玖又構之於內穎信之遣收機并收雲及弟耽並伏法機兄弟旣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罪夷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為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世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孫惠與朱誕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繼暴朝殺身傷名可為悼歎事亦並在晉書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推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奇遜之謀略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吳志卷十三

吳志卷十三考證

陸遜得務北進未嫌於我○得務北宋本作但務。

務歸大姓艾布鄧凱等○艾布毛本作文布。

此必有譎且觀之注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顛太平御覽作蹶。

備知其計不可○不可太平御覽作不行。

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才略宋本作方略。

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注若不推算○推算宋本作惟算。

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譎魏大司馬曹休○臣明楷按孫魴疑當作周魴周魴為鄱陽太守書牋七條以誘曹休事詳周魴傳。

自不袁纖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自不元本作自非。

夙夜戰懼不遑鑒寐○鑒寐元本作假寐。

陸抗故得辯士歡心注協數以相危○協數北宋本作挾數。

審刑罰以示勸沮○刑罰北宋本作刑賞。

吳志卷十三考證

吳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略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雋德於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黃龍元年權稱尊號立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休右弼譚為輔正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衜等衜音道皆為賓客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吳錄曰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後為侍中出補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頓孫晧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勳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眾望以為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為之隕涕鳳皇三年卒子耀嗣玄丹陽人衜南陽人吳書曰衜初為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衜及宣詔郎豫章楊迪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衆乃服之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遊夏同科則范慎衜乃私駮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衜卒以此言見咎不為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衜之言有徵位至桂陽太守卒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宮府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勑親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為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聞即時召見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殽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為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妒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吳書曰弟和有寵於權登親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讓之心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骨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此為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為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

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
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
略博達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
宜委腹心出可爲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
之風羊衜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弘志履道真裴
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虞翻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
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
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
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
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爲衆衆以財爲寶
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生是以法令
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爲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
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息力
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謇謇在公有
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闞
澤嚴畯張承孫怡忠於爲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
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
內遠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
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
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爲忠豈況臣登其能已乎願
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絕而後
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
時爲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
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
遣還郡謚登曰宣太子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守如法後三年改葬蔣陵
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

軍孫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吳歷曰孫和以無罪見殺衆庶
皆懷憤歎前司馬桓慮因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立英事覺皆見殺英實不知謝景者字叔
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爲前有顧劭
其次即景數年卒官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
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
尚日新北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
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群后故
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以藩屏
本朝爲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
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群寮大小咸用
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
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爲鎮軍大將軍授任偏
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吳書載權
詔曰期運擾亂凶邪肆虐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慮氣志休懿武略夙昭必能爲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
將之位顯以殊特之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鄣將
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修文德外經武訓持盈若沖則滿而不溢敬慎乃心無忝所受
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
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嘉禾元
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爲
置宮衛使中書令闞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
述赤烏五年立爲太子時年十九闞澤爲太傅薛綜
爲少傅而蔡穎張純封俌嚴維等皆從容侍從吳書曰和
少岐嶷有智意故權尤愛幸常在左右衣服禮秩雕玩珍異之賜諸子莫得比焉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
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穎等每朝見進賀和常降意歡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諸朝

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壹偽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憯怛不復會同飲食數上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安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為太子輔義都尉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為奸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構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群寮侍宴言及博弈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恥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其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弈然後為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弈直事在署者頗斆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為魯王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

歷年殷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為太子而封霸為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為太子國王上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事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改嗣之規矣臣松之以為袁紹劉表謂尚琮為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權既以立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悖甚矣步騭以德度著稱為吳良臣而阿附於霸事同楊竺何哉和既正位適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猶將義不黨庶況霸實無聞而和為令嗣乎夫邪僻之人豈其寧體無善但一為不善眾美皆亡耳騭若果有此事則其餘不足觀矣呂岱全琮之徒蓋所不足論耳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敕據晃等無事忩忩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吳歷曰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跱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眾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不納晃言斥還田里孫皓即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亡身封晃子緒為東陽亭侯弟幹恭為立義都尉緒後亦至尚書僕射晃汝南人見胡沖答問吳書曰張純亦盡言極諫權幽之遂棄市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眾咸冤之吳書曰權寢疾意頗感寤欲徵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之乃止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吳書曰和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于帆檣故官寮聞之皆憂慘以為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復受國土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為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因此奪和

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休立封和子皓為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皓即阼其年追謚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陽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珝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皓引見仁親拜送於庭

吳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生日皓悲喜涕淚悉召公卿尚書詣闕門下受賜

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其翌日拜廟薦祭歔欷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

吳歷曰和四子皓德謙俊孫休即位封德錢唐侯謙永安侯俊拜騎都尉皓在武昌吳興施但因民之不堪命聚萬餘人劫謙將至秣陵欲立之未至三十里住擇吉日但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靚靚即斬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靚出擊大破之但兵裸身無鎧甲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告皓皓酖之母子皆死俊張承外孫聰明辨惠為遠近所稱皓又殺之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衜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為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采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為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後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為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皓即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為齊王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

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為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勑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勑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勑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勑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勑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牙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牋懼遂移南昌游獵彌甚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坐廢為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封為章安侯江表傳載亮詔曰齊王奮前坐殺吏廢為庶人連有赦令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以不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江渚孤有兄獨爾云何有司奏可就拜為侯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裂俊夷三族誅奮及其三子國除江表傳曰豫章吏十人乞代俊死皓不聽奮以此年見殺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齎藥賜奮奮不受藥叩頭千下曰老臣自將兒子治生求活無豫國事乞丐餘年皓不聽父子皆飲藥死臣松之案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皓即位尚猶未久若奮未被疑之前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十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則不由皓之禁錮矣此雖欲增皓之惡然非實理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吳志卷十四

吳志卷十四考證

孫登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戸侯登辭侯不受○宋本作辭疾不受

於是東宮號爲多士注稍譏時機達幽究微周顧譚○太平御覽時機作知機

蔣脩虞纂志節分明○臣浩按下云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則疏內所指之人皆青宮賓客虞纂未書屬孫宮僚且歿于交州已十餘年登疏胡爲及之此虞纂二字疑誤

孫慮尚書僕射存上疏曰○臣龍官按存上疑有脫文不然則失其姓也

孫和皆從容侍從注後諸葛豐僞叛以誘魏將諸葛誕○臣龍官按諸葛誕即諸葛豐之後此何以云諸葛豐僞叛吳主赤烏十年傳注引江表傳作諸葛壹是豐字乃壹字之訛

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宋本隙上多有字

覲拜逆於庭注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靈○日使相繼宋本作日夜相繼

孫霸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臣明楷按妃嬪傳云吳主權王夫人生孫和本傳末云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則和出自王霸出自謝矣此同母二字疑衍

閭達之日聲論嘗與○嘗與監本訛作富與今改正

霸二子基壹○臣浩按孫奐庶子亦名壹奐以宗室爲庶子命名豈有與大帝諸孫相同之理此壹字疑誤

吳志卷十四考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爲賀氏齊父輔永寧長少爲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侯官長商升爲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爲永寧長晏爲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爲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壻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衆出降侯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姓吳名五六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音干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爲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爲所斷令松陽長丁蕃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恥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爲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爲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黟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爲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勒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弋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弋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直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抱朴子曰昔吳遣賀齊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劒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棓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棓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齊復表分歙爲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凡六縣權遂割爲新都郡齊爲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即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爲臨水縣吳錄曰晉改爲臨安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吳書曰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誰與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

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末行，效鷹犬之用，臣之願也。若殊俗貢珍，狡獸率舞，宜在聖德，非臣所能。賜齊軿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為賊亂，眾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其精健為兵，次為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江表傳曰：權征合肥還，為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慚！謹以尅心，非但書諸紳也。」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為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鬬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初，晉宗為戲口將，以眾叛如魏，還為蘄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為恥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蘄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會稽典錄曰：景為滅賊校尉，御眾嚴而有恩，兵器精飾，為當時冠絕，早卒。達頗任氣，多所犯迕，故雖有征戰之勞，而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人。子質，位至虎牙將軍。景子邵，別有傳。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陽都尉。孫權為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徐眾評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棄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臣松之以為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諼市義、汲黯振救之類，全謂邀名，或負其心。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寑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吳錄曰：琮時治富春。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江表傳曰：琮還，經過錢唐，修祭墳墓，麾幢節蓋，曜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

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爲榮黃龍元年遷衞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吳書曰初琮爲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江表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卽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爲琮有大臣之節也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爲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迕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汙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爲不忠琮既親重家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爲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吳書曰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揚武將軍牛渚督孫亮卽位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緒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黨魯王霸賜死小子吳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爲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責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吳書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以兵二千人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寋城魯嫌疑斷道事計不立權遂召岱還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岱攻圍卽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爲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碭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隲爲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湞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眞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

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眞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鎭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爲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卽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衆遂爲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險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既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埽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搔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幷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構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構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爲寧國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以魴爲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陽西部都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爲鄱陽太守與胡綜勠力攻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徼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實爲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

奉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
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
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
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
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
在邊隅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
間遙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
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永
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讒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
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
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
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
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
二則杜絕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
留神所質速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
曰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為變以
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
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
非薄嫌不復厚雖或暫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
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
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
危怖其可言乎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
采納願明使君小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
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為亂為亂之日
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
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隲朱然到襄

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
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貲運糧以為軍儲又
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
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魴
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為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
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
城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
事中參蓍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所遣董
岑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齎
牋託叛為辭目語心計不宣脣齒骨肉至親無有知
者又已敕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
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
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
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
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
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為後信一齎教還教還故當言
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
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曰鄱陽
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即應人倡之為變聞聲
嚮抃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棲草藏亂心猶存而今
東主圖興大眾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
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
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
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為應若未徑
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即自善
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

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壍，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効。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為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闊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魴牋，乞加隱祕。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啓事蒸仍，乞未罪怪。魴因別為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輸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効，猥發優命，勑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為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譎休，於計為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督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伀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勳，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晥。魴亦合衆，隨陸遜橫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徐衆評曰：夫人臣立功効節，雖非一塗，然各有分也。為將執桴鼓，則有必死之義，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死必得所，義在不苟。魴為郡守，職在治民，非君所命，自占誘敵，規髮膚以徇功名，雖事濟受爵，非君子所美。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並受其害。臣松之案：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有臨川。吾粲、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為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魴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為東觀令、無難督。虞預晉書曰：處入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避彊禦。齊萬年反，以處為建威將軍，西征，衆寡不敵，處臨陣慷慨書不顧命，遂死於戰場，追贈平西將軍。處子玘、札，皆有才力，中興之初，並見寵任。其諸子姪，遂處列位，為揚土豪右，而札凶淫放恣，為百姓所苦。泰寧中，王敦誅之，滅其族。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會稽

典錄曰牧父緒樓船都尉兄駰上計吏少與同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齔時號為遲訥駰常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為不然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續漢書曰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釋繫民民慚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徐眾評曰牧蹈長者之規問者曰如牧所行犯而不校又從而救之直而不有又還而不受可不謂之仁讓乎哉答曰異乎吾所聞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認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為讓非其義所救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仁安得為仁哉蒼梧撓娶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於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者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道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還而不取可以為難矣未得為仁讓也夫聖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而牧欲以德報怨非也必不得已二者何從吾從孔子也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會稽典錄曰高涼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眾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綵縑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為良民始興太守羊衜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恩郡伍督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在郡四年以疾去職還為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為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黃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谿夷

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敕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會稽典錄曰牧之在濡須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與侍中東觀令朱育宴慨然歎息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況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錄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為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嘗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憤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為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為秦王并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王既許而不能卒聞辭成之業賜劍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有過范睢太皇帝時陸丞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為常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勞衆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之有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

嗣代領兵會稽典錄曰牧文子盛亦履恭讓為尚書郎弟徇領兵為將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為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平智略名將屢經於彼無云當城之者不然徇計後半年晉果遣將修信陵城晉軍平吳徇領水軍督臨陣戰死也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呂岱清恪在公周魴譎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姧子獲譏毀名云

吳志卷十五

吳志卷十五考證

賀齊山陰人也注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孝德皇下帝字疑為後人妄增

縣吏斯從輕俠為奸○斯太平御覽作期臣艮表按斯姓從名然期亦姓也

令楊松長丁蕃留備餘汗○楊松疑作松楊

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臣浩按三將疑作二將上云屯大潭蓋竹者吳五鄒臨也

陰募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緣道○鐵戈疑作鐵杙音亦所以緣而上也新安志作鐵弋以戈拓斬山作以戈拓塹無山字緣道下太平御覽有道成二字

凡斬首七千注吾聞金有刃者可禁○太平御覽引此吾聞下多雄黃勝五兵還丹能威敵十字

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太平御覽引此作徐盛被創失牙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牙

因住新市為拒○住監本誤作往今改正

全琮更以奇之注斯亦馮護市義○護監本誤作擭今改正

呂岱以揮為高涼西郡都尉○西郡疑作西部

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太平御覽無門字

周魴乃以魴為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攻討○太平御覽胡綜下多等字

遠隔江川敬恪未顯○未宋本作求

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推疑作惟

鍾離牧徙濡須督注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監本育謂牧下多曰字今去

又注今日何為常○句內疑有脫字

子禕嗣代領兵注謂宜城信陵為建平援○北宋本作謂宜城信陵與建平援

吳志卷十五考證

吳志卷十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潘濬　陸凱 弟胤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吳書曰：濬為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為郡功曹。年未三十，荊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贓穢不修，濬按殺之，一郡震竦。後為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荊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留典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荊土，拜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江表傳曰：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頗能弄脣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吳書曰：芮玄卒，濬并領玄兵，屯夏口。玄字文表，丹陽人。父祉，字宣嗣，從孫堅征伐有功，堅薦祉為九江太守，後轉吳郡，所在有聲。玄兄良，字文鸞，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為會稽東部都尉，卒，玄領良兵，拜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溧陽侯。權為子登揀擇淑媛，羣臣咸稱玄父祉兄良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娉玄女為妃焉。黃武五年卒，權甚愍惜之。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劉陽侯，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蹔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遷太常。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行，法不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吳書曰：驃騎將軍步騭屯漚口，求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為害，加騭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為眾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隱蕃歸吳，有口辯，為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圖叛，伏誅，眾乃服之。江表傳曰：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旌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旌以啟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旌表以示於濬，而召旌還，免官。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右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厷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厷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厷，厷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厷謂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因誚讓大臣，語在權傳。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吳書曰：翥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弟祕，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濬女配建昌侯孫慮。襄陽記曰：襄陽習溫為荊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祕過辭於溫，溫問曰：「先君昔因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祕為尚書僕射，代溫為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為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眾，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珠崖，斬獲有功，遷為建武校尉。五鳳二

年討山賊陳毖於零陵斬毖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為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晧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荆州牧進封嘉興侯孫晧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晧弋陽可襲凱諫止語在晧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晧性不好人視己羣臣侍見皆莫敢迕凱說晧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晧聽凱自視晧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奸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

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為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為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為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為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為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鱉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繈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踏

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埸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皓深警懼云吳錄曰舊拜廟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爲衞凱欲因此兵以圖之令選曹白用丁奉皓偶不欲曰更選凱令執據雖蹔兼然宜得其人皓曰用留平凱令其子禕以謀語平平素與丁奉有隙禕未及得宣凱旨平語禕曰聞野豬入丁奉營此凶徵也有喜色禕乃不敢言還因具啓凱故輟止予逮從荆揚來者得凱所陳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擿皓事足爲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云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江表傳載凱此表曰臣拜受明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聰之甚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逄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

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黄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彧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士被玄黄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黄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黄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反亂實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

願陛下留意。江表傳曰晧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嘗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晧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耇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歔欷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擾變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修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王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魂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己故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偏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蜀漢南州無事尚猶沖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

胤字敬宗，凱弟也。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搆，胤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吳錄曰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覬覦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為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使伏于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胤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之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白頃惟胤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胤所述召胤考問胤為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共為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權疑竺泄及服以為果然乃斬竺

後為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以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胤卒，子式嗣，為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丈夫格業胤身絜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吳志卷十六

吳志卷十六考證

潘濬一方寧靜注加膺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難也○宋本在所下闕一字臣照按在所言膺身所在也猶言所到之處人皆媚之云耳

潘濬女配建昌侯孫慮注先君昔因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因疑作目

陸凱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監本誤作為晉所代今改正

務寬盪怨苛致○怨字疑誤元本作恩庶致

今州郡職司○宋本作州縣

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毛本作推接

願陛下留意注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當元本作常

又注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攘疑當作禳

陸胤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臣明福按舊風障氣疑有誤觀下文折木飛砂轉石則舊風當作暴風霧鬱飛為不經則障氣當為瘴氣也

吳志卷十六考證

吳志卷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是儀　胡綜　徐詳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遂改焉徐衆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名皆有義體以明氏族故曰所胙之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析字橫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誣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改族融既失之儀又不得也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為周舍邪既定荊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總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為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徐衆評曰是儀以羈旅異方客仕吳朝值讒邪殄行當嚴毅之威命縣漏刻禍急危機不雷同以害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祁奚之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尚之忠不諂君勇不懾衆公不存私正不黨邪資此四德加之以文敏以崇之以謙約履之以和順保傳二宮存身愛名不亦宜乎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為傅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為戚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干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為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薨權為討虜將軍以綜為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為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為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

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爲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爲吳王封綜儀詳皆爲亭侯黄武八年夏黄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黄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黄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黄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黄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實使之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黄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黄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爲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並爲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烟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飜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戸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黄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搆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眞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卽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遺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奏使光口傳而已以爲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

河北承望王師款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緜緜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搆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己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荊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氏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爲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即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吳錄曰蕃有口才魏明帝使詐叛如吳令求作廷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既爲廷尉監衆人以據普與蕃親善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爲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吳歷曰權問普卿前盛稱蕃又爲之怨望朝廷使蕃反叛皆卿之由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

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爲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沖嗣沖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吳錄曰沖後仕晉尚書郎吳郡太守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其榱椽之佐乎

吳志卷十七

吳志卷十七考證

是儀還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闕元本作關

胡綜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臣龍官按夏口毛本作皋口太平御覽作樊口皋口蓋樊口之誤然吳主孫權傳云黃龍元年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見黃龍則太平御覽所云樊口未爲得也

乃自在昔黃虞是祖○乃自元本作乃闕

辮俠大繇革我區夏○大繇疑作大猷下同

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監本販誤敗今改正

吳志卷十七考證

吳志卷十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吳範　劉惇　趙達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荊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荊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為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為之備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祕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吳錄曰範獨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亡則身棄矣故秘不言初權為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為侯及立為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為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其愛道於己也削除其名範為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會稽典錄曰滕字周林祖父河內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俊滕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偪終不迴撓初亦仵權幾殆賴太妃救得免語見妃嬪傳歷山潘陽山陰三縣令鄱陽太守黃武五年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尚幼於是業絕權追思之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臣松之案範死時權未稱帝此云陛下非也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游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為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陽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聞是

時邊鴻作亂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爲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愛其術自闞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秘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齎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眞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

吳書曰初權即尊號令達算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左右稱萬歲果如達言

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閑居無爲引算自校乃歎曰吾算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

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畯再從子也圍棊莫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嫗能相人及範惇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晉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爲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算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

孫盛曰夫玄覽未然逆鑒來事雖裨竈梓慎其猶病諸況術之下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觀兆萌而流竄吳越又不知吝術之鄙見薄於時安在其能逆覩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亹亹成於蓍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繇理一安有迴轉一籌可以鉤深測闚意數遊占而能遂知來物者乎流俗好異妄設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臣松之以爲盛云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故評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所譏則皆爲非理自中原酷亂至于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殞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耳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焉知達不算其安危知禍有多少利在東南以全其身乎而責不知魏氏將興流播吳越在京房之籌猶不能自免刑戮況達但以秘術見薄在悔吝之間乎古之道術蓋非一方探賾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足怪哉達之推算窮其要妙以知幽賾闚何愧於古而以裨梓限之謂達爲妄非篤論也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臥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溧洲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沈淪吳主甚悵恨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旣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

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又有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之因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爲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又曰吳景帝有疾求覡視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鵝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覡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即信之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鵝死亦有鬼也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爲介君爲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鱠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爲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埳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埳中須臾果得鯔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以作生鱠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廚下切鱠適了臣松之以爲葛洪所記近爲惑衆其書文頗行世故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神仙之術詎可測量臣之臆斷以爲惑衆所謂夏蟲不知冷冰耳

吳志卷十八

吳志卷十八考證

吳範傳數從訪問欲知其決○決太平御覽作訣

評曰然君子算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算役宋本作筭役

吳志卷十八考證

吳志卷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諸葛恪　滕胤　孫峻留贊　孫綝　濮陽興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江表傳曰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頞廣額大口高聲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為賓友。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廄，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敕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啁之曰鳳皇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修己而已又問何如滕胤恪答曰登階躡履臣不如胤迴籌轉策胤不如臣恪嘗獻權馬先䤨其耳范慎時在坐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江表傳曰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

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江表傳曰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臼陽長胡

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
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伉坐
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
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
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
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
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既
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
姦既埽兇慝又充軍用藜蓧稂莠化爲善草魑魅魍
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
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衞
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歎
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飮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
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
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
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赤
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
以爲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
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
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
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
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
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
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
所短師僻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
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人所短棄其
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
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
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
足皆宜闊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苟克苟克
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
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
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
起非爲大讎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
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
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
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
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爲
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
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
家戶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己
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
駐武昌代遜領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
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
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
事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
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引恪等見臥內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
諸事一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爲念權詔
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爲治第館設陪衞羣臣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諸法令有
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翌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
懼爲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
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

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隷是以悲慟肝心圮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懟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爲脣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遘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勑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戍徑來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黄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恥於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勑其諸軍作浮橋渡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遏大笑之不卽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爲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春復欲出軍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彊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荆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彊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荆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卽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爲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自恃彊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爲吳禍況其彊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

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淩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為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為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為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彊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冑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荊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

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耳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為之辭然莫敢復難丹楊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自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為不安恪題論後為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

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欲為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答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劍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

吳歷曰：張約、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為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藥酒入。孫盛曰：恪與胤親厚，約等疏，非常大事，勢應示胤，共謀安危。然恪性彊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豈當胤勸便為之冒禍乎？吳歷為長。

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

吳錄曰：峻提刀稱詔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為！非我所為！」乳母引亮還內。吳歷云：峻先引亮入，然後出稱詔。與本傳同。臣松之以為峻欲稱詔，宜如本傳及吳歷，不得如吳錄所云。

恪驚起，拔劒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

搜神記曰：恪入，已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蹶然起躍，頭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志林曰：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言。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己受人，恆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勳績莫著。況呂侯國之元耆，智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為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為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圍棊，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為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己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睹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誡于後，永為世鑒。

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於此岡。

吳錄曰：恪時年五十一。

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鴆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聞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數十里，為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

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虐日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荆聶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勳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罵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憯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故吏斂葬遂求之於石子岡江表傳曰朝臣有乞爲恪立碑以銘其勳績者博士盛沖以爲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沖議爲是遂寢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胤曰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爲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吳錄曰友有脣吻少爲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而奇焉爲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爲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爲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爲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嘿子真其間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後爲將討儋耳還拜丹陽太守年三十二卒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冑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爲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冑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爲吳王追錄舊恩封胤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儀容吳書曰胤年十二而孤單煢立能治身厲行爲人白晳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修勤在位大臣見者無不歎賞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爲丹陽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吳書曰胤上表陳及時宜及民間優劣多所匡弼權以胤故增重公主之賜屢加存問胤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悲苦之言對之流涕太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留爲太常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卽位加衛將軍恪將悉衆伐魏胤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

爲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臣
民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
而不克哉以胤爲都下督掌統留事胤白日接賓客
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吳書曰胤寵任彌高接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
委下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暠暠生恭爲
散騎侍郎恭生峻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
衛都尉爲侍中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
宿衛封都鄉侯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
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
峻曰鯀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爲峻胤雖內不沾洽而
外相包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吳錄曰羣臣上奏共推峻爲太
尉議胤爲司徒時有媚峻者以爲大統宜在公族若滕胤爲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貳也乃表以
峻爲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矣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
刑殺百姓囂然又姦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
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事泄死二年魏毌丘儉文欽
以衆叛與魏人戰於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
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爲郡
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
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躄在閭巷之
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
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旣爾遂引申其足足申創愈以得蹉步淩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
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言不阿旨權以此憚之諸葛恪
征東興贊爲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
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
曰吾自爲將破敵搴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衆寡不敵汝速去矣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
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
敗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被害時年七十三衆庶痛惜焉二子略平並爲大將是
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綝恂等欲因會殺峻事
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幷及公主魯育峻欲城廣
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不
從而功竟不就其明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
據車騎劉纂鎭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
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
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爲諸葛恪
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後事付綝
孫綝字子通與峻同祖綝父綽爲安民都尉綝始爲
偏將軍及峻死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
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
爲丞相綝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
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綝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
於江都使中使勑文欽劉纂唐咨等合衆擊據遣侍
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胤取據幷喻胤宜速
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衞召典軍楊崇
將軍孫咨告以綝爲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綝綝不聽
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胤
胤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融等不從胤皆殺之文士傳曰
華融字德蕤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蕺山下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
或告溫曰蓋山下有華德蕤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朝夕談講俊而溫爲選部尙書乃
擢融爲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融子諝黃門郎與融幷見害次子譚以才辯稱晉祕書監
不變談笑若常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
必委綝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

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在近道，故皆為胤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臣松之以為孫綝雖凶虐，與滕胤、呂據無宿嫌隙，若且順綝意，出鎮武昌，豈徒免當時之禍，仍將永保元吉。而犯機觸害，自取夷滅，悲夫！綝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督，授節蓋，平九官事。綝遇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綝殺惇，慮服藥死。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為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為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綝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為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為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卻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綝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綝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眾，自戮名將，莫不怨之。綝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綝，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命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綝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綝。亮妃，綝從姊女也，以其謀告綝。綝率眾夜襲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圍宮。江表傳曰：亮召全尚息黃門侍郎紀密謀，曰：孫綝專勢，輕小於孤。孤見勑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任，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敕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得之。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語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泄漏，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綝夜發嚴兵廢亮，比明，兵已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乃不得出。歎咤二日不食，罵其妻曰：爾父憒憒，敗我大事！又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惠，勢當先與紀謀，不先令妻知也。江表傳說漏泄有由，於事為詳矣。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漢晉春秋曰：彝，魏尚書令階之弟。吳錄曰：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典軍施正勸綝徵立琅邪王休，綝從之，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曰：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末，便殺熊、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

等委城就魏尙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禽尙斬承以帝爲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住道側綝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尙於零陵遷公主於豫章綝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旣卽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曰臣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彰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棐諶必就有德是以幽厲失度周宣中興陛下聖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于朕躬以奉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冰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襃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爲丞相荊州牧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衞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闓亦封亭侯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綝分省文書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

盡勑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吳歷曰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將軍魏邈說休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衞士施朔又告綝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綝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綝益恐戊辰臘會綝稱疾休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命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綝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綝復曰願沒爲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闓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綝死時年二十八休耻與峻綝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綝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爲峻綝兄弟所見殘害可爲痛心促皆改葬各爲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還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沙太守（逸事見陸瑁傳）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尙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爲會稽太守時瑯琊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結及休卽位徵興爲太常衞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興以爲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

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爲丞相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興布於是興布廢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俄彧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己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厲脩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綝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彧之說誅夷其宜矣

吳志卷十九

吳志卷十九考證

諸葛恪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臣浩按四部當作四郡即上文所謂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者是也然諸本皆作四部

欲圖壽春權以爲不可○何焯曰以爲不可者蓋以此地南北勢爭雖得其地非十萬之衆不足屯守若魏傾國來爭恐致利鈍其後恪出新城欲卒此規又輕用大衆圖不以漸遂致衝老民愁家族傾覆也

自本以來務在產育○句中疑有脫誤

乃除地更斂注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重○任重元本作重任

孫峻二年魏毌丘儉文欽以衆叛○毛本作魏將多將字

會欽敗降軍還注好讀兵書及三史○三史元本作三略

又注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冊府作累有戰功

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綝恂等欲因會殺峻○臣龍官按孫亮傳云五鳳二年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此云孫邵綝恂何也然各本皆同

孫綝綝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慮三嗣主傳皆作憲下同

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宋本作必皆委綝就公

遂圖宮注正爾自得之無嚮去但當使密耳○正爾自得之無句疑有誤

濮陽興與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侍郎宋本作中郎

吳志卷十九考證

吳志卷二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爲尚書郎去官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爲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爲夏口監軍孫晧初復入爲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晧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晧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旨時或迕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晧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晧疑而不悅轝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晧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衞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江表傳曰晧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仍有遷都之意恐羣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維未答即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衆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吳錄曰晧每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以爲笑樂萬彧旣爲左丞相蕃嘲彧曰魚潛於淵出水煦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彧出自谿谷羊質虎皮虛受光祿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尤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彧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諺明選下詢楨幹亦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耳臣松之案本傳云丁忠使晉還晧爲大會於會中殺蕃檢忠從北還在此年之春彧時尚未爲丞相至秋乃爲相耳吳錄所言爲乖互不同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逄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爲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郡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晧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爲馬用見害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爲監農御史孫晧即位與王蕃郭連萬彧俱爲散騎中常侍出爲會稽太守入爲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彧陳親密近職宜用好人晧因勑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用玄爲宮下鎮禁中候主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衞正身率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迕晧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爲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無勝於樓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爲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己近亦可得晧疾玄名聲復徙玄及子據付交阯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勑奕令殺之據到交阯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卒玄殯斂奕於器中見勑書還便自殺江表傳曰晧遣將張奕追賜玄鴆奕以玄賢者不忍即宜詔致藥玄陰知之謂奕曰當早告玄玄何惜邪即服藥死臣松之以玄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無緣驟拜張奕以虧其節且禍機

覈襄豈百姓所免江表傳所言於理爲長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孫休即位從中郎爲散騎中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孫晧時入爲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晧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眞僞相貿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鎭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迕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閒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罝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敘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祗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慼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

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盪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邵年四十九邵子循字彥先虞預晉書曰循丁家禍流放海濱吳平還鄉里節操高厲童齔不羣言行舉動必以禮讓好學博聞尤善三禮舉秀才除陽羨武康令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三城刑政肅穆守職下縣編名凡萃出自新邦朝無知己恪居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悵然臣等並以凡才累歎飾進被服恩澤忝豫朝末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懃謹冒死表聞久之召為太子舍人石冰破揚州循亦合眾事平杜門不出陳敏作亂以循為丹陽內史循辭疾固辭敏不敢逼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惟循與同郡朱誕不挂賊網後除吳國內史不就元皇帝為鎮東將軍請循為軍司馬帝為晉王以循為中書令固讓不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時朝廷初建動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諮詢為一時儒宗年六十太興二年卒追贈司空謚曰穆循諸所著論並傳於世子隰臨海太守

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興隆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

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弈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騖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為黃門侍郎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為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阼為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儒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傳然曜竟止不入孫晧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為侍中常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晧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晧欲為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從業別有所付晧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晧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荼荈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偪彊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為歡時有愆過或誤犯晧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晧以為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為比曾無芒氂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秘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曜冀以此求免

而晧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曜曜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數省讀不覺點汚被問寒戰形氣吶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覈連上疏救曜曰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合天問聖朝仁篤愼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勑曜曜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敘至行不彰實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慺慺見曜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游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晧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爲魏所幷覈詣宮門發表曰間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衞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晧卽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晧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歎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彊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

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脣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眞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鎭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胷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覿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疆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疆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閒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慺慺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晧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晧答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

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為己勞也求其為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王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為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海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覈年老勑令草表覈不敢又勑作草文停立待之覈為文曰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中熙光紫闥青瑣是憑毖挹清露沐浴凱風效無絲氂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勑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不悉載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曜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為玄賀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

期扵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爲幸耳

吳志卷二十

吳志卷二十考證

王蕃請不能得注使親近將跳蕃首○跳字疑衍或作挑

樓元與王蕃郭連萬彧○郭連宋本作郭逴

賀邵會稽山陰人也注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臣與楷按賀齊傳云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爲佳將則邵乃齊之從子非孫也

飲之醇酒中毒隕命○醇酒疑作酖酒

如是之輩一勿復用○是疑作定指上何定也

中宮內豎分布州郡○中宮疑作中官

宜時優育以待有事○時宋本作特

邵年四十九注石洙破揚州○洙元本作沭晉書亦作沭

又注扵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扵是宋本作扵時

韋曜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紀多虛無宋本作既多虛無

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宋本無運字哀識宋本作表識

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闕元本作闗

華覈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報險宋本作艱險

抱火臥薪之喻扵今而急○而急冊府作爲急

討之則廢役與事不討日月滋慢○慢冊府作蔓

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爲味爲字疑有誤

吳志卷二十考證

原任詹事臣陳浩庶子臣朱良裘侍讀臣齊召
南編修臣孫人龍臣李龍官待詔臣盧明楷拔
貢生臣廖名揚奉
敕恭校刊

臣龍官等謹言陳壽三國志體制簡核敘事實實可以繼馬班之武後儒爭訾其帝魏寇蜀夫壽本仕晉晉承魏祚奉命修史難於立言況壽並不帝魏寇蜀也三國各自為書魏紀二字亦後人所誤加非壽之舊又蜀志首曰先主後主諱某適非孫氏所能比並魏不云紀蜀著其諱可謂帝魏寇蜀乎而末復假楊戲贊以網羅全史且陰著中漢季漢名目于以見皇統斯在變例隱辭令後人自悟苦心千載若揭也但是書出漢入晉首尾幾及百年諸書紀載不無舛互而裴松之注更三倍於正文亥豕魯魚僞所不免臣龍官謹同臣浩臣艮裘臣覲楷等辯監本別本與凡漢晉之書參互考訂悉心校勘并取前學士臣何焯所校本擇其引據精確者概行摘出逐卷分注彙為考證計千有餘條臣等學識頑乏見聞固陋不足稱
旨愧懼交并謹識